

今天

NO.1/2022 总第 133 期



《今天》编辑部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北 岛 西 川 芒 克 刘 禾 汪 晖
李 陀 宋 琳 林道群 格 非 徐 晓
黄子平 黄 锐 韩 东 韩少功 鲍 昆
鄂复明 翟永明

主 编 北 岛

执行主编 肖海生

编辑部主任 天 水

海外通讯编辑 陈力川 田 原

主编助理 董 帅

小说编辑 韩 东 刘盟赉

诗歌编辑 宋 琳 廖伟棠

评论编辑 敬文东 杨晓帆

散文编辑 郭玉洁

艺术编辑 鲍 昆

新媒体编辑 王丽金

封面设计 李晓军



目录

长诗与评论	1
北岛 歧路行(27-34)	3
北岛 后记	32
陈东东 今天派北岛	34
田原 行者的自画像 ——读北岛《歧路行》	101
朱涛 歧路相逢 ——读北岛的《歧路行》	114
徐兆正 “受雇于一个伟大记忆”者的自我见证	135
姚风 失败者的胜利	150
保卫和平诗歌专辑	157
宋琳 编者弁言	159
第一部分 明迪 乌克兰诗歌翻译与连线朗诵缘起	162
乌克兰诗歌专辑 ——乌中诗人云上诗会朗诵篇目	165
第二部分 钟鸣 漫画当代英雄	198
翟永明 关于战争的几首诗	209
陈东东 然而	218
臧棣 战争的阴影简史 ——仿保罗·策兰(外一首)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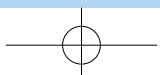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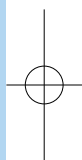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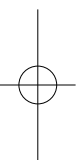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蒋浩	把向日葵种子放入口袋(外一首)	223
哑石	从瞳镜到新武器(选六首)	227
蓝蓝	波斯菊(外一首)	234
杨小滨	后绝句:敖德萨台阶上	237
蒋立波	哈姆莱特独白(外三首)	238
廖伟棠	他的名字(外二首)	243
陈先发	马里乌波尔(外二首)	249
桑克	战争(外二首)	253
蒙晦	来自空袭警报中的婚礼(外一首)	259
刘振周	帝国症患者	261
李笠	致一位乌克兰钢琴家(外一首)	263
刘晓萍	109个空荡荡的婴儿车	265
宋琳	保卫乌克兰(外四首)	267
第三部分 廖伟棠	如果我也沉入乌克兰的茫茫大雪 ——犹太诗人们的乌克兰回忆	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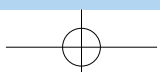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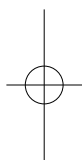
今日写作 _____ 289

司屠	2015	291
鲁亢	叔叔的守灵夜	305
于建新	病糖	322
于建新	夜攀者	330
林舟	小说叙事的权利	339



长诗与评论







歧路行(27-34)

北岛

第二十七章

楚瓦什男孩拎着煤油灯
黑夜铲除白雪——莫斯科
明信片：背后是风暴
与帕斯捷尔纳克¹为邻
艾基²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
没有身份证 影子代表自己
在火车站过夜 扳道工
火车头偏离的方向——

鹿特丹³的天空让我分神
黄铜舵轮与旋转木马
艾基成了悲喜剧的主角⁴

1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俄国诗人。

2 艾基(1934—2006)，楚瓦士诗人。

3 每年六月举办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4 艾基是1992年鹿特丹诗歌节的特别嘉宾。每位国际诗人参加翻译工作坊，把艾基的诗译成各种语言。



作者：曲光辉

宋琳¹在纸上复制一条小河
记忆的锚露出中文水面
抽烟的张枣²手舞足蹈
每个穿盔甲的词
正如棋路 在暴君的手中³

夏天抓住它尾巴 哥本哈根

- 1 宋琳参加了翻译工作坊。
- 2 张枣（1962—2010），中国诗人。
- 3 张枣与艾基的访谈，发表在1992年第3期《今天》。



树影 光的叶子飘飞
我们俩在作家学校讲课
法官博鲁姆穿针引线
只有一种旧感觉的
白银——当自由的温暖与肩上¹
我和艾基夫妇干杯
沉默放大星空的音量

柏林之春 顾城²夫妇家
戴高筒帽做饭 他谈论死亡
鱼的快乐 盘子 盘子
为我领路 从三层到底楼
敲开艾基夫妇³的门
词与词坐在一起 顾城是
空格 用冬天的手势
贴近灵魂的雪花

教堂林立 钟声激烈争论
柏洛伊特诗歌节⁴ 头发
如灰烬的火焰 他用熊抱
紧搂住白桦树和我

1 引自艾基的诗《临近森林》。

2 顾城（1956—1993），中国诗人。

3 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访问作家，1993年顾城和艾基在同一栋居民楼。

4 我每年（1999—2006）七周在柏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教书。2003年秋天，我和同事一起筹办诗歌节。



我们正追赶世界的尽头
在岁月变成石雕以前
闭幕式 他在朗读《雪》
椅子，雪，睫毛，灯。¹

他参加我的诗歌创作课
窗与世界 转向上游
追上楚瓦什语的发音
风吹着生者与死者的排箫
在俄语的诗歌韵律中
调音师 梦也是危险的
而汉字集权于天下
舞龙 鳞片闪闪发光

他给生死线的朋友写信
穿过遗忘穿过田野
旋风成歌 寂寞的火花
为了展示地平线的时间
太阳熨平母亲河的
褶皱 飞鸟畅饮光芒
那等待砍伐的森林
有斧子的忧郁²

1 引自艾基的诗《雪》。

2 引自我的诗《致敬——给 G. 艾基》。



第二十八章

童谣的北京 我回来了¹
城门城门几丈高²
光与魔术是城的变奏
死亡裁缝用夜剪裁山河
谁高举我名字的牌子——
首都机场 便衣们向我致敬

据点³ 鹰在鸟巢孵恐龙蛋
客厅的针孔镜头对准我
集中思想 隔壁是音乐学院⁴
音阶继续攀升 亮出
管弦乐队的大镲 向日葵
帝国中轴线 黄历 鸟
看见我行走的童年

踮着双脚移动 严文井⁵
打开威士忌 灯光纺着暮色
我紧紧搂住树神的牛汉⁶

1 2001年12月2日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

2 引自北京童谣。

3 某秘密住所。

4 中国音乐学院的旧址是前海西街17号。

5 严文井(1915—2005)，中国作家。

6 牛汉(1923—2013)，中国诗人。



作者：曲光辉

触摸蔡其矫¹手中的火花
病房解冻 冯亦代²露出光脚
在歧路的尽头唤醒我

在最后的门槛转身——
谎言与真实编织的河流
字眼的铆钉加固船底

1 蔡其矫 (1918—2006)，中国诗人和翻译家。
2 冯亦代 (1913—2005)，中国翻译家。



房檐翘起 停泊在天涯外
咳嗽追逐乌鸦 而风铃乍起
倾听父亲——背影

公鸡不再相信黎明——
餐厅 无电梯无残疾通道
轮椅上的魏斐德¹被抬起来
一个个菜从风景撤走
历史在告别的桥下分流

醒来 影子追赶我
我追赶早已发出的书信
书信追赶意外的白马
白马追赶绳索中的厄运
厄运追赶所有钟表
钟表追赶回归的路程

午夜 黄锐²在门外送客
我正对准北斗七星
想想有多少朝代兴衰
老头练太极拳 准备升天
乡愁 步话机频道

月亮护士照顾所有病人

1 魏斐德（1937—2006），美国历史学家。

2 黄锐（1952—），中国艺术家。



沿着改道的护城河
后海品尝味精的孤独
吊车正组装夜的部件
群鸦变成黑色的雪
我被匿名 猎人也沒有名字

忠实于冬天的情人
更换二十四节气的衣裳
时间在玻璃杯口倾斜
我从秘密约会的拐角归来
从门走廊直到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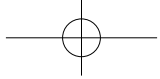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童谣的北京 我回来了
十三年——世纪裂缝
而母语让我更陌生
兔子的季节 追赶绿皮火车
午夜溢出黎明的河
大地的婚床 喇叭呜咽

第二十九章

灵魂出窍——车祸¹
八十号公路爬上二〇〇五年夏天
从戴维斯到萨克拉门托²

1 2005年夏，我出了车祸。

2 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加州首府。



作者：曲光辉

流星刹车 请回放——
失重 夜的洗衣机在旋转
小号吐出一串串泡沫

天边 救护车呼啸而来
找到眼镜——颠倒的地平线
乐队指挥篡改总谱
我向远方的亲人招手——

沿着时间轴打开私人空间



二〇〇二年晚秋在五十号公路染色
从柏洛伊特到戴维斯
肩上群山移动 展现夜的
秩序 星群在思路偏离

加油站——罐装风暴
进入沙漠 我乞求爱的荒凉
地图卷起扎了根的小镇
从后视镜回望落日
腹地 火光追逐印第安人
风在雕塑地貌与人类

黑战士河¹进入青铜的黎明
二十号公路迎向二〇〇五年新春
林中老宅 教授夫妇的骨灰
放在前花园的石坛下
数数四个房间 从不同窗户
月亮对准失眠的客人

没被王者的石头击中
南方口音纠正我的英文
我带上雨伞散步 烈犬咆哮
栏杆守卫南方的太阳
狩猎诗歌课 我蹲在英文牢笼

¹ 印第安语。自 2005 年 1 月至 5 月，我在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英语系教诗歌创作课。



为保持安全的距离
艾略特发现第五个房间——

语言的内部 我闭上眼
闪电击中树根 水滴穿石
韵律是有形的欲望
你叫喊 时代没有回声

九十四号公路抵达二〇〇六年寒冬
从芝加哥机场到南湾¹
哥特式建筑群在白纸上
站立 我排队等教授的位置
穿越体制半透明的墙

我的灵魂倒退九四年夏天
正在学开车 集中精力
从安娜堡²到底特律机场
准备飞翔 梦中的跑道
加速 海鸥迎来 密西根湖
在绝望的漏斗倾斜

来自世界末日的推销员
敲门 我在失业中写作
推动那些猫的日子

1 2005年至2007年，我在圣母大学教春季课。

2 1994年早春至1995年夏，我曾任密西根大学驻地作家。



乌鸦在市中心的树上开会

夏天行进在八十号公路
从一一三号公路转拉索大道¹
华灯湿润 这是我的家——
历史以外的避难所
陪我的女儿长大成人

第三十章

冬夜 内华达山脉 深林
盖瑞提马灯 取木柴
火是心跳 他坐进空谷中
土狼们追着长长的信

反精神污染运动²追着我
一九八四年晚秋 他与艾伦
和我在竹园宾馆秘密见面
哨音钻透梦的天蓝
房瓦铺盖着虚构的夜

伐木工 水手 守林员
你是静坐中盘旋的思想

1 Russell Blvd 是戴维斯的主要街道之一。

2 我是反精神污染运动（1983—1984）的批判对象之一。



作者：曲光辉

栖居在京都相国寺¹——
风铃与蟋蟀互相应和

他请我上一堂诗歌课²
野外 学生玩语言游戏
帕幽塔³的阳光让我分心
印第安人逐水而居

- 1 施耐德曾在日本住了十二年（1956—1968），在京都相国寺削发为僧三年。
- 2 施耐德多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D）教诗歌创作课。
- 3 Putah Creek, 戴维斯的小溪。



带鳞的日子穿网而过

伙计 为你打抱不平¹
有人把我排挤到系统以外
我和印第安人都没有家
流浪 在美国流浪

小母牛死了 男孩²很伤心
走到教堂 牧师摇摇头——
小母牛不能上天堂
他再也不信基督教了
佛教即众生平等

内华达城外 我们迷了路
寻找颠倒地图的星星
他领路 穿过房间与森林
细雨 织着早春的布

日式禅堂 灵魂的住所
他在香案盘坐 焚香合十
击磬 摇铃 敲龟壳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³
收尽土地山谷森林和鸟

1 引自施耐德的话。

2 施耐德讲到他十二岁时的真实故事。

3 引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斧柄是动词的延伸
年轮自述可疑的岁月
他劈开木柴 过冬
千只纸鹤越过爱的群山

越过太平洋 我领路
从香港岛到诗歌节¹ 码头
他在甲板打坐 我睡着了
大海直立 众生浮雕——
人类病态的幻象

妈祖庙 香火缭绕
他用简单手势代替语言
推开一扇扇悲喜之门
无性² 在呼与吸之间

三人行³ 虚线也是归途
在白鸽巢公园山坡上
围坐石桌旁而论天下
夜幕垂落 棋盘反转
禅与山河对弈——

1 2009年11月下旬举办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 施耐德的诗集《无性》。

3 施耐德、温伯格和我谈论诗歌的源流及背景。后收入谈话录《跨界三人行》。



我掀开那夜幕一角
他喊一声，起身，站定
而向激流和山峦
举起双手，高呼三次！¹

第三十一章

太阳在跃动 白洋淀——
风吹芦苇 船摇过天空
一九八二年初夏 安达壮一²
宿醉 我们没有桨
新婚后 他和炊烟一起
从北京胡同伸懒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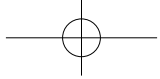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东京 《今天》二十周年³
从事故到故事的途中
暴君拧紧语言发条
日本诗人们为汉诗远行
让观众像潮水般退去
裸露的是锚的记忆

金阁寺在黄皮书闪现
那僧徒放了一把火——

1 引自施耐德的诗《与群山相会》。

2 安达壮一（1950-），曾任 SONY 中国公司高管。

3 1998 年 12 月初，在东京举办《今天》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作者：曲光辉

三岛由纪夫¹领悟瞬间的美
用刀锋劈开水的忧愁
樱花散落在托盘上

弹球机让我热血沸腾
闪光雷鸣 向命运学徒
我组装的零件被控制
而钢珠滚进漏斗中

1 | 三岛由纪夫（1925—1970），日本作家。《金阁寺》是他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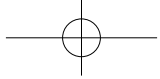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中日连诗¹——千年之海
首尾衔接 排浪与排浪
我远望富士山发呆
心脏病与广岛原子弹
中年危机 我无处可逃
向八面风鞠躬——

岁月洗白是永骏²的头发
我日本的影子在游荡
福田的车辙被唤醒——
童年 瘦小的身影在饮水
中学读鲁迅的《野草》
翻过语言栅栏的危险

京都之静 寺庙之小
星星的骰子在夜空滚动
野鹿追随我的女儿
光的经文 聋的花朵
那前世的太阳在温泉中

我的影子继续流浪
伊豆没有舞女³ 雨更大

- 1 2000年11月在静冈市举办第二届国际连诗活动，主题是千年之海。
- 2 是永骏（1943-），学者、诗人和翻译家。
- 3 《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1899-1972）的代表作。



撑开音律的油布伞
隧道尽头 光蝴蝶飞来

东京大轰炸废墟
一棵小树在妄想中生长
扎根 一代代的警报
正沿着地铁滚梯向上
迎向星球博物馆

为什么建自己的诗碑¹
淋透的心情 我穿雨靴
泥泞小路直到世界尽头
缺席比争辩更持久——
诗的灵魂暂住石头中

我去看望谷川俊太郎²
在他出生的老宅
铅笔的桅杆 白纸的风暴
二十亿光年的孤独³
茶杯 水 涡流 火星文

- 1 2016年11月19日在日本鸭川市建成我的诗碑。
- 2 谷川俊太郎(1931-),日本诗人。
- 3 他的第一本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1952)的同题诗。



第三十二章

两个东方文明的对话¹——

喜马拉雅 冰海堆积成高峰

亚洲农耕文明的版图

新德里 印度国际中心²

中印作家就长桌而坐

艾伦³陪我们穿过寡妇村⁴

太阳停摆 苦难的刻度

沙丽缠裹女性的一生

花的肌理 从绽放到凋谢

猴子从艾伦背后偷走

眼镜 在庙顶静观——

没有玻璃的小旅馆

展开午夜的透明的肺

蚊子和我们一起去旅行

婚礼的歌声从远到近

露出黎明的马脚

1 由《今天》杂志和印度 *Almost Island* 文学网刊共同主办中印作家对话系列。引自南迪（Ashis Nandy, 1937—，印度思想家）的开场白。

2 2009年2月，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举办首次中印作家对话。

3 艾伦·希利（1951—），印度作家。

4 寡妇村（Vrindavan）。丈夫去世后，寡妇不许再嫁，在小村里直到终老。



作者：曲光辉

瓦拉纳西¹ 恒河的落日
火把成龙 波浪的动与静
寺庙正向我们漂移
赤脚戴花环 我和马格利斯²
有人带路 他向众神捐款
抹掉满脸汗水 转向我

恒河 闪电与土地的气息

1 瓦拉纳西 (Varanasi), 印度教圣地、著名历史古城, 坐落在恒河中游。

2 马格利斯 (1939-), 意大利作家。



祈祷 洗澡 舞蹈 火葬
内心的油灯照亮我的皮肤
难道众神先于种姓制度
闪光的种子撒向夜空

鹿野苑¹ 菩提树在哪儿
我迷恋于死的恐惧
玄奘正穿行移动的边界
经幡飞扬 佛经到中国
寺庙们撑住老百姓的风雨
数数日子的念珠——

中印作家对话在继续
苍蝇在时间上打滑
午餐 一只大乌鸦俯冲
抢走欧阳江河²的美食
转向惊悚的主题

埃洛拉石窟第十六窟³
多少代人日夜凿穿巨石
建筑师看到纸上风景
我像盲人 触摸门廊尽头

- 1 鹿野苑 (Sarnath), 在瓦拉纳西附近。这是佛祖释迦牟尼在这里首次讲经的地方。
- 2 欧阳江河 (1956—), 中国诗人。
- 3 埃洛拉石窟 (Ellora Caves), 位于印度中部。第十六窟用一百多年把一块巨石凿成寺庙。



工匠雕刻我的眼睛——

蓝色之城¹ 从城堡俯瞰
深井是国王的孤独
近水口渴 金酒杯是
缄默 我和女儿骑骆驼
沙漠才是时间的广告
日与影 怎么描述风

吉普赛人² 自由的祖先
种姓制度中不可接触的人
我们品尝大麻饼干
追赶帐篷追赶风的家乡

第四轮中印作家对话³
香港 暴风雨前夜的宁静
准备好不同的风球
飞鸟转向桂花香的时刻
西湖 我们和泰戈尔⁴合影

1 焦特布尔 (Jodhpur) 是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第二城市, 附近是塔尔沙漠。

2 吉普赛人源自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土着民族浪。

3 2018年10月, 中印作家第四轮对话分别在香港和杭州举办。

4 泰戈尔 (1861—1941), 印度诗人。



第三十三章

就像杆秤的栈桥突然倾斜 游船四散 喧嚣的鸟群 太阳的高音喇叭被放大 林荫道跟上死神的步调 招来另一个世界的出租车 紧急出口的火的标志 戴大口罩的白色天使像云朵飘动 沿走廊直到世界秩序的终点 你叫什么名字 被半透明的章鱼绑架¹——

漫长的一夜 托起语言石头的重量 醒来是天花板的溜冰场 模仿日子的两个小丑互相追赶 乡音躺在远方的干草垛上 闪光的马群突破死亡的围栏 我用手机给助教发短信——乱码 咿咿呀呀 我重新开始学中文 女儿在教我看图识字 我穿过不同班级之间通用的病句

语言障碍专家的判断是对的 我真的甘愿送披萨 紧跟着踏上音阶的狂人 阳光一闪——我停止写作 拉链的小路露出夜的脊背 等待记忆主人的鞭打 斗鸡眼的皇帝在山河长卷尽头盖上玉玺

星云般墨点在宣纸上——与宇宙相称 画画让我狂喜 墨点聚散依附错落流动 森林在语言边界之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²我是没有靶标的自由 倾听雪花的低语 守望日与夜涡旋中的神秘河流

从香港到南宁跨过病的国境 我被祖先们的手号脉 包括南阳的张仲景³ 经方者 本草石之寒温 量疾病之浅深⁴ 我侧卧成山脉 追赶

1 2012年4月8日中午，和甘琦及儿子在香港乌溪沙海滩准备划船，我中风了。

2 引自《道德经》第58章。

3 张仲景，东汉末年的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

4 引自《汉书·艺文志》。经方指的是汉代以前的方剂，以张仲景的经方为代表。



作者：曲光辉

平原的灯火马蹄 针与灸相辅相成 九颗星球在道的魔术师的手中转动
辩证才是病的真理

回头是岸 永不停止的浪花正如挽歌 用经络充电 向黄昏的祖父
和月亮的盈亏学习——我和死神对弈 黎明从火车站出发 满载语言的
缓冲器嘎嘎作响 阳气从山谷中悄悄升起 遗忘的森林勒住了风

群山和海浪 进入梦中危险的历程 地下的树根在争论 多汁的石
榴爆炸 毒蘑菇指责赞美的天空 大师用琴弦拨动乱世 坏念头的苍蝇
在头上盘旋 我打坐



第三十四章

关于香港 我一无所知
带上地下之书去旅行¹
飞机降落² 珊瑚礁闪烁
陌生人找灯的坐标
天际线的叙事推向性高潮
青蛙在内脏中跳跃

渡船 过渡中的过渡³
没有听众 诗人们互相倾听
我和商禽⁴一起吃夜宵
在水蒸气的玻璃上画小人
呼吸的午夜在脚下

从北加州小镇搬到香港⁵
用右手紧紧抓住左手
当厄运骑着幸运儿的马
算命先生 从罗盘指向未来
幼儿园大门被涂成彩虹

1 《波动》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

2 启德机场。

3 1997年1月参加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

4 商禽（1930—2010），台湾诗人。

5 自2007年秋应聘教书，从美国移居香港。



作者：曲光辉

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在革命和宗教之间
诗歌是另一种声音¹
发酒疯的台风失去灵魂
叮叮车 忧伤的轨道
上环棺材店 太阳砸门

六四晚会是新的黑名单

1 | 2009年11月举办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主题引自帕斯的文章《另一种声音》。



而活着的都是守夜人
烛火呼应 正是缺席的意义
死亡的棋路没有规则
无路可逃 被猎杀的字眼

警笛沸点 火光 剪影
如水 大街小巷 洪流 坝
防毒面具 旗帜呼喊 兄弟
爬山 花流血 时代的斜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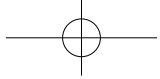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喂 手机屏幕的笑脸
暴风雨穿上官方的制服
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
听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说话¹
九声调的粤语不再陌生
哼着黄昏的无言歌

网——人类是鱼的祖先
正进入大数据的生活²
手被牵动 心在右舵
自由不过是验证我的名字
当病毒和蚂蚁王国为邻

野兽们悄悄进入城市

¹ 也斯（1949—2013），香港作家。引自《城市风景》一诗。

² 《太阳城札记》写于1973年。最后一小节“生活：网”。



用水泥铸造成金币
奴隶们扛着历史的楼梯
螺旋的逻辑可进可退
战争与瘟疫 大海
是生锈水龙头的眼泪

香港不是我旅程的终点
在语言流变的激流中
审查官用笔勾掉新的现实
我被香港收留 填海盖楼
前往天堂的火车站

窗口面对海湾的全景
大历史升级到单人牢房
梦中的鸟飞过 短暂而永久
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等待收割光芒的季节
送信 明天却没有地址



后记

已近岁末，这里却像春天那样，阳光灿烂。自二〇一〇年夏天动笔，终于完稿，算起来前后共十一年，应该是对自己的承诺。说到中风的难关，因语言障碍写作不得不搁置，我开始画画打发时间。三年后继续写作，磕磕绊绊，就像生锈的钟摆那样摇晃，找到内在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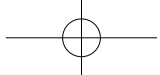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天有不测风云，疫情改变了人类的历程，隔离成为全球的常态。我困在香港，几乎足不出户。可谓不幸中的万幸，正好把主要精力投入在写作中。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李陀在柏克莱的码头散步。那天早上雾大，雾钟响起。我说雾钟这个词好，可借用诗题。李陀点点头说，你应该写长诗，与历史感有关。

二〇〇七年夏从美国搬到香港，多年的流亡生活总算比较稳定了。回头望去，尤其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写过零星散文，但并没有总体的设想，于是想到是时候写长诗了。

在疫情突发后，我意识到时间的紧迫，包括生命与精力，还有创造与才能，随时都有可能中断或衰退，按佛教所说的“无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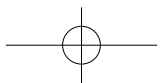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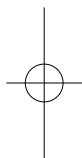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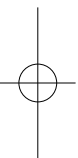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特别说明的是，为了统一风格及形式，在修改全诗的过程中，尤其是前十章，改动较大，有几章甚至重写。而大部分篇章在《今天》杂志发表过，可作为参考。感谢亲朋好友陪我度过难关，感谢金丝燕、陈力



川、田原等“理想读者”帮我调音，特别感谢林道群，在艰难的时刻出版这本书。

北岛

2021.12.10





今天派北岛

陈东东

1

一九七八年十月的一天深夜，二十九岁的赵振开和二十八岁的姜世伟从北京钟鼓楼西侧一条小街的某个杂院离开，一路骑车同行，相互为对方起了笔名。姜世伟从此成了“芒克”，赵振开则成了“北岛”。

三十年后，北岛回忆：“那是一九七八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回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将近一个月后这两个青年诗人去钟鼓楼附近那个小杂院，正是为了专门商定刊物的出版。就在他俩各自有了笔名之前没多久，围坐在院里一间额外盖起的窝棚，他们先起好了刊名：《今天》（那是芒克的“灵机一动”，之于“现在是时候了”实在恰切）。《今天》的几位主要编者，也基本确定。

之所以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因为，在北岛看来，“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而且，“一九七六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一九七八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今天》创刊号上，由他执笔的发刊词《致读者》就是这么说的：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



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今天》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面世，十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即刊出两天前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看上去，北岛的确是踩准了历史节奏的关键点。

他们忙于择选、讨论、赶写和改写稿子，刻蜡纸，找纸张（包括北岛说的，从公家单位“‘顺’一些，积少成多”），艰难地总算弄到一台很破的油印机，下雪天躲进属于当时北京“三不管”地带的亮马河边村子里，一个朋友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农民房，“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创刊号《今天》在“二十二号晚终于完工了”。

第二天一早，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自我悲壮感，也学着荆轲的样子做了点伪装——北岛说，“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提着为省钱自己熬的糨糊，带着十几份未装订的《今天》，他和芒克等三个人“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然后，“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

对北岛来说，这并非第一次。十年前他就已经做过“白天刻蜡板印刊物刷标语，半夜出动，甚至把标语贴到卫戍区司令部对面的墙上”之类的事情了。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他迈入十九岁，参加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秘密组织”，后来，在《北京四中》一文里他写道：“其实就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六五一四部队’。”其时，很多人已从狂热中稍稍冷却，做起了“逍遥派”，照北岛一位邻居兼同班好友的



说法，“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赵振开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六五一四部队”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叫《原则》，北岛记得：

一天半夜，我们骑车蹬平板三轮，来到西长安街小巷深处的北京六中，那儿离天安门不远。在校门外砖墙上刚贴完标语和《原则》小报，从校园内突然冲出十几个男生，手握垒球棒和弹簧锁，而我们只有扫帚铁桶。对峙中，双方身体几乎贴在一起，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心跳加快，血向上涌，头脑一片空白，从对方眼中能看到自己渴血的愿望。那是人的原始本能，可追溯到古老的狩猎和战争，在某些时刻仍在控制着我们。

所谓“仍在控制着我们”的“渴血的愿望”，大概能注解他红卫兵时期的不少行为。而他在“文革”形势下的北京四中留给人的印象，通常是“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用文雅的声调说痞话”。

他生于一九四九年，十六岁那年暑假收到了考取北京市第四中学的通知书。“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北岛说，当初“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他的第一志愿即北京四中，却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北京十三中。读他那篇以“北京十三中”为题的随笔，能感觉到，他仅只对“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感到了一点儿骄傲，这或许又跟他读小学时曾“欣喜若狂”于“被选为鼓手”有关。多年后提起，北岛似乎仍有些得意：“我敲的是那种军乐队小鼓，用皮带斜挎身上，两手各持一鼓槌，白手套白衬衣白长裤外加红领巾——少年鼓手赵振开，多么光荣的称号。”这种把自己代入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宣传画里的形象，涂抹着纯洁的英雄主义颜色，不妨是他少年时代“追求革命理想”的一个象征……

然而进了北京四中，他才知道这绝非“天堂”。“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北岛说，“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衣纽扣出现在公



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分析起来，他认为这直接来自“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种“内在的分裂”；“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是因为“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但“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等到第二年，一九六六年“有一天在教室，”他说——

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

北岛看到的是“文革”初期高干子弟们组成的红卫兵“老兵”的模样……“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战歌’就是我谱写的。”——说这话的是刘辉宣，北岛在北京四中的同班同学，后来以笔名礼平发表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1980)，在当年算是“老兵”的重要一员——“老兵”鼓吹红色“血统论”的这副口号对联，“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潜规则罢了”，像刘辉宣说的那样：“‘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也像这口号对联的批判者遇罗克在《出身论》里指出的：“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讲究阶级划分，贯彻阶级路线的时代，它当然镇压着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将“红二代”捧成“自来红”的“天之骄子”……然而“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



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刘辉宣回答：“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做‘小职员’‘小市民’。”——北岛的“不安”和“压抑”就正好源于此：“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

“文革”前，北岛“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搞起了“文革”，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他也“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那副口号对联的“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北岛说：“我再次被排斥运动之外。”——这年9月，他背着装“毛选”的自制小木箱，干脆跟“平民”出身的几个同班同学出去“大串连”。“最初那是老红卫兵的特权，外出要政审（家庭出身），但有毛主席推波澜，闸门一下打开了。”

十一月初返京，北岛发现“形势大变”，“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已“彻底动摇”，这让他得以参与进“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的活动，乃至“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

2

十七岁生日那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白天家中无人，”北岛说，“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没过几天，他离家住到学校的学生宿舍去了，“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

住北京四中的这两年多，是北岛全身心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日子，他称之为“走进暴风雨”的日子。“暴风雨”之喻出于当时——红卫

兵“通令”强调着“我们在暴风雨中生，我们在暴风雨中长”¹，翻开《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968），也能读到“雄鹰在暴风雨里飞翔，/因为有钢铁的翅膀，/红卫兵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样的句子，要么歌颂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²——北岛一开始写作的语言和思想倾向，正从这场“暴风雨”而来，他写作的题材，也关乎“暴风雨”。

回忆那段日子，北岛提到“大串连”回来后，“一九六七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后起于“老兵”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派别（各以“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和“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得名），由曾遭“老兵”排斥打压的那批中学生构成，反“血统论”、反“老兵”“联动”的观念和行为是他们的共同点，分歧则在于是否也要“大联合”业已在“文革”中失宠失势的“老兵”们……“四三派”相对激进，不过，据北岛的北京四中校友，后来对“文革”期间青年思潮颇有研究的印红标说：“经过辩论，讲策略的立场与观点占了上风，‘新四中公社’由此成了‘温和四三派’或‘不三不四派’。”倒是一年多以后北岛参加的“六五一四部队”和《原则》小报念念不忘“‘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

北岛扼要谈论过红卫兵《四三战报》上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赞同“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的观点。他特意告诉说“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北岛还忆及

1 《首都“三司”第一号通令（1966年10月8日）》，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第二章（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2 四川红卫兵《红卫兵》及佚名《献给披荆斩棘的人》，见《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1968）。



六七届高二(二)班的牟志京,他创办了《中学文革报》,以及与牟志京同班的张育海,他创办了相呼应的《只把春来报》……再就是“公然反对‘上山下乡运动’”,声称“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赵京兴,“他比我低一年级,”北岛说,“却比我早熟得多……写下《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对话提纲》等书稿……油印成册,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还记得初读时我的震惊程度,虽说每个字认得,却不懂大意,而且一看就串行——这个跟我同姓的家伙让我生气。”——这几位,称得上是那时候北岛的思想英雄,许多个日夜,他就生活和成长于由他们形成的四中“暴风雨”氛围里。

而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写下《出身论》的遇罗克,北岛从未谋面,却更是他“我寻找着你/在一次次梦中”(《结局或开始》)并一直追随的那个英雄,那个烈士,那个人!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遇罗克在一场公审大会后被处死,年仅二十七岁。北岛后来写过好几首献给遇罗克的诗。

他也为一九六九年跑到缅甸参加缅共人民军,不久(年仅二十一岁)战死沙场,为“追求革命理想”牺牲的张育海写过诗:

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说:别这样,
我们还年轻,
生活的路还长。
……

——《星光》(1972)刊于《今天》第二期,其中有几句,直接摘自曾在知青中广为传抄的张育海死前没几天寄出的一封信。北岛未留存自己刚开始写作时候的那些诗稿,不过“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仅看诗题,也会让人联想到张育海那封信里说的:“我们还年



轻，生活的道路还长，机会还多，不要把环境看死了……”信里所谓“我觉得值得考虑，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也给予北岛深刻的印象。北岛说：“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

“文革”期间，北岛在思想和行动上一直都受到他的那几位英雄的直接影响。他为牟志京和张育海“卖过报，沿街叫卖”。因为《中学文革报》全文刊出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只把春来报》则刊出了张育海观点一致的《论出身》……“人们……争相抢购。”一九七三年春，北岛和他当时的女友史保嘉专程去河北白洋淀邸庄，看望“半年前先后出狱”的赵京兴及女友陶洛诵，“在北中国的水域，四个年轻人，一盏孤灯，从国家到监狱，从哲学到诗歌，一直聊到破晓时分”……

政治运动的风雷震荡，也激起了一些试图偏移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关乎斗争哲学、阶级立场、制度、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新思潮。驳斥“老兵”“红色血统论”及那副对联口号的《出身论》和《论出身》，为被歧视、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争取公允、尊严和“背叛自己的家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声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其关切正好是北岛的关切……“四三派”宣言那种跟“代表特权利益的高干子弟对着干”的劲头，那种“财产和权利再分配”论；“‘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由“文革十六条”提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¹引伸向改革革新专政制度的意图，乃至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正在形成的更多用马恩典籍而非文件社论为据解读探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激进言论；挣脱伟大导师指示，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从忠诚信仰到质判拒抗的转变——同样跟那种关切相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8日）。



密切……比如，有一次，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后，北岛跟人“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大概也是接续他在北京四中做红卫兵时候引起的思索。

待“红卫兵运动”收场，北岛说：“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尽管“六五一四部队”还在张贴“公社的原则永存！”这样的标语，但“《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有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

我们一夜之间长大了，敢挑战任何权威。在刚刚拉开序幕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中，所有原则必须修正、变更或延伸。

这是北岛所说的“我人生的转折点——既是我童年、青少年时代的结束，也是我走向生活的开始”。一九六八年底一九六九年初，“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他开始走出“暴风雨”，“北京火车站成了我们最后的课堂，新的一课是告别。”

北岛后来写诗写小说，办《今天》杂志，首先就携带着来自“红卫兵运动”的履迹阅读、感受体会、思想方法、历史意识，尤其那样一种情绪和气质。他引用过瑞典诗人托玛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个说法：“人生像彗星一样，头部密集，尾部散漫。最集中的头部是童年时期，童年经验决定人的一生，而穿越童年经验是危险的，甚至接近于穿越死亡。”对他成长中的认知而言，六十年代，“那是埋下种子的时段，也就是所谓童年经验。”而“我发现很多东西早已被决定了”。

在一本书里，他的校友印红标说：“‘文革’期间青年人的许多思考，以现代人的眼光，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评论，没有什么超乎中外前辈思想的创新，但是，在那个割断文明历史、封闭国人视听的时代，却又是振聋发聩的……”这大概也能够移用来看待那时候基于“‘文革’期

间青年人的许多思考”而渐渐形成的新诗歌运动，那些潜隐着的，像北岛那样的，他自觉还处在“地下”状态的诗人及作品。

3

北岛所说“地下文学”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准备期，也差不多是他自己最早的写作时期。一九六九年春节后，他没有像众多“老三届”知青那样乘上时代列车奔赴“广阔天地”“上山下乡”，而是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做工人，随即“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体回家一次”。是在这期间，一九七〇年春，有一次从蔚县回到“近乎空城”的北京，北岛和史康城（史保嘉的哥哥）等两三个高中同班同学游颐和园，听到朗诵郭路生的诗歌，“为之一动”……他后来说：“我们当时几乎都在写离愁赠别的旧体诗，表达的东西有限。而郭路生诗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动了，让我萌动了写新诗的念头。”

郭路生诗歌对红卫兵的赞颂，对这场运动结局的哀叹和热血青年遭欺骗出卖的悲哽，引起北岛的共鸣。尽管究细起来，郭路生多在为北岛当初参与的红卫兵派别的“对立面”，为那些“老兵”鸣不平，不免发出了“拨开历史风尘”“看透岁月篇章”“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青”（《相信未来》）的“意味深长的挑战”，其中正有着北岛在意的“‘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的曾经“被刻意掩盖”的“内在的分裂”——几十年后他依然认为“因所谓‘血统论’所造成的创伤至今都未愈合”，“这又恰好与当今的政治、社会形态挂上了钩……”——但对北岛产生强烈感染力的是郭路生“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还有就是这位只年长他一岁的诗人已经抒写了一代人普遍的被抛、失落和受难情绪，“恰好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把他的诗带向四面八方。”北岛认为，这“触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关”。

北岛后来嫌郭路生的诗歌“过于受革命诗歌格律及语汇的种种限



制”，但在一开始，他大概模仿过郭路生那种总的来说意在“起到教化的作用”的写法——而郭路生“我将永远为你歌唱”（《波浪与海洋》）所歌唱的，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比如，站在天安门城楼这样的高处挥动军帽发出的宣告之声，状态好的时候，它们像似一阵阵用自己的嗓子对应的回声——针对“红卫兵运动”的没落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造成“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北岛说，他也写了“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的诗。可以想象，最初那首诗题来自张育海书信的《因为我们还年轻》，其说教间，并非不会有一个企图继续革命的红卫兵战士对同代人“无论前景多么惨淡，环境多么艰辛，千万不要绝望，不要作践自己，不要把颓废做出路”的期望，也许还会有投身“世界革命”的倡议。

芒克和多多都回忆过对北岛诗歌最初的印象，那是在一九七二年，“振开……他能拿得出手的也就那一首《金色的小号》，‘吹起吧，这金色的小号……’，结尾好像是‘让我们从同一条起跑线上一一起奔跑’。”它让人想到北岛小时候曾为之“欣喜若狂”的“少年鼓手赵振开”的形象。翻看《今天》杂志，还能读到北岛写于一九七二年的另几首诗，《眼睛》《你好，百花山》《星光》和《云啊，云》，其中有着“苦，而有趣 / 生活永远有意义”（《眼睛》）以及“你让兀鹰憩息在肩头， / 用露水洗净它滴血的翅膀。”（《云啊，云》）这样的鼓气励志话语。

《你好，百花山》的其中一节，突显了他当时的诗歌发声方式：

我猛地喊了一声：
“你好！百——花——山——”
“你好！孩——子——”
回声响自遥远的瀑涧。

这跟郭路生《鱼儿三部曲》里“阳光”“慈爱地将沉睡的鱼儿唤醒”的一声声“我的孩子呵”构成合鸣……“百花山”或即郭路生要“永远为你

歌唱”的“波浪与海洋”，北岛为之歌唱并获得嘉许，而且，像接下来的诗行所写，他叹嗟：“这回音多么真切啊，/大自然的慈祥使我深深不安。”关于“百花山”，北岛又喻之为“母亲慈祥的容颜”——跟那个“慈爱地……唤醒”的诗意相仿佛地关照他：“该起来了，孩子。”北岛也写到了“阳光”：“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

或许，稍稍偏移偏离红色转喻符号系统的措词，比如“绿色的阳光……流窜”，会让他在“慈祥”跟前“深深不安”——“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北岛说，“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诗中另外还有“用鸟语翻译这山中恐怖的谣传。”更像要带来颠覆意味的消息……——逆反和解放正是从悄悄破除语言僵化，用词拘束，悄悄说出些自己的真情实感开始的，到了一九八六年出版《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的时候，“慈祥”被他从这首诗里删去，也不再复述“该起来了”这样的召唤，代之以“那是死亡的时间”和迥异的结尾，“回声”被听成——

那是风中之风，
使万物应和，骚动不安。
我喃喃低语，
手中的雪花飘进深渊。

十几年后，这首诗从试图劝慰劝勉归回了更是诗人当初心境的低徊低沉，惘然若失。不过这种朝着敏核于自我、勇敢地诚实的转变，却不是十几年后才刚刚开始的一——一九七二年，在纪念红卫兵战士张育海的那首《星光》里，北岛除了“朝着”“牵去了一盏星光”的“你消失的方向，/我牵去了一盏星光”。更让人听到——

沿着你走去的路，



风带回丧钟的声响。

那是更值得辨听的回声。

当北岛循环于“你好！百——花——山——”“你好！孩——子——”的时候，比他大两岁的依群（衣锡群）写的是《你好，哀愁》（1972）：

窗口睁开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它避开政治抒情诗空泛虚浮的回声，让经历疯狂和沦丧后悵悵忧郁的个人情感在内心盘旋，去发展一种从自我中苏醒过来的新诗歌，新诗学——“就这样，平淡而长久”……未知依群那时候是否听说了弗朗索瓦丝·萨冈十八岁时的小说《你好，忧愁》，不妨猜测，这是与之有关的诗——“可你多像她”的“她”之所指，正是个性鲜明，离经叛道的萨冈及她笔下以作者为原型的小说人物；就其出身背景的优越，“天之骄子”心态的养成，放纵狂妄的行为和以青春颓荡为武器去对抗假道学的精神，的确会让“你”觉得多有相似。

依群的诗是从那时候一个“地下读书沙龙”里传出来的，北岛回忆，它“属于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圈子，女主人叫徐浩渊，当时只是二十岁



出头的女孩……她扮演着像巴黎斯坦因夫人那样的沙龙女主人的角色，指点江山，说谁成谁就成”。徐浩渊出身高干家庭，跟北岛同龄，据多多讲，“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作家甘铁生也曾参与“徐浩渊沙龙”，说它以“老兵”为主，然而“打破了派性巢臼”。依群的诗令“徐浩渊沙龙”“为之轰动”，当然首先获得了徐浩渊的欣赏。多多认为依群的诗“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更重意象，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写了开头两节未继续下去的《巴黎公社》(1971)是依群最有名的诗篇：

奴隶的歌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呵，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情

向戴金冠的骑士，举起孤独的剑

这是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写，这也是在纪念曾经为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奋斗过的“红卫兵运动”。徐浩渊专门指出，第一句应作“奴



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依群的诗中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从“歌声嵌进……子弹”到“枪声化作……音符”，刚好能看出所谓的“形式革命”：疏离斗争哲学，转而对于诗本身的发声，尤其诗的音乐性的注重。《巴黎公社》当然仍旧是政治抒情诗，但“化作”了由语调、口吻、节奏、旋律、音势、气韵、用辞、意象和结构综合起来的一个诗人的声音，一首诗的声音。意识形态宣传话语的陈辞滥调被诗歌炼金术取代，写作被引向写作的表现，不是以“小我”的方式为“大我”说话，而是去说出诗人自己的语言……由此造成了——不久后多多以《诗人》(1973)一诗描述的：

披着月光，我被拥为脆弱的帝王
听凭蜂群般的句子涌来
在我青春的躯体上推敲
他们挖掘着我，思考着我
它们让我一事无成。

4

回忆七十年代开头几年，北岛说，作为社会潜流的北京年轻人的各种文化圈子，“有点儿像大小涟漪，扩张碰撞，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涟漪，最终才能兴风作浪。比如我先在几个同班同学组成的小圈子混，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芒克、彭刚和多多等人……”这样，一九七二年冬天开始，北岛同“徐浩渊沙龙”也有了接触。

彭刚跟芒克曾自封“先锋派”，然后扒火车上路(学的大概是美国“垮掉一代”的做派)，直至身无分文被遣返回京。七十年代，北岛跟他俩没少来往，有一回在一起酒后狂言：“中国一有自由化运动，咱们都好好干一场。”多多称彭刚为继董沙贝(曾参与“太阳纵队”)等人之后徐浩渊圈子里的“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

‘沙龙’”。

彭刚一九五二年出生，那么多多所说应该是一九六九年的事情，或许不实。要到一九七一年，徐浩渊才由依群带去干面胡同十五号（那里是社科学部专家们的住所），到曾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读书的黄元家里，时而搞一些“沙龙”活动，不用老是跑到公园或郊外聚会了。之前郭路生即去过黄元家，后来回忆说：“黄元家就是大家交流的‘沙龙’，他家有唱机、唱片、钢琴和书籍，书籍中包括从古典到现代的画册，给大家非常丰富的营养。”

北岛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其实“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而他认为的“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有些就在“徐浩渊沙龙”里。除了芒克、彭刚和多多，他特别提到了笔名“根子”的岳重，“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给震了。”根子受芒克启发动笔写诗，他一九七二年春天一下子拿出的八首长诗（《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等等），照徐浩渊的说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每一首诗，都渲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于是她“赶紧拿给大家分享、抄录……”多多讲述：“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

透过当事人描述的这般习玩晋秩游戏的竞争争胜氛围，大概能窥见那时候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一种结构——它延续着也变异着几年前“红卫兵运动”的方式，它对抗着也效仿着体制行使权力的样式；之后的《今天》不免有所承袭，八十年代以来更年轻诗人们的“诗歌江湖”亦多沾染……北岛早先就压抑和不安于那种层级化造成的“内在的分裂”，始终敏感于“称之为‘专制病’”的那些“传染病”——而他又一向都在此结构关系里……

地下文化圈最主要的活动是“跑书”——知识匮乏，书籍被禁，为



读到一本好书就得到处跑，还得拿你手上“等值”的好书跟人交换。那几年趁隙从插队的河南乡下回城的徐浩渊，喜欢骑一辆英国进口的黑色自行车在北京穿梭，她跑的那些“皮书”——从六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内部发行，供高干高知们参考的黄皮书（多为欧美和苏联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灰皮书（多为欧美和苏联的政治、哲学著作）——据说“都是从沙滩北街甲二号中宣部的院儿里拿出来的”。北岛最早由同班同学形成的“沙龙”聚会就在三不老胡同一号自己家里，读的是一些和政治、历史、经济有关的书——“准备为革命献身嘛。”北岛说，“当建筑工人后，我的兴趣开始转向文学。”其阅读范围的扩大，则跟“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同步。圈子里黄皮书最热门，他印象最深的是最初读到的那几本，“其中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据说，他还能背诵叶甫图申科《娘子谷》里的诗句。

当时北京另有每周聚会地点在紫竹园风雨亭或北海公园的“二流社”，成员主要是先前各中学“四三派”红卫兵的写作班子成员，北岛女友史保嘉、江河（余友泽）女友潘青萍即在其中，还有后来的诗人方含（孙康）、作家柯云路（包国路）和甘铁生等人。他们热衷于建立“共青城”“知青公社”这类乌托邦据点的讨论，不久出于对政治的失望，把注意力投向文艺，有几位成了“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而北岛比较愿意去的则是前拐棒胡同十一号的“文改会”宿舍，那个层层叠叠的大杂院里，有他称之为“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赵一凡的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北岛一九七一年跟赵一凡相识，成为至交。

赵一凡生于一九三五年，父亲做过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他自幼生病，后两腿瘫痪，几乎足不出户，为出版社校对了大型词典等很多书稿。他自学过图书分类编目，注重文献收藏，几乎保有全部的红卫兵小报，还集纳知青信件、地下文学、思想文抄。很多诗人早年的诗歌，比如芒克的，因他而得以幸存；《今天》杂志前五期的作品，几乎有



一半是从他的小屋“出土”而来。赵一凡那儿也是个重要的密秘书籍交通站，他总是安排等书的人能够及时取到书，并限定阅读时间，让书最快地传递给下一个等书的人，“从他那里，”北岛说，“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

赵一凡是街道团支书，也做过红卫兵，但没怎么卷入，超越派性和圈子意识，他跟各类思想活跃的人都有接触，像是“处于那个年代各路异端人马的交汇点”。一九七三年以后，另几个圈子已少有聚会，像徐浩渊说的，“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比如她和依群等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或也因此，更多人开始出入赵一凡那间小屋，互相认识，交往，通信，这个爱好文学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们的沟通网络，甚至由北京辐射到了全国各地……这就引来了邮检，侦察，逮捕——一九七五年二月初，一天雪后，北岛骑车到赵一凡家门前，就见交叉贴着盖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的封条。面对四五个居委老头老太的盘问，北岛信口胡编，掉转车龙头跑了——赵一凡被卷入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首犯赵一凡，后来做过《今天》编辑的徐晓算联络员，各坐了两年牢。

在赵一凡那里存放过自己的小说手稿让北岛“犯怵”，心想要是“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不必细读便能觉出，这部初稿完成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波动》，确是那个年代里一件明显的异端之作，而且，很可能，仅凭它那种“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就能让审查者气闷和动肝火……赵一凡的入狱，令北岛“忙于转移书信手稿……做好入狱准备”——是他意识到的自己写作的逆反性质，刺激了他“动物本能”的“危机”和“惊魂”感，加据了他先前的“深深不安”——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



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
无论好坏。

北岛三十多年后写下的这段当时感受，或许是一则最佳创作谈，关于他一九七五年的诗作《结局与开始》，还有《宣告》。这两首副题为“献给遇罗克”的诗，跟北岛二十六岁时“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关系密切：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结局与开始》中间这三行，当是一个最切身的动机，同时又去“承认”诗的背景——在这首诗八十多行的篇幅里，大概有二十来行被用来描绘渲染此背景，其中“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一句，严厉而概念化地刻画了“死亡白色的寒光”里正发生着的时代之恶，它们差不多就是诗人所感受的生存环境——“再也没有饶恕过我”的“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赵一凡的被捕是突出事例，五年前遇罗克被公判处死是更加刻骨铭心的事例——“战栗”由此而来。反抗的勇气却也因此而来。

跟关乎遇罗克的主题相扣，也跟北岛一向关切和愿望的主题相扣，在“我，战栗了”之后，诗人这样提问：“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这里含蓄着对《出身论》的引伸，为争取平等、尊严和基本政治权利及人的权利的一呼——表述为“我寻找你……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我寻找海岸的潮汐……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等等，尤其“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然而：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为此，他要让另一个人，一个遇罗克那样的烈士或英雄灵魂附体，
就像这首诗一上来所宣告的：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这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伸向的结局，引起的开始，或能带来
“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屈的战士/森林
般生长的墓碑前”这样的—个结局和—个开始……其《宣告》—诗，则宣
告着英雄主义的意象：

从星星的弹孔中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但它也同时——以作为自身和作为代言者的双重嗓音，“代替另
—个被杀害的人”——宣告：“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
想做—个人。”

5

《宣告》和《结局与开始》说出了一种对抗政治高压的诗学，其“代替”



一个英雄“站在这里”，发出大于个人的宣告之声，是为了争取写下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之诗”——这有点像影响过北岛的张育海那封信里所说的“在革命中成就自己”——既然“我写下生活之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那么“只想做一个人”的诗人就选择去付出“代替”一位烈士，扮演这个英雄的“代价”，以捍卫书写“生活之诗”的权利。于是就有了复合其上的另一个北岛，相对于切身自我的，戴起了“战士”或“死者”的灵魂面具说话的北岛，相互冲突、关照、打量、牵扯、纠正和平衡着的不同的北岛，但那确乎又仿佛同一个北岛……

这在《你好，百花山》已见端倪，在镶嵌拼合几个角色各自的第一人称讲述，人物关系情节设置未必没有借镜话剧《雷雨》的《波动》就更加戏剧化——除了显现“文革”中充分暴露出来的，于情感见解行为心理诸方面撕裂更深的“人为的鸿沟”（遇罗克《出身论》里的说法），提示对社会现实、存在价值的探讨，质疑和排斥主流意识形态赋予青年的思想观念，传达愤怒、冷漠、孤独、麻醉、破碎、荒谬和虚无感……这部中篇小说更演绎“人生歧路中”走着各自“棋路”的分解的“我”、殊异的“我”——北岛后来引用过他那时候从赵一凡处借阅的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的一句话：“人的命运并不像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接下来他这样发挥：

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

北岛的“代替”和扮演或即他的“使命”，一种“引导”其行事的“内在命运”。而他又曾说，“在七十年代，个人命运与国家甚至世界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当时

面对的现实。……我们当时处在某种带有强制性的‘革命传统’的束缚中，要挣脱这束缚，就要借助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源。”那么，比如，由“跑书”和秘密阅读带来的“新的西方视野”就实在很重要，“它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不过北岛觉得，“最终改变了一代人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把处在社会巅峰的红卫兵抛到社会最底层”，让知识青年接触到了“中国底层的现实……我们的迷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因为，“中国底层的现实远比任何宣传都有说服力。”他很感谢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〇年的十一年建筑工人生涯：“首先是我真正交到了一些工人朋友，深入中国的底层社会，这些是在学校根本得不到的。再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提倡的‘劳其筋骨，伤其肌肤’是绝对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在体力上对自己极限的挑战，就不太可能在别的方面走得太远。”

芒克说起过，一九七三年，有一次去北岛上班的地方找他，见他正在厂棚里打铁，“号称他师傅的人拿把小锤子，而他抡着大铁锤，他师傅的小锤子点到哪里，他就朝着哪里砸，叮叮当当很有节奏。一连不知砸了有多少下，赵振开满脑瓜子冒汗……他打铁打得胳膊和手脖子巨有劲儿……”

北岛说起过，也是一九七三年，有一天下午在白洋淀，赵京兴借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话题跟他讲：“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才是被历史忽略的最重要的部分。”他讲述这年冬天跟赵一凡的一次彻夜长谈则很有意味……忽略掉赵一凡的残疾和畸形，注目其“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的形象，北岛说：“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五日，遇罗克遭公审被处死的三周年忌日后十天，北岛的《告诉你吧，世界》草成，后几经修订，一九七八年底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题为《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我——不——相——信！”是他最响亮的口号，整首诗以此为纲，贡献出一个大胆反诘，大声抗议，以对苦难的承担、对历史的思考、对良心的践诺，从人道主义出发去关注生存和命运状况，向不公正的现实索要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形象……那总是被诗评家强调的“怀疑主义”（有时加上“冷峻”或“充满理性精神”的定语），大概跟北岛那时候在工地干活间歇也会去思量 and 谈论的“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有关，它来自红卫兵运动的一股思潮。北岛校友印红标在其著作里讲到过：“据一本苏联出版的回忆录，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曾经问马克思：您所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答道：怀疑一切。这是马克思半开玩笑的回答，于是对‘怀疑一切’的解释就有了弹性。一些学生作了这样的阐述：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批判、要革命、要造反……”而北岛以之“回答”“告诉”和“挑战”的，就像诗一开头立即揭示的，是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为信仰和法度的“这个世界”——要是去读一九七三年的初稿，会更明确——第一行的“通行证”原先为“护心镜”，第三四两行为“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这就是圣经”。

北岛那时候的写作，多有跟当初流行于年轻人中间的诗文口号互文的情况。这首诗的开头两句，照应六年前郭路生那首《命运》（1967）的开头两句：“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



枷锁”。——两组对仗式的双行，其格言的力量，一个在于讽议世态（郭路生），一个在于揭穿荒谬（北岛），它们造句和推导所依循的，实为同一种潜规则乃至显规则路数——底本都来自且针对一度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对联口号。改写并驳斥这一对联口号的开头两句，也表明北岛这首诗挑战“疯狂疯狂的世界”之“圣经”的命意，跟他纪念，尤其“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的意图紧扣在了一起。那个“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那个“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的“我”，除了指向遇罗克，也指向牺牲了的张育海和坐过牢的赵京兴、赵一凡等等北岛的思想英雄们，他们当然在“一千名挑战者”之列……而诗人去“代替”他们，将自己“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展现的正所谓“前赴后继”的英勇画面（画风会令人想起《自有后来人》之类的电影海报）……

在一九七三年的初稿里，还有“哼，告诉你吧……”以及像似“六五一四部队”朝“老兵”扔出白手套的那样一种“渴血的愿望”的结尾：“我憎恶卑鄙，也不稀罕高尚，/疯狂既然不容沉静，/我会说：我不想杀人，/请记住：但我有刀柄。”显然，这首由轻蔑、质问和厌憎起而挑战的政治抒情诗，跟它要对决的对立面构成了一种反对的对称关系——他后来在《履历》（1979-1983）里写道：“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无论声势还是形态，风格还是美学，北岛的《回答》都模仿乃至击竟其敌意者，去抢占同一个道德、正义和真理制高点，直到“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这除了北岛要“替代”的英雄们正是自“我来到”的“这个世界”里颖出、脱胎，从步伐到表情都曾受到过“这个世界”的匡矫警训，还因为政治抒情诗的音响装置，向来是一套宣告、震荡和回声系统——尽管北岛掉转了一年前《你好，百花山》那样的身姿，朝着相反于郭路生“我将永远为你歌唱”的方向呐喊，但“个人命运与国家甚至世界的命运连在了一起”的时代意识、政治意识和诗的意识，为之造就的“回答”仍不过是仿佛自我宣告的对一个，



比如，轰鸣在“镀金的天空中”的主导性宣告的回应/回声，像“弯曲的倒影”……

这样的音响效果，却是北岛一个时期的有意为之。“对抗是强大的动力，”尽管，他很快意识到，“但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然而一种“只想做一个人”，返回“我写下生活的诗”的迫切性令他自觉须“站在这里”代替/代言，以其“使命感”“引导外在命运”，哪怕那“是要多少受苦的”（“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他对《回答》的几次修订，让这点变得更为清晰，比如一九七八年底在《今天》创刊号发表时，刻意将写作时间改为发生了天安门“四五运动”的一九七六年四月……他的与时俱进，则突显在这首诗最终定稿里那个覆盖掉之前相对个人化的恨意，更宏阔地寄希望于“新的转机”的结尾，这最后一节，跟由他撰写的《今天》发刊词所谓“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也有着一番呼应。

6

围绕油印的《今天》杂志的一批青年诗人——北岛愿意称之为“今天派”——其生活和写作状态，在他看来，是“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展开的。北岛觉得那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阶段，而它“始于文化大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

一走出“红卫兵运动”的“暴风雨”，北岛即投入了六十年代末以来“蓄势待发”的“地下诗歌运动”，到一九七八年底创办《今天》杂志，其意图在于获得“合法出版”“争取发表的可能”，让“地下文学浮出地表”，也即他在《今天》发刊词所说的，“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除了展示过去十来年的“地下文学”，特别是“地下诗歌”的成果，“今天派”还要沿着“地下诗歌运动”的道路继续向前——据《今天》第二期（1979年2月）一则“启示”，它



愿意刊载的是这样的新作品：“唱出人们心里的歌，鞭挞黑暗，讴歌光明，尤其是要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的空间发出正义的回响。”《回答》不妨是这样一个样板……那则“启示”又讲到，“它的任务是，打破目前文坛上的沉闷气氛，在艺术上力求突破，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尽其菲薄的力量。”——这种特意模仿宣传口吻的“回响”，其俨然的正当性是否有助于《今天》杂志获得其合法性？

“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今天派”，颇为主动地争取着眼前“新的转机”。在将“老一代作家们……优秀的作品”和“‘五四’以来的……功勋”一笔带过之后，北岛撰写的《今天》发刊词隆重指出：“‘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之前没多久，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刚刚发布了平反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北岛在发刊词里的表述，连同把《回答》的写作日期改为一九七六年四月，便是一个抓住“历史终于给了我们”的“机会”之企望，期待能够升起“没有遮拦的天空”，“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

与发刊词最后那句“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相参看，“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成了为之衬托的诗行。也许《回答》最后落向“未来”，会很容易让人想起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也让北岛喊出“我——不——相——信！”的这首诗露出一截“相信”的尾巴；但北岛的着眼点在于“今天”——此刻“闪闪的星斗”“缀满”，才显出“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就像穿越了多少天文距离的“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呈现为此刻“闪闪的星斗”“缀满”……不同于《相信未来》空洞虚假盲目的乐观主义，《回答》很实在地注重于眼前，所谓“新的转机”，挑战者的希望，就在今天，“只有今天！”——如此一味仅仅相信此时此刻，恰由于“我——不——相——信！”的怀疑主义甚至悲观和虚无主义：那袭自“暴风雨”传统的戴面具的“我”跟“这个世界”的敌对和挑战，是在以卵击石，只能孤注一掷……《今天》之所以名之为“今天”，亦在于此。同



一时期，北岛又写有《是的，昨天》(1977)和《明天，不》(1979-1983)，其时间取向并不指望未来，从诗题就能一目了然。《明天，不》写道：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
而夜里发生的故事
就让它夜里结束吧

北岛后来说：“当时我就有预感，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至于这失败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却无法预测。那是一种悲剧，很多人都被这悲剧之光所照亮。”

对“文革”时期尤为变本加厉的所谓“太阳神话”的抵制和消泯——将那些被管控、禁锢和垄断起来的诸如“太阳”“北斗”“霞光”“明亮”“天空”“大海”“山河”“母亲”等等红色转喻符号系统之关键词拿来作日常化、个性化、陌生化直到疑衅化的运用，是“地下诗歌运动”和“今天派”许多诗人从偶发到有意为之的一个写作突破口，以此试图挣脱出“‘与刽子手步调一致’的语言的牢笼”。“在那年头，”北岛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那么《回答》第一节的“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替换了初稿“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这就是圣经。”）——揭露“太阳”的伪饰光泽和恐怖真相——的确是需要巨大勇气才能写下的诗之见证。

与之对照，“新的转机”则呈现为“闪闪的星斗”，它跟“星星”“星海”“星光”等等，在北岛那里，是作为诤抗“太阳神话”而选用的一个相抵牾的意象，关联着黑夜及迷失其中的自我，又呈现为从黑夜和迷失里睁开的眼睛，“星星点点泡沫般的眼睛”（《眼睛》），直到“星星是见证”（《见证》），“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作为“太阳”这种绝对单数化、定于一尊的圣词的一个自设的反词，复数的乃至无数的“星星”，也用来指代“我”和由许多“我”构成的“我们”，指



涉每一个年轻的反叛者、挑战者，他们的尊严、才华、激情、能量和自由……在《回答》的最后一节，这个词当然还隐喻着诗人们投身的“地下诗歌运动”，以及“今天派”的今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将《今天》创刊号贴出之后，“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的北岛等人最愿意看到的，正该是“今天派”及其写作能够“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从而“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北岛和他的“今天派”同人都知道，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杂志出版可能造成的危险，“已做好失去自由的准备……”他后来回忆时提及：“我们当时确实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仅是个人风险，还要对每个参与者的命运负责。”他又说，“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再就是面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改革开放、中美建交）的风云变幻，像《今天》发刊词所说，北岛他们“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敏锐地去抓取那“新的转机”。在《今天》创刊号问世之前十来天北岛写给贵州诗友哑默的一封信里，提到了之所以办一份“‘纯’文学刊物……就是不直接涉及政治”，虽然明知“不涉及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避免在“某些时机尚不成熟”的形势下遭政治原因的遏止。而且，经历了“文革”的北岛已经懂得：“政治毕竟是过眼烟云”……就是说——许多年后他谈到：

我们当时提出“纯文学”的口号绝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而是一开始就拒绝使文学沦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只有“釜底抽薪”，即从根本上颠覆官方话语而非简单的对抗，才有可能摆脱成为其“回声”的怪圈。

这才是“今天派”真正的“新的转机”……而《今天》杂志不去汇入当年的政治民主风潮，免于很快被抑挫，又的确由于它只打算成为一种看上去无害的“‘纯’文学刊物”。这从说出其“任务”的那则“启示”就能得

见，回顾其油印的九期杂志、三种“内部发行”的“文学资料”和“今天丛书”的四本书，也找不出什么像是要骇世撼天的东西。相反，北岛的《回答》和小说《波动》，以及《今天》上舒婷、江河、顾城、杨炼等人的作品，很快就获得了官方认可并予以转载——北岛回忆说，“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实际上，北岛对《今天》及“今天派”的设想便是“从对抗到渗入，”认为“主流媒体从抵制到接受的交互过程，是地下文学浮出地表的必然”。所以，以各种努力争取，他一直在设法能够让《今天》杂志合法存在，正经行世，“走一条持久的道路”。

它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年，发行发售油印刊物和“今天丛书”，做到杂志出版的经济自给，还略有盈余，改进印制工艺，购置手摇速印机，办读者、编者、作者的座谈讨论会，组织诗歌朗诵活动，协助举办“星星美展”，吸引各界关注，包括来自境外的目光……为了争取基本权利和生存空间，又曾加入抗议取缔民刊的联署，发起并参与“星星美展”艺术家们的“国庆节”维权游行。

而“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北岛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这倒并没有妨碍他们像“出身不好的青年”那样更“重在表现”，表现得更为过火，哪怕对诗人来说简直是滑稽——他回忆说：“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他大概为防备阴沟翻船，“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

一九八〇年九月，《今天》被强令停刊，北岛等人向有关部门申请注册，发送《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又寻求变通方式，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内部发行”文学资料……到了一九八〇年底，《今天》全面遭禁，停止所有活动。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的《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最后说：



“应该给《今天》以生命，应该给青年以希望，应该给艺术以自由！”这呼救般的呼吁之声，恍若出自十几年前遇罗克那篇《出身论》的回响——致力于异质写作和新诗艺的“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今天派”，对其美学自新、出版自主、发表自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此番努力争取，恰是一向承受身心压抑的北岛那一代人的反抗动作，从那场“暴风雨”延展而来……

7

一九八五年早春，北岛去过一趟重庆，有一天跟几个比他年轻一辈的诗人见面。“寒暄一阵后……张枣对北岛说，我不太喜欢你诗中的英雄主义。”当时在场的诗人傅维后来追述说，“北岛听着，好一会没有说话。听张枣把所有的看法说完了以后，北岛没有就张枣的话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十分遥远而平静地谈到了他妹妹的死，对北岛的震动和悲伤……最后说，我所以诗里有你们所指的英雄主义，那是我只能如此写。”那篇文章里，傅维顺带也勾画了一笔他对当年北岛的印象：“个儿瘦削，颀长，态度和气，言语不多，但并非沉默寡言……”

北岛谈到的他妹妹之死，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情况，在湖北襄樊做工人的赵珊珊那天带几个女孩下蛮河游泳，为救被急流卷走的一名儿童而身亡，年仅二十三岁。怀着深切的悲痛，北岛意识到，他将“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他妹妹成为他要“代替”的又一位英雄，而且此愿望因为哀恸欲绝于失去亲人的巨大情感作用而尤为剧烈——在一本纪念册的扉页上，北岛割开手指血书：“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

除了妹妹之死，年代背景里还有从天安门“四五运动”到唐山大地震到毛泽东逝世等一系列事件，让人觉察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稍后，的确出现了“新的转机”……北岛以鲜血写下的那

些话，成为他那个时期诗歌的迫切主题，也差不多是“地下诗歌运动”和“今天派”诸诗人共同的写作方向。这在发表于《今天》的诸如芒克《写给珊珊的纪念册》(1976)、《我是诗人——给北岛》(1978)，江河《纪念碑》(1977)、《没有写完的诗》(1979)，杨炼《为了》(1978)、《我们从自己的脚印上……》(1979)等等诗作里皆有突显。芒克《写给珊珊的纪念册》写道：“你崇高而又纯洁，/你骄傲的名字在和我们一起生活着。”正可转读作以“尊严”“自由”为“名字”“决不回头”地“勇敢”“献身”，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所以，一时间，“代替”英雄之诗和“写下生活的诗”简直是同一件事情，甚至从爱情诗里，也会升起一个最强音——北岛在《雨夜》(1979)的最后一节说：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决不会交出你
……

刊于《今天》第四期(1979年6月)的这首诗重复了《宣告》的“决不”和耀眼的英雄主义意象，以及《回答》的那种为增添挑战语气的转折句式(纵使……那就……，如果……就让……，即使……也……)，如此重复，在他那一时期的诗作里屡屡得见(比如写于一九七九年的《红帆船》)。这首诗对“太阳神话”的正式抗议，对“这个夜晚”的拚死守护，也突出体现了“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今天派”的自觉。而场景安排在“雨夜”，连同诸如《我走向雨雾中》(1973)、《冷酷的希望》(1973)、《你在雨中等待着我》(1979-1983)、《雨中纪事》(1979-1983)及《呼救信号》(1984-1986)里写到的“雨”，则不免让人想起北岛曾置身和走出的“暴



风雨”……最具张力的是，北岛将针对时代和世界发出的政治抒情诗的高亢声调，充注进了极其个人化、私密性的爱情故事，以成就又一次轰轰烈烈的“代替”和扮演——这当然控诉了人的自由、尊严和情感等基本权利的被压抑和剥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对日常生活、内心生活的全面入侵；这也强调了在他那个时期的写作里，何以自我的声音与代言的声音，切身的诗人与戴面具的诗人会合而为一——那是受迫于严酷现实的、主动选择的合一。

但并非真的“只能如此写”。在《今天》第九期(1980年7月)题为《答复》的一组“诗人谈诗”短论里，北岛除了认为“诗人必须是战士，他敢于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旗帜上”，还提到了“诗必须从自我开始”。并且，“形式应该永远是新鲜而令人激动的。”他知道，“形式的危机在于思想的僵化。”尽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旗帜上”的那个代言人未必不是“从自我开始”的，确立诗的自我，却有赖于心的变换带来文体、语言和诗学观念的变换；而所谓“思想的僵化”，又须以“形式”的解放来解放。也许可以说，从《告诉你吧，世界》到《回答》，从《宣言》《结局与开始》到《雨夜》《红帆船》……北岛那种直面对抗、回应驳斥式的写作也已经在转换，但真正“开辟了新的源泉”的“地震”，却是不那么据烈激进的低昂迂回，比如，绕开红色转喻符号系统，也绕开红色转喻符号系统之反向回声的写作。

他写于一九七四年的组诗《太阳城札记》，看似寻衅于“太阳神话”，实则另有构想，引入别样的因素，试着从那种反对的对称关系里摆脱出来。“太阳城”一方面意指“红太阳升起永不落”的北京城，一方面大概也指向了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乌托邦著作《太阳城》，两座“太阳城”叠加，却又对照对话。不妨将北岛的一则则“札记”读作对一位虚拟的乌托邦旅行者游记片段的仿写——混合着从乌托邦视角对北京城现实以及此现实里一个青年诗人的观察和分析，加上这个青年诗人对乌托邦以及将北京城也乌托邦化的想象和批判——隐约其间的戏剧化结



构，仿佛能重置切身的自我与敏感到的、经历过的、思考着的历史和瞬间的关系，蜕演这样一个自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使得其中的每一则（不仅在当年）读来都“新鲜而令人激动”，例如：

艺术

亿万个辉煌的太阳
显现在打碎的镜子上

命运

孩子随意敲打着栏杆
栏杆随意敲打着夜晚

生活

网

以舞台化的多方调度，多角独自展开的小说《波动》，跟这组诗写于同一年份——同样试着让阅读搭建起“网”状关系的《太阳城札记》里，说话的诗人似也是多重的，并不单一。听上去，这组诗混合着将旋钮自崇高调至低沉的代言者北岛的声音，朝切身的北岛撤退的声音，到“容纳整个海洋的图画/叠成了一只白鹤”（《孩子》）或“红波浪/浸透孤独的桨”（《青春》）这样的诗句，仿佛以英雄扮演者回望自我成长的来历，顾返了他在很多年后仍会忆及的“人生转折时刻……内心空空”的少年形象。也写于同一年的一首《日子》（1974），则黯寂地交代了一个青年“地下诗人”的形象：



用照片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邮箱，默默地站一会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闪烁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问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了空旷的汽笛
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
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它跟《太阳城札记》平行，又同属这组诗的语境——那些还原每个日子里平常自我的尽可能不动声色的陈述，也来自另一番打量，也援引了凡尘之上那种“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站在这里”的审视，正如他让“太阳城”北京迭见乌托邦的重影。跟他那个时期的许多诗（《五色花》《微笑·雪花·星星》《冷酷的希望》《岛》《见证》《船票》……）一起，《日子》和《太阳城札记》都讲述了他后来在长诗《白日梦》（1986）第六章讲述的故事：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钥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占据广场的人说



这不可能

……

这差不多也就是跟“文革”同时发生的“地下诗歌运动”以及“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今天派”的故事，想要在“新的转机”之际到“一片空旷的广场/放置”一本油印的《今天》杂志的故事……不过，北岛在意的，也越来越让人注目的，成了他在《一束》(1974)那首诗里一次次写下的叠句：

在我和世界之间

其中那个诗人的形象，掀开“英雄主义”的面具“写下生活的诗”的形象，是一个更为真实的“迷失”形象，更关切“碗”“钥匙”和“风筝孤单的影子”而渐渐淡化掉“广场”背景的形象……他写于《今天》杂志遭禁后两三年的《履历》(1981-1983)，剖陈自己的来路和心路，又将之象征化，寓言化，对这个过程有着具体和刻骨的省察：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8

一九九〇年八月，在挪威奥斯陆，北岛主编的《今天》复刊号出版。它挺括地以铜板纸胶印，目录页上标明“总第十期”，表示是从十年前在北京遭禁的油印《今天》延续而来。复刊号刊有译自一位瑞典诗人的文章《什么样的自行车？》，其中说翻译过去的北岛诗作，读上去“这像



是一辆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诗中的隐喻，象征，比喻，声调和其他修辞手法，所有这些都像是欧洲现代派诗歌童年期的东西”。这跟我前面所引印红标的话说“‘文革’期间青年人的许多思考，以现代人的眼光，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评论，没有什么超乎中外前辈思想的创新……”有差不多的意思。

说起来，无论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还是那个瑞典诗人指出的“在形式上”，不仅北岛，整个中国现当代诗歌大概也“没有什么超乎中外前辈”的奇异优越的“创新”——这方面说辞颇多，那个瑞典诗人的说法，也已属“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然而，一种前所未有、材质独特的语言，新诗的语言，正在生成和进展，有待臻于完善精纯的现代汉语，灵动于使之发明、令其所是的社会现实、历史传统和创化的可能性，却能够让中国现当代诗歌无可替代。要之，不同的语言造就/规限不同的思维和思想，不同的感受和观念，不同的世界和自我——独一无二，只属于其自身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诗（其材质的与众不同，当然确切无疑地异于所有的外语和外语诗，以及古代汉语和古代汉诗），造就/规限的也只能是唯其胜任、自力更生的这辆“自行车”，连带这辆“自行车”的骑士，自转又公转于只有它才得以运行其间的语言、诗学宇宙之轨道。

如果，像那个瑞典诗人的文章所述，有人再去写（比如可译为）“窗户打着哈欠”的瑞典语诗句“是拼凑模仿”，并无“新鲜的创造”；那么，从一九七二年依群的“窗口睁开金色的瞳仁”到同一年六月多多（或许受影响）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再到一九八六年北岛在长诗《白日梦》的倒数第二章写下“窗户打着哈欠/一个来苏水味的早晨/值班医生填写着死亡报告”，对发轫于“文革”的中国当代诗歌却是一簇簇崭新——相隔十几年的诗篇里不同的“窗”意象，像是提示了从“地下诗歌运动”的觉醒到“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今天派”之后的解醒、还醒和初醒的“履历”……

《白日梦》里的这三行诗几乎挪用了穆旦翻译的艾略特《阿尔弗瑞



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开头两三节的诗意，不过，不同于行动之前的犹豫悲观，北岛要确切说出的，是“一夜之间，我赌输了/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的失意和触悟。那也是关乎《今天》的，关乎“今天派”的——很大程度上依仗着“翻译文体”（一种仅属于现代汉语的文体），起步于“地下诗歌运动”的新诗学去击刺、突破痞硬死板的“文革”话语，从对抗的词语到词语的对抗，走向了“天地翻转过来”的“眺望”——“来苏水味”和“死亡报告”，在熬了激动的（也许有过“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的）一夜之后，大概跟“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的眼前现实和心理现实刚好相应……它们又关乎中国当代诗歌此时此地的语言现实。

“地下诗歌运动”和“今天派”诗人对自己这辆“自行车”的研发装配，从一开始就是从语言入手的。那种对抗的词语，词语的对抗，于反“太阳神话”已经很明显；而“今天派”诗歌里“星星”的涌现也颇值得玩味——除了北岛，从郭路生的“星斗”“寒星”（《鱼儿三部曲》），根子的“火星”“星星”（《白洋淀》），到芒克、多多、舒婷的诗，都频繁闪现着“星星”意象，江河、杨炼、顾城更有题为《星》《星星变奏曲》《致星星》《给一颗想象的星星》《星星与生命》之类专意为之写下的诗……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由跟“今天派”关系密切的黄锐、王克平、马德升、钟阿城、曲磊磊、严力等艺术家、诗人、作家参与的一个在中国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的艺术展，也干脆取名为“星星美展”——不用太久，这个自设的反词就差不多获得了一种集体（流派）的公共性，跟类型化语境里的“太阳神话”一样成为又一个回声，其价值和意义也仿佛能够从词到词轻易地乃至自动地获得。其他如“向日葵”“蒲公英”“鸽子”“船”“岸”“土地”“英雄”等等语词，大概经历了跟“星星”一样的从反对、解放、赋予到空转的过程。八十年代以来，自“地下诗歌运动”和“今天派”派生漫溢开来的所谓“朦胧诗”，许多就得便于这般从词到词的浮泛和敷衍。



所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之所见，对早期的北岛及“今天派”的写作，大概也是“釜底抽薪”的——那个“只有‘釜底抽薪’……才有可能摆脱成为其‘回声’的怪圈”的看法，在“翻转过来”的视野里，反而会更加清晰和坚决……这使得二〇〇九年的北岛能够在一篇获奖致辞里如此讲述“这四十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走了多远”。——

我想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大事：彻底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解构了词与物的固定关系，恢复了汉语的自由与尊严，并推动了这一古老语言的现代转型。

虽说“彻底”这种强横绝对的措词仍留有“文革”积习，显示其颠覆解构恢复推动尚未“彻底”，但北岛的确勾勒出了迈向诸多空白地带的可能性写作，通往更为广阔深远复杂幽邃的“生活的诗”、内在之诗的路径。从那种出身和灵魂成长于其中的既遂语言里蜕变、抽身，去拓展一派全新的领域，才是对挑战者真正的挑战。那是巨大的困难，何况如北岛所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一度盛行的红卫兵诗歌，正好变态发挥了此二者的斗争哲学和战斗话语——对这种资源最充分最较劲的利用，便是镜像对称般针锋相对地与之对抗，北岛曾坦言，“‘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来自“红卫兵运动”的那股思潮和那些做派，确实汇入了红卫兵出身的这些青年诗人发动的新诗歌运动。

幸好，“翻译文体”为之准备了产生新诗歌的有利条件。它们不仅讲述鲜活优异的现代汉语，也提供新颖大胆另类出格的见解和情感……并且，尤其应该看到，经由共和国成立后不能正常或不被允许创作的前辈诗人们倾心倾力的翻译作品，比如以黄皮书印行，在“地下读书沙



龙”密密流传的现当代西方文学和诗歌，除了递送来会成为“精神上的导游”“梦想的能力”的另外世界的消息，也将被“革命主义诗歌”打断、被主流意识形态刻意屏蔽的，早先建立起来的新诗现代性传统的消息递送了过来。那种间接的，借道“翻译文体”传达的新诗现代主义诗学精神，对北岛及“今天派”，反而更为直接给力。

七十年代初写作新诗之后，北岛跟几位译者和诗人前辈也有一些直接来往，比如，他以学英语为由结交邻居冯亦代先生，拿着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请教父亲的同事冰心老太太（“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题是‘给一位青年朋友’。”）。一九七六年，艾青因治眼病从新疆回北京，北岛与之认识——之前几年，他以《生活》为题的一字诗“网”，或即袭自艾青一九四〇年的长诗《火把》里那句“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据艾青夫人高瑛回忆，“他总是一来就与艾青谈诗，拿出新写的诗给艾青看。”北岛则说他们在“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然而“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我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经艾青介绍，北岛又跟牛汉、蔡其矫多有交流，用北岛给起的笔名“乔加”，蔡其矫并且成了《今天》创刊号的一位诗歌作者。八十年代初，北岛还曾拜访过任教兰州大学的诗人唐祈，在那里“看到四十年代几位当时年轻的诗人的诗集，感叹说这种诗正是我们想写的……”

但那个时候，北岛及《今天》在北京遭禁以后的“今天派”，已经并非只想写“这种诗”。除了“诗必须从自我开始”，在为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上海文学》的两首诗撰写的引言里，北岛更表示“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他对这个“自己的世界”之“正直”“正义和人性”的强调，不脱“今天派”底色，似乎仍要继续其“代替”、扮演英雄的追求，然而他首先强调了：“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那么，“必须从自我开始”的诗，就更“应该”返回到自我去寻找；“天地翻转过”来被“倒挂”着“眺望”之际，“怀疑一切”“我——不——相——



信——”的眼光，就更“应该”深察自我之幽衷……其“真诚”尤其“独特”则在于，那是曾经“暴风雨”中的成长，曾经战士和牺牲者形象而来的审视，总会敏感于不得不抹上、刻下的那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痕迹，因之生感，以至焦虑，意欲清算甚或清除并重新开始。

用短诗《迷途》(1979)，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
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北岛曾说，“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那么，“迷途”之“我”要“寻找”（返回或迈进）的，大概是信仰、感情、语言等等的确然性自我，“如同占据了真理”（《别问我们的年龄》），然而“我”只“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这“眼睛”提供所谓“语言风景”，却仍然意味着要凭它去“寻找”，须借以重新探看和发现，深察和审视，方能够“找到”真正从而出发的自我——北岛意图“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呈现出来的，实则往往是作为过程的“眼睛”之透视、勘探和反省……他从“形式的危机”里转型去摆脱“思想的僵化”而刷新的写作技巧和诗歌方法论也与之配套——在刊于《上海文学》的那段引言里他接着写道：



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另外，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

9

跟投身“地下诗歌运动”差不多同时，七十年代初，北岛也喜欢上了摄影，买了二手的捷克爱好者牌单反相机，其小说《波动》的写作，还曾受惠于他的暗房及暗房技术——他越来越注重视觉化，几乎朝视觉化一味进展的诗艺，大概不会与此无关——那些让人不免以阅读照片的方式去感想的诗篇，抓攫、折射、剪切、拼接、显影有意味的形象，决定性的瞬间（前面引述过的《太阳城札记》《日子》《履历》和《迷途》等诗已经能说明），的确满含摄影的元素；那种咬紧又冷对时间此刻，“睁开第三只眼睛”（《无题》）直面现世的摄影精神，在另一个层面，又正好跟他所谓“今天，只有今天！”的意念相一致。偏向以其“目击”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写作方案，让北岛“找到了”（比之前更有意去运用）他简捷坚劲地处理诗歌的语言——那像是过于直白、过于直接地将世界内化为自我、编码为一本书的努力。

当“迷途”之“我”仅“找到了”“眼睛”，去“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时就维系于“眼睛”的观察、分辨和抉择……而同于《履历》“被倒挂”的“眺望”，《迷途》的“眼睛”“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暗示它面对的也将是“天地翻转”。这“眼睛”正不妨是在此意义上的“第三只眼睛”，难免为其所见加盖某种“烙印”——北岛有一首《触电》（1985），专门讲述了“烙印”的缘由：

我曾和一个无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我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当我和那些有形的人
握手，一声惨叫
它们的手被烫伤
留下了烙印
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
总把手藏在背后
可当我祈祷
上苍，双手合十
一声惨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
留下了烙印

自传性的三幕剧或三联照片，演义“暴风雨”以来经历的惨痛。大概正是被“烫伤”过也曾“烫伤”了人们的“我”留在“内心深处”的“烙印”，使得“眼睛”的看法颠倒，颠倒了“眼睛”的看法。跟北岛先前诗歌里那种作为回击的回声有别，在他后来的诗歌里，“找到”的“眼睛”所“目击”的“这个世界”，往往是被“烙印”了的对象化自我，诸如“我要到对岸去……对岸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鸽/向我飞来”（《界限》）、“你走不出这山谷，因为/被送葬的是你”（《回声》）、“那桅杆射中的太阳/是我内心的囚徒，而我/却被它照耀的世界所放逐”（《无题》）以及“一只鸟穿透我打开的报纸/你的脸嵌在其中……我将永远处于/你所设计的阴影中”（《白日梦》）……在《可疑之处》（1984-1986）里，北岛从“历史的浮光掠影/女人捉摸不定的笑容”，一直罗列到“可疑的是我们的爱情”；在《语言》（1984-1986）里他明言：“理性的大厦/正无声地陷



落/竹篾般单薄的思想/编成的篮子/盛满盲目的毒蘑。”——“眼睛”看到“我——不——相——信——”的“这个世界”之可疑，也已经包括了据以“怀疑一切”的自我之可疑，“从自我出发”的写作，需要对自我说“不”。

他写于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的《十年之间》《走向冬天》《很多年》《艺术家的生活》《青年诗人的肖像》《别问我们的年龄》等一系列短诗，几乎变奏着《触电》和《履历》，去反顾和反思“赌输了/腰带，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的那个对象化的可疑的自我。在《同谋》一诗里北岛揭示“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而“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等待那一天/在火山岩浆里沉积下来/化作一股冷泉/重见黑暗”。相距也就数年，《宣告》《结局或开始》《回答》及《雨夜》里那个毅然“代替”、勇敢代言的耀眼的形象，就成了“熄灭已久的灯塔”（《八月的梦游者》）。

在“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履历》）和英雄主义地“我寻找你……”（《结局与开始》）之后的双重幻灭里，“如同占据了真理”（《别问我们的年龄》）的确然性自我已告阙如。“迷途”的“我”的困扰和安慰，都在于用“眼睛”去“找寻自己白昼的方位”（《港口的梦》），尽管明知那不过是“穿过连接两个夜晚的白色走廊”（《彗星》），也唯有将信任赋予这“找到”的“你”——北岛的《诗艺》（1984-1986）如此表述：

我所从属的那所巨大的房舍
只剩下桌子，周围
是无边的沼泽地
明月从不同角度照亮我
骨骼松脆的梦依然立在
远方，如尚未拆除的脚手架
还有白纸上泥泞的足印



那只喂养多年的狐狸
挥舞着火红的尾巴
赞美我，伤害我

当然，还有你，坐在我的对面
炫耀于你掌中的晴天的闪电
变成干柴，又化为灰烬

第一节所述的正是“我”之际遇的“迷途”。“只剩下桌子”，也就只剩下了吃饭和书写这两个动作，周边除了困境（“无边的沼泽”）就是已成废墟的被遗弃的过往（也是现状）；“骨骼松脆的梦”指向或许拥有过的理想，“白纸上泥泞的足印”，代表来路上曾经的写作——喻之为“赞美我，伤害我”的“喂养多年的狐狸”，尤其“火红的尾巴”，其讽寓实已颇为明确……而“明月从不同角度照亮我”，一方面说出夜，一方面说出相对于太阳的热烈之后的冷静清醒。第二节里，那个“坐在我对面”的“你”，正同于《迷途》中“找到”的“眼睛”，以转喻“我所从属的”诗艺——这跟北岛诗歌语言的视觉化偏向自有其内在的联系——《诗艺》最后强调“你”从“炫耀于你掌中的晴天的闪电”到“变成干柴，又化为灰烬”的过程，恰是在强调“眼睛”（这种诗艺）的能量及其能够把握或难以把握的，是那个过程。

“迷途”中“找到”的“眼睛”之诗艺，既难以可疑的自我作为出发，又无以确然性自我作为旨归，“只有道路还活着/那勾勒出大地最初轮廓的道路/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来到我脚下”（《随想》）。所以，能够执着的是“眼睛”本身，诗艺本身，道路本身，走本身——这也成了“今天”的题中之义——的确，北岛像他早年那首《走吧》（1972-1978）所一声提示的那样，执着于“走吧……走吧……”，哪怕“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似乎目的性就在于行走途中“寻找”的“眼睛”之诗艺。



曾经，在《港口的梦》(1979-1983)里，“找寻自己白昼方位”的“我回到了故乡”，短诗《归程》(1979-1983)里，北岛又指望过“你”“不会迷失在另一场梦中”，“你不顾一切/总要踏上归程”；但到了长诗《白日梦》，他却一再确认，“你没有如期归来”……于是，就“走向冬天……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走向冬天》)。同时，在《空白》(1984-1986)一诗里，他提供了“眼睛”和“塑像”的重要细节：

大理石雕像的眼眶里

胜利是一片空白

一九八六年五月，《北岛诗选》由广州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了他的长诗《白日梦》。它们贡献了前期的北岛最重要的那些诗作，发展了他那种自传性的，质询内在可疑之处，折射现世荒谬的诗学，其对付自身及时代复杂迷乱乖悖的自为性的诗艺，为一代人的难言找来了说出“语言风景”的“眼睛”……

随着“新的转机”以来的形势节奏，他的身份也发生了很有意思的转换。大概在《诗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回答》之后不太久，北岛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生涯，受聘为中国作协主办的《新观察》杂志编辑，再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任职，又于一九八五年调到昌平区飞达公司当宣传部长，大半年后离开……他还应邀做过“民办公助”的《中国》杂志的特聘编辑，直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国》杂志停刊。这大致就是北岛在一篇访谈里所说的，“二十岁到四十岁是在国内折腾——地下写作，办《今天》，搞翻译，换工作，最后成为自由职业者……”

那也是他所谓被“主流媒体从抵制到接受的交互过程”，自“地下诗歌运动”里“浮出地表”的过程——他通过各种官刊和出版社频繁发表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他参加各类笔会、诗会、讨论会(把《诗刊》首届

青春诗会的名额让给江河);围绕他和舒婷、顾城的作品,诗刊社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引各地诗评家辩论;汉学家们(杜博妮、顾彬、马悦然等人)跑来与之会面,翻译并在境外出版其作品的译本;一九八五年,应西德、法国文学界之邀赴欧,行前,他加入了中国作协成为其会员,又成为中国作协“诗歌六人小组”(像是个想要指导诗歌创作的机构)一员,后因《中国》杂志被迫停刊而声明退出;也是在一九八五年,据说,他第一次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又据说在以后许多年里常常出现在这个赏额最高的文学奖候选人之列;一九八八年,他被纳入成立于当年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并领取了中国作协授予《北岛诗选》的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

一时间,他成了引人瞩目,或为众矢之的,或被热烈追捧的诗歌叛徒和诗歌英雄,经历的许多人和事,颇有些像是时代生活有形无形地下给“野兽”的“套儿”——他曾说:“其实野兽怎么活法儿,诗人就该怎么活法儿。……我时时提醒自己,可千万别‘上套儿’。”然而跟每个诗人一样,往往在所难免。

一九八一年初,因为创办《今天》杂志,公安局找中国作协施压,北岛拒写检查和交代(他那时的单位领导,《新观察》副主编杨犁替他写了一份);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他的诗遭政治解读,他成了文化部的整顿重点,有一年多被禁止发表作品,在外文局停职反省;颇多玩味地,《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等文章也趁机打压年轻的新诗歌运动,指斥“少数诗人……散布精神污染”,致使北岛跟艾青电话绝交(曾有人听他讲起,艾青在电话里提醒:“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回以“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而后起的诗人们已经自另一个方向造他的反: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聚会上,年轻气盛的刑天指着他鼻子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打倒你,Pass你!”;不过,从《今天》编辑部举办的玉渊潭公园朗诵会到受邀参加北大艺术节,在阶梯教室里演讲,再到出席《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



他又在一次次领受围拢、涌向诗人和诗歌的那种“八十年代”关切(也包括警察的不倦关切)——“星星诗歌节”那次,甚至让北岛“领教了”仿佛“暴风雨”的“疯狂”,让他“想起毛泽东晚年”。当“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的时候,北岛(或许夸张地)说自己只好“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

10

自一九八五年五月,北岛便常常受邀出国。他头一次申领护照极为悬乎,据说花了好几个月都办不下来,直到美籍华人作家陈若曦向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游说,才在最后时刻被放行。这以后,八十年代下半期,他每年都会有一段身在境外的时光。他忆起:“我最后一次见到赵一凡是一九八七年早春,我不久去了英国。一九八八年一个夏日的早上,在英国杜伦(Durham)得到一凡病故的消息,我顾不上作客的英国朋友和家人,躲进厨房号啕大哭。”那一刻,北岛说自己有一种“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他也意识到“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今天派”已告结束,尽管芒克、杨炼等人那一年又在北京组织了“幸存者俱乐部”,“一直坚持到一九八九年”,“但作为一个文学运动毕竟已过去了”。北岛认为,“接下去可说是个人写作期。”

一九八八年秋天北岛回到北京,在纪念《今天》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将“今天诗歌奖”——至今仅此一届,奖品为完整的一套油印《今天》杂志——颁发给多多,另又宣读了致赵一凡的悼词,正像是一种告别仪式。北岛撰写的《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词》,也像是写给他主编的这个刊物的:

自七十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懈的探索,一直激励和影响许多同时代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



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

除了“疯狂”一词，这段话大概亦无不可用以表彰北岛自己的写作……后来——比如在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对油印《今天》杂志的回忆和讲述，更多突出的是那种“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即使为了刊物的自主生存与现实困境的斗争事迹，体现的也终归是一方面拒绝听命和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避免“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的对美学独立的“纯文学”品质的捍卫。那个将“今天派”仅仅当作文学——当作文学的异端和异端的文学来讲的故事，被一次次的追忆和复述越描越分明，却不免是含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

当北岛经历了他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的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多雪的二月/一封公开信¹折叠成纸飞镖”（《歧路行》第20章）……“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及“一场热病”后，仿佛“鲁滨逊，刚逃离失事的沉船”般踏上新大陆，滞留欧美，“意识到回不了家了”，他除了深味“中文是我诗歌的身份，不能放弃”，经常的话题便是复刊《今天》（它会加强“中文”给予的“诗歌的身份”）——期许不是像“冰箱里的冻鸡”解冻，“而是浴火重生的凤凰”那样——所以，一九九〇年八月在挪威奥斯陆艰难复刊的《今天》，其《复刊词》在表示“不改初衷”的同时，指出“一九八九年在中国发生的事变，把中国作家推入复杂而特殊的境地，于是促成了《今天》在海外复刊”，“它又是新的开始”。这篇或许仍由北岛执笔的《复刊词》“确认文学是另一条河”（相对于“政治现实和社会的河流”）“以至个人可以因此被流放到现实以外”，它论及的“今天的

1 北岛曾为“一封公开信”自注：“1989年2月16日由北岛发起的33名知识分子公开信，老木是我作为发起人的助手。”（北岛《歧路行（之三）》，《今天》2021年第1期第9页）。



文学……自身面临深刻的危机”以及“坠入迷途”“要寻找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也尤其关乎北岛自己的写作……

从他现已出版的那些诗集来看，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整整两年，北岛没有可出示的诗作。他一九八九年以来的诗歌写作，于是也好似“又是新的开始”。它们是一个诗人流亡中的出产，所以，北岛起因于经济困境“逼出写散文的能力”，细述其一九八九年以来的各种海外经历和见闻，就都可以读作他托身海外(后“作为移民”入籍美国)以来那些诗歌的注疏，例如——

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秘鲁诗人瑟塞尔·瓦耶霍(César Vallejo)的诗句：“我一无所有地漂流……”

他写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间的《无题》开头说：

他睁开第三只眼睛
那颗头上的星辰

结尾：

词的流亡开始了

“第三只眼睛”依然指涉他那可以摄影为喻的“表现手段”，特别是诉诸极简主义洁癖和超现实主义魔术的突显效果；它也在提示，那是反观和内视的“眼睛”，以及自为性的“眼睛”之诗艺……“他睁开”的，仍延续其之前风格的视觉化偏向——北岛自己也说，他后期的诗作与之

前“没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不过，这“眼睛”跟“被倒挂”着“眺望”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的“眼睛”有所不同，有所升级了，它成了“那颗头上的星辰”。“星辰”的意谓当然系属于北岛诗歌中一系列“星星”的意象，很容易让人想起他曾寄予“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的那种理想主义，至此流亡境地，已经面目全非，两者间构成的对照，自有一种残酷的反差，带来北岛相信的宿命意味。在他看来，“在他乡用汉语写作”“在语言中漂流”，以至“母语是唯一的现实”甚或“伤口”，成了他的“一种宿命”。而他将宿命跟必然性相区别，正像将“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跟“外在的命运”相区别，如此，作为“第三只眼睛”（北岛诗艺特征和诗歌写作之象征）的“那颗头上的星辰”“睁开”，就该是指引其使命的新方向……这一回，不同于早先那种依据某个信念，确定以“代替”和代言为使命的方向，北岛说：“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而且，对“找到”的使命的方向，比如“眼睛”这“头上的星辰”，北岛也要给予“我——不——相——信——”的看待：“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所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词的流亡开始了”。

流亡，被北岛定义为“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它实在要比“走吧……走吧……”“走向冬天”更不及其余，更以这过程本身为目的——从这般“旅行”的脚步声里，能听见“今天，只有今天！”的另一种回音——“词的流亡”则表明，据以“穿越虚无”的是“词”，是母语，是写作，是在这首《无题》的第一行就“睁开”的“眼睛”之诗艺；也可以说，对流亡的现实处境的“穿越”，被北岛置换成了“穿越”母语之“词”的写作这样一种“眼睛”之诗艺的“没有终点的旅行”……跟上述《无题》差不多写于同时的那首《乡音》（1989-1990）是一个写照：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
我放上音乐
冬天没有苍蝇
我悠闲地煮着咖啡
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
我加了点儿糖
祖国是一种乡音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听见了我的恐惧

“对着镜子说中文”，正是诗人流亡异国特别的心酸，它又为了将之缓解和克服。它也是北岛应对流亡的写作方案的一个比方（“镜子”喻指着说出母语的“眼睛”之诗艺）。这种日常行为，这种写作行为，仿佛能够相隔绝于流亡的境遇，使得“冬天”像是“公园”“自己的”，而且“没有苍蝇”。在这里，可把“苍蝇”读作流亡所有的糟糕方面，这个意象关联北岛《履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示意的则是诗人的分裂，那件以“音乐”“咖啡”和“糖”的自相关照的写作，好像能做到“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只不过，“中文”隔绝不了“乡音”——“我在海外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外面漂泊久了，是否和母语疏远了？”北岛说，“其实恰恰相反，我和母语的关系更近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而外，更吐露“乡音”里的“祖国”。

那么，这首诗要讲述的并非母语之于一个流亡诗人的——布罗茨基比方过的——剑、盾和宇宙舱用途，而是北岛想在这三者之外“再加上”的“伤口”。“乡音”跟“祖国”的连接类似电话线，除了有电话线这端“说中文”这种难以隔绝的乡愁之“伤口”，“伤口”更来自“我在电话线的

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流亡中跟“祖国”的隔空感又是隔世感，“我的恐惧”却来自被“乡音”唤起的跟“祖国”捆绑在一起的记忆。记忆会提醒，“公园”“冬天”的流亡之冷未必是它“自己的”，很难说不是诗人从“走进暴风雨”就开始的“走向冬天”的宿命……诗的最后两行布置了另一种对应又有别于开头第一行的镜像关系——跟记忆之“我”“说中文”有如“伤口”，豁开于“对着镜子”跟此时此地之“我”“说中文”的写作方案。如果说“我对镜子说中文”或会发展为罗兰·巴尔特所谓的“零度写作”，母语在流亡诗人那里的“伤口”意味，要令北岛的“语言风景”，呈现为（他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一本诗集和其中一首诗的标题所说的）“零度以上的风景”。

“说中文”的母语写作既撕开去国还乡、身世记忆和穿越虚无之类的“伤口”，又被北岛用来弥合“伤口”。他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诗作处理的全都是这些“伤口”主题，由此开始的“词的流亡”，简直愈演愈烈地演义了“走吧……走吧……”这个“在路上”“在天涯”的诗人形象，这个更深入内在地交织着词语之旅的心之旅形象——他的一系列与行程有关的诗题，就已经充分地将其显示：《在路上》《布拉格》《占领》《夜归》《发现》《桥》《东方旅行者》《夜巡》《在天涯》《遭遇》《抵达》《进程》《出场》《在歧路》《领域》《旧地》《零度以上的风景》《远景》《边境》《借来的方向》《冬之旅》《岗位》《开车》《目的地》《回家》《开锁》《第五街》《黑色地图》《拉姆安拉》《路歌》《过渡时期》《旅行日记》《过冬》……

“眼睛”之诗艺注视这形象，也让北岛时有做“北岛”的“旁观者的感觉”——就是说，“词的流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北岛的流亡形象。这看似延续着七十年代他去“代替”和扮演的英雄主义形象，方向却截然相反，意在清洗、抚平那个（及类似的）“伤口”，扯掉胶布一样贴上面的标签（有一次在哈佛大学，有人问：“你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北岛答：“我不愿意再被贴上另一个标签。”），还原自我形象至确切于自身的自己。然而，这种还原，说不定亦有所扮演……至少，会



有一种词的扮演。

11

关键词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
带来的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那是蛀虫工作的
黑暗属性
暴力的最小的孩子
空中的足音

关键词，我的影子
锤打着梦中之铁
踏着那节奏
一只孤狼走进

无人失败的黄昏
鹭鸶在水上书写
一生一天一个句子
结束

写于1994-1996年间的这首诗，一样是写作和流亡互喻之诗，开始于“我”对“我的影子”（另一个“我”）的判断——“很危险”——它或即

“旁观者”北岛对由诗艺塑造(还原)的“北岛”的看法,对他那“词的流亡”及流亡际遇的看法。最后那句“一生一天一个句子/结束”则提示,这两种“流亡”都不仅是一番经验,一段经历,而是全部人生和写作的体现。那么,从早先作为“受雇于太阳的艺人”,到“带来的最后的知识”,“很危险”都在于“是空的”。这“空”的质地,关乎北岛《在路上》(1989)一诗里反复写下的“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的流亡,在这首题为《关键词》的诗里,更侧重于以“关键词”指代的“我”的写作——“蛀虫工作”“空中的足音”“梦中之铁”“一只孤狼走进”或“鹭鸶在水上书写”,都是掏空、空幻、幻眇、眇眇而归于眇默的,有着宿命的虚无感;而它们是从“黑暗”“暴力”“锤打”“踏”和“无人失败”这样的必然性抵达“结束”……在“结束”之前,“一生一天一个句子”有一种朝一瞬间、一行诗压缩和结晶的趋势,又一次去说出“今天,只有今天!”,也去为只争朝夕于“今天”,又一次染上宿命的虚无感。

《关键词》讲述以“词的流亡”写作的“我”之“很危险”——越是持久深入地探向自我和世界,就越处于晦暗无明的“迷失”和“迷途”。这种难言的困境,便是“词的流亡”之写作的“关键词”。北岛甚至将“眼睛”之诗艺进展为一种“关键词”的诗艺,去撷择萃取,重组切变其流亡眼界里特定的,隐含的,典型的,然而几乎能通约挪用用于他的每一首诗的意象,关键词。诗因而显得晶体化,纯粹、简洁,尽量不含杂质,令其晦涩有一种视觉的透明,最好的时候,有如“琥珀里完整的火焰”(《完整》)。然而,没有具体,缺少细节,又会发生“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蓝墙》)的从词到词的“很危险”“是空的”……

真正宿命的是,像他说的,诗人需得“随时”“调整或放弃”使命的方向。《在歧路》一诗里他写道:

我走得更远
沿着一个虚词的拐弯



和鬼魂们一起
在歧路迎接日落

而“词的流亡”或许能“迎接”的美妙一刻，大概是他《开锁》最后一节展示的：

一扇窗户打开
像高音 C 穿透沉默
大地与罗盘转动
对着密码——
破晓！

一九九五年秋天，北岛在美国加州戴维斯买了一所房子定居，不必再像之前的五六年搬家折腾四处漂泊了。此举跟他做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的客座教授有关，或也跟他后来在长诗《歧路行》第二十三章写下的如下几行有关：

1994年11月24日 感恩节
离开旧金山 穿过子午线
北京首都机场 我跟上岁月排队
边检小窗 戴军帽的月亮
乡愁——插头接上电源
而互联网锁住了我的名字

北岛这首长诗第二十章一条后来被删去的自注说：“我曾持有法



国难民护照(1991-1996)。”¹他试图回北京探望,但被扣在机场,很快遣返美国……不到一年,北岛卖了那所房子,当他“有时候坐在后院琢磨,这些年恐怕不是我在搬家,而是世界的舞台转动”,恐怕后来长诗里“我被中国立即驱除出境”(第二十三章)之类的句子,也在那儿转动……

两年不到,一九九七年春天,北岛被戴维斯分校东亚系“炒了鱿鱼”,而“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由此开始大量写散文。虽然他在二〇〇九年一次访谈时表示“大概不会真的写自传”,但他后来结集的五六本散文集,抛出的全都是自传材料,已经颇为细致地描绘了自己,以及“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其中很大一部分,报道和特写跟他有交集的各色人物事件(有不少关涉出没于当代国际诗歌场合的同行),也说出他的种种“间接自我”。

除了写散文,北岛说,“后来我转向用英文教写作、出去朗诵,都和生存压力有关。”在题为《朗诵记》的一篇散文里,北岛介绍了“美国的大学系统与欧洲不同,设创作课,并有系列朗诵会配套成龙”,以及诗人们“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的情形——“诗人就像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一瓶一钵足矣。”而北岛,当然,“也在其行列。”他讲述一九八五年起自己参加全世界大大小小至少几十个诗歌节,诸多朗诵与开会的经历和见闻,也大致勾画了出现的历史并不太久的那个“国际诗坛”的营运方式。

这方面的话题,他的许多散文都有触及,透露出一种叫做“国际性承认”的东西。就像有论者指出的,“所谓‘国际性承认’其实意味着一些文化权力中心的承认,意味着在英语或者别种国际语言里得到承认。”无疑,八十年代以来,北岛逐渐成了最具世界声誉的汉语当代诗

1 | 北岛《歧路行(之三)》(《今天》2021年第1期第7页)。



人——有人愿意探讨何以是北岛(和他的诗)而非另一个“说中文”的诗人,成了“国际性承认”从中华圈选中的代表,我倒觉得经由北岛去理解什么是“世界诗歌”及其机制会更有意思。朗诵的时候,北岛说:“我一直坚持用中文诵朗诗歌,用英文朗诵散文。”这好似他国际化处境某些方面的一个寓言……无论如何,它们形成了一种效应,北岛及其写作又会因而被戴上面具,“代替”代言扮演些什么,甚至更糟糕地被标签化,符号化。北岛时有做“北岛”的“旁观者的感觉”,大概也更多在这个层面。较为可能的情形是,两个北岛互相打量,互相纠正——或也是在此意义上,他去让“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

在《歧路行》第二十六章的诗行及两条自注里,北岛说自己二〇〇〇年春天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诗歌创作课期间,跟物理学家杨振宁相识,当二〇〇一年,北岛的父亲病重,“他是帮我返回中国的关键人物。”¹以探病的名义有限制地回到冬天的北京一小段时间,成了北岛结束之前十三年流亡的一个标记。二〇〇二年入冬后,北岛再次获准回国,并且这一年他从“中国人权”组织退出……好几年前,他在《背景》(1994-1996)一诗里写到过:

必须修改背景
你才能够重返故乡

二〇〇二年那次,北岛被允许出京去外地,有一天他来上海,在已经做生意多年的诗评家钟文先生安排的接风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记得座中有沙叶新和马原,也有官方的代表性诗人,说不定还有更为特殊身份的客人,北岛从容沉稳,应答颇多差异的各类话题,频频举杯。我至今留有印象的是,那天晚上,他问起我一九九七年被“闭关”

1 | 北岛《歧路行(之三)》(《今天》2021年第1期第27页)。



的事情；他当面对一位年轻的诗评家关于他的一篇文章表示“服气”；他跟那个趋前向他敬酒的官方诗人私聊了几分钟；马原作为陪客，微笑着提前告退……

二〇〇三年，他父亲去世。在题为《给父亲》的诗里，北岛说：“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火焰为你更换床单”，“这世界并没多少改变”。

二〇〇六年七八月间，北岛曾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课，一年后正式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从二〇〇七年八月开始搬到香港定居。北岛担任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但主要负责“在香港办一个真正的诗歌节——‘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这个被他比喻为“在水泥地上种花”的项目，是以二〇〇八年底举办纪念《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的诗歌音乐晚会来“试种”的，到了二〇〇九年，北岛六十岁的时候，办了第一届，他说，“获得成功。”

从七十年代末在北京油印发行《今天》杂志，到一九九〇年海外复刊，《今天》至今已出版了一百三十多期，恰是一个水泥地上种出花朵的奇观。主编这份杂志的北岛始终跟它在一起，尽管“半途重重困难，随时都会夭折”，令他“深感迷惘”，但却以“今天，只有今天！”的劲头一直挺到了今天……他自己总结：“我从青年到老年，作为亲历者和目击者，与同行在一起，前仆后继，分享苦与乐。什么是奇迹？其实并无奇迹，追溯文学传统中的精神源泉，砥砺激发，构成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内在张力。”——《今天》杂志的奇观、奇迹，也已经是北岛之写作和诗人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在我看来，几乎是又一个“今天派”行动。它已经办了七届，可想而知，香港变惑及新冠疫情期间的最近两届尤为艰难……不过，北岛说他“相信钟摆走到头将反向而行”，而他身上来自“暴风雨”的运动基因似也还在起作用。

二〇〇九年，他写了《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二〇四九年的读者》这样的文章，掂记着跟几个《今天》的编者和作者一起设想的“将来掀



起一场”以文学艺术为关键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其论调一脉相承于三十年前油印在《今天》杂志上的发刊词和“启示”——“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尽其菲薄的力量”。文章再度呼唤“新的转机”，大概跟北岛“从美国搬到香港，多年的流亡生活总算比较稳定了”，且多了新的做事平台有关，他得以“回头望去”，“回首与展望”。然而“此刻从我的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旧地》）——那种让北岛“深感悲观甚至绝望”的“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的“迷失”（他认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迷失），恰是他看见的一派落日景象……于是不免令人又耿耿于怀那“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回答》）之冀望。

他文章里条条杠杠列出的一些议题，后来颇多呈现为“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主题，比如“另一种声音”（第一届）、“古老的敌意”（第五届）、“言说与沉默”（第六届）以及“突围”（第七届）……那是要让诗人及其写作去关切“词与世界”、“诗歌与冲突”的努力——它们恰也是北岛为诗歌节拟定的主题——要让诗人及其写作深入“触目惊心”于“贫瘠与空旷”“巨大的精神混乱”的当下、此刻、今天的世界现场。像他说的，编印《今天》、操办诗歌节种种之衷心，在于维护诗歌在古老文明价值体系里的中心感，在于跟权力控制的政治流行文化和资本控制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对抗中保持自主、尊严和纯洁性……

12

二〇一〇年，年过六十的时候，他启动的另一个项目是长诗《歧路行》。这标题让我想象他不愿照例走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比喻的“人的命运”之“棋路”而“迷途”于“歧路”的形象——几年前的《在歧路》所谓“和鬼魂们一起/在歧路迎接日落”。第八章一开头：

你年近六十



夕阳下 白发作笔锋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直指东方的故乡

这写的是跟他同龄时期的孔子，借以比照同一章里写到的“恰有人描述丧家狗”的那种失败感。不过：

“六十而耳顺”
在一生的黄昏时分
……
回望那起伏的山峰
而你沉迷于音律

稍后的诗句又说：“赶路前歇脚”“始于足下也会改道”……

大概，“年近六十”的“夕阳”，同样是他看见过的“年轻时的落日”（《旧地》）——北岛在那首早于《歧路行》好多年的诗里还写道：“死亡总是从反面/观察一幅画……我急于说出真相/可在天黑前/又能说什么？”——契机则出现于“回望那起伏的山峰”。

《歧路行》的“序曲”和前九章，最早发表于二〇一二年春季号《今天》的“飘风特辑”，特辑还有另几位诗人、作家、学者的新作，依“编者按”所说，那些作品是个“回答”——仿佛要追摄三十多年前的《回答》——针对“文学的犬儒化、市侩化和垃圾化越来越猖獗……”显然，“飘风特辑”的作者们也“以自己的写作”回应着北岛二〇〇九年那篇《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二〇四九年的读者》。这种“诚心可鉴”的“勇于探索”“寻找新的方向”“凝聚新的能量”，在北岛这里，则是不循“棋路”走下去的使命，宿命，内在命运。“白发作笔锋”，哪怕“歧路行”。

他断断续续写了十二年，长诗始告完成。在不久前出版的《歧路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的“后记”里,北岛说,十五年前到了香港,“比较稳定了。回头望去,尤其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写过零星散文,但并没有总体的设想,于是想到是时候写长诗了。”之前,北岛几乎只写短诗,一九八六年有过一首五百行左右的长诗《白日梦》,读来却更像是二十三首无题短诗的缀连,并不能释放长诗所长的那种体量和结构之力。启动《歧路行》的写作,之于已经写诗四十年的北岛,的确称得上“改道”。

长诗之不同于短诗,往往在于它总是更愿意跟诸如神话、历史、故事、传奇、说唱、小说、戏剧甚至论文等等体式结合在一起——通读下来可知,《歧路行》的写作充分构建于北岛自己的一系列散文,其意图也像他在为自己的散文集所写的序里讲到的,力求“远涉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近至我个人的漂泊生涯,二者平行交错,互为因果”。《歧路行》的不少章节,甚至从他那些自传性的散文里挪移摘引,重新给予诗的裁划排列,另眼相看或更加逼视,历史化地处理关乎生命、存在、现实超现实的个体经验和个人想象力,发出未必就能收获索解的追问。

这在“序曲”一开头便已定调。屈原《天问》从“遂古之初”问起,北岛的头一个发问则是“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但北岛显然并无耐心从原始洪荒一件件追究到今天或逆向回溯,他“急于说出”的是,“为什么帝国衰亡”“为什么血流成河”“为什么画地为牢/以自由之名”,以及“谁在圣人的行列中/默默阅读我们”“哪儿是家园/安放死者的摇篮”“哪儿是彼岸”“哪儿是和平”“哪儿是历史”“哪儿是革命”“哪儿是真理”……

长诗第一章告诉“序曲”的一连串发问说:“是诗歌泄露天机的的时候了/是时候了。”这除了北岛“后记”里的那层意思“是时候写长诗了”——《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二〇四九年的读者》及“飘风专辑”的“编者按”,更多涉及了产生写作这首长诗之动机的那个时机——重点还在于“泄露天机的時候”,“诗歌”将怎样呈现?于是第一章又提示,其“泄露”



将会用上“我是来自彼岸的老渔夫”“锻造无形欲望的铁匠”“流水线上车衣的女工”“煤矿罢工的组织者”“看守自己一生的狱卒”“年老眼瞎的图书馆员”“住在内心牢笼的君王”之类的各色方式——那大概就是以“和鬼魂们一起”(《在歧路》)的方式来抒写,既然“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序曲),而“逝去的是梦返回的是歌/逝去的是歌返回的是路”(第一章)——而他也正深究于此。

《歧路行》的“序曲”和第一章奉献了一派歌咏的声音,跟长诗接下来的叙述语调甚至以散文体连行排列(第九章、第十八章、第三十三章)形成反差。长诗开始的这番歌咏很像歌剧序曲,它们也的确提示情节,概括主题,并试图为这件松弛、错落、混杂、泥沙俱下的大体量作品赋一个总体形象或剪影,挈领至“从岁月裂缝/涌进洪水的光芒”(序曲)的境地……

但之后的每一章却非歌剧,倒像没有按正常顺序播放的连续剧——它们叠现的是“救护车流动中响彻全城/林荫道的树木肃立而饥渴……暴风雨卷走梦的细节/絮语与戒严警报激荡夜空……在走出广场的途中回头/潮水拍击夜成为巨浪”(第二章)这样的悲剧,是“午餐一只大乌鸦俯冲/抢走欧阳江河的美食/转向主题与变奏”(第三十二章)这样的喜剧,是“属于河流的儿女们眼神闪亮/原野 刺眼的阳光磨亮湖面”(第五章)这样的正剧,是“秘密的客人终于来了/逼着我说出我的名字/是我被激怒祖先的链条/和山峦 拒绝回答所有的质问”(第二十三章)这样的情节剧,是“纸月亮在风中飘/半夜迷路 苏珊转向我:/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要的就是这种空白吗”(第十章)这样的悬疑剧,是“还有叫外号老木的人/他侧面低头走神/聆听暴风雨的回响/从天安门广场的舞台/他拐进巴黎街头/成为追随狗的流浪汉”(第十一章)这样的传记剧,是“一阵阵狂风何处而来/杜甫一步步登高/在白帝庙高台望长江”(第十五章)、“向茨维塔耶娃致敬——/追随永远的异乡人/从心中放飞一对白鸽”(第十六章)这样的偶像剧,是“太阳在跃动 白洋淀——风吹芦苇 船



摇过天空”(第三十一章)这样的青春浪漫剧,是“顾彬疲倦地微笑/戴上忧郁的面具/在克鲁兹堡一起朗诵”(第四章)这样的情境剧,是“柏林之春 顾城夫妇家/戴高筒帽做饭 他谈论死亡/鱼的快乐 盘子 盘子/为我领路”(第二十七章)这样的肥皂剧,以及“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请/醒来——太阳的靶标/我的心是世界尽头的闹钟”(第十七章)这样的斗争剧……

北岛的技艺依旧是他三十几年前在《上海文学》上谈论的“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却已经尤为大刀阔斧,简直近乎肆无忌惮,形成长诗的一种结构,这正是为了他要去剪辑组接自我也穿插其间的生猛生鲜的历史图景和世界图景。呈现出来的细部细节,有些仍可以当作讲究光影和构图效果的照片来看——比如你读到“哨鸽抖开整匹蓝天/群山涌向瓦顶的排浪/让后海淹死太阳/鱼群吞噬水下的街灯”(第十四章)或“醒来是天花板的溜冰场 模仿日子的两个小丑互相追赶”(第三十三章)的时候——然而整首长诗提供的又仿佛一部纪录片,进而是一部(就像第二十六章写到的)“独立电影”(不妨碍其构成是连续剧样式),那种迷茫、晃动、焦灼、压抑、跳脱、激荡及反讽意味的抒情,属于其纪实风格的表现。

这纪实风格从第二章和第三章正式开始,首先就颇为震撼地直接切入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现场,它跟一九七六年发生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也许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几乎能构成时代生活的一个回合。《歧路行》的写作由此延伸向往昔,不止于诗人的童年北京,甚至去触及古旧中国被现代性现代化卷入的醒觉和创痛。诗人展现得最为充分的,则是由“六四事件”造成的那段漂泊流亡生涯。那些际遇,那些场面,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所思所感,大多已被他之前的散文写作处理过一遍。不过诗的处理毕竟不会同于历史(北岛以散文书写的多是其个人史),诗人总要去洞察、去想象、去感发那具体的已经发生的,从而发明新的可能性……



判然有别于一些诗人依靠裁缝粘贴新帖新闻、旧档案旧报纸，要么查阅资料、研读文献、挪用学术、博览群书而装配起来的历史想象力的作品，北岛在《歧路行》里所做的，看上去，是要更多悟入那段包含其个人史的曲折历史，将自身也参与其中的异己异质混成而不是剔除于诗歌，以审问、解剖、披露、命名它。《歧路行》的诗材来自亲历，不仅全都是生的，而且全都是个人生活的，不只贴身，差不多就是长在身上有痛感的生肉。其中写到的那些人和事，也无不切身于诗人，比如天安门广场（“六四”“四五”“八一八”……），比如杜甫，“他投下我的身影/我倾听他诗的心跳”（第十五章）。“鬼魂们”和同时代人（难免不是另一种鬼魂）被邀来一起参与，是因为历史正好由他和他们参与、造作，就像长诗所示意，历史参与、造作了他们和他。大概，《歧路行》总结又塑新了北岛一步步发展到此刻的历史化的个人想象力，混序于其中的自我扮演，自我敞开，自我省审和自我纠正，为这种想象力添加了复调。

《歧路行》的“序曲”和前九章在“飘风特辑”刚刚刊出，二〇一二年四月八日中午，北岛正准备跟家人在香港的一处海滩划船时候，突然中风了。那像是，他后来在长诗第三十三章里写道，“被半透明的章鱼绑架”。写作肯定被打断了，因为中风造成了北岛语言能力的重大损伤。在《歧路行》的“后记”里，北岛简单地称之为“难关”，但那是病魔缠身历时无数个日子的“漫长的一夜”（第三十三章）。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中文，“三年后继续写作，磕磕绊绊，就像生锈的钟摆那样摇晃，找到内在的动力。”（后记）未及仔细比较写于中风前后的《歧路行》篇章的许多方面（那样做或许会有有意思的发现），我的读后感，北岛在中风之后续写的那部分长诗，更多“病的真理”和“记忆主人的鞭打”（第三十三章），重临了一种又变得生涩和新鲜的“急于说出”。而且他开始画画，写字，还办了摄影展，它们大概也会有意无意地躡进这首长诗的写作……

北岛说过，他更相信宿命，在长诗“后记”里更提到了无常。“逝去



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第一章)，“写作 是为了抹去一行行的诗句”
(第二十六章)——这让我想起埃利蒂斯长诗《理所当然》里那句“一路用
脚跟抹去历史”——《歧路行》最后，仍然归结到了“走吧……走吧……”
开始于“今天”：

香港不是我旅程的终点

……

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等待收割光芒的季节
送信 明天却没有地址

《歧路行》当然写到了《今天》，第十一章：

《今天》永远是此刻

第十二章：

——为了自由献身

沿新街口外大街骑车
在流水中刻下的青春：
我们俩互取笔名
猴子摇身一变——
他是芒克，我是
被大海侵蚀的岛



行者的自画像

——读北岛《歧路行》

田原

1

每一首诗，无疑都是诗人留下的文学足迹。无论深与浅，直与歪，长与短，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超越语言的边界，去揭示诗歌的本质。优质的诗歌是时间的地平线上拔地而起的“建筑”，其外在形状是高楼大厦，还是阁楼平房似乎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必须在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基础上，成为鲜活而又美感十足的心灵(良知)风景。

多年前，第一次在《今天》(2012年春季号总96期)杂志“飘风特辑”里读到北岛的长诗《歧路行》的《序曲》和前九章诗稿时，曾暗暗窃喜，中国诗坛可能又要因为北岛的再出发而变得热闹了。之后这种窃喜因他在二〇一四年四月初的意外中风变为担忧。所幸的是北岛通过积极的针灸治疗和康复训练，坚持研习书法和绘画，用横竖撇捺和点与线接通了短路的思维。去年底，终于在疫情禁足期间，大幅修改完这首长诗(其实很多章节是重写)。

作为一名占据时代制高点的诗人，北岛等今天派的诗人作品不仅成就了现代诗的复活与复兴，更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于跟我一样同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来说，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几乎没有人不是读着朦胧(今天派)诗、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朦胧诗人的启发或影响开始写作的。我初次接触北岛的诗是在八十年代的校园，那是中国现代诗值得大书特书的黄金时代。现代诗如同新兴的宗教蓬勃发展，遍及全国，



如火如荼。初读《回答》等诗篇带给我的感动和冲击至今仍记忆犹新。

2

《歧路行》从二〇〇九年开始创作到二〇二一年底完稿，可谓十年磨一剑。这十几年间，世界并不安稳。大地震、海啸、飓风、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地侵袭地球。而作为地球的主人——人类自相残杀（战争）的悲剧仍不断重演；民粹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抬头；空话连篇的独裁者一手遮天，限制言论自由；发展中国家的贪官污吏仍普遍存在，肆无忌惮地私吞钱财；新冠病毒 COVID-19 蔓延全球……等等。在这样的世界环境和现实社会中，北岛自身的生活境遇也发生着变化。二〇〇七年北岛被中文大学聘请为讲座教授移居香港，结束了看似远离母语现场的漂泊，其实不然。在我看来，收入和生活相对稳定的香港仍然是北岛“在语言中漂流”的一个地点，而不是终点。因为他始终是一位肩负着文学的使命感、不肯停歇前行的诗歌之子。对北岛而言，诗歌永远是没有终点的旅行。无论流亡迁徙，还是漂萍羁旅，甚或安身立命，北岛一直都是茫茫旅途“行者不囊粮”的践行者。这条路无论平坦、崎岖、漫长还是险峻，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行走下去。在此还可以把他的诗歌设定为“行动诗学”。二〇〇九年以来在世界诗坛赢得良好口碑——由他策划组织、成功举办的数届香港国际诗歌节可以视为其“行动诗学”中的一部分。

《歧路行》诞生在香港别有意味，这座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后因国耻的屈辱割让被殖民化，在广东话和英语的夹缝里绝路逢生变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城市，既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又是汉语文化的国际视窗。而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国际性和民主化已经日渐式微，其特殊的地理优势也今不如昔。在香港百余年的历史记忆里，一些耳熟能详的诗人和作家如许地山、张爱玲、戴望舒、萧红……都拥入过她

的怀抱，他们都在香港写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如若花时间梳理一下作者、作品、香港这三者的关系性，我们也许会从《歧路行》里挖掘出地缘政治与现代诗的某种角力与妥协，这一点颇耐人玩味。

诗歌无论长短，开头与结尾都对一首诗的立足起着关键作用。头重脚轻或蛇头虎尾皆不可取，尤其是长诗，既要善始善终，又得文脉相通和前后呼应。只有维持好这样的艺术平衡才能确保长诗结构的完整性。《歧路行》以《序曲》作为开篇，《序曲》又以诘问的语调拉开序幕，只问不答，大有楚人屈原《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的仪式感，为后面章节的隆重登场做好铺垫，埋下伏笔。《序曲》共五个段落，每个段落皆为十二行，五个疑问词“为什么”“难道”“谁”“哪儿”“何时”分别在五个段落中陆续登场，以递进式的反复增强气势，因内容所需，每个疑问词在各个段落里的使用次数又不尽相同。熟悉北岛诗歌的人一定会不难发现，《序曲》的语感仿佛与四十多年前的《回答》遥相呼应，《回答》呼之欲出的“我不相信”是那个年代中国现代诗在文化废墟上崛起的空谷足音，它的坚毅果敢、决不妥协、挑战精神与崇高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久远而减弱，相反愈加变得珍贵与清晰，成为中国现代诗经久不息的声音。这也许是至今阅读《回答》仍能带给我们感动的主要因素吧。理想主义与怀疑精神兼顾的北岛，是那个年代中国现代诗狂热青年信徒心目中的“神”，也是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诗绕不过去的存在。

作为北岛写作生涯中的唯一长诗，《歧路行》立足于自身经验，忠实于生命记忆和自己的内心世界，力图通过记忆的再现复原过往的场景或事件。很多章节里的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皆可对号入座，强烈的纪实性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代入感。阅读《歧路行》，作者如同一位诚实可信的导游，在他的引导下，读者可以尽情饱览诗人踏足过的故国城镇和异国景象，包括诗人虚构的心灵风景。除第一章延续了《序曲》的诘问外，“是时候了”在我看来是另一种反抗的声音，也是对《回答》挑战精神的继承。这四个字所暗示的意味在这首长诗里举足轻重。从第二章到



结尾的第三十四章，每个章节都可以作为独立的一首诗而成立：自省、反讽、批判、对抗、想象、记忆……交织其中，结构严谨，谋篇布局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颇具用心。全诗除《第九章》《第十八章》《第三十三章》是非分行、且行与行之间不使用标点符号的形式排列外（《第九章》初次发表时段与段之间有标点），其他章节皆以分行的诗歌形式呈现。每个分行的章节长度皆控制在六十行以内。《歧路行》的另一个特色是做了大量的注解，这在北岛的其他诗作中极其少见。除一些地名、人名、社会事件和一些专业性概念外，有些注解其实是在向读者透露语言的密码，抑或说向读者提供解读的钥匙。

3

读过北岛散文系列的人可能都会感同身受地发现，《歧路行》里的某些章节跟北岛的某些散文里描述的地点、人物、包括个别细节颇有相似之处。是的，这首长诗的某个章节可以说是北岛个别散文的诗歌版，但视点、意义所指、语言方向却截然不同。二者（散文与诗歌）虽同出自一人之手，由于表现形式的差异，即使是对同一事物同一经验，只要是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语言就会由写实上升到隐喻，从而变得诡谲和不确定。很多章节里，北岛一边试图打破语言的界限，一边在尝试着语言表现的极限。《歧路行》是北岛在古稀之年在他既定的诗歌领地上立下的一个新牌坊，是为自己打造的最好礼物，更是献给母语和非母语读者的一份诗歌厚礼。

那么，两千多行的《歧路行》究竟在向读者传递什么呢？

回答与见解一定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我看来，《歧路行》理性、清晰、自觉地勾画出了历史与时代的轮廓，生动地展现了处理个体与时代关系的本领，其文本意义与长诗辐射出来的形而上的存在之思同等重要。《歧路行》是北岛全方位的自我认知的集大成，也是对“我是你 歧路

的陌生人”(第三十四章)的认知过程。《歧路行》基本上是沿着时间去呈现记忆,有时借景抒怀,妙语连珠感喟命运的捉弄;有时沉思冥想,测试良知、权力、时间和人性黑暗的重量。第一人称的“我”是《歧路行》的一条主脉络,承上启下,牵引着整个诗情。这首自传体长诗很适合编排一台歌舞剧,或改编成一部艺术性很高的诗歌电影。在帷幕切换和蒙太奇的变幻下,频繁登场的主人公“我”颇有戏剧性和现实感。复杂的故国情怀,在异国他乡遭遇的窘迫、尴尬、艰难与快乐,对人间瞬息万变的思考,有时用幽默和从容去化解,有时又以战士心态去对峙与抗衡。全诗上下流畅自然,叙述从容、视野广阔,语言到位且富有穿透力。在各个章节塑造每一位登场人物时,宏观上落落几笔勾勒出音容笑貌,微观上却又把诸多细节刻画得栩栩如生。拓宽了整首诗的纵深度,也为读者带来无限的想象与遐思。

4

诗如其人

《歧路行》是北岛为我们勾画的一幅世界诗歌版图,国内外诗人有荷马、魏尔伦、洛尔迦、聂鲁达、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策兰、金斯堡、帕斯、艾基、泰戈尔、达尔维什、施耐德、阿多尼斯、特朗斯特罗默、谷川俊太郎、狄兰·托马斯、鲍勃·迪伦、杜甫、牛汉、商禽、蔡其矫、也斯、芒克、顾城等等。世界各个语种里的诗歌先贤和活跃在当代国际诗坛的诗人都如约而来到他的笔下,如同作者身体力行组建的一个诗歌大家园。或可以把《歧路行》称作是一部小型的诗歌百科全书。除大量的诗歌和文化信息外,针对何以评判现代诗的优劣这一棘手问题,北岛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价值标准。一向严谨、苛刻的北岛除了他自身已经是一个诗歌标杆外,走进他视野的诗人都值得信赖的。

日语中也有类似“诗如其人”的说法。汉语中的“相由心生”也可以



把它改写为“诗由心生”。一个人格低级、内心丑陋龌龊的人不可能写出有崇高感的诗与文。读北岛的作品，很容易感受到他的精神洁癖。年逾古稀，仍能保持内心的清洁感与纯粹性，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或许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若在一个人文环境相对险恶的社会无疑是一种挑战。其实，北岛是一位君子怀德的人道主义者，总是站在弱者或他者一边，尽其所力慷慨解囊或成人之美，从不求回报。借用荣格的话就是“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一个诗人的人格魅力肯定是他（她）诗歌精神的重要支柱。

政治诗学与地理距离

作为人类中的一员，在特定的社会、家庭、教育、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命经验都会打上浅深不同的时代烙印。思想的形成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会随着阅历的加深和知识的积累发生改变。无论是自由职业者、无业游民还是在职人员，人生经历被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塑造的程度千差万别，对于远离母语去国怀乡的北岛尤甚。作为受难者，流亡、离散、居无定所的海外经验，以及在非母语的言环境遭遇的生活和文化上的双重冲击，对北岛而言是灾难也是财富。《歧路行》就是这种经验的结晶与升华。在这首长诗中，诗人占用了一定笔墨对渐行渐远的天安门事件进行旁侧敲击，天安门学潮是北岛诗歌写作和思考文学新的出发点，也可以看作是他诗歌语言方向的转折点之一。还有新冠病毒大流行发生不久牺牲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和香港的民主化问题等。从这一层面来看，单单把《歧路行》看作一首长诗去纠缠它的文学性，会削弱这首长诗超越文学的社会学意义。用“个人即政治”来理解这首长诗或许最合适不过。北大教授吴晓东多年前发表在《新诗评论》上的《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政治》，详细探讨过北岛诗歌中政治与诗歌的关系性，至今印象深刻。

地理作为人移动的坐标在这首诗中变幻闪现。时空互换和空间感



的飞跃也是这首诗的特色。柏林、巴黎、斯德哥尔摩、伦敦、纽约、东京、新德里、拉姆安拉、耶路撒冷……既是诗人的踏足之地，也是诗人的文学足迹。这些城市虽然遍布世界各地，阅读时却感受不到异国远乡遥不可及的地理距离，仿佛近在咫尺、伸手可触。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诗人精心绘制的世界诗歌地图。

一半国外一半国内的生活经历使北岛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生命维度，尽管他一直是用母语思考与写作。对建立语言秩序的诗人而言，无论持何种语言，母语都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是背负的唯一行囊。远离母语现场，是挑战也是机遇，有压力也有动力。距离产生美也同时伴随陌生感。长年游离于母国，虽然欠缺母语文化的滋养，却也因此使北岛找到了通往母语的另一种途径。距离也许是为诗人客观审视自己的母语带来的机遇。

5

《歧路行》里第三十一章与日本有关。作为这一章的见证人，我想具体谈谈不为人知的几个细节。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为了突出我执教的大学在几年前成立的现代诗国际诗歌中心的存在感，我们计划每年举办几次有实质性的诗歌(包括俳句)活动。当时的理事长、诗人水田宗子任中心长，我被任命为副中心长。诗歌中心成立的宗旨由水田宗子执笔，大意为：“成为日本乃至世界近现代诗的批评与研究、翻译与鉴赏的中心。我们不仅寻求加强与诸多国家不同背景的诗人、研究人员和读者的联系，而且还要探究诗歌是如何为我们的人生、价值体系、政治以及身份认同带来意义。如果得到全世界优秀诗人的建议和积极参与，我们将致力于举办诗歌研讨会、对话与朗诵会，通过研究与翻译，让更多的人切身领会到广泛的文学和研究者的领域。……我们的目标是将语言的力量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丰富学生和教师的教育经验与



知识视角。”现在回想起来，连续几届的诗歌活动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媒体和读者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度。每一届的活动内容如对话、翻译、主题发言等事后都整理成册，以日、英、汉三种文字由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为诗歌中心的国际性活动，我们提前半年开始筹备，反复开会讨论邀请诗人名单、活动主题、场地、海报设计、起草文件、印制活动册子和接待任务等。我们把这次的活动题目定为“第二届蝉奖纪念国际研讨会——表现生命的尊严”。被邀请的诗人北岛、伊妮(Y Nhi, 越南)、文贞姬(韩国)、谷川俊太郎、吉增刚造、高桥睦郎、水田宗子、瑞典原驻日本大使拉斯·威廉(Lars Vargö)、田原等在东京校区汇聚一堂。俳人金子兜太(1919-2018)和台湾诗人杨牧(1940-2020)因高龄和身体原因以视频的形式参加。与会的大部分诗人都是瑞典诺奖诗人哈里·马丁松“蝉奖”的获得者。北岛是这个奖的第七届得主。

北岛的诗碑在最初的筹备会上由水田宗子提出。之后我负责选作品，大学负责选石料、刻字与修建。几吨重的毛石产自毗邻千叶县的茨城，是日本盛产各种石碑的圣地，耐风化性很强。在巨石上刻字是一个繁琐过程，首先大卡车得把毛石运往相关公司打磨切割成型，然后请镌刻家刻字，最后由专业人员运往立碑地点，也是我的大学创立者水田三喜男的诞生地——风景美丽的鸭川市岭岗林道句碑路。道路两旁立有歌碑(短歌)和句碑(俳句)。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日本自古也有立碑传统。据说江戸俳人松尾芭蕉的句碑最多，遍布全国。

我从北岛以前被译成日语的二十几首诗中选了3首，最终我们决定把《完整》一诗第一段的三行诗刻碑。碑文呈现汉语原文和日语译文两种文字。汉语是北岛的手写体，日语为印刷体。刻有诗人母语和日语的现代诗碑在日本应该是首次。

在完整的一天的尽头



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
在黄昏留下了伤痕

必有完整的睡眠
天使在其中关怀某些
开花的特权

当完整的罪行进行时
钟表才会准时
火车才会开动

琥珀里完整的火焰
战争的客人们
围着它取暖

冷场，完整的月亮升起
一个药剂师在配制
剧毒的时间

——北岛《完整》

揭牌仪式是这次活动的重要一环，定于十一月十九日举行。这一天天不作美，下起了雨。从东京校区开往鸭川的车队冒雨前行，浩浩荡荡。鸭川校区为几百号人准备了雨鞋雨衣。我和北岛比车队晚出发一个小时，我们俩从东京搭乘一辆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穿越几座城市，下高速又跑了一段蜿蜒山路，雨中抵达目的地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车费高得令人咋舌。



《歧路行》里，北岛这样描述着诗碑：

为什么建自己的诗碑
淋透的心情 我穿雨靴
泥泞小路直到世界尽头
缺席比争辩更持久——
诗的灵魂暂住石头中

——北岛《歧路行》(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里写的都是事实：一九九八年在东京举办的《今天》二十周年纪念会；他跟芒克一起去打弹子机(日本发明的一种半赌博性游戏机)；参加静冈连诗活动(已故诗人大冈信创办)；陪北岛去金阁寺和谷川俊太郎的家；北岛独自去伊豆的旅行体验。北岛在这一节诗歌中反问自己，带有嘲讽之意。这让我想起当初为制作小册子，我们希望北岛能为诗碑写一段寄语。他当时不太积极。没办法，时间刻不容缓，我只好代笔，写好后由他过目。印在小册子里的寄语如下：

“承蒙水田宗子先生的好意，我的诗歌语言似乎找到了它的归宿——石头。尽管我一直认为时间应该是诗歌的最终归宿。但回顾人类的历史，无论是西方古希腊和埃及，还是东方的中国，石头作为文字的载体源远流长。从远古的原始人镌刻在石头和峭壁上粗略的象形图案，到文字发达进化后，被石头记忆和流传至今的碑林和诗碑，数以万计散见于中国各地的古代诗人的诗碑是对时间的最好见证。据说松尾芭蕉句碑也遍布岛国日本。希望这些诗句能够不辜负石头的承载，与日月同在，与时间共存。——北岛”

诗碑揭幕仪式隆重而又严肃，还请附近神社里的宫司做了一次日



本传统的祭祀活动。北岛当时的发言也被东京的媒体记录下来。他说：“朋友们，在这样一个优美、幽静的环境中，在水田宗子老师的老家树立这座石碑，我非常感动。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人，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石头却可以是上亿年的，我希望诗歌，能借石头这样一个媒介延续下去。我经常怀疑，诗歌是否能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永久长存，但是现在我的诗歌语言似乎找到了它的归宿——石头。”（张石、中文导报2016年11月22日）当时的城西国际大学校长柳泽伯夫、大学理事长水田宗子都做了发言。水田说：“蝉奖是通过诗人、瑞典前驻日本大使拉斯·威廉先生的努力在瑞典外交部设立的，拉斯·威廉先生不仅长期在日本担任大使，也担任过韩国大使，同时也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工作过。这个奖项是为了纪念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哈里·马丁松诞辰100周年而设立。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曾给哈里·马丁松很大的冲击，并为此写了长诗。今天来到这里的亚洲诗人们都是获得蝉奖的诗人及思考生命尊严的日本有代表性的诗人。蝉在日本的诗中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意象，而蝉鸣，无论对日本诗人还是对中国、韩国等国的诗人来说，都是具有深邃的诗的内涵的鸣叫。在这里建立北岛先生的石碑，给充满日本诗句意象的俳句碑路增加了崭新的氛围，将使更多的在这里散步的人们得到更多的美的享受。”（张石、中文导报2016年11月22日）

6

去年底，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北岛发来《歧路行》的改稿邮件。现在想来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那时的北岛处在改稿的兴奋和创作的高潮中。每次读到他刚刚脱稿还带着作者体温、触及灵魂的诗句，都不禁感慨，北岛就像一位执迷不悟的行者，朝着永远无法抵达的真理迈进，将受难的甘苦化作诗句。诚实地再现记忆，通过方法与语言，使个人经验



得以升华。每次读完北岛的改稿，我都会联想到谷川俊太郎的创作，谷川的经典作品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琢磨，精益求精地修改而成。介于此，是不是可以说好诗都是反复修改的产物呢？或换一种更融通的说法，好诗是在反复修改下完成的呢？

年逾古稀的北岛，人生的大半时光漂泊在母语之外。三十余年前迫于天安门事件，开始与母语一起流亡。这个事件在《歧路行》里占有一定比重，在北岛的精神记忆里更是如此。北岛出国后的诗风与出国前相比，变得更加神秘与抽象，有时难以琢磨。

无论多么才华横溢，无论有多么超人的想象力，诗人不可能写出与个体生命经验毫无关联的作品。北岛诗歌的难解，与追求纯诗写作的法国诗人马拉美和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抽象性不同，他去国后的一些短诗更像策兰的某些表达，将无法言喻的痛苦和反抗反复发酵，实现深度隐喻的自我现实化。从而通过忠实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解构和创造新的语言，衍生出新的意味——写出作为诗歌或诗情的新发现。某种意义上，北岛的诗里没有多余的杂音和修饰。

比起北岛在海外创作的一系列短诗，《歧路行》显得更敞开更释放也更直接，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诗句彰显的艺术品格和情愫，情感与认知的统一，诗句背后跃跃欲试的思想，动摇了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沉默、孤独和冥想型诗人的看法。阅读他近几年的短诗，偶尔会产生是在读“俳句”的感觉。我滑稽地假设了一下，如果北岛出生在四百年前的日本，说不定他能写出不逊于松尾芭蕉的俳句。

我有时在想，美感对一首现代诗究竟意味着什么？读完《歧路行》，也许会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意义泛滥的今天，诗歌的美感尤为珍贵。而美感的建立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做得到的。稍微留意就会发现，经过漫长岁月长河的浣洗，在时间的淘汰里胜出，传诵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的古今中外经典诗篇，都保持着自己不可复制的、无懈可击的美感。毫无疑问，美感是现代诗不可或缺的因素，对诗歌的语言是关键，对诗

人的写作是挑战。说不定美感最接近现代诗的本质。

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诗歌史中，伴随着两次新的开始，两位现代诗的先驱者会被历史和时间永久记忆。一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摈弃延续了数千年中国文言文古老传统而推广“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胡适；另一位是在毛泽东时代语言被意识形态严重污染的人文环境下，颠覆充满意识形态、缺乏诗趣和毫无文学性的大一统赞歌，以前所未有的崭新语言去记录灵魂的呐喊，在文化废墟上诞生的今天派诗人北岛。作为这场诗歌革命的灵魂人物——北岛，用他的诗歌，为中国现代诗打开了被世界冷落的尴尬局面，世界对中国现代诗的普遍关心也始于对北岛的认知。作为一位健在的诗歌先驱，北岛一直在用语言的颜料描绘着自己的自画像，希望北岛永远是一位不知终点的行者，活跃在现代诗的最前沿。

2022.3. 中下旬，于日本



歧路相逢

——读北岛的《歧路行》

朱涛

问答

《歧路行》有一个庄严开端。《序曲》和第一章合在一起，可看作近期北岛关于历史、生命和诗歌的一份综合性宣言。

《序曲》发出了一连串“天问”。“为什么”“难道”“谁”“哪儿”“何时”，诗人分别以五个提问词，各自引领一段，质疑存在的黑暗和荒谬，也追问救赎的可能。在连续追问中，诗人主体“我”并没有直接出现。但透过问题，我们可以辨认出诗人—发问者的多重身份，以及他对诗歌的信念和立场。

开头三段是怀疑批判者北岛。以“为什么”“难道”“谁”质疑黑暗、暴力和毁灭的无边无际、周而复始，以及“圣人”们统治的全知全能。这部分让人读起来透不过气，感觉被步步推入绝地，无可逢生。

接下来一段“哪儿”是启蒙救亡者北岛，努力在迷失中寻找空间定位。而他努力为之定位的，是些多么崇高的领地啊——“家园”“彼岸”“和平”“历史”“革命”“真理”。这些“大词”，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中变得无比固化、抽象，还有什么诗意可言？而今天的人们，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重重灾难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还有多少人会对它们抱有信念？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变得不可能。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试图为这些崇高领地重新定位，甚至谈论这些“大词”本身，还可能吗？

北岛当然拥有今人的怀疑精神。他谨慎排布意象，让每个(曾经)光辉的大词背面都多少透出些暧昧暗色。比如“家园”所在，用来“安放死者的摇篮”；“革命”所在，“用风暴弹奏地平线”。北岛继续追问，而不是全然摒弃它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北岛从没变为后现代北岛，而仍带有强烈的八十年代“新启蒙”色彩。不同的是，今天的他，尝试将更成熟的历史意识，压入一句句迫切追问，让这些被尘封的大词，穿越历史的复杂性，化身为具体生动、充满张力的诗歌意象。在诗人的每句追问中，上半句的核心大词，在下半句都企及具体的物件或人，及其相关操作：和平——让日子分配蓝天、历史——为说书人备案、真理——在词语中寻找火山……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哪儿是彼岸/让诗跨向终点”。显然，北岛一直(固执地)相信，诗歌，应继续投入到这一系列对崇高领地的解构-建构事业中，帮助人们寻找救赎。

最后一段“何时”凸显的是诗人北岛。前四段的拒斥和质疑，到这里转向对救赎的诗意企盼。四个“何时”，处理四种不同的诗意、历史和社会意识。但全段不再有任何抽象概念和崇高大词，而是呈现出四个由画面、气味和声响交织起来的活生生的感官世界。第一是较传统的抒情，有宋词般的优雅和多愁善感：

何时乘东风而来
从沏好的新茶
品味春天的忧伤

第二以骇人意象，表达剧烈的痛楚和骚动，有狄兰·托马斯般的尖锐和疯狂：

何时一声口哨
为午夜开锁



满天星星在咳嗽

第三通过急剧的空间尺度转换，想象这眼前无边的政治灾难，或许真的有一天会终结：

何时放飞一只鸽子
把最大的广场
缩小成无字印章

最后一个“何时”，其思想力度和诗意明亮度的高度整合，无愧于整部《序曲》“天问”的结语。诗人的内在思想——对黑暗的批判、对苦难的承担和对生命解放的期盼，都凝结到确凿的语词、生动的意象和丰富的通感中：

何时从关闭的官门
从岁月的裂缝
涌进洪水的光芒

《序曲》开启了《歧路行》，也似乎促成了新旧北岛的相逢和对话。将诗人二〇一〇年的《序曲》“天问”与他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回答》并列，一问一答，可以体会前后四十年，诗人与自我的纠结、抗争与和解。一九七〇年代的“今天派”北岛，以《回答》横空出世，在一九八〇年代成为中国新诗运动的领军人物。而后于一九八九踏上流亡“歧路”的北岛，对之前的北岛，在很长时间里是拒斥的。他认为“今天派”时期的诗歌仍受革命话语影响，过于宣言化和道德说教。而自一九九〇年代，随着漂泊世界，他的诗歌转入更深的生命自省和更广的与世界诗艺的对话，其诗歌语言变得日益峻峭奇崛，甚至晦涩。然而，这样的划界是否



过于武断？今天拉开足够的距离回望，新北岛是不是该坦然接受今天派北岛的诗作，不管多受革命话语的影响，都是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也已经有力汇入当代汉语诗歌的传统？而新北岛得以成长的动力之一，是不是也源于与旧北岛所奠定的传统之间持续对话，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

而今读《歧路行》的《序曲》，其密集的叠句、工整的押韵和铿锵的节奏，以近乎传统颂诗的格式，推动成组意象——常包含强烈的矛盾意义，向前滚动。感觉新旧北岛真的在歧路上相遇了。他俩如一对曾有过节的兄弟，如今相互拍拍肩膀，商定携手共同开辟新的路程。不妨将《回答》第二段和《序曲》开头对照，体会新旧北岛间的对话：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为什么此刻到远古
历史逆向而行
为什么万物循环
背离时间进程

除语言形式上的新旧呼应外，前面提到的《序曲》中所呈现的诗人的三重角色——怀疑批判者、启蒙救亡者和诗意救赎者，也同样早在《回答》便初见端倪。《回答》的前五段凸显怀疑批判，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也让北岛长期对之产生逆反心理）莫过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我——不——相——信！”第六段是启蒙救亡，对苦难的承担和对拯救的担当：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最后一段企盼诗意救赎，同样是深刻的历史意识与明确的诗歌意象
交织：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在新旧作品的交互阅读中，新旧北岛的重大转变也同样凸显出来。除了语言从后革命“余热”时代的炽烈，冷凝成今天的坚硬悲凉外，另一个显著不同是诗人主体意识的转变。今天派北岛，每当在诗行中直接出现，总呈现为一个站在精准时空坐标中，有着清晰自我意识和强烈时代责任感的主体，一个单一、大写的我。要么“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来宣读“我——不——相——信！”；要么“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要么“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结局或开始》）。这样的辉煌文字，是诗人的不朽创造，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主体苏醒”的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北岛在讴歌生命和爱情时，倾注的是人道主义关怀；而在确立自我与世界对峙的关系上，则往往采纳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精英人格认知模式：一个孤独天才，对内拷问自我灵魂，对外则用一己之力，为人类代言，反抗整个世界。

相比之下，在《歧路行》的诗行中，“我”变得多元：要么完全隐身，

要么具体为一个“身份可疑”的流亡者(第九章),要么进入一个虚构角色(如第二十一章中的新冠“零号病人”),要么化身为一组复数人格、多重主体。最后一点在第一章有明显体现。

第一章先是以一组叠句“逝去的……返回的”,推出种种因缘悖谬: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

逝去的逝去的是无穷的追问

返回的没有声响

这也同样让人联想到今天派北岛的《一切》: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响

面对存在的荒谬虚无,诗人“我”在第二段正式出场了。不再是一个独立精英、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我”,而是一组人格、多重主体:老渔夫、铁匠、车衣女工、煤矿罢工组织者、看守自己的狱卒、年老眼瞎的图书馆员、自我囚禁的君王。众多的“我”身处不同时空坐标点,各自通过自己的独特技艺和劳作,对抗存在的荒谬虚无。这些“我”其实勾勒出古今中外诗人的群像。北岛这种多重主体意识的获得,想必得益于他自一九九〇年代起长年漂泊海外的经历:在经历孤寂生活和个人角色边缘化后,以更丰富的视角观察世界,更豁达的态度看待生命;在全面读解世界诗歌后,更强化了对语言技艺的自觉,以更深厚的历史意识督促“我”的创作与世界诗歌传统积极对话。从单一到复合的“我”,



诗人进入更成熟的写作境界，发展出全新的语言力度和复杂性。

众多的主体，在第一章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都被强压入同一个时间点：“是……时候了”。这种对当下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无疑再次彰显“《今天》永远是此刻”（第十一章）的精神。¹同时，“是……时候了”也在与两位国际诗人隔空对话。²一位是一九〇二年的里尔克，在《秋日》中吁请“主啊，是时候了”——该成就完满的生命和创造，或让孤独者永远漂泊下去。另一位是一九四〇年代的策兰，在《卡罗那》中写到：

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
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里尔克的世界是有“主”的。他吁请主来打理一切，让时空井然，让生命的收获或漂泊各得其所；策兰的世界是主缺席的废墟。他期待人间的爱和精神力量，尚能扭转时间，裂变事物。而在北岛《歧路行》第一章末段所描绘的世界里，时空错乱，善恶美丑交织，生命能量的迸发

- 1 1978年，北岛向芒克、黄锐建议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之后在一次筹备会上，芒克为杂志起名“今天”。《今天》创刊号封面上注明的英文是The Moment，后来改为TODAY。参见北岛，《今天的故事》，收入《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87-91。
- 2 参见北岛，《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和《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收入《时间的玫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75-153。



与强权和物质主义的虚妄紧邻，完全理清线索。此刻的北岛似乎也不再抱有把爱当作救赎的热望。在结尾处，北岛面对混乱的世界，“匿名的时代”，把终极期待托付给诗歌。在北岛的世界里，诗歌和与诗歌相关的事业才是真正的主宰：

是时代匿名的时候了
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

时空

《歧路行》有复杂的时空构筑。这首先体现在章节组织上：在《序曲》和第一章作为综合性宣言推出后，整部长诗从第二章开始展开叙事，在总体上沿一个线性时间顺序推演，局部又频繁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闪回。

《歧路行》的开端叙事集中在第二至五章，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和西柏林等一系列欧洲城市。为什么一九八九？这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瞬间夭折之年；“奴隶和百姓”投入“狂欢”（第二章），而终结于“枪是唯一的真理”的一年；古老民族再次焕发青春，但“如古瓷碎裂”的一年（第三章）。诗人当时正在西柏林访问，从此滞留海外，开始三十多年的流亡。如果说北岛一生都在持续开拓与体制话语对抗的文学事业，可谓“歧路”重重，那么一九八九则是一个分界点，把他的历程分为前后两种歧路：前者在国内，但多奔突于地下；后者被驱逐，需要从头构筑他乡流亡与母语写作的关系。“家园”对一九八九后的诗人来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指向，而诗人不得不花几十年承受这两种相反力量的撕扯：一边是与家庭亲人的分离——在哥本哈根的旅馆中，诗人无言回答四岁女儿的长途电话询问：“爸爸 你怎么不回家”（第四



章)；一边是与母语间的更强力的绑定。一九八九之前，诗人在本土用汉语写作，母语是思考和表达的想当然载体，其自身很少成为问题。但在他乡仍用汉语写作，和母语的“距离”反而拉得更近。如此之近，以至于母语成为诗人“唯一的现实”。¹

除生活、写作、教学、研读世界诗歌和与国际诗人交往外，北岛一直热心投入的文学推广事业也因流亡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于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创刊、一九八〇年停刊的《今天》杂志，于一九九〇年在海外复刊，一直坚持到今天。《歧路行》里有几个章节，回顾了新老《今天》历程的关键节点。

《歧路行》终于第三十四章，一九九五、二〇〇七和二〇一九-二〇二一年的香港。海外漂泊十八年后，诗人于二〇〇七年移居到这紧邻大陆的岛屿。诗人与同道经营的《今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还创立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诗人在香港一呆就是十几年，但仍感到自己是“歧路的陌生人”。(三十四章)

从一九八九北京-西柏林到二〇二一香港，《歧路行》的顺叙章节在推进过程中，常被各种突如其来的闪回打断。这些闪回章节，时空坐标点极其多样。它们如电影蒙太奇片段，突然切入总体叙事流向，与前后的顺叙章节，形成各种奇特组合，塑造出扑朔迷离的阅读经验。整部长诗就总体而言，顺叙与闪回章节的组合有前紧后松的感觉：前半部工整紧张，后半部开放流动。这时空织体的变化，应该与北岛在跨越十一年的写作期间，心境和语感的变化有关。在刚开始写作首部长诗时，北岛或许对《歧路行》最终呈现什么结构非常关切，甚至紧张。他在早期几乎是步步为营、防卫性地谋篇布局。而趋向写作后期，他似乎进入一种无为而治状态，让各章节，不管是顺序还是闪回，都顺其自然地流动

¹ 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收入《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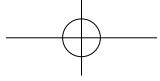
起来。

《歧路行》前半部之所以读起来工整紧张，一个原因是很多章节感觉是被成双成对组合起来的。组合的逻辑各有不同。最常见的是，闪回章节与或前或后的顺序章节，针对同一主题，跨越时空，相互唱和，形成紧密咬合的一对。比如有两对关于《今天》的新旧唱和：第六章讲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奥斯陆，北岛与陈迈平、杜博妮、多多等酝酿《今天》在海外复刊；第七章则闪回到一九七〇年代，北岛与赵一凡、严力、芒克等共同经历文革后期的政治风云和参与地下文学运动，而那时刻正是《今天》创办的前奏。第十一章讲述《今天》于一九九〇年奥斯陆正式复刊，第十二章则闪回到《今天》于一九七八年北京创办的时刻。此外，第十三、十四章可看作是关于乡愁与成长的唱和：前者以“另一个男孩拼世界版图”开头，讲述一九九〇年诗人在北欧漂泊，在喝酒和与诗人交往中，经受失眠和乡愁的折磨；后者则闪回到诗人儿时和青少年记忆中的北京，从古城的风景掌故，神游到胡同迷宫里的游戏，直到“肾上腺素急升”的文革爆发。

有些不见得出于诗人本意，但读者仍可以将章节成对组合阅读。比如第十五、十六章可被当作一对，沿着“另一条河流”¹，与众多流亡诗人们对话。前一章闪回到“一千两百多年前的流水”，北岛游长江三峡，与杜甫唱和：“我喘息 他咳嗽 / 把狂风撕成山河碎片”；后一章切入“塞纳河才是流动的盛宴”，北岛向里尔克、兹维塔耶娃、巴尔蒙特、巴略霍、策兰、布莱顿巴赫、达尔维什、阿多尼斯等一批二十世纪流亡巴黎的异乡诗人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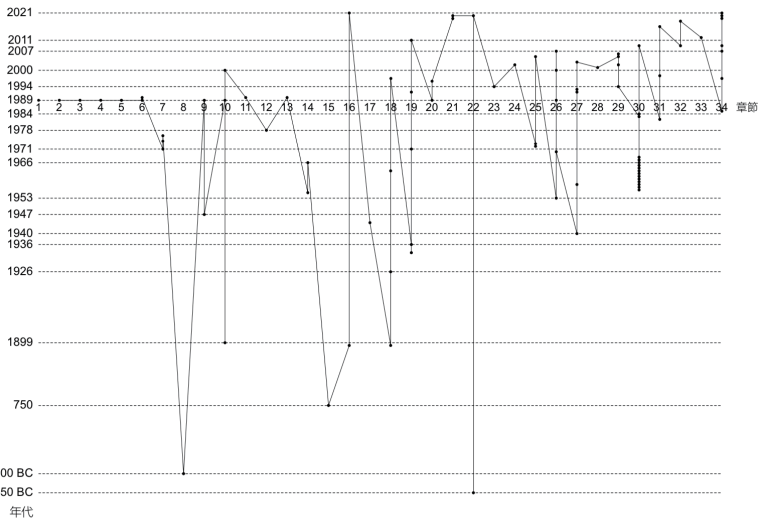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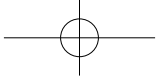
有些可成对组合的章节并不包括时空跨度很大的闪回，而是彼此临近，针对同一主题相互唱和。比如第九、十章，北岛分别在维也纳和布

1 北岛曾称《今天》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另一条河流”，见《今天四十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x。



北京→柏林→哥本哈根→奥斯陆→北京→鄭國→維也納→斯德哥爾摩→布加勒斯特→維也納→紐倫堡→布拉格
 →奧斯陸→北京→奧斯陸→斯德哥爾摩→奧爾胡斯→哥本哈根→奧爾胡斯→北京→重慶→奉節→巴黎→諾曼底→紐約
 →首爾→紐約→格林納達→北京→奧爾維拉→馬德里→巴黎→北京→巴黎→武漢→雅典→帕爾馬→索列爾港→馬拉喀什
 →洛杉磯→戴維斯→北京→拉姆安拉→耶路撒冷→聖地亞哥→北京→紐約→莫斯科→鹿特丹→哥本哈根→柏林→北京
 →戴維斯→塔斯卡盧薩→芝加哥→安娜堡→戴維斯→北京→京都→戴維斯→內華達城→香港→澳門→北京→東京→靜岡
 →京都→東京→新德里→寡婦村→瓦拉納西→鹿野苑→奧蘭加巴德→焦特布爾→香港→杭州→香港→南寧→香港

歧路行旅图 朱涛、章竞文 绘制



1989→1990→1971-1976→春秋末→1989→1947→1989→1889→1989→2000→1990→1978→1990→1955→1966→744→767→768
 →1867-2021→1944→1963→1926→1794→1997→1936→1992→1933→1971→2011→1989→1996→2019→2020→公元前八世纪→2020
 →1994→2002→1953→1972→2005→1940→1958→1992→1993→2003→2001→2005→2002→2006→1994→1983
 →1984→1956-1968→2009→1982→1998→2016→2009→2018→2012→1985→1997→2007→2009→2019-2021

歧路时运图 朱涛、章竞文绘制



拉格，拜访策兰和卡夫卡——两位德语写作中的异乡人。同时，北岛也反观自己的生存状况，并揭示后冷战时代的政治迷惘和商业主义横行的虚无。前一章以“冷战刚刚结束”开头，后一章以苏珊·桑塔格的疑惑结束：“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要的就是这种空白吗”。

有时两个章节成对，切入诗人在写作《歧路行》时的当下突发事件和直接经验。比如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前者以新冠“零号病人”的视角，目睹病疫爆发时人间的苦难和荒谬；后者“继续向前 生活被删节”，则讲述诗人自己在病疫期间，访问希腊，并被长时间困于加州的经历。两章的“我”是不同主体，但都以梦醒结束，前者是“而谎言的太阳照样升起/我的伤口闭上眼睛”，后者是“用真相占领梦的空间/醒来仍在隔离中”。

也有闪回独立成章，难以与前后直接组合，比如第八章。如前所说，第六、七章是《今天》复刊(1990)和创刊(1978)的唱和，第九、十章交织着向二十世纪上半叶策兰和卡夫卡的致敬和对冷战后的空虚气氛的质疑。而在这两对章节中间，第八章“孤零零”插入，陡然将时空闪回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末期。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当时年近六十(北岛写此诗时刚过六十)，在“歧路”上颠沛流离，不为当权者待见——“夕阳下 白发如笔锋/歪斜的影子如败笔”，落魄如“丧家狗”。这一章极大地撑开读者的想象空间，邀请大家“脑补”它与前后章节间的巨大时空断裂带，在更高层次上体会“歧路行”主题的内在连贯性：古今中外的反叛流亡诗人，靠信念、精神力量和语言技艺，得以跨越浩大时空，歧路相逢。他们汇成诗歌的伟大传统，其生命力远远超越世俗权力和利益。

《歧路行》到了后半部，章节成对组合的趋势减弱，而呈现为更开放流动的势态。顺叙章节持续推进，偶尔出现的闪回章节并不与顺序章节紧紧咬合起来。有的章节显得很独立，有的章节可以群聚起来，像一波波海浪，向前滚动。似乎北岛开始放手，让各章遵循自己的生命意志，



自发组合前行。而复杂、精妙的时空构筑，更凸显在各章节内部。

《歧路行》的每个章节、每首诗都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信息胶囊和时空迷宫。比如二十六章是对纽约的追忆，基本故事和线索都已经在北岛之前的五篇散文中有所记录。¹北岛将散文“草稿”极度提炼，剪切到第二十六章的简练诗行中。

纽约是“无穷动的股票波浪”之城，也是无数天才艺术家从“攀登生涯”到“自由落体”之城。北岛在开头缅怀迪兰·托马斯，这位在纽约成功、在纽约“喝死”，最终在认尸手续中被标签为“他写过诗”的诗人。北岛接着追忆自己在纽约的经历，包括与艾略特·温伯格、迈克和帕斯的交往，在纽约任教，参与和组织文学、电影活动等。在接近结尾处，北岛追忆一九七〇年的激进左翼团体“气象员地下组织”，回顾纽约的激进反抗的政治传统。北岛先切入一个活生生场景：

两个赤裸的姑娘穿过银幕
向邻居的演员借衣服 潜入地下

这场景以极度浓缩的意象重演了一个历史典故：一九七〇年，“气象员地下组织”在曼哈顿西村的公寓里自制炸弹，不慎引爆。三名成员

¹ 北岛关于纽约的很多故事记入《纽约变奏》，收入《午夜之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1-34；关于狄兰·托马斯的生平及诗歌解读，见《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收入《时间的玫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315-358。与艾略特、迈克和帕斯的交往，见《纽约骑士》、《异乡人迈克》、《帕斯》，收入《蓝房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22-26，32-39，51-58。实际上《歧路行》中众多章节都埋藏着大量线索和暗码，与北岛之前出版的诗歌、散文，以及他所景仰的诗人作品，形成互文关系。



被当场炸死，两个姑娘幸存。由于该组织一向反对阶级和性别歧视，平时成员们工作时都赤身裸体，出门时则随意捡一件衣服罩在身上。爆炸猝不及防，幸存的两姑娘只好赤裸跑出，到隔壁影星达斯汀·霍夫曼家，借了衣服，躲进地铁，在地下生活多年。

北岛在下面两句，利用“气象员”和“风”，梳理反抗青年与时代潮流的关系。诗人经常谈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的精神裂变，促成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下半叶则被物质主义腐化，趋向平庸。或许正是在二战后的普遍精神颓势中，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左派学生的激进反抗，才在北岛眼中尤显得珍贵：

时代与暗流——气象员们永远年轻

他们是风 描述风的形状

紧接着，北岛引用了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实际上，“气象员地下组织”的名字正源于这句歌词。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气象员们”，对当年的时代潮流有何等自信的把握：美帝国主义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时候了，在其内部引爆革命，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创造一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世界共产主义！

北岛对“气象员们永远年轻”感到亲近，不正出于自己强烈的反抗情结？一九六六年“门牙嘶嘶吐出革命”、投身文革的北岛（第十四章），一九七八年“从油印机翻过一夜”、创办《今天》的北岛（第十二章），一九九〇年“聚在一起/从风暴眼出发”、复刊《今天》的北岛（第六章），长年保持着不屈的反抗者姿态。他在《歧路行》十五章、十六章借漂流长江和塞纳河，缅怀了一组流亡诗人后，把十七章径直写成了一篇“反抗宣言”：“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请……反抗命运反抗我的河床……反抗死亡反抗命运开关……反抗知识反抗轻的尘土……反抗皇权反抗

思想人质。”他在第十八章对金斯堡的形容也同样适合他自己：“造反加诗歌是不倦的火车头。”

可以说,《歧路行》构筑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反抗者联盟。在歧路上,北岛不光与众多流亡诗人倾谈,也向一代代过路的反抗青年招手致意——一九七〇年在纽约“潜入地下”的“气象员”(第二十六章),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北京以“纸花覆盖”天安门广场(第七章)和一九八九年在广场上“用脚投票 用头发兴风作浪”的年轻人(第二章),以及最后一章出现的,近年来在香港大街小巷“爬山”的兄弟们。

“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在世界各地造反的学生们要成就共产主义革命。一九八〇至九〇年代,在天安门广场和柏林墙废墟上高呼的青年们,相信自由民主将传遍全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风在往哪儿吹呢?

开合

《歧路行》有个悲切结尾。终曲第三十四章献给香港。诗人在西方漂泊十几年后,停泊在这离中国大陆最近的“特区”岛屿。

和前面章节追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纽约、东京等城市一样,北岛在第三十四章穿插着对香港的个人经验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也表达对普世人类命运的忧思。该章前四段追溯个人的香港经验。这常被文化人贬为“沙漠”的城市,其实一直善待北岛,为他提供了歇脚、回旋和拓展的余地。香港早在一九八五年便出版了他的“地下之书”小说《波动》,一九九七年邀请他参与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现场连诗人加观众只有三四十个人),二〇〇七年聘他到大学任教,让他举家移居。香港毗邻大陆、又与海外自由流通的地缘优势,让北岛不光为《今天》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还创立了规模和影响巨大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多年来,北岛对于香港的国际化、言论出版自由,甚至资本对文化的极少



干预(优点是当资本赞助文化项目,很少会干预项目内容),一直心存感激。在某次访谈中,北岛甚至宣称“香港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大中华地区真正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有可能成为汉语文化与文学新的‘绿洲’”。¹

然而,那个香港已经逝去。第三十四章的五至七段描绘近年来香港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首先是六四晚会被禁。前面提到,《歧路行》的叙事始于第二、三章,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兴起和陨落。那场运动虽被镇压,却能在香港持续多年,发出最响亮回声——从一九八九到二〇二〇年,香港市民每年六月四日,都在维多利亚公园球场举行全球最大规模的悼念六四烛光晚会。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晚上,聚会被禁止,维多利亚公园球场首次呈现一片巨大空白。这空白对很多人来说,象征着香港从昔日在大陆和海外之间的左右逢源,步入绝境:

六四晚会是新的黑名单
而活着的都是守夜人
烛火呼应 正是缺席的意义
死亡的棋路没有规则
无路可逃 被猎杀的字眼

诗人在下一段用一组碎片语词,拼贴出香港近年社会运动的纷乱和惨烈:

警笛沸点 火光 剪影
如水 大街小巷 洪流 坝
防毒面具 旗帜呼喊 兄弟

¹ 北岛,《诗歌是我们生存的依据》,收入《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40.



爬山 花流血 时代的斜坡

第七段拉开景深，探讨香港的言说困难。北岛引用了香港诗人也斯的句子：

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
听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说话

也斯在二〇〇四年的《城市风景》中，以“口罩”和“说话”为意象，揭示香港的身份困境：这城市有如此多的“隐密的讯息”，却“听不清楚”，无法辨认谁是论述主体。北岛在二〇二一年诗行里嵌入也斯这两句，让它们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产生一层新含义：口罩在二〇一九至二〇二一年间的香港，从社运“暴徒”的头上掀开，蒙到抗疫群众的脸上。病疫袭来，社会管控瞬间完成。再无人能清晰言说，再无人能听清讯息。

从殖民、后殖民到新殖民，从冷战的桥头堡到全球化的商贸之都，再到今天被怀疑为威胁国家安全的策反地，香港似乎永远无法摆脱任他人论述、裁决的命运。当北岛二〇〇七年移居香港时，他一定没有想到，香港会在他历经歧路所见证的人类苦难上，再添上沉重的一章。《歧路行》的一九八九叙事开端，同时连带东西方两大事件和随后几十年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北岛的个人际遇也被深深裹挟在内：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弹孔装饰纪念碑”（第三章），向世界表明：该政权可以在经济上继续走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却会坚持威权统治；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流亡中的北岛在奥斯陆学生宿舍看电视直播“柏林墙 正翻过世纪”（第六章）。柏林墙的倒塌曾一度被看作“历史终结”的标志，因为当时很多人深信自由民主将作为唯一制度，遍布全球。然而人们迅速发现，随后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在世界推广的并



不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而是听任垄断资本当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北岛在几十年的流亡中，不光保持着对后共产威权政治的“我——不——相——信”，还发展出对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的同样犀利的批判。在他看来，资本与权力共谋的全球化取代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成为新的霸权。现时代诗歌应当担当重要角色，反抗全球泛滥的技术官僚行话和商业主义媚俗对人类语言文化和生命经验的侵害。¹ 在香港的十几年中，北岛更是目睹到威权政治和新自由经济两股势力，各自发展到极端水平，以一种奇特方式在这城市汇合。如今香港无处不见这两种极端力量的同时重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市民生活的压榨、威权政治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和公民权的剥夺。

难道诗人体体会到香港的不幸，或许昭示着全人类的厄运？北岛接下来再次探讨他以前诗歌中反复探讨的主题——自由与囚禁：

网——人类是鱼的祖先
正进入大数据的生活
手被牵动 心在右舵
自由不过是验证我的名字
当病毒和数字王国为邻

北岛在一九七三年《太阳城札记》的最后一小节，只用了一个字，阐释“生活”：网；而在他二〇二一年写就的《歧路行》终章中，“网”借助大数据技术，将人类之鱼一网打尽。北岛在一九八三年左右的《同谋》中写道：“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而在今天政治和瘟疫的双重管控下，“自由不过是验证我的名字”。《歧路行》第二章追

¹ 参见北岛，《诗歌是我们生存的依据》和《古老的敌意》，收入《古老的敌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45，151。

忆一九八九年那短暂一刻，“狂欢是奴隶与百姓的特权/他们用脚投票用头发兴风作浪”；而到了二〇二一年终章，“奴隶们扛着历史的楼梯/螺旋的逻辑可进可退”——难道人类再也摆脱不了“历史决定论”的厄运吗？

《歧路行》跨越十一年的写作，其开头和结尾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和精神状态。北岛于二〇一〇年开始《歧路行》时，总的精神基调中虽有怀疑和批判，但仍以开放的姿态打开诸多问题，与过去的“今天派”和解，向未来探寻新的可能。而到了《歧路行》的终章，悲观之情和沉郁之声主导了诗行。诗人在第八章就已经写道：“流亡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我的一生。”即使之后结束了西方漂泊，举家移居香港，生活趋于稳定，对已进入“古稀之年”的诗人来说，前方仍是歧路无尽。“香港不是我旅程的终点”——北岛永远不会像荷马笔下的奥德赛，最终安然返乡。但亲历香港沉沦的悲切，足以为《歧路行》的写作画上沉重的句号。如果说《序曲》和第一章是雄伟的开端，第三十四章则是一首渐慢终曲。最后一段，也是整部长诗的结尾，诗人身处监控、隔离时代，坐在书房，面对眼前的风景，困顿的历史和个人，以及悬置的梦境：

窗口面对海湾的全景
大历史升级到单人牢房
梦中的鸟飞过 短暂而永久

正是在这样渐慢、沉入黑暗和孤寂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理解北岛的诗学坚持：诗歌的功能不仅在于抒情，更在于批判。而诗歌的批判力量，不是源于空阔的意识形态宣传、政治鼓动和抽象的概念思辨。诗歌始于和终于个人生命历程和体验。只有当诗人进入自我生命的深度，才能构筑出与时代抗衡的诗句，有力抵制权力和资本对语言和思想的壑



断。在《歧路行》的《序曲》，新旧北岛相逢；在《歧路行》的终曲，诗人在“单人牢房”，与当下自我相逢：

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等待收割光芒的季节

奥斯维辛后，后冷战和全球化的美好诺言破产后，威权肆虐、社会和生态灾难接踵而至的今天，诗歌仍以唯美字眼，为人提供廉价陶醉，是不可能的了。在晦暗、“匿名”的时代，“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了”——诗歌以点石成金的语言，阐述和重构人的生命经验。她有时激励人们打开关于解放的想象，有时帮助人们更透彻地言说和理解痛苦。《歧路行》序曲的最后一句，担负起前一种责任，追寻解放的希望之光：

何时从关闭的官门
从岁月裂缝
涌进洪水的光芒

《歧路行》终曲的最后一句指向后者，把人的痛苦迷茫刻画得更深：

送信 明天却没有地址

2022.2-3，于香港

“受雇于一个伟大记忆”¹者的自我见证

徐兆正

无论从风格、主旨抑或写作时间,《在天涯:诗选1989—2008》收录的最后一首《过冬》,均已无限接近于《歧路行》。某种意义上,长诗正是诗人的自传,他于其中回顾了个人命运和当代历史的纠缠,处理了此前诸多短诗无从完整呈现的疑难,那首略带悲怆色彩的《过冬》,即是这一自传式书写的开端,后者有着标志性的“醒来”,点到为止地涉及了“心与狼群对喊”“债务”“乡愁”、见证等主题。在《过冬》的结尾,北岛预告了“重织的时光”留下一首“未完成的诗”,这或许便是自二〇一〇年起写,直到二〇二一年岁末才落笔完成的《歧路行》。

二〇一六年的某次活动中,诗人把“歧路”解释为“迷路”：“作为一个诗人,我永远在迷路”,此亦《过冬》里一闪而过的诗眼“迷失”。此外,“迷途”一词也素为他偏爱。随着时间推进,这个词组的情感多义性不断显露,如九十年代中期有过“在昨天与大海之间/哦迷途的欢乐”(《无题》)这样的表述,廿余年后悼念妹妹的《安魂曲——给珊珊》一诗,“迷途”又是“离别”。千禧年后,诗人又一次踏上故土,“归程”与“重逢”对位,“迷途”和“告别”等同,是以“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

1 特朗斯特罗默语,北岛在《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一文有所引用。北岛:《青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15页。



一生”，“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黑色地图》)¹。将时光回溯至九十年代中叶，这个词首次出现在诗人笔下，是在一首题为《在歧路》的诗中，那是“歧路”的发端：“没有任何准备/在某次会议的陈述中/我走得更远/沿着一个虚词的拐弯”。

“歧路”也好，“迷途”也罢，惟当诗人意识到自己面对着这段历史，而且负有表达与见证的责任时，长诗便是不可或缺的载体。当然，要找到“引爆故事的/导火索”(《据我所知》)，以世人熟知的风格切入就是最稳妥的。这是《歧路行》的序曲与第一章——那个熟悉的北岛又回来了。

序曲第一段，诗人抛石机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为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传诵”。此为面对东方历史的沉思，如黑格尔所言：“我们在谈论这个帝国最古老的历史时，并不是谈论他的以往，而是谈论它当今的最新形态。”²序曲第二段转入诗人亲历的历史，“今天派”的抽象风格仍在，却已然不容争辩地把历史转换为“历史的为我论”——这是笔者在阅读《歧路行》时新造的词：诗人耳顺之年思索六十年的经历，他同时也是在思索着这个国家的过往，反之亦然，并且只有在两者相关联时，

1 另可参看长诗这一段：“踮着双脚移动 严文井 / 打开威士忌 灯光纺着暮色 / 我紧紧搂住树神的牛汉 / 触摸蔡其矫手中的火花 / 病房解冻 冯亦代露出光脚 / 在歧路的尽头唤醒我”。本文除特别标注，引文均来自《歧路行》。

2 “这个帝国始终保持自立，始终像它以往那样存在着。以后，它先是在 13 世纪被成吉思汗、在 [欧洲] 三十年战争之后的时间又被满洲 - 鞑靼人所占领，却从未因此而被改变。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自己的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因此它始终是独立的帝国。这样，它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其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所取代，因此说它是没有历史的，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帝国最古老的历史时，并不是谈论他的以往，而是谈论它当今的最新形态。”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 27 卷，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14 页。

“谈论这个帝国最古老的历史”或“它当今的最新形态”，才不会言之无物，尽管他未必不清楚“标语隐藏在墙上/这世界并没有多少改变”（《给父亲》）。

沉思令提问变成自问，略去“红罂粟”“开锁”等熟悉的字眼不谈，在序曲结尾，长诗切入的具体历史浮现：“何时放飞一只鸽子/把最大的广场/缩小成无字印章”。大与小的转换亦是“历史的为我论”的题中之义。于是有了雄辩的第一章，自序曲“为什么……难道……谁……哪儿……何时”推至“逝去的是……返回的是……”；“我是……”。尾声部分暗藏了两个施动者的更迭：作为施动者的大他者（“枪杀古老记忆”“刽子手思念空床”），被诗人匿名处理（“是时代匿名的时候了”）。余下的数千诗行，正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

序曲和第一章都可作为长诗的序言，正文始于第二章：一九八九年，诗人四十岁，此刻的他将从中年往后与向前俯瞰自己的一生，而作为叙述原点的这一年难以略过。恰恰是由于它，“路”成为“歧路”，但它是否又意味着存在一条弗罗斯特所言的“未走之路”（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归程”并不漫长，“重逢”亦不难得）；选择一条路，便意味着另一条路永远不被踏上¹？事实上，也容不得当事人选择——不仅仅是因为早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他便认定自己“没有别的选择”（《结局或开始》），“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宣告》），也因为“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布拉格》），而且还由于这一切原本就“没有任何准备”（《在歧路》），是以“谈判与农贸市场 讨价还价/刹车失灵而猛踩油门”（《歧路行》）。

那个原点，如今只是剩下了一堆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夜与昼、交

1 弗罗斯特：《弗罗斯特集：诗全集、散文和戏剧作品》，理查德·普瓦里耶、马克·理查森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3页。



通信号灯、救护车、手风琴、歌手、吉他手、帐篷、月光、失眠、佚名的笔记本。诗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写过一首短诗《无题》，第二段是“挂在鹿角上的钟停了/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这是否又可看作一种预言？“仅仅一次”，所以骰子一旦掷出，其他可能性的宇宙便重回黑暗。五年后的另一首诗，北岛重述此意，却是异国辗转难眠的夜晚回顾半生的图景：“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路上》）

自第三章，长诗开始有了脚注，前文的“今天派”风格又一变为另一种叙述特色，这也是统摄整部作品的根本风格，我称之为“蒙太奇”¹：“城市上空 火光与烟/装甲车 钢盔 枪口/血 三轮车 伤员/死亡的脸 人影摇晃”，下一段镜头迅速被切换：“这是星期日大清早/在故宫筒子河边/有人照样吊嗓子/回声拍击红墙/他字正腔圆/唱歪水中的角楼/鼓点让历史过场”。前者是诗人的中年，后者仿佛衍自诗人的童年，两个镜头竟摄于同一历史时空。从当年五月起即在西柏林访问的诗人给北京的家打电话：“从西柏林到北京/占线 断断续续”；“西柏林与北京一墙之隔/子弹呼啸而过”。三个月后，他在哥本哈根再次拨打北京的长途，四岁的女儿问他：“爸爸 你怎么不回家。”缺席的回答被写入同时期的另一首诗：“他变成了逃亡的刺猬”（《画——给田田五岁生日》）。

1 笔者这一想法后来在《城门开》一书得到参证，诗人在谈到自己的童年阅读时有云：“我的阅读兴趣刚好相反——自下而上。首先从电影杂志开始，特别是电影剧本（包括供导演用的工作脚本），大概是由于文字简单，以对话为主，情节紧凑，画面感强，那是从小人书到字书的过渡阶段。虽说跟着一大堆专业术语——定格、闪回、淡出、长镜头、画外音、摇位推移等，但一点儿都不碍事，就像不识五线谱照样会唱歌一样。读剧本等于免费看电影，甚至比那更强——文字转换成画面，想象空间大多了。我后来写诗多少与此有关。依我看，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探讨，与其说是电影理论，不如说是诗歌理论。”北岛：《城门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8-119页。

“词的流亡开始了”¹，“歧路”也开始了；“更多的人加入难民的路线”，也“加入失眠者的行列”。第六章，历史翻页（“所有新闻变成旧雪”），时间也向前移动来到八九年的岁末，此时的诗人从西柏林前往奥斯陆做访问学者，他开始和朋友商讨《今天》复刊的可能，“词的逃亡”的主题仍在延续。换言之，《今天》复刊，“正是为失败的意义突围”。杂志复刊的决定最终在一九九〇年元旦的奥斯陆机场作出，它也让长诗的镜头在第七章由原点附近的徘徊转向了久远的过去：以赵一凡先生为阿里阿德涅的线头，诗人将七十年代的记忆梳理为黄皮书、工地劳作、“九一三事件”、曝光暗室写出的《波动》、“四五运动”、毛泽东逝世等片段。由那些死去作者喂养的写作，是同黑夜搏斗的武器。

第八章看似述古（公元前493年），实际却是自述。此处的蒙太奇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主人公年岁相当，心境在诗人的想象里也大抵相近，有赖于此，“你年近六十/夕阳下 白发作笔锋/歪斜的影子如败笔/直指东方的故乡”，虽是和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对话，亦未尝不可看作诗人内心的诉说。所以我们也就是在阅读着两份被《为政》篇界分的履历，一份是显在的古，一份是隐匿的今，二人共同叩击午夜之门。第十、十五章的笔法大率类此。

前九章写成同年，北岛在香港中风——他在第三十三章交代了这段往事——长诗因之不得不暂缓。《歧路行》的发表情况大体如下：除去二〇一五年《收获》选刊的八、九两章，长诗全部发表于《今天》杂志，计二〇一二年春季号的序曲与前九章（飘风特辑，总第96期），二〇一九年春季号的第十至十八章（总第121期），二〇二一年春季号的第十九至二十六章（总第129期），以及本期刊载的第二十七至三十四章。了解了这一点，可知第九、十两章是长诗前半部与后半部衔接的地方。第九章是诗人初试长诗的落笔之处，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它同时也

1 | 《无题》（他睁开第三只眼睛）的最后一句。



是一个多重意义上的开端。首先，北岛在此复以散文体的形式回到了叙述的原点：“冷战刚刚结束……我身份可疑 流亡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我的一生”。去国后九十年代的游历开始被讲述（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奥斯本……），又一次被总结的廿世纪¹呼应着六月。其次，策兰《卡罗那》的诗句——“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既为前九章画上句点，也遥遥呼应着开篇的吁告：诗比历史更永久，时代仅是诗的注脚，此刻“是诗歌泄露天机的时候”。

北岛在六十岁试写长诗前九章，七十岁时又捧出了新的九章，可谓“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²。第十章所叙介于四、五两章之间，时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他搭乘陈迈平夫妇的汽车从纽伦堡来到布拉格。这一次蒙太奇由以自拟的对象是卡夫卡：“一八八九年 我出生的房子/毁于大火”；“一九八九年 我们穿过大火/突围撤退还是逃亡/内与外——东方的智慧/中国长城建造时”。卡夫卡名篇的楔入让人拍案叫绝。紧接着，叙事衔上了一九九〇年元旦奥斯陆机场的决定，同年五月，关于杂志复刊的编辑会议在奥斯陆召开。这件事的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一九七八年九月某天傍晚白塔寺东街六十四号的聚会，所以第十二章的镜头又转向了一九七八年的秋天。这是诗体化的《断章》³，细节不变：老杨树下的二锅头，屠格涅夫的《罗亭》，钟鼓楼附近棚户屋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沿新街口外大街骑车夜归，亮马河出租房中《今天》的诞生。

- 1 “落日与二十世纪的挽歌 散落的编年史和被划掉的黑名单”。
- 2 章学诚《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中语：“人徒见著于书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既经裁取，则贵陶熔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05页。
- 3 北岛：《断章》，《今天》2008年第4期（总第83期）。



北岛自述“人生阶段很清晰”，从出生到二十岁是第一段；从二十岁开始写诗至四十岁去国离乡为第二段，“四十岁那年开始漂泊至今”是第三段。¹“三段论”亦印证于长诗镜头的切换。举例来说，域外经历首先见诸序曲及前六章，随后是本土的第七章，紧接着又出现了书写域外的第九至十一章，然后是本土的第十二章。长诗的写作大抵以此切换贯穿始终。第十三章“在北欧变幻莫测的天空下”，第十四章前溯至诗人亲历的六十年代，扣上了序曲里带有黑格尔味道的天问（“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风沿着磨刀石的方向/垂柳顺从朕的意志/沿中轴线贯穿四九城”。第十五、十六、十八章，诗人分而向古今中外、哺育过自己的诗人致敬。

在杨立华先生看来，“如果前九章诗人努力寻找的是自我表达的形式，新九章则指向更深层次的理解”²。确乎如此，但第十七章才是长诗新的开端。这里的新指向了自我更新，是对个体成长经验的反观，重审那些无从回避的“回声”问题³。某种意义上，自我更新也是在拓深原先的“历史的为我论”。这一章起始，诗人首先是毫无愧怍地亮出了自己的主张：“反抗流亡反抗土地的邀请……反抗命运反抗我的河床……反抗死亡反抗命运开关……反抗知识反抗轻的尘土……反抗皇权反抗思想人质……”“1984”与“美丽新世界”重叠的年代，反抗也许不得不复

- 1 北岛：《古老的敌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4 页。
- 2 杨立华：《〈歧路行〉新九章试读》，《今天》2019 年第 1 期（总第 121 期）。
- 3 北岛在一次对话中曾谈到这一点：“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翟頔：《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岛访谈》，《书城》2003 年第 2 期。



杂化，甚至变成鲁迅所说的“横站”¹，然而“自我更新”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当以轻浮的知识蛛网覆盖诗歌的批判性。

这不矛盾：诗人仍然相信一九七三年的宣告“我——不——相——信”（《告诉你吧，世界》），他“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雨夜》），也“决不跪在地上”（《宣告》），“不祝福，也不祈祷”“不在绿色的淫荡中/堕落，随遇而安……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走向冬天》）；与此同时，请注意，早在一九八三年以前，他便写下《履历》，自言宿命是“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一九八三年是怎样的年代？一些老诗人仍在呼天喊地地声言“朦胧诗”乃是一种“精神污染”。《履历》的“结成亲眷”显然意不在此。诗人不曾在争论里停留，而是沿着自己的思索向前走去，觉察到诗歌中存在着令自己不安的“回声”。同期完成的《同谋》即是反思的明证，“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这是一份绝对崭新的宣言：要从时代的幻觉和历史的催眠中“醒来”，“钥匙与锁是敌对的同谋”。

第十九章是长诗蒙太奇色彩最浓郁、诗艺最娴熟的章节，它是北岛人生第二段（本土）与第三段（域外）的融合，其间每一节都以具体的时间点写起：一九三六年夏、一九九二年冬、一九三三年春、一九七一年、二〇一一年五月以及今晚。“一九三六年夏”的主人公是洛尔迦。在《今天》杂志刊载的版本里，作者为此加注如下：“1936年8月18日凌晨，他在格林纳达山脚下被长枪党人枪杀。”第二段转入九十年代，诗人驱车前往格林纳达祭奠这位西班牙诗人，第三段重回三十年代，主人公是与洛尔迦同时代的中国诗人戴望舒，正是由他最早翻译出了洛尔迦的诗作。这一段里，北岛还借施蛰存为《洛尔迦诗抄》撰写的编后记语，为他和这位西班牙诗人的缘分埋下伏笔。伏笔在第四段揭槩，七十年代

¹ 见鲁迅致杨霁云信（1934年12月18日）。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的“跑步”运动中即有那本为他钟爱的《洛尔迦诗抄》，且时至今日仍不能忘情：“洛尔迦/你属于北京的地下沙龙/隐身烟雾 喝下月光/——群星中的无冕之王”。此处赅续第七章的讲述，那些完成黄皮书、如今已经死去的作者，开始在记忆长廊走动。第十九章余下的两段交代了两人未尽的缘分，时间流淌至廿一世纪，诗人来到洛尔迦居住过的马德里寄宿学院朗诵，在洛尔迦侄女的办公室，他亲手触摸了诗人留下的铅笔手稿。

第二十章(“巴黎我的第二故乡”)重回第四章里的一句(“更多的加入黑名单”),而洛尔迦章节一闪而过的燕保罗是线索。北岛一面邀请当年那些同行者出来和读者“见面”,或直引其言,或仿其语言:“我是高原 老子就是我”,“我是老木 没人认识我”,“我是宋琳 而镜子是空的”,一面细数同他们交往的点滴。此处的化用亦是蒙太奇的变奏,有如向读者播放一段嘈杂录音,它使人想起北岛在另一处关于金斯堡的回忆:“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凯鲁亚克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¹亦令人回忆起金斯堡的名诗——“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被疯狂毁坏”²。北岛同样目睹了类似的悲剧,而写下是见证。

《歧路行》于二〇二一年第三次连载。此前一年,《今天》春季号编发过一组《春之祭——庚子疫诗专辑》,北岛并未加入其中。如果说诗人的中风分割了第一次与第二次刊载,那么从第二十一章起,可以看到诗人对庚子疫情这一严峻事实的思考:花冠病毒、训诫、李文亮、“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又一次“醒来”,却不再“口中含盐/好似初尝喜悦”(《早晨》),亦没有自由(“自由失去自由/时间告别时间”),只是剩下

1 北岛:《蓝房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2 阿伦·金斯堡:《嚎叫》,赵毅衡编译:《美国现代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



“关闭门窗”与“封城的法令”，睡梦里如同放电影一样闪过三十余年的海外奔波，江山浑作梦中看¹——希腊、地中海、马略卡岛、马拉喀什、洛杉矶——“醒来 仍在隔离中”。

第二十三章谈到了一九九四年回国的遭遇²，由此引入诗人长久耕作的另一母题，汉字和乡音。“在汉字中越狱”的说法呼应了此前章节“汉字围城”³“围城汉字”⁴的表述⁵，“乡音追赶异乡人”对应第十三章里的“镜中有乡愁的主人”⁶。第二十四章是对《拉姆安拉》一诗的补充。二〇〇二年，作为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的成员，诗人前往围城中的拉姆安拉和加沙走廊，牛津版的《歧路行》在此删去了半句脚注，此行的目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作家”。更具体地说，是声援被围困在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可是如何理解在上一章刚刚“被中国立即驱除出境”的诗人对达尔维什怀有的深情（“哦达尔维什 你引导我 / 敲开午夜之门 我的领路人”）？达尔维什是第十六章诸多致敬者之一，《今天》刊发的版本与牛津版略有不同，前一个版本，诗人特意标明他是向“没有家园的”异乡人达尔维什致敬，在纪念达尔维什的《我属于那儿》一文，他如是写道：“正如达尔维什在诗中所说的‘我属于那儿’，‘那儿’是人类共同做梦的地方，代表着良知、勇气和创造力。正因为有了‘那儿’，才有了此刻与身份，才有

- 1 王英孙《题高房山夜山图》中的一句。
- 2 另可参看《创造》：“一个被国家辞退的人 / 穿过昏热的午睡 / 来到海滩，潜入水底”；《旧地》：“此刻我从窗口 / 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 / 故地重游 / 我急于说出真相 / 可是天黑前 / 又能说出什么”。
- 3 “云的思想成为一颗流星 / 照亮那大地的瞬间—— / 兵书落雪 汉字围城”。
- 4 “从围城汉字到放射形广场 / 记住了丁香的呼吸”。
- 5 第二章也有类似说法：“在汉字的陷阱突围 / 地下格栅外也是监狱”。
- 6 这个说法来自 1989 与 1990 年之间创作的《乡音》：“我对着镜子说中文 / …… / 祖国是一种乡音 / 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 / 听见了我的恐惧”。

了我们超越现实存在的可能。”¹也就是说，两人的交往正是一位早已失去家园的诗人在引领着另一个同此遭遇的诗人，他教导后来者要“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要把流亡当作家园。

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北岛会在长诗里不厌其烦地援引不同国家的诗人。诗人无须他者为自己的诗艺作证，但他自感有义务叙述这份“友谊”。讲述“友谊”，则是为了见证一个精神共同体的存在——“为自由献身”的“罗亭”、一九四七年穿越边境的策兰、“永远的异乡人”茨维塔耶娃、“挑战午夜暴君”的“太阳歌手”巴尔蒙特、“为花的暴动而镣铐入狱”的巴略霍、“永远不与权力认同”²的布莱顿巴赫、“叛逆的阿多尼斯”³、“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没有身份证 影子代表自己”的艾基、“在美国流浪”的施耐德、“引导我/敲开午夜之门”的达尔维什。这些人因其如出一辙的无家遭遇，如出一辙的对身份尊严、自由平等的捍卫和对母语诗艺的忠诚，组成了一个文人共和国。诗歌对他们来说即是“无家可归者的家园”⁴，是让他们能够飞升于此地而通向彼岸的保证。

第二十五章又是一个读解长诗蒙太奇特色绝好的样本。如果第十九章的线头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洛尔迦诗抄》，北岛藉此铺陈了不同时空作者(洛尔迦，1936)、读者(北岛，1992/1971/2011)、译者(戴望舒，1933)与编者(施蛰存，1956)的冥冥感应，那么第二十五章就是将时间锁定在七十年代的某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总统萨尔瓦

1 北岛：《我属于那儿》，《今天》2017年第3期（总第115期）。

2 这个表述来自《今天》杂志刊发的版本：“向墙中的布莱顿巴赫致敬/你释放的疯狂/是铸造寂静的真理/永远不与权力认同的人/我追着他的影子逃跑/每天早上 卢森堡公园/他光着脚小跑——哭泣/来自权力迷宫的高墙/一朵白云在山头追问寂静”。

3 这个表述来自《今天》杂志刊发的版本：“向叛逆的阿多尼斯致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从童年贫穷的地平线/看权力之夜信号弹上升/代替那些陨落的星星/永恒——火与火之间的深渊/在父亲的苏菲血液中/君临废墟的宗教与禁忌/我的词语是撼动生命的风”。

4 北岛：《我属于那儿》，《今天》2017年第3期（总第115期）。



多·阿连德在办公室自杀，同年，正在建筑工地干活的青年工人赵振开读到这则新闻，他“为智利哭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二十四岁呵我的热血”；下一段仍是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病中的聂鲁达闻听阿连德自杀的消息，决意返回智利，同时期的诗人则在建筑工地的通铺上认真地阅读聂鲁达的诗，写下笔记。回顾往昔，第二十六章中帕斯的评价¹，诗人未必没有同感，是才又接连抽掉聂鲁达一生诗歌的两根立柱：“爱情与革命 正如火的描述/热烈耀眼而转瞬即逝/爱情——最多会组成家庭/革命——和大众和权力有关/往往变成暴力与专制。”对聂鲁达的改观和反思诗歌的“回声”²一脉相承。

长诗变幻莫测的时序从第二十六章逐渐恢复正常，诗人显然清楚，那许许多多个城市和年份，正是并不可靠的记忆长河里唯一牢固的码头，所以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二〇〇〇年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英文授课，与杨振宁相遇，他是日后促成诗人回国的重要人物；一九八九年中国作家讨论会上和帕斯夫妇的交谈；二〇〇七年《今天》联合哥伦比亚大学和林肯中心筹办中国独立电影节；在莫斯科、鹿特丹、哥本哈根、柏林、威斯康星等城市和艾基的相遇。数十年的游历或可归结为两句诗：其一，“尊严比失败的事业更伟大”；其二，“逃亡 我绕过每一个祖国”。

最是刺穿人心的力量来自第二十八章：二〇〇一年，仍然“匿名”³的诗人自八十年代末之后首次回国，叙写此事的《黑色地图》在我看来亦

- 1 “关于聂鲁达 帕斯摇摇头 / 僭越了政治与道德的准则”。
- 2 “空行——请等等 / 上个世纪如隔岸观火 / 回放的是折叠时刻—— / 狂风正挣脱门框 / 闪电的鞭梢抽打鬃毛 / 辘下是奔流的土地 / 门牙嘶嘶吐出革命 / 我肾上腺素急升 / 战歌加上抒情的翅膀 / 这是十七岁的战争 / 用耳朵吹响号角”。
- 3 “我被匿名 猎人也沒有名字”，这句诗反向解释了“是时代匿名的时候了”的意思。



是北岛最好的诗作之一。黑发壮年的远游定有苦衷，十三年后归来（“北京，让我/跟你所有灯光千杯/让我的白发领路”），则是为了偿还亲情的债务。沧海桑田，“母语让我更陌生”，童年与青年的光影从两个世纪与两个世界的裂缝涌现。父亲在等待着北岛，曾经的文学“父辈”们也在等候着他——牛汉、蔡其矫、冯亦代、严文井。接下来的一句补全了上文两个细节¹之间的空白：“午夜 黄锐在门外送客/我正对准北斗七星/想想有多少朝代兴衰。”

第二十九章与之构成否定性的互文：重回北京，为了探望父亲，可北京终究已不再是诗人的家。所以，以驾车在不同公路为线索，海外高校的生活轨迹继续被勾勒——二〇〇五年夏天的八十号公路（“从戴维斯到萨克拉门托”），二〇〇二年晚秋的五十号公路（“从柏洛伊特到戴维斯”），二〇〇五年的二十号公路，二〇〇六年的九十四号公路（“从芝加哥机场到南湾”），正在学习开车的一九九四年（“从安娜堡到底特律机场”），直至落笔于初次飞回北京的二〇〇一年，他“行进在八十号公路/从一一三号公路转拉索大道”。北岛为父亲留下名句“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给父亲》），关于女儿，则写道：“华灯湿润 这是我的家——/历史以外的避难所/陪我的女儿长大成人。”两相对照，亲情仍在延续，但北京已不再是故土。

进入第三十章，诗人为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外国诗人盖瑞·施耐德留下篇幅。一九八四年他和艾伦·金斯堡来到北京在竹园宾馆和诗人秘密约会，一九九七年因北岛被加州大学解聘又为之打抱不平，二〇〇九年两人共同参加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以上均是友谊的见证。依旧有

1 “在那棵老杨树的荫庇下/黄锐、芒克和我/半瓶二锅头半瓶暗夜/酒精照亮绿色胆汁/为暗夜掌灯共同击掌/听太阳穴的鼓手”；“沿新街口外大街骑车/在流水中刻下的青春：/我们俩互取笔名/猴子摇身一变——/他是芒克 我是/被大海侵蚀的岛”。



蒙太奇的笔法，当时空由域外的千禧年转换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盖瑞定居的内华达山林里土狼“追着长长的信”，在另一个时空，即仿佛是“反精神污染运动(在)追着我”。

可能是源自盖瑞在日本十二年的修行，北岛此刻想到了他的日本友人——安达壮一(诗人的第一位日本朋友)、谷川俊太郎、大冈信、白石寿嘉子、吉增刚造(参加在东京举办的《今天》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诗人)、高桥睦郎、财部鸟子(参加在静冈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连诗活动的部分日本诗人)、是永骏(北岛的日本译者)，诚然，也包括两位特殊的“友人”，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他们是黄皮书的作者——设若长诗叙述的中心始终不曾偏离诗人在天涯的行脚和《今天》四十年的源流，那么日本就是其中一站，一如第三十二章的印度是另外一站。与首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同年举行的中印作家对话系列，从二〇〇九年持续至二〇一八年。诗人提到的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土著民族令我眼前一亮：“吉普赛人 自由的祖先 / 种姓制度中不可接触的人”。可见诗人的身份认同亦不局限在文人共和国——“我的影子继续流浪”，“自由不过是验证我的名字”。

第三十四章细数和香港的缘分：一九八五年，诗人的中篇小说《波动》在香港付梓，这也是北岛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新世纪出版社的《北岛诗选》与花城出版社的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均在一年之后)；一九八七年，他受邀前往香港参加小说研讨会。一九九七年，北岛参加第一届香港国际诗歌节，直到又一个十年过去，诗人从美国移居香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也开始筹办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本章的蒙太奇是北岛为两句旧诗赋予了当下性，第一处来自香港作家也斯：“只可惜你戴起了口罩 / 听不清楚是不是你在说话”(《城市风景》)；第二处是对《太阳城札记》一字名篇的改写：“网——人类是鱼的祖先 / 正进入大数据的生活 / 手被牵动 心在右舵 / 自由不过是验证我的名字。”此刻回首

四十年，诗人的情绪不免低沉，是的，“这世界并没有多少改变”（《给父亲》），人们在“美丽新世界”比在“1984”的世界丧失得更多，多到已经丧失了抗拒幸福的权力；惟当“当病毒和数字王国为邻”，对自由的禁锢就更为变本加厉：曾经，“流亡者的窗户对准 / 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毒药》），此刻，“窗口面对海湾的全景 / 大历史升级到单人牢房”。

第三十四章也是《歧路行》的终章，香港之于北岛，是“我被香港收留”，可香港同样“不是我旅程的终点”。这理由在第九章已有揭橥，诗人把写作视为守夜，把自己的后半生描述为一次始于原点的射线¹，此间唯有“歧路”开始的原点不可忘却。职是之故，长诗始于此，也讫于此；始于北京：“风在耳边说，六月 / 六月是张黑名单 / 我提前离席”（《六月》），讫于香港：“六四晚会是新的黑名单 / 而活着的都是守夜人 / 烛火呼应 正是缺席的意义”（《歧路行》）；“起于怒涛般的发问，而终于宽阔而静缓如大河般的回答”²。

但也许这回答并不指向开篇的设问？抑或是这问题原本就没有答案³？问与答预设的是“正确的道路”，即便是后见之明——辩证法的狡计。我希望读者看到这一点：诗人并未暗示存在一条“正确的路”。“歧路”或为“迷路”或为“迷途”，但严格地说，它只是不曾设想与无从预料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这首长诗就是“受雇于一个伟大记忆”者的自我见证，亦是诗人写给自己的歌——“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2022.2.26 改定

- 1 “冷战刚刚结束……我身份可疑 流亡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我的一生”。
- 2 这句话引自作家阿乙为《歧路行》撰写的短评。
- 3 “逝去的逝去的是无穷的追问 / 返回的没有声响”。



失败者的胜利

姚风

北岛自二〇一〇年开始创作长诗《歧路行》，期间因病患而停顿，病愈后又以顽强的毅力续写，数易其稿，终于在二〇二一年底得以完成，在晚年以诗歌的形式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了一次回溯、概括和总结。关于写作此诗的缘由，北岛曾说：“歧路行，我永远在迷路。我个人的命运和当代史，有一种类似对话的关系。我经历过这些年，见过的诗人们，朋友们，还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觉得对于这么一段历史，我一定要有个交代。”这是一个必须的“交代”，如果没有这个“交代”，那么对北岛，对我们，对中国当代诗歌来说都会是巨大的损失。

先于诗人，北岛首先是一个大写的人，他身上有一个高贵脱俗的气质，这种气质无疑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旷达大度，坚毅勇敢，永远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精神，同时深怀一颗悲悯之心。这样的精神与风骨决定了诗人作为人的高度，也决定了诗人写作的高度。北岛的写作是不妥协的写作，他有意让自己的写作充满“古老的敌意”，他曾解释说，“‘古老的敌意’包括三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母语的紧张关系’‘一个作家和他本人写作的紧张关系’”。用他通俗的概括来说，就是作家不仅要和世界过不去，还要和自己的母语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正是在这样的写作原则的指引下，他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放弃，他与世界、母语和自己较劲，终于写出了《歧路行》。因此，阅读这首长诗时，感觉北岛还是那个北岛，那个依旧秉持自

已坚守的信念，以巨大的诚实和超凡的诗艺书写生命之诗的诗人。

作为文革后中国诗歌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北岛曾经面对那个个人尊严被肆意践踏的疯狂年代勇敢地发出“我不相信”的呐喊，可以说，北岛在那个时期写下的一系列诗作，都充分证明他没有辜负那个苦难的时代交付给诗歌的使命，那些铿锵有力、富于哲思和批判、充满受难与英雄气息的诗篇，直到今天依旧回荡在我们耳畔，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依旧没摆脱恐惧，依旧不能勇敢地喊出“我不相信”，巴金“讲真话”的遗言依旧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禁忌。有人质疑北岛对现实的批判，认为“当历史行进至九十年代时，启蒙的部分目标已经实现，民主自由理念也已为民众普遍接受。启蒙开始由精神世界走向世俗生活，从理论倡导转向社会实践，而实践的主体也变为了已获得自我启蒙能力的市民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试图将启蒙限定在精神层面，并完全由知识分子掌控，本身就是对‘启蒙’的反动”。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派胡言，启蒙并没有真正的开始，许多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匍匐于野蛮愚昧的黑暗中而不自知，既看不清楚历史也看不清楚自己，因此我们会看到，面对重大的国际事件和社会事件，总会出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的表态和叫嚣，他们盲从、狂热、轻信，不会独立思考，甚至没有判断是非的基本能力。就此而言，过去的北岛依旧是“现在时”，并没有过去，他的诗歌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始终和我们走在一起，因为我们和他一样，其实也走在漫漫的歧路上。诗人在这首长诗的《序曲》中提出一系列“为什么”的发问：“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这些掷地有声的发问正说明许多问题仍旧没有答案，泱泱大国，历史久远，文化灿烂，但历史的册页也写满了屈辱和苦难，先祖们沿着一条崎岖之路一路走来（莫非他们走的也是一条歧路？为何如此多灾多难？），走到今天与我们相遇，他们对那些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我们的寻找也充满了茫然：“革命，哪儿是革命/用风暴弹奏地平线/哪儿是真理/在词语中



寻找火山。”(序曲)

北岛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繁复丰盈,即经历了抗争、漂泊、孤独,也收获了掌声和荣誉,因此他拥有别人难以拥有的人生经验,这是巨大的财富,本身也是一首长诗和大诗。《歧路行》书写的不仅仅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也诠释着他不同时期的心灵密码,记录了文革和文革以后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回溯往事,以敏锐的洞察力言说当下,并用岁月沉淀的睿智和思考以及跃动的意象捕捉诗意。这首长诗依旧与他惯有的写作风格血脉相通,特别是在词语的选择和意象的营造上承继了一贯的风格,但又凸显出变化,自传性和叙事性的言说打开了更为辽阔、开放和真实的空间与时间,同时对反思、质询和拷问精神的坚守让诗歌获得了深度和厚度。

《歧路行》作为自传体的长诗,北岛把其曲折的生命轨迹作为主线,但并没有完全遵循线性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平行、跳跃、交错、剪接等方式呈现烙刻在他生命中最为深刻的经验、事件、人物和场景,既有对事件真实的记录,对人物的白描式的摹写,也有内心的独白,对历史的反思,与古今中外智者和诗人的对话,甚至不乏对当今现实的省察和思考。诗人就像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引导读者跟随着充满诗意的蒙太奇镜头,沿着诗人遍及世界各地的足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体察诗人对其波澜起伏的人生历程的生动叙事,从而感受诗人在思想的烛照下自我生命的抗争、疼痛,哀叹和思索。

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北岛记录并呈现了这些事件的片段或场景,但这不是简单的档案记录,而是将强烈的情感和反思精神渗透于沉郁深邃的诗性语言之中,从而把一个个片段和场景与诗人个体的命运串联起来,彰显出诗人当时的态度和立场:“这是童谣的北京/不设防的古城/惟有反抗的命运—/让心握成拳头/向失败者们致敬。”(第三章)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改变北岛生命历程最重要的节点,他在长诗中多处写到这个事件,时间才过去三十多年,它似乎已经在集

体记忆里消失了，但这是一个不该忘记的事件，诗人绝不会忘记，他要向那些“失败者”表示敬意。

《歧路行》还记录了北岛与诗人、作家、汉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等人交往的往事，其中既有他在国内结识的朋友，如顾彬、多多、严力、顾城、芒克、赵一凡、高行健、蔡其矫、牛汉、老木、李陀等，也有漂泊海外时结交的世界文坛重量级的人物，如苏珊·桑塔格、金斯堡、施耐德、萨拉马戈、帕斯、特朗斯特罗默、阿多尼斯等，与这些人的交往和交流无疑拓展了北岛人生经验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他在海外流亡期间，与这些重要诗人和作家的交流不仅缓解了他生活的孤寂，也为他的思想认知和写作理念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诗歌不再像地火运行的火山一样，时刻寻找着突破口喷发，他从为之代言的“我们”之中深入地走进了自我，以更为沉郁内在的张力去界定自我与他者。当然，这种变化也得益于他通过深入阅读各国诗人的作品而汲取的养分，北岛在诗中提及了一系列他引为精神知己的诗人和作家，如茨维塔耶娃、策兰、布莱克、洛尔迦、阿波利奈尔、加缪、卡夫卡、聂鲁达等。在第九章，诗人自比他崇敬并翻译过的诗人策兰，而且还引用了策兰的《卡罗那》其中的诗句“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我是一九四七年的策兰 从布加勒斯特到维也纳
 穿越边境 蛇头带着臭鼬的味道 从童年辨认的
 北极星领路 除了诗稿没有一纸身份 在废弃的
 火车站过夜 星光下弯着腰的影子潜行 德语才
 是母语的敌人 是石头开花的时候了

（第九章）

一九四七年策兰从布加勒斯特到逃到维也纳，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份诗稿，这样的逃亡经历让曾经漂泊流亡的北岛感同身受，他想



到自己也成为了策兰，想到深怀心灵创伤的策兰以德语写作时所感受到的“敌意”，就像北岛在远离祖国的环境里只有母语这“唯一的行李”，他用母语写作时也应该同样感受到了“敌意”，但它对一个诗人的写作来说是多么重要，或者说，写诗也是让“石头开花”的过程，在石头坚硬的否定中肯定新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北岛在长诗中记录许多他所交往的人，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其中有上述那些作家、诗人和他的朋友，也有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北岛的散文写作已是大家风范，写人状物都有自己独具风格的笔法，平实中见奇崛，特有的调侃、反讽和幽默让行文变得趣味横生，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快感。限于诗歌的形式，诗人在长诗中只能用雕刻刀般的凝练语言去刻画人物，但在他的勾勒下却也鲜活生动，令人感受到这些个体生命存在的历史感和人性的多样性，比如第二十二章写到了北京机场负责边检的张少校：“张少校生锈的笑容 / 齿轮咬紧 / 为攀登他的一生 / 而嘴角露出人性的瞬间。”在壁垒森严的体制之内，作为一个小小齿轮他只能咬紧庞大的国家机器，但冰冷的制服并没有扼杀他内心残存的人性的微光。

北岛在歧路上并非独自行走，他穿越古今，与今人交流，同时不忘追随古人的足迹，与李白、杜甫、孔子等人对话。孔子生前被轻辱怠慢，死后被尊为圣人，历代统治者都喜欢他，而他的《论语》也成为历朝统治者用来教化万民的宝典，这是奠定中国人价值观的根本，如果没有孔子和《论语》的教化和塑造，今天的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民族性格，但原初的孔子在哪里？他真正的思想是否曾经被遮蔽，被误读，被篡改？当晚年的北岛与年近六十的孔子相遇，他看见了孔子与弟子失散的落魄情景，他看见的孔子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你年近六十
夕阳下，白发如笔锋
歪斜的影子如败笔



直指东方的故乡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变成象形文字
并逐一练习发声
(第八章)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那些“变成象形文字”的孩子在“礼义仁智信忠孝恕悌”的千年训诫下练习发声，但如何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五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苦难复制着苦难，但苦难又催生了多少根本的改变？纵观历史，诗人回忆起曾经追随杜甫身影的情景，回忆如何“倾听他诗的心跳”（第十五章），这心跳来自杜甫，来自北岛，也来自一个民族的苦恨之心。

二〇〇七年，北岛结束漂泊生活，定居香港，生活变得稳定，但步入晚年的他并没有颐养天年的打算。他筹集基金，让《今天》杂志继续在香港编辑出版；他创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影响巨大，现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诗歌节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观照现实的方式虽然变得更为旷达，但并没有握手言和，他依旧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清醒、孤勇和诚实，面对现实中的悖论和荒谬不是抽离，而是关注和切入，比如，诗人用两章的篇幅（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涉及新冠疫情，对这个影响人类命运的灾难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立场，其中一节这样写道：

我是零号病人
李文亮医生发现了我
在计算机屏幕互相辨认
生与死 昼与夜 漩涡
从水下吐出一串串泡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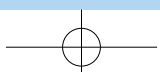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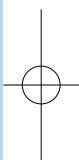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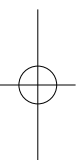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李医生戴氧气罩——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沿走廊尽头 我贴近你
在黎明前吹灭油灯
(第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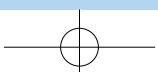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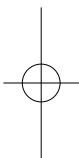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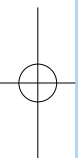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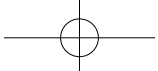
“零号病人”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昼与夜，从来没有消失，现在又一次以“皇冠”的形式为人类“加冕”，对人类进化至今的文明成果构成新的考验，而在中国，李文亮医生仅仅为说出真相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以自己的死亡告诉我们，我们是病人，我们仍然是不敢说出真实病情的病人。

北岛在长诗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是你 歧路的陌生人 / 等待收割光芒的季节 / 送信 明天却没有地址。”诗人勇敢地确认自己走在歧路上，他依旧在辨认自己，依旧在等待收割光芒，但前路茫茫，前方依旧是一条歧路吗？作为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诗人并没有给我们确定“明天”的方位和地址。对北岛来说，“歧路”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否则他不会用这个词来命名这首长诗，这个词不仅仅是北岛人生历程的概括，更是对历史与现实一种警醒的认知。北岛自喻为“失败者”，所以写下一部《失败之书》来总结他天涯孤旅、四海漂泊的人生，但更大的失败或许是他并未彻底实现为之奋斗的理想，世界依旧苍茫，没有根本的改变。然而，作为一个富有时代担当精神和苦心锤炼诗艺的诗人，他又是一个胜利者，而《歧路行》是他写作生涯的又一次胜利。拉康说“现实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词语的”，这部长诗通过真诚的词语抵达并呈现了真实的现实，同时让我们看到诗人如何以更为辽阔深邃的诗歌之路抵达精神价值的皈依，从而启发我们对寰宇世相的独立思索和对自我生命的修持。



保卫和平诗歌专辑







编者弁言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布达佩斯备忘录》，悍然发动对主权国家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计划以闪电战迅速占领基辅等大城市，并实施对乌克兰民选总统泽连斯基的“斩首”，以实现在乌国“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目的。整整一个月过去了，俄军非但没有攻克基辅，反而陷入战争泥沼，甚至连志在必得的马里乌波尔也没能拿下。损兵折将，丢盔卸甲，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尽管战争使美丽的乌克兰变得满目疮痍，乌克兰人民保卫家园，抵抗侵略者的意志令全世界正义之士和爱好和平的人们为之动容。包括俄罗斯各大城市在内的全球反战示威活动表明，这场战争是不得人心的。各国对俄制裁，自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以及源源不断进入乌克兰的防御性军事应急物资，再次验证了中国谚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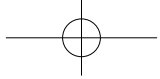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关于对乌克兰“纳粹化”的指控，只需听听“普京的大脑”，即他的御用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的一番说辞就不难明了：“后现代性表明，一切所谓的真理都只是相信的问题。所以，我们信我们做的，我们信我们说的。而这就是定义真理的唯一方式。所以，我们有我们特别的俄罗斯真理，你们需要接受它。……问题是谁来统治世界。这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战争。”（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保卫欧洲意味着什么？》）似乎乌克兰危机乃是它不接受“俄罗斯真理”的结果。而阿伦特早就揭露过，如此“神圣不可触碰的真理”实际上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谎言”（参见



《集权主义的起源》)。有意思的是，“每当阿道夫·希特勒要颠倒是非的时候，作为症候性的表现，他会谈论起大是大非”（参见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法西斯谎言简史》）。二十多年来，发生在俄国的“把权力和真理托付给领袖”（同上）的历史与法西斯主义如出一辙，也是普京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的内在逻辑。

有人问一位身处战火中的乌克兰诗人：“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写诗。关于战争的几首诗。”我认为这是关于诗人职业性在当下的最好的表述。“诗不能阻挡坦克”——固然如布罗茨基所说，而诗的威力远远大于坦克，当泽连斯基总统引用莎士比亚时，这种威力便显现了出来。本专辑（第一部分）的十二位作者都是乌克兰诗人，他（她）们中的大多数目前就生活在乌克兰。三月十三日，在诗人明迪发起的“乌克兰与华语诗人连线朗诵会”期间，有两位诗人因要去做前线医护而由别人代为朗诵。和平环境中的人怎能理解，在战火的间隙，在临时避难所里写诗是什么滋味？祝你们平安！勇敢的乌克兰同行们！

俄乌战事以来，国内社交平台上充斥各种支持普京的叫嚣。余秀华的反战诗《祷告辞》发布后，在留言区里甚至被一些不怀好意的“粉丝”围攻。我注意到，围绕这场战争，中文诗歌圈也出现了分化，并非没有人写诗为战争狂人叫好。诗性正义被冠以诗人称号的人公然冒犯，实在是太讽刺了！经历过“二战”的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曾经忠告年青一代：“唯一不能说谎的工作是诗歌。你不能在诗歌中撒谎。如果你是一个骗子，你终究会被揭穿。”（见《巴黎评论》第五十期，1970年秋季号）对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不是认知出了错，而是居心的故意。在诗歌中撒谎的确骗不了任何人。本专辑（第二部分）收录十七位中国诗人的最新诗作和廖伟棠的文章《如果我也沉入乌克兰的茫茫大雪——犹太诗人们的乌克兰回忆》，它们对正在发生的战争灾难的及时回应提醒着世人，国家与威权崇拜的危险在于，当威权以国家的名义杀人，“灰烬会落在我头上”（翟永明）并非危言耸听。不从个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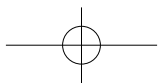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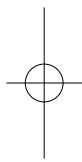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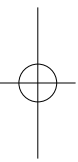


遇出发，而是设身于他人的角度感受和思考才能分辨是非，“在少数紧要关头，这种能力确实可以避免灾难，至少避免个人灾难”（参见阿伦特《精神生活》）。

本专辑是在北岛提议后开始约稿的，感谢每一位乌克兰和中国诗人的赐稿！感谢每一位英文和中文译者的支持！明迪专门写了《乌克兰诗歌翻译与连线朗诵缘起》，介绍了原委，在此向她特别致意！

宋琳

2022.3.29





第一部分

乌克兰诗歌翻译与连线朗诵缘起

明迪

今年年初，乌克兰-美国诗人云上互译将近一个月，于一月二十七日云上互诵，由美籍乌克兰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策划、第四届亚特兰大国际诗歌翻译节主办。我收到通知后邀约了几位中国大陆诗人观摩，但由于时差和线路状况，只有两人连线成功。我本人从头到尾观看下来最大收获是借此机会在脑子里梳理了一下当代乌克兰诗歌与前沿诗人。参与乌美互译互诵项目的有三位非常优秀的乌克兰诗人，鲍里斯·赫尔松斯基 (Boris Khersonsky)，卢德米拉·赫尔松斯基 (Ludmila Khersonska)，鲁芭·雅金楚克 (Lyuba Yakimchuk)，互译主持人是居住于美国的乌英双语诗人、翻译家奥克萨娜·马克西姆丘克 (Oksana Maksymchuk)，顺着她的名字，我找到她合编的当代乌克兰诗选英译本《战争词语》(2017年波士顿“学术研究出版社”出版)，如获至宝，并意外地发现我十多年前认识但疏于联系的瓦西里·马赫诺 (Vasyl Makhno) 也被收录。二月二十四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住在美国的另两位乌克兰女诗人于三月一日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线上朗诵会，声援乌克兰，参加此会的有鲍里斯·赫尔松斯基、卡明斯基等八位乌克兰诗人，以及卡罗琳·佛雪等美国诗人以及译者。看完之后我觉得汉语诗人也可以迅速翻译一批诗出来并进行线上朗诵，遂邀请香港诗人宋子江联手做此项目，他说乐于翻译并参与朗诵，但没有精力做合作者，于是我自己做起来，邀请了《战争词语》里收录的一部分作者以及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乌克兰诗人，把他们发来的作品转发给汉语译者(宋子江自选的翻译作品恰



巧也在作者发来的作品里)。在各位译者、朗读者的支持下，三月十三日完成线上朗诵会。这里要提及的是乌克兰当今最杰出的诗人 Serhiy Zhadan 等人，我通过三个渠道都无法邀请到，便请乌克兰独立文化网站 CHYTOMO 创办人帮忙邀请，她说他们正在前线，我问她是否愿意联手做朗诵会，她说当然愿意，我把流程表发给她，两人一拍即合。

“乌克兰诗人及华语诗人连线朗诵会”由独立诗歌频道 Poetry Across the Oceans 和乌克兰独立文化网站 CHYTOMO 联合主办，明迪策划，主持人为乌克兰九零后诗人埃拉·叶夫图申科 (Ella Yevtushenko)，Zoom 技术支持范静哗、宋子江。直播和剪辑过的录像都存于 Poetry Across the Oceans 频道。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细节仍然令人感动，北美东西两岸与乌克兰和中国大陆的时差，意味着必然对一方时间不利，居住于纽约的瓦西里·马赫诺说任何时间他都能参与，哪怕半夜三更；汪剑钊原本是中方主持人，后来他说支持乌克兰就不用俄语，放弃主持；活动当天临时调整顺序，何杉完美无缝地衔接上；彝族诗人拉玛伊佐朗读卡明斯基的中译本，气韵上与原作者神似；宋子江不仅翻译神速，Zoom 技术援手也非常及时。其它无法一一提及，当然最给力的是诗人宋琳，他不仅参与了翻译和线上朗诵会，还提议在《今天》文学杂志上做专辑，这无疑给乌克兰诗人和中方诗人译者都带来很大鼓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武汉诗人小引联手独立音乐人郭进做的视频《带我回家》(我请人从汉语直接译成乌克兰语，并请诗人西叶用新闻图片剪辑出一个新的版本)，给这次朗诵会带来视觉和听觉以及情感上的冲击力。不记得谁说过，诗歌无法抵达之处，音乐可以。

关于译本，鲍里斯·赫尔松斯基的诗由汪剑钊从俄语直译；有两位从乌克兰语直译；其他译者都注明了从英译版转译。敖德萨国立大学心理学教授鲍里斯·赫尔松斯基 (1950—) 从小就会说乌克兰语和俄语，但诗歌写作语言为俄语，虽然在二〇一四年俄乌冲突后他声言用乌克兰语写诗，但写着写着又写回到俄语。八零后女诗人伊娅·吉娃也是俄语写



作。卡明斯基说俄语，移居美国后以英语写作(上海文艺曾出版过他的诗集中译本《舞在敖德萨》)。其他参与此项目的乌克兰诗人全都是以乌克兰语写作。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以俄语为主，中部和西部以乌克兰语为主。收录在此的作品，基本上按照当天的朗诵流程排列，而流程主要考虑的是原作者和译者所在地的时差，与重要性无关。每人两首诗，为作者自选，两小时内完成26首诗的原文朗诵和汉译朗诵，时间非常紧，所以这个有限的数量并不能反映出作者的写作全貌，但对于了解战争时期的乌克兰诗人写作状况还是提供了一个窗口。

短短一个多星期，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乌中诗人连线朗诵会，朗诵人数比规模最大的乌克兰-美国朗诵会还多，这是一个小奇迹。乌克兰诗人处于战争中，情绪悲愤，而且大都在做义工，上线时间非常有限，中方准备也很仓促，所以活动并非十全十美，如果在和平年代用更多时间做，当然会更好。但及时是关键，诗歌阻挡不了坦克，但诗人必须发声，支持弱小、被侵略的一方。时至今日战争还在继续，每天在网上看着乌克兰诗人忙于各种义工，还及时贴出新诗，我作为读者一直在关注，感觉他们在为“反战诗”创造新的形式，注入新的内涵，他们的作品一方面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同时又有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带来的特殊异质，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九九一年独立之后的与旧我割裂，而是复兴具有三百年历史的乌克兰文学，他们有的实验性强，有的文学史意识强，见证他们的写作，也就是见证乌克兰当代诗歌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2022.3.28，于洛杉矶



乌克兰诗歌专辑

——乌中诗人云上诗会朗诵篇目

奥克萨娜·卢茨夏娜 (Oksana Lutsyshyna)

何杉 译

耶夫宁和维克多

耶夫宁和维克多在发黄的旧照片里，穿着军服，
战争刚刚开始，那时
他们年轻，他们微笑
战争刚刚开始——他们还来不及死去，
在那个时刻！

……战争结束了。耶夫宁死了
在一辆燃烧的坦克里——死了——我猜
但没有人知道真相。
但维克多活下来了，活了很久很久
他有了孩子，孩子们又有了孩子，甚至更多。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恐惧
死，降临到他灰白的头发上，
降临到灰色的肉体上。
死亡，他恳求死亡：
不要来到我面前，不要
来到我的邻居面前，当他们抬走他的棺木



我知道：我将会是
下一个。

而那年轻的穿军服的死者，对他微笑
并低语：别害怕任何事
耶夫宁会认出你，就算你已经灰白了头发——别担心，
现在开始再也没有战争没有照片

没有什么，将会隔开我们

我奶奶凯特琳娜

我奶奶凯特琳娜
她每天为兔子们割新鲜的草
她每天在厨房和花园里跳着舞
她去当保安看守一些厂房
晚上换班时她给桌布和餐巾绣花

她可不会吓着——当我爷爷
关了房门、锁了大门——
把她赶到大街上睡觉；
她拿出一把秘密的梯子，从窗户爬进院子
在花园里静静等着。一个人
呆在那些沉睡的植物中间

我奶奶凯特琳娜



怀抱着这么巨大的爱
而当这爱显现——
强权的风暴席卷一切
无情的醉汉
无处不在的灰，和污秽

这不是个笑话。当恐惧被恐惧压倒
而厨房里的锅还稳稳地立着
家里的空气还那么清新
窗帘在风中微微摆动——
邻居们没法相信：这怎么可能？
这个普通女人还在过着平常日子
哦！我奶奶凯特琳娜能让奇迹发生
一定是天上的主通过她，对我们说话

当她将要离开人世
凯特琳娜没问自己会去哪里
她只是问：没有了母亲，
孩子们该怎么活下去？

……现在，这世上
唯一不会让我感到恐惧的地方
就是她的怀抱
就算那只在回忆之中
(哦！凯特琳娜能让奇迹发生
天上的主啊，正通过她对我们说话)



鲍里斯·赫尔松斯基 (Boris Khersonsky)

汪剑钊 译

///

防空警报器——这是俄罗斯闹钟，
但是，没有了它就无法入梦。
我可怜的理智——是储藏室的蜡烛
不能照亮，更不能温暖任何人。

无法入梦——只有瞌睡和昏厥，
思绪犹如失去了力量的盐巴。
而这思绪的力量，我已十分陌生，
它已经沦陷，需要在地板上行走。

你将被扔在地上，被人们践踏——
你不要抱怨，因为他们警告过你。
俗话说，宽恕在上帝，我们无权审判，
正如儿时骑车，不知怎地踩动了踏板。

踏板在转动，但不知去向何方，
一切从旁边飞逝，但我们还在原地。
罪孽被宽恕，但我们还得为别人顶罪
等待所有人的是搜查令和逮捕令。

上帝用报应来唬人，以奇迹来安慰，



永恒之光照亮一个空洞的坟墓。
但我们还能怎样？储藏室点着蜡烛，
屋子一片漆黑，盐巴已失去力量。

生活不是戏剧，而是杂技，但竞技场已荒芜，
无法入梦——只有瞌睡和昏厥。
防空警报器刺耳地响起，
战时之夜，降临吧，就当还在家中安息。

///

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战壕，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有床第，
哪里有人和汽车，哪里的处女地就会消失，
就会出现自动取款机、混凝搅拌机和橡皮玩偶，
战士的血肉就会成为大炮的零件。

就不存在没被敌人的魔足践踏的国家，
就不存在未曾掩埋敌人尸身的土地，
也不存在什么地下室不曾被使用，
被弃置的和平居民在那里手托脑袋打瞌睡。

///

你的听力是否足够灵敏，可以分辨
掠过房顶的是哪一国的战斗机？



你为什么缩进在椅子上，脸色苍白如粉笔，
你为何不做日常事务却惹上了战争？

敌人瞄准的不是你，你对他只是一个零，
一个小木桩，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儿。
俄罗斯军舰的导弹并不是向你飞来，
这是操蛋的军舰，不是你生活的黑客。

对敌人而言，你什么都不是，只是感冒的痰液。
你白发的头颅——只是一口小空锅。
但你有一千个兄弟，与你分担上百个忧愁。
诗歌的单词正在灵魂深处一个接一个成熟。

但你是否能够分辨，墙外是谁的军队，
你内在的眼神为什么变得模糊？
为什么俄语竟然还是你的母语，
自出生到现在，它仍然在鲜活地跳动？

几乎完全不在乎，你跟从谁的行踪。
不论怎样，道路出了岔，或者脖子被拧歪。
兄弟姐妹在陌生的城市四散逃离。
而你——被一块橡皮擦掉，或者，被一笔勾除。

///

别害怕，小家伙！这是拍摄二战的电影。



等到第三次大战——你将是英雄，人们将书写你的功勋。
当你观赏那些个沙袋，那些反坦克的刺猬，
难道真的很漂亮？喜欢吗？请告诉我。
是的，冲锋枪的嘎嘎声代替了摄影机的咔嚓声。
都是操你妈的粗话，他娘的黑话。
俄罗斯军舰，滚你个王八蛋——很好的例子。
别动你的小鸡鸡。当它长大了——就会是正常的尺寸。
今天，一切都很好。很久以来就如此。
别害怕，小家伙，这不过是在拍电影。
深夜拉响了警报。需要躲进地下室。
等你长大了，人们将告诉你怎样在掩蔽所过夜，
怎样坐着，紧贴湿漉漉的墙壁。
这是不用任何胶卷拍摄的一部快乐的战争片。



哈利娜·克鲁克 (Halyna Kruk)

星子安娜 译

灰色地带

那年夏天，当我们找到一个大黄蜂窝，
每个不偷懒的人都用棍子戳它然后跑开。
父亲那挂在钉子上的旧外套
沉重的袖子搭在他的肩上。
尽其所能鼓动他。

那年秋天，当太阳点燃邻近楼群，
除了他，没有人跑去扑火，其他人都去了哪里？
他明白了，即将到来的铺天盖地的大事
阻止他看见光，缝隙裂开的地方
怦怦敲击一个节点。

那年冬天，野狗啾他也不再像个人。
他忘了什么是黑夜和白天，变得彻底冷漠了
为了生存，用陌生人的血来取暖，
自然堆了成堆的荒冢，
找上他们，藏起他们

那年春天，战争结束时，他们射杀了剩余的野生动物。
拆除了那些荒冢，把一些被占据的转移
到了新的空城。没有人知道谁



曾穿上父亲的外套走过，谁曾对果园里幸存的李子说话
以及它们给过的答案

母亲

有人站在你和死神之间——但
有谁知道我的心还能承受多少？
你在哪里，这很重要
有人在为你祈祷
尽管用着他们自己的语言
尽管他们双手没有合拢，没有跪下

我记起你小时候我是如何责备你
从花园里摘下草莓的茎
在浆果成熟前就把它们压扁

我的心低喃：死神，他还小
他还青嫩，他的生命中还没有什么
比未洗的草莓更甜
我请求你：哦，上帝，不要把他放在前面。
不要让炮火落在他身上，哦，上帝！
我甚至不知道炮弹长成怎样，
我的儿子，我甚至无法想象战争

转译自 Olena Jenings 和 Sibelan Forrester 的英译版



伊娅·吉娃 (Iya Kiva)

宋子江 译

水龙头里有热战吗？

水龙头里有热战吗？

水龙头里有冷战吗？

为什么说绝对打不起来？

都信誓旦旦地说吃完午饭就开战

我们还亲眼看到了宣告

“下午二时，战争爆发”

三个小时过去了

六个小时过去了

若黄昏时仍未打仗，我们又将如何？

不打仗我们就没法洗衣服

就没法吃晚饭

就没法喝茶

八天都过去了

我们浑身酸臭

妻子都不愿意和我们睡觉了

孩子都不记得怎样笑和抱怨了

为什么我们觉得永远不会缺少战争

开战吧，好吧，我们向邻居借一场仗来打



就在绿色公园的另一边开打
开始担心战事会波及到马路
开始觉得没有战争的生命是短暂的苦难

在这里，要是战争
没有流过每一户人家的水管
每一个人的喉咙
那将是一件怪事

他们杀死我父亲，我梦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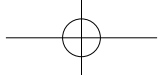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他们杀死我父亲，我梦见
自己被连根拔起的树
和污浊的沼泽包围

走出二楼的阳台边缘
再踏前一步便是暮色的怀抱

真的很美
仿佛置身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右边
土地从山峦中升起
从未想过离开这间房子

你不是一叶方舟



就是一个木匠

反向透视

父啊，父啊，祢为何把我离弃？¹

转译自 Katherine E. Young 英译本

1 | 译注：《圣经》马太福音 27:46。



瓦西里·马赫诺 (Vasyl Makhno)

远洋 译

战争

主啊，蒂奇纳这样写道：

“还有别雷、布洛克、叶赛宁”

他们这样包围我们

在四面八方

赐予我们意志和力量

一只匆忙装好的手提箱，面包

自然，他们这些狡猾的狐狸会撒谎

说我们既没有盾牌，也没有历史

伊戈尔带我们去某个地方

越过黑帮老大和他的军团

今天下着二月雪

明天带着血腥的盾牌

他们的黑暗力量来自特穆塔拉坎

还有莫克萨斯和楚德

在我们的地点射击

瞄准我们的阵地

那么，《伊戈尔远征记》里有什么



古代声音里有什么
你们——光着脚像狼一样蹦跳
喷溅魔鬼的唾沫

抵达河流和边境
触痛我紧绷的心
你被污黑的圣像
用牛奶也不能清洗干净

主啊，蒂奇纳这样写道
基辅——弥赛亚——这个国家
为什么，我们不曾把那些诗记在心里？
流血——我的心——在流血

关于一座桥的歌谣

他们告诉我们，桥那边
俄国纵队摇着尾巴
战争的狼狗正在逼近
在海上步兵营的命令下
桥被炸毁——战争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因此，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诗
警报齐鸣——兵团行进
泥土大地散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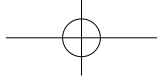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我们的黑钙土和赫尔松大草原的气息
流出的鲜血会在整个春天里生长
甚至，在灰烬上开花

但今天，在四面八方和所有民族
在男人们手中，武器冰冷
血液搏动——战斗，战斗
一个水手在桥上放置炸药
对于拥有果园和树林的
乌克兰，那座桥
具有战略重要性

自然，他跑到桥底
不吝惜他的心脏和双腿
他跑起来像狐狸，也可能像狼
报告说，桥炸毁了
阻止了前进——俄罗斯战争狼狗
你们，不得不停下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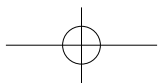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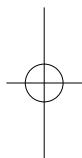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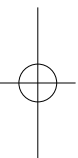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当那座桥像电线一样断掉
天国大门的铰链嘎吱作响
他们，就他妈的过不去了
那个水手把脸贴在地上
就好像在倾听地下小河的声音
和第聂伯罗礼拜的管风琴

我说：我们今天的诗就是这样



我们不是城市，而是营和团
乌克兰着火了
我们是紧绑成捆的小麦
我们的血液将在田野和草地上生长
因为，万物在春天生长

转译自 Olene Jennings 英译版





尤利娅·穆萨科夫斯卡 (Yuliya Musakovska)

奥列克桑德拉·贝斯帕拉 (Oleksandra Bespala) 译，童蔚润色

如此的爱

如此的爱——喉咙里很热；
没有中间色或相对值
不是通过字母，而是通过整个太阳和大海
所以风信子，紫罗兰色，绝对
像早晨一样凌乱疲惫，
如此引人注目：我们不清楚它是愈合了还是受伤了；
如此承诺——柔软的膝盖，破碎的外壳；
像你等待却错过的车站；
如咆哮——和安慰的声音，说：雷电，雷雨；
像街头音乐家，被刺伤在皮扎姆切；
像被冲撞的船，变浅的河流；
像155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像你不会厌倦说出的失落地点的名字；
因为恩典是最高和最坏的诅咒；
像黑草，灰姑娘的巢穴和荒地的耳语。
这种爱情长久——
再也不会放手了。



紧急逃生包

人们问我你的逃生包里有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没有折叠你焦虑的行李箱吗？
如果我不做，我怎么知道里面有什么
从未感觉到这种穿孔的焦虑
我要弥补它，我要为自己做些什么
在浆果污渍的头部刷一个洞
我赶忙补上；我还要带哪些？
在孩子汗衫上
卢布林省 高加索和西伯利亚；
利沃夫的冲突被钢丝绳扭曲
代替我肌肉的
里面，有什么样的弹簧
植入地面的根部不会松开拉力
深深的
从我手中掉下来；我母亲的手漏水了
这条电线会断裂，我就不在了
手提箱里这几张褪色的照片
让孩子分辨出自己血液的声音
药水复印 收音机的文件
在其中它几乎不燃烧
几乎无法呼吸的
摇滚乐



鲁芭·雅金楚克 (Lyuba Yakimchuk)

宋子江 译

毛毛虫

她的手指在严寒中收缩
婚戒从她的无名指上滑落
在人行道上叮当滚动
她的手如树叶般颤抖
当一条毛毛虫靠近——
牠留下的痕迹
一直延伸到她女儿脚边
才停止

两个男人走过来
命令她张开双手
仿佛要她鼓掌
他们检视她的护照，还互相传递
把她的拇指
按压她的食指上
他们找到一处烧伤
而不是狙击手的老茧
他们叫她的外号
也许是别人的外号——
“布奇”



他们剥了她的衣服
他们戳她的身体
他们让她躺下
他们排成一列
一共有九人
(她最喜欢的数字)
他们轮奸了她
穿着蓝色浴袍
(她最喜欢的颜色)
二手耐克
(她最喜欢的鞋子)
其中九个
每个都衣装整洁——
不是婊子，而是
女士

她的小女儿蜷缩成胎儿
眼泪不流地看着
她拾起妈妈的结婚戒指
把它含在嘴里
像一条咬着骨头的狗
看着一条毛毛虫吞噬
他们的绿色小镇

转译自 Oksana Maksymchuk 和 Max Rosochinsky 英译本



眉毛

不不，我不会穿黑色连衣裙
黑色鞋子或黑色披肩
我会穿白色的衣服来找你们——如果有机会
我会一层一层地
穿上九条白裙子
坐在镜子前
(用布挂起来的镜子)
划一根火柴
待它烧尽
用舌头使它润湿
在我也是黑色的眉毛上
画出更深的黑色
那么我便有两双眉毛
我的和你的
不不，我不会穿黑色连衣裙
但会戴上你黑色的眉毛

转译自 Svetlana Lavochkina 英译本



伊利亚·卡明斯基 (Ilya Kaminsky)

明迪 译

作者的祷告

如果我为亡者说话，我必须离开
我身体这只野兽，

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
因为空白纸是他们投降的白旗。

如果我为他们说话，我必须行走于我自己的
边缘，我必须像盲人一样活着，

穿行于房间
而不碰倒家具。

是的，我活着。我可以穿过街道，问“现在是哪一年？”
我可以在睡眠中舞蹈，

在镜子前笑。
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祷告，上帝，

我将赞美你的疯狂，
以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谈论



那唤醒我们的音乐，那
我们舞动于其中的乐曲。因为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一种请愿，我必须赞美
最黑暗的日子。

我们在战争中幸福地活着

他们轰炸别人房屋时，我们
抗议
但抗议得还不够，我们反对他们但还很
不够。我曾经
躺在床上，在我的美国床的周边
无形的房子一个又一个倒下。
我端一把椅子到外边，看太阳。
金钱之屋灾难性统治的
第六个月，
金钱之国金钱之城金钱之街，
我们伟大的金钱国家，我们(原谅我们吧)
在战争中幸福地活着。



达利娜·格拉顿 (Daryna Gladun)

周雨辰 译

明天战争不会开始

以所有葬礼花环和塑料绸带之名
以抛光棺槨和死者不适却仍旧抛光过的鞋子之名
不适合跳扭扭舞
\\是应该跳扭扭舞
\\是应该跳扭扭舞
不知怎么我想象着死者跳扭扭舞
手里拿着他们肿胀的脚穿不下的抛光鞋子
我们用他们来命名小街大道公园
在中央广场竖起纪念碑
他们变成让人很难挤身而过的纪念碑广场
在和平时代会有孩子们玩捉迷藏但它不会马上到来——
也许再过两年五年四十年
那也是在纪念碑广场的回忆广场活过这场战争的情况下

等待前线逼近从北边南边东边
我们重新命名着他们一遍又一遍
我们安装标识在住房在幼儿园在学校
仅为了彰显真正重要的事物于迸裂的一秒间
但我们未能足够快地
去更换所有街道的名字
去为每个人竖起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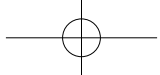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战争大使

宋琳 译

我们把自己裹在战争的毯子里
我们吃着军队的伙食
战争战争是早餐
是午餐是晚餐
战争从我们的眼睛里喷出
磨破了我们厚靴子的鞋底
在我们的皮肤下结成小斑块，开始溃烂

我们脑子里有战争
我们嘴里含着战争
步行坐卡车和汽车坐城际大巴和
郊区的火车
穿越大大小小定居点的边界
穿越州界
现在广播电台只播放战争战争的新闻
打开电视——战争战争
我们挤在候车室其他人的房子里打暴电话，挤在战火纷飞的道路上
我们重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来自前线的消息
向世界将战争说出来，把战争挤出身体
——冲走
但战争不会离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言语不会止步于我们嘴的深渊



伊琳娜·舒瓦洛娃 (Iryna Shuvalova)

孙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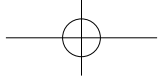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志愿军

我孩子的父亲
正站在队列里
报名加入地方的防御军团
成为一名志愿军

我们不经常通电话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这是个非常时刻……

这队列很长
他们从早上就开始等待了
电话里，他的声音很勇敢
甚至几乎是快乐的

你怎么应付？
你时常抱怨的溃疡病要自己当心
汤也不会做
还要钉钉子和倒垃圾
记得及时给花浇水
说服猫不要抓挠沙发



你呢？如何扛起武器
知道怎么开枪吗？你面对的是
来自珀尔姆的嗜血男孩们
来自伊尔库茨克该死的男孩们
那些训练有素的杀人男孩们

我知道
你会成为一个
一个好枪手。

在你熟睡的时候

你入睡之后我就安心多了
因为，只要你睡去
你就不会死去

因为在你睡梦之中
你是如此地接近那个彼岸
在那儿
没有人开枪射击

当你睡觉的时候
我不睡觉
这意味着，或多或少
我还能为你守候
如果不能守卫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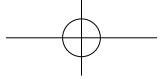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你远在千里之外)

就在这白天
在光的普照之下
比你早六个时区
我像举着一面旗帜一样举起早晨的太阳
在生者之国上空摇动
在死者之国的上空摇动

他们的边境军警
把步枪挂在树丫
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
这两个国家
还没有切断
他们的外交关系

转译自 Olena Jennings 英译版



米洛斯拉夫·拉伊乌柯 (Myroslav Laiuk)

范静晔 译

树

你的树，活生生的
它们把根缝上祖先的身体
在复活节前的那周，温热的血流出树皮
浮出面孔

你的树，活生生的
小鸟就像乐器一样演奏
没有指挥，菩提树大师
演奏黄鹂小提琴，在黎明

你的树，活生生的
它们在窗前吱吱响
咬住肘部，折断细瘦的胳膊
丢失孩子

你的树，活生生的
它们三次击打空空的门
站在门槛前，要水

要你的灵魂



平静的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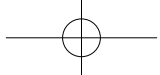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苔藓铺展，用自己填满
空气低处的那几层

订婚的银戒指变黑了

地下溪流洞穴中流淌
满满的白鳕
离声音只有一小步

一位不知属于哪家军队的士兵
在这里倒下
摔进雾底
不知是什么颜色装束的马
跑过

转译自 Alan Zhukovski 英译本



埃拉·叶夫图申科 (Ella Yevtushenko)

明迪 译

狼的时辰

1.

早上三点到四点
在瑞典称为狼的时辰
入睡已太迟
起床又太早
所以人们躺在床上
听(内心的)狼
乌尔玛是这样解释的

基辅的宵禁
是晚上八点到早上七点
赫尔松的宵禁
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
哈尔科夫的宵禁
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死，为时已晚
生，为时过早
所以我们躺在床上猜测
那是些什么声音：他们轰炸我们
或者我们打下他们的导弹
谁也无法解释这些



2.

在切尔诺贝利禁区，住了三十五年
狼群数量增长
现在这里又发现了一头熊
大型掠食动物中最危险的那一种
从白俄罗斯的领土来到这里
禁区动物群研究员谢尔盖·加什查克这样解释

这个春天这里将会发大火
但大自然会自我修复
加什查克解释道
相机里的照片会捕捉到
大火如何肆虐，当地人如何逃往西部
但一个月之后，这里就会返青
小鹿和麋鹿将在这里吃草

但那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此时仍然寒冷
狼聚集成群，供狩猎
在狼的时辰
他们将戴上热像仪
强壮，热切，他们将出动
你知道吗
他们会一起去追逐熊
这个很容易解释

乌克兰语直译试验版，参考了原作者本人的英译



第二部分

漫画当代英雄

钟鸣

我说命运玩的是场未得分的游戏，
你有了鱼子酱还会再要鱼吗？¹

硬汉，恶棍，入侵者，抒情的摔跤手
牛黄丸，雄辩而固执的郡主，
病恹恹的罗斯，斯拉夫的车夫，间谍，²
KGB 发酵的黑面包，强盗附灵；

刮痧疗法后露出的通红脸膛，³

1 引约瑟夫·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我坐在窗前》(I Sit by the Window),《约瑟夫·布罗茨基英语诗选集》。

2 俄罗斯古称罗斯 (Rus), 作为东斯拉夫人属北欧诸多种族之一。

3 此句叙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一段极深刻的话，他认为在俄国和欧洲的争执中，常带入“无穷无尽的东方问题”。俄国人十有八九都在欧洲受了文化熏陶，却常常比欧洲人更倾向左派……“他们完全不是什么潦倒漂泊的人，至少不尽是一些潦倒漂泊的人，他们甚至很有风度和文明外表的人，有时几乎像部长。但是，欧洲人不相信这种外表，他们说‘刮掉俄罗斯人表皮，就露出鞑靼人’。这一切也许是对的，但我有一种想法：俄罗斯人在同欧洲的交往中，大多数都倾向左翼，这是否因为俄罗斯人是鞑靼人，像野蛮人一样喜欢破坏，或者，可能有另外的原因在推动他，——这就是问题所在！”见中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 19 卷 341 页。



地道的公社起义者或
笃实的鞑鞑人，第聂伯河啥时的
版图静躺摇篮非祸端。

(雅士骚人、政客，投机商，预言，
全都湿脚，叮咚半桶水，
半颗牙齿，构成全体人民的口号
和分子社会与战时合谋)

城堞，河边遥射的都是耀眼的帝王星，
而非浮生，自然所系绳结，
不可能一挥而就，东方所携坎坷路，
蒙羞太多，命运何止两种，

太多的“囫囵神”和“瞬息神”!

浣熊，皮之毛囊，饮北极光和岛屿
就像饮伏特加，瓦解资本，
大鳄，醉汉，叛徒，就像驾驭鸵鸟。
圣彼得堡的草根，雪花，

并非忘川，爱情的盲汉，经济学
高士，永远跌入流浪的



虎贲，该隐，由蛇垫底不粘泥屑，¹
逢人便遭七倍的唾弃或

戕害却未伤毫毛，因他是铁匠的
祖师，锤锻若有神，²
他是肌肉男，肥马绝尘，戴皮帽
不加冕儒冠，也非爵爷

嘴滑，口吃的革命者，不要所掠京畿
只要废墟的忽必烈汗，欧洲的
巴尔干，掩面而笑，羞涩，哭，仰仗天命，
要么出于错位的防御。

如今，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地缘的叛徒，
(承认表面的自由就得实际脱离)
就像曾经的两个巴掌拍大的波兰，
非裔揽入漆黑的海湾，还有夏之有扈氏，
(为地缘交易宁肯牺牲一个花花公子)

1 《旧约·创世纪》载，该隐因杀死兄弟亚伯而遭耶和华诅咒，永远流离漂泊在大地上，并给他作了记号，免遭杀害，凡杀他的人，必遭七倍的报复。这里也重叠了蛇因引诱亚当夏娃遭耶和华惩罚，永远吃土，且用肚子行走。

2 “铁匠的祖师”在《圣经》中指该隐的后代。



帝国的城市祖丘基辅的秃顶。¹

反过来的波罗金诺，延伸旷野的马刀²

风雪，库图佐夫，或拿破仑，³

左右手交替签署朱立乌斯和凯撒之年，⁴

从坟茔走出来的苏瓦洛夫统帅。⁵

下巴短而羞涩，就像初生的牛犊那么

忠诚，聪明较忠诚一无是处，

手腕揣在裤兜里摸分币或干涩背诵的

库房清单！贬值的卢布，

飞流直下，没想象的桌子那么宽，

透视关系被简化为枢密官

1 由历史看，波兰和俄国结怨甚深，曾分别于1611年、1812年两度焚烧莫斯科，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时又站在法国一边。在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波兰应该恢复到三次遭瓜分前的版图，即包括立陶宛、甚至基辅。“夏之有扈氏”重叠了中国夏商之际，两族因王亥被杀而灭有扈氏之史实。漆黑的海，指黑海。1831年，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俄军攻克华沙时曾撰有诗作《波罗金诺周年》，诗中有句子：“我们该向哪里撤回碉堡……如果承认叛变的权利，/是否立陶宛该和我们脱离？/那俄国城市之中的高祖/我们古老的、金顶的基辅”。这里借用暗示今日俄乌局势。

2 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之战称作波罗金诺战役。

3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俄国著名的军事家。

4 据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所叙，恺撒独揽大权后，任意妄为，有人说俏皮话表演其签署遗嘱文件的动作，签名盖章后写道：“于朱里乌斯和恺撒执政之年”（前为氏族名后为家族名）。

5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瓦洛夫，俄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在俄罗斯享有极高的声誉。



由波将金打鼾处所领的空白纸条，¹
(由汉字改造的西夏文无人识的)²
所有的签署都是“狗崽”，

宠物，卑躬屈膝的大使相约无别！

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是
能源唐诗非圣殿所泻，抱虎过山，
带血动物必仰仗的偶像。

(瞧瞧我们身边，多少东西贬为
非物质，贬为中立的
一片属于征服者的古老土地和
自我殄灭的气质——

空洞，教唆，鸚鵡，历史替代品，
连那生龙活虎的夔哦，
站队后又错反过来也错，不知其
所以然，烈火所驭雷声

一一炸开，眼前独善仅出于习惯，
除了庞大和耀眼的数量，

- 1 波将金，俄国侯爵，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
- 2 这里暗指与宋元时期的西夏王朝，为成吉思汗所灭后，位于内蒙的黑水古城遗址为沙皇探险家、海军中校和地理学家探得并发掘，窃走大量文物，藏于冬宫博物馆，是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后损失最重的古代文物。



靠有毒的膳食，侥幸的时间偷换，
窃得无思想的天堂一隅）

多美妙啊，就用贬值的外壳偿还你，
用缴获的想象支付你贫乏之
肖像——战争的你来我往无数的陷阱，
人人都有册老地图须销账。

今天，符号的管理者若天使降落，
被掠夺恨掠夺者天经地义，
取彼、窝里斗换位至贫血的蜗牛角
又是什么条件的清白无瑕？

英雄救美，传奇，篝火，就像祭司
变废墟为教堂，驯服之
解放，进入新的驯服，就像爱呀
爱到极致必殁于姿势贫乏。

通常也就半个世纪的成本周期，
充满希望，迈入文明的
新世界，攀援人类的通途看古道
所有燔祭、恩宠不复存在。

糟糠之妻蔽藏陋巷，疯狂的体操
始于受气包赫鲁晓夫的
（过气的兵乓球抛给谁？
尼克松变脸为特朗普拜登）



时代，维京血统由欧罗巴席卷而来，
混合了蒙古种迟钝的野蛮。

开黑车的，天生就知道钻探油贵，
西伯利亚埋得很深，松木
挽留得也久，东亚花园里的栅栏
(遗憾余之松轩栅栏所用即俄国松木)
全是。沙皇的鹤骨如今

又翻了出来，丈量约旦河的肘关节。
发动一场革命或一场战争，
就像青年时代想俊俏、敏捷那么难，
因为不光你得琢磨衣服

协调动作，袖子作游旌，还得琢磨
墙有多厚，风能否侥幸从
鼻尖上吹过，肩胛骨是否刻有字，
屁股像乌龟壳挪至台阶

不见那火箭扫帚的痕迹，那宏图
跟小人所营的糗粮差不离。
斯大林格勒城门距希腊格勒尚远，
(孤零零的拜占庭石柱罗马风)



犹若荷马曾希冀的彼岸。¹

过程地理学殁于缩小本土的经验
或那想象的森林，发泄，
昆虫的窠壕，抽象的敌意和偏执，
成全了国王的幻想。

（二元辩证：不是东风即西风）

猎户星座射杀巨兽却死于蝎子一蜇，²

耶稣的各各地人人都拜，
（在那里我曾遭遇粗大的俄国佬）
世界之鱼或那污秽入口喂饱的
何止五千人，稗子麦子

被饥饿的社会帝国主义一起薶出，
贫穷富贵是一个反面，
不由镜子来甄别，由死海漂浮的盐
亚喀巴的古铜臂膀，倦怠。³

1 地理学界通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认为荷马借希腊尤利西斯之漫游，航海所涉地理，较熟悉爱琴海毗连之地，于地中海、黑海西半部则不熟。

2 由诸恒星构成的猎户星座，在希腊传说中，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猎人，为了显示器技巧，竟愚蠢地自夸可以杀死所有的活物，这让大地女神盖亚不安，遂派了一只蝎子去蜇死了他。与天文学中，当天蝎座的群星在东方升起，猎户座诸星则败退于西方。

3 亚喀巴是约旦唯一的海滨城市，旅游多由以色列过境，是偏寒冷的俄罗斯人最喜欢的旅游地。



边界不是幻想出来的，由神勾连，
由遗弃的记忆或生还者，
由屏幕上辗转的空疏的金融影子，
或赤色分子淫荡的梦游，

拈阄，世界新闻恍惚单挑的只有
马斯克——幸不是马克思，
(奥涅金决斗的雪橇飞不了那么高)
或彼得大帝，对于未来，都是铸铜，
游牧的最惠国，或有空餮。

就像俄底修斯染了亚历山大的疟疾¹
能用仙草治愈吗？骑熊者，
会不会也是牛仔？左撇子，究竟是
隔了柏林墙要随时掏枪，

身体倾斜所致，还是缘于斧头的轮回
太多，或习惯性的小儿麻痹。
俄国人的名字最难记，长且容易混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²

1 英国历史学家 E. H. 卡尔在叙述历史的偶然性时，不光叙及史学“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的难题，即如果这位埃及艳后的鼻子若短一公分，安东尼的“阿克兴战役”或许就不会因为过分眷念而失败，诸如此类，亚历山大大帝若不被宠物猴子咬一口，染病而殁，便不会有随之而来的战争及 25 万人的丧生；再如，俄国革命后，托洛茨基团伙之所以未斗过斯大林，乃因他打野鸭子时染了病。

2 列宁的原名。



列宁是化名，德国间谍，偶然，瞄个
空白，遂为合法，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洛维奇，瓦洛佳，切·格瓦拉，^{1 2}
都是武夫体魄修女心，胜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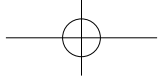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强人哑巴。哑巴只会画饼，很难理解，
那是他自己的嘴还是想吃的饼，
就像拿破仑巧语：百姓若说国王很慈祥
那他就未把国治好！恐怖，³

瞧那些联合人民垫着百姓翘腿坐的
路易十六官僚，快速聚集
喷射，飞跃，菁英，各种竞技的姿势，
故得提防所束鞋带松垮的家伙。⁴

依凭的是何种现实——红色水手抛锚，
还是蓝莹莹一撮灰烬，城头，
雕戈，星链之古拉格俯瞰，乌有之乡，
千万别说“古老”——但涉修辞，

（亚里士多德早警醒过“神话预制”，

- 1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全名，这里故意断开，瓦洛佳为其小名。
- 2 切·格瓦拉为上世纪古巴著名的革命者。
- 3 路易·马德楞（Louis Madelin）所著《法国大革命史》有叙。
- 4 据传，恺撒着装好引人注目，喜镶红边的元老长袍，缘饰长及手腕，长袍须束带，但带子束得很松，有苏拉者曾警告权贵们：“要提防哪个不好好束腰带的男娃。”这里为内容所需换用鞋带。



泥瓦匠朝天宇施放了多少争吵的庙堂)

就成了墙头草，大地的耕耘者就像
涂鸦的骸骨，用剑者死于剑，
搬岩石压碎的是高山大川，英雄殁于
烦劳，悔恨滋养更多松蒿。¹

2022.3.23-27

1 | 松蒿暗借墓茔植物指墓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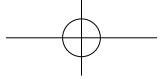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关于战争的几首诗

翟永明

这几首跟战争有关的诗，分别写于二〇〇四年、二〇一五年、二〇二〇年三月八号；前两首收录于《最委婉的词》和《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创作时间也与现实中的战争有关。重新读来，觉得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地球上，人类的和平一直是人们所祈求但又难以实现的。我们身处一个冷战结束后，却并没有太平，而新冷战即将开启的时代。我们也身处一个全新的、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型战争时代；在各种善恶不分的信息中，战争也变得真假难辨。当网络上每一个人都成为战争的看客，苦难的声音就很容易被淹没了。

当我们看似在文明的路上越跑越快时，其实我们正大踏步倒退回野蛮。二〇一五年的诗集中，当我写下“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时，只是用于一种叩问和警示，但几年之后，一语成谶。如果我们不去全力阻止，没有什么想象不可能成真。今天，我们再次处于危险边缘。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人能躲过战争带来的伤害，不管你承不承认：灰烬会落在你我头上。

——题记



战争

一 配音战争

在一个和平年代

天降黑鹰

意味着：

a. 战争开始

硝烟孤独或普遍地升起

b. 神秘的飞行物象无望的爱情

在宇宙中盘旋 无法着陆

c. 我们坐在电影院里

一杯可乐 一杯爆米花

我们咀嚼着他人的恶梦

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

都配有悲怆的音乐

深沉的、廉价的、个人的悲泣声

那是一种发自体内的动物的哀鸣声

但又廉价得象

硝烟中奔跑的女孩的尖叫

在战争中 无人理会

这些悲怆的音乐

这些大提琴的低回、小提琴的泣诉

这些声音无法变成“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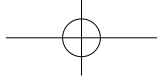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它和枪弹的快板声比起来 轻太多
它和血液的慢板奔流声比起来 轻太少
它和“国家”的脉搏声相比
几乎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是 每当天空飘起一朵黑云
我们就知道
它是战争的旋律在往上升
它也是死者的灵魂往下落
它随时随地会砸下来
变成一个一个的弹坑
它既不是 a，也不是 b
更不是 c
它是一些人制造世界的一种方式

二 直播战争

终于有一天 如一位诗人所说
战争 变为“冰淇淋战争”
它被放大到天幕上
辅之以各种装备
巨型地图、箭头、多媒体配置
直播室的V字桌上

坐满军事专家



蓝色箭头代表敌方
它有时又是恐怖分子、饥荒
暴民、独裁者的标志

红色箭头代表我方
它有时又是盟国
或者某个战时总统的道具

当敌我阵线不明
军事目标不确定时
箭头可为黄色或绿色

箭头时进时退
这就象一个人体水银柱
标高标低 人血随着箭头走
不会有轻音乐跟着滑行

当我坐在屏幕前
突然想起一位女性
至今不知道两伊战争是哪两伊？
现在她也坐在屏幕前
至少今天她知道其中一伊 ——
不是伊人的伊
而是伊国的伊

长形吧台上的其它酒客
是战争的第三方



他们比V字桌上的专家
更果断、更直接、更偏激
更芝华士、也更杰克丹尼
他们围拢 像押注一样
赌着战争的输赢

蓝色屏幕上 直播主持人
正开出死者的赔率
根据族类、身高、皮肤颜色
身体里的各类液体
从军经历和死亡的准确地点

这是一个消费时代
战争也像冰淇淋和可乐
有一种怪味刺激着人们的口味
字正腔圆的主持人语
嗑嗑巴巴未经训练的专家语
刺激利润 那是一种气氛
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气氛
它与肾上腺素、播音员的口齿
前线水银柱同时走高
这个晚上无疑是稀有的

象骰子一样 胜负有大有小
在一个漆黑的盅里
战争日夜摇着
直至摇不出多少利润



我们围着它
判断它 分析它
我们看到的只是骰子
它也许会变成输赢
也许只变成收视率
但我们知道 当一只手孤悬
接近盅顶时
它是所有能量的中心

2004.11.14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

二十一

我对一幅画说“我等待”
山水不回应 我依然迈进——
轻步 慢踱 悠行

我可以是村妇是村姑
也可以是一个侠女 我可以是
采药人 也可以是一个女道士
我以女人的形象走在云水间
以女人的蒙太奇平拉推移
以女人的视觉看时间忽远忽近



我不执着 但有“分别心”
我全身笔墨均少 但骨架依存——

读图时代 我读到
报废的题材 工业题材
那是何人？穿E.T.衣
着金属装 走太空步？
我转动纵目
看到宇宙矿物排列成奇观

读图时代 我读到
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
那是何人？穿黑大氅
持明月弯刀？
背后是倒地不起的死者伤员

那是诸世纪交叉跑动的大撞击边缘
是不着调的网络战争起火的边缘
那是四维空间吞吐不定的边缘
青春睁开眼就被毁灭的边缘
最美的最拧巴的被弃边缘
引人入胜、又令人丧气
又大又看不清的边缘

我越静 它越动
战火是否缠绵？
家庭在离散？



我痛哭 它
漠然！

2015

灰烬会落在你我头上

我们不知道灰烬会落在哪里
它有敏捷的翅膀 自由滑翔
没有约定 没有警报
也听不到任何声响
白色、轻盈、漫长 最终
灰烬会落在你我头上

我们不知道灰烬会飘向何方
属于它的不仅仅是白天的轨迹
一些失重之物也将它带至晚上
谁不想逃跑 谁不想带走家人
谁不想在灾难到来之前遁入地下
迅疾、御风、高速 最终
灰烬会落在你我肩上

我们不知道灰烬会汇聚什么形状？
会产生什么气流？它会低语吗？
还是寂静无声？或是厉声咆哮？
它追赶我们的呼吸 哪怕我们



屏住呼吸 它也会钻进我们肌肉
摧毁中枢神经 使你麻痹
翻滚、舞动、摇曳 最终
灰烬会落在你我身上

我们不知道灰烬会在哪里终结
它铺天盖地 扶摇直上
这在世界上方膨胀、赛跑
没有选择 无差别对待
即使我们有N95口罩
即使我们有防毒面具 即使
我们有防空洞、地下室、冰箱
如影、随形、跟踪 最终
灰烬会落在你我头上

我们不知道灰烬何时消散
2000朵蘑菇云全面开花
风把放射性沉降物带到世界
它遮挡了阳光 推搡着空气
缠绕着植物 鞭挞着动物
地球上再也找不着口出狂言的人物
曼妙、肃穆、精确 最终
灰烬会落在白茫茫大地上



然而

陈东东

直起腰，我望见……

——米沃什《礼物》

清晨继续研磨，继续滤滴此刻
分享壶倒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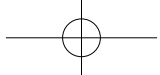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如此幸福的一天

每次梦醒，凭第一念，这唯一
一念，在澄明天气的早餐和鸟鸣间
仿佛就能收下那礼物——并无愧疚

接着，将昨夜的垃圾拎下楼扔掉
顺落叶镶拼太阳光斑的缓坡到街上
经过幼儿园，菜市场，出售鲜花
奶茶的小店，一抬头

你也望见了大海和帆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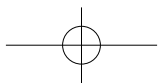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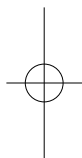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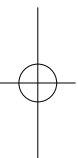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要么傍晚，攀上山，更去俯瞰风景镜澈
各项指数皆宜，利于一帧倒映湛蓝天穹的
快照



然而小林一茶迎面
我知道这世界露水般短暂
然而然而

家中小狸猫改名乌克兰
当一枚按钮，七千公里外反射死之光

2022





战争的阴影简史

——仿保罗·策兰(外一首)

臧棣

早春三月，循环之光
已颇有起色，乌克兰的兰
无限吻合着兰花的兰。
罪与罚的缝隙已不够用了；
愤怒押韵女巫，耻辱押韵救世主，
美丽的轮回则另需韵脚；
这是我的运气，但愿你有更好的。
或者，就像在遥远的第聂伯河岸边，
发生的一切都被装入
密封的瓶子，扔进起伏着
血污的波浪。我不挖防空洞，
我更信任瓶子的漂流。
这是我的哀歌。在它被捞起之前，
纯粹的辨认已将奇迹说服；
如果你同意，那东西
就像新鲜的绿血正从内部
不断渗向植物的表皮；
没错，柳树和金银花的枝条
看上去尤其明显；相比之下，
我的内部，承受的压力
仅次于一座冒烟的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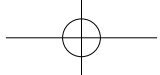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已被真理和谎言同时出卖。
我的内部尚未完全腐朽，
却感觉不到任何渗透的迹象。
除非明天醒来，我的饥饿是新鲜的，
我的愤怒比我的饥饿更新鲜。

2022.3.1

首席芭蕾舞演员阿尔乔姆·达西辛¹之死

炮弹没长眼睛所以魔鬼的眼睛是蛆，
炮弹的口哨划过乌克兰的天空
所以魔鬼的借口是地狱的屁眼。
炮弹落下，来自罪恶的方向，
所以魔鬼的理由像绷着绷带的谎言。
炮弹爆炸，房屋倒塌，横飞的弹片
击中了首席芭蕾舞演员达西辛的身体，
没能止住的流血让他的生命
像踮起的天鹅的脚尖突然静止在
时间的舞台上，年仅43岁。
第聂伯河的波浪起伏着古老的哀伤：
这个人，热爱自己的故乡，美丽的基辅，
这个人，用美丽的舞蹈去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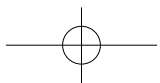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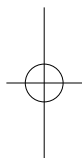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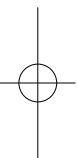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1 | 阿尔乔姆·达西辛，乌克兰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首席演员，2022年2月26日在基辅炮击中中弹，3月18日因伤势恶化去世



222 《今天》总 133 期

世界的混乱。而魔鬼的咆哮
却从未打算放过他。战争的代价
太抽象，他事实上死于新世纪的谋杀。

2022.3.18





把向日葵种子放入口袋¹(外一首)

蒋浩

只有死者才能看见战争的结束。

——柏拉图

也许我现在就得从海口湾出发，
带上昨晚买的这盆向日葵。
尽管她出自人工的花圃，
与老家漫山遍野正在盛开的油菜花
有着同样质地的金黄。
事实上，24日俄国人入侵乌克兰
那天中午，我就开始研究航线。
我用软尺在案头的地球仪上测量：
从脚下的海南岛向南穿越南海西，
到达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
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东，35毫米；
再通过6毫米海峡进入安达曼海，
由东向西穿越印度洋到达
阿拉伯海亚丁湾，全长110毫米；
再折向西北穿越33毫米的红海后，

1 网络视频：2月24日，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赫尼切斯克街上，一名乌克兰大妈质问俄罗斯士兵为什么踏入她们的土地。她敦促士兵把向日葵种子放入口袋。“你会杀死我吗？”“不，不会，除非我不得不那么做。”“那你收好这些种子，不管你还是我在我的国家，在这片土地死去，都将开出花朵警醒人们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通过 2 毫米的苏伊士运河进入
地中海；北偏西航行 20 毫米
到达爱琴海米里纳岛；再折转东向
穿过 0.3 毫米达达尼尔海峡，
进入 1.7 毫米马尔马拉海，继续
东偏北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进入黑海；继续北偏东航行 12 毫米
穿越黑海，到达赫尼切斯克港。
小朋友见我把我“乌克兰”放大满屏，
说这个不好看，想给我画一个。
我说，那里正在打仗，也许明天
这图就会改名，甚至图形也可能变样。
我的手指在地图上滑行。
我想我就像这手指一直航行在大海上，
没有国家、政府，更没有宪章、宪法，
这航线也像从疯县脖颈解下的
铁链变成的新鲜的光线，
牵扯着这些美丽的岛屿在海浪间嬉戏，
只有风暴才是来自上帝的考验。
我想我的船像一条热带鱼，
游啊游，
游完地图上这漫长的 220 毫米，
不知到达赫尼切斯克会是哪一天。
但我会记得 2 月 25 日，
维塔里·斯卡库·沃罗蒂米洛维奇，
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工兵，
来不及炸毁赫尼切斯克大桥时，



在俄罗斯坦克前，用地雷引爆了自己。
我想赶在这盆里的向日葵凋谢前，
如果找不到他的墓地，
就去街上找那位质问俄兵的黑衣女士。
我想听她再那样质问一遍。然后，
把手中的向日葵献给她，
请她把向日葵种子放入我的口袋。

2022.3.1，海口湾

像枪那样思考

我很少见到真正的枪。
更没有真正使用过。
那些夺取或保卫生命
而自身却没有生命的无机物，
敬而远之总是首选。
如果真想看，
站在银行门口的运钞车旁
和政府办公楼前的安保，
腰里别的，手里拿的，
肯定都是真家伙。
不必像现在这样天天刷屏，
祈祷春雪堵住枪口。
小时候父亲要求我，
就算是递筷子，也不要把筷头筷尾



正对接筷子的人；递刀子
则必须要把刀尖转过来，
正对着自己。
但有年在帝都寒冷的春夜，
我直起水果刀的刀尖，
在酒吧等一个人……终于没来，
我却来了现在的海岛。
勇于耻还是勇于怯？
我在游乐场教孩子如何正确地
正对目标，扣动扳机。
砰！砰！砰！爆裂的气球，
像游戏里高速冲向对方的武士，
脑袋撞碎在一起。
我也分享着击中时爆裂的快乐，
也许只有此刻刚刚出生的孩子
才能真正感受得到此刻刚刚战死的
士兵的痛苦。
我和我的孩子都不明白，
既然是十字架，立在
洋葱头圆顶和立在哥特式尖顶
又有什么分别。
对于双子叶植物纲桔梗目的菊科来说，
洋甘菊也是向日葵。

2022.3.7，海口湾



从瞳镜到新武器(选六首)

哑石

瞳镜

草木有眼睛，也会水上写字：
“在力的世界里……”
上世纪，米沃什用波兰语这样写；
世界深静时，草木茎管里的
细绿秒针，写出沙沙之声；
当精准制导的弹焰，烧卷天空
低伏叶沿时，黑炭熄灭了
人形；簇拥的细密针尖般
蛙卵，沟渠液影中，熄灭……
它们，用“灰”的红樱桃，速写。
(它们曾演绎月球变形记，
用有温的、不同大小的形体)
其间异同，旷野以流水的
白底回应着惊悸：那装扮成
天使形貌的两足动物组织，
可以动用颠覆潮汐的力？
残肢之上，历史乌云沉默不语，
帝国，倾心着战神的余晖
(它当然蔑视昼夜的区别)
——人类学会一切，表演



沉重的泪囊炸裂为话语烟花的
戏剧。阴影普遍艳羨、服膺
于强蛮，甚至为其沉醉；
邪恶者，借机钢铁胸肌，
并用襟怀魅力弱者深阔的坟茔。
公元2022年2月24日，
普京的俄罗斯，悍然插入乌克兰，
地球板块，撬动充血的神经。
你用象形文字的后裔，抄录
“在力的世界里……”字的泪囊
月亮般鼓着，如死者看不见的履痕。

2022.2.24

猜

烟花如虎，蔬菜柔软，
窗外树，似乎掩近了窗前。
前晚，几个朋友猜俄乌第一轮
谈判的具体结果。隔着
千山万水，但又满鼻浓烟。
我猜：暂时停火，其他
没有任何着落。事实证明，
我错了。朋友们大都没猜错：
谈不拢。我的幼稚，再次
遮住了什么。“历史”枝条上，



一粒樱桃的悸动之“我”，
血雾样凝成棺槨(近来，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哭泣’
常被引用。但总泪水泡着，
也没多少卵用……)为什么
浓烟的时空，不能哪怕就
迁就一回微弱天平这边的意愿呢？
那么铁律，铁律得像满屁股
铁疙瘩肌肉——有朋友
当时说：“本来想说不欢而散，
但还是先停火吧。”(蒋立波)
真想冲过去和他握握手。
但树，和当时树身边的诸物，
都坐着没动。夜色，在深入
细致下去，蔬菜柔软，烟花如虎。

2022.3.2

踏春

俄侵乌近两周。折叠而来的
视频、文字，手机屏幕
小得可夹于虎口的窗口，人们
拥抱着一个浩渺黑体。惑于
叙述和昧于历史，时不时爆出
短路的火花；加密军令，



扎进了动词时态的街头较合——
固态雕塑(比如焦化坦克)之
回忆，似乎比陡然断气
还要急于逃窜。各种线团状
声音背后，都恍惚有幽灵
正在挤榨真实、卑微的血肉——
(特色幽灵，总占得先手)
(一些痕迹被擦除，一些绳索
因浸润于挑逗而暗自增粗)
(它说世界至少70年死皮)
(历史的坡度，先是借口，
然后既是拐杖，又是镣铐)
焦灼。另一时空。你已无法
把自己的骸骨，从深土里取出，
装扮为无辜。那远近黑体，
光，能挣扎着从中垂钓出什么？
我的声音中，聚集了喉咙：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此处，初春蜀地，天际线，
锋利的一条拉链。出去春游，
迎面折断了风速：天空郁蓝，
其下，油菜花正翻涌金黄的愤怒！



断供

基辅仍昼夜坚守。福山认为：
俄罗斯士兵明显估计不足，多半
带了胜利游行的礼服，而不是
额外的口粮、弹药。如此，
十几天了，进展微小，困兽泥泞。¹

重装甲，或许几十年前，可以
闪电城镇。现在都啥情况哟，
灵活的单兵反装甲、反坦克“标枪”，
地对空“毒刺”，以及无人机，
用得好，便能肢解铁龙蜿蜒身影？

“但愿幽鳞扣锁的恶、仇恨，
意识的重装甲，也能被单兵似的
自由穿透……”“当然，断断
不要幼稚，说人形纷争可以
再无战事。人之幼稚，仍卷乌云。”

深渊边悬崖上，我们葵花籽般
簇拥一个祈祷穹顶，用单个、
单个因人道方式总会流血的弱力——
哨音朝霞般涌出的梦在剪辑，
脚下砾石，自己垫高了自己的身躯。

2022.3.13

1 第一节所述，见 AMERICAN PURPOSE, 2022.3.10, Francis Fukuyama, “Preparing for Defeat” .



歌

寒冷中开始的物，终生携带着
白霜魂魄。好生命，当在
枝蔓叶覆下绽开燃烧的浆果。
每个清晨，你星辰般睁开眼，
如在水面，踏出不可易移的刻度。

今天，手机上听一首歌。乌克兰
女歌手 Khrystyna Soloviy，翻唱
《啊！姑娘再见》¹。熟悉的
曲调，唇间的连绵绿。那城市，
立足处，空袭可能刚刚暂歇了炮火。

战争，沙上写字最糟糕的病句、
错误。某人，替我们转身，
病留着？美丽歌手，此刻足边，
也许散落焦味碎瓦砾，但请，
请你收下这里浪涌般春花的卷轴！

2022.3.14

1 《啊！姑娘再见》(Bella ciao)，原是二战时意大利游击队歌曲，后被引用为前南斯拉夫电影《桥》电影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曲调因而被中国观众熟悉。



新武器

那些大人物，那可按下战争
停止键的手，你不知道
水上演春，暗夜煨蜜这样的事吗？
难道你只知道火中取栗？
我不知你在想什么，你会被
邻居、儿孙如何想，而诗人，
也“实在没有纠正一位政治家的
才能”（叶芝）？有些事，
已很明显了。水桶用于盛水。
卜水者，树枝的弹性测问
隐泉边人形的可能。再咋样，
绿叶鞘，都会远离食腐之秃鹰。
21世纪了，数字虚拟节点
已能无形中定向、加压草籽海
对帝国尖顶的虹吸：从水桶
捉出影子，挤掉其漆黑
腺体，拔除“远”左臂的细刺：
蜀地走着，也是基辅走着，
哨音，就像盐的呼吸一般，
虚拟开始对实体钻探、照明。
魔鬼，说说你怎么对付这无形吧——

2022.3.18



波斯菊(外一首)

蓝蓝

那些波斯菊，红的，白的
还在开放。路边或者草原
你能看到它的湿润和你的眼睛
多么对称，多么坚定地
告诉你生活值得期待。无论世界上
有多少杀戮，被割下的舌头
哭泣和贫苦，而它们也会凋零
花瓣像坦克履带下血淋淋的尸体
或者废墟下孩子腐烂的手臂
它们会再次活在大地上，比我们的
哭喊更长久。当你怯于野蛮的黑暗
你死去，渐渐遗忘，关于它们的诗句
和乐章，还会燃烧，被嘴唇
亲吻。它们柔弱的摇曳
在下一个瞬间重新
唤起人们眼睛里的爱慕，拂动目光深处
更加柔软的忧伤，仿佛就这样
永远地：波斯菊
红的，或者白的
还在开放，在一个孩子的心中
一首诗那小小山顶的微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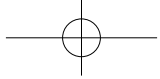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需要

需要宁静。需要一个人专注。
在灯下——需要更加无耻
裸露你最微小的颤抖。那些话语
是微风摧毁高山，是神经末梢
在紫叶李花柄上隐匿。
需要冷漠，需要前去结识
年迈的父母，你从未见过他们
而他们养育你多年，并为你受苦。需要燃烧
需要洁净，像一根劈柴化为灰烬。
需要勇敢，需要一把匕首，面对
自己时要毫不犹豫。
需要遗忘，需要牢记
在每个清晨同时感到虚无和充实。
你洗菜，叠衣服，写这样一首诗
需要笃信，需要怀疑
偶尔你也会冒名顶替。需要守时
需要犯上作乱，将大海和天空缝在一起。
需要写诗，需要对它并不在意
你双手的习惯更为结实。
需要研究坦克，你是驾驶技师的
女儿，需要懂得爆破筒和履带
深思地形和微观生态的形成原理。
需要守在故土，需要远走他乡
你去过布港，脚下海浪悲鸣
你拜谒本雅明墓地，把围巾系在冰冷的



墓碑。需要扔掉法典
只走逃亡之路，感到身后的枪口在逼近。
需要在犹太人纪念碑间躺下
发出孩子遭受你责骂时的哭泣。
需要跨越边界，需要捍卫边界
失去自己并得到自己。需要恐惧
需要脆弱，保持你的柔软
这无比坚固的堡垒。需要学习成为人
到今天你还不是。需要拥抱仇恨
如热爱一根无用的棍棒，并将它变得
更加无用。需要保存石块上的血渍
给孩子们讲它的来历，听子弹在头顶嗖嗖飞舞。
需要吝啬眼泪，需要面对巨兽
哈哈大笑，直到它化为烟尘。
需要懦弱，它会生下勇气，让它
教会你成为你的邻居。需要一无所求又需要需要
需要翻烂一本语法书，为了
说出对一个微笑的赞美。
需要无知，需要病痛
它们将分娩一个新的生命。你听到
耄耋老人的惊叹，仍是婴儿第一声啼哭。
需要四世同堂，需要众叛亲离
需要一缕叹息中潜伏一支大军。
需要失败，何谓成功？
需要爱，需要美——
需要看见死亡早已到来
将这一切放在你的抉择之中。



后绝句：敖德萨台阶上

杨小滨

你不是刺刀下的第一个死者，也不是最后一个反抗者。

你不是滑落台阶的第一个婴儿，也不是滚下的最后一颗头颅。

你不是第一个惊恐的母亲，也不是最后一个美少女战士。

你不是第一个轰然倒塌的雕像，也不是历史悬崖下的最后一个疯子。



哈姆莱特独白(外三首)

蒋立波

一位不以古典表演闻名的喜剧演员居然
以哈姆雷特的独白作为开场，而且
比吉尔古德、伯顿、奥利维尔或康伯巴奇这些演员
显得更有戏剧性的力度，这的确令人震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他用濒危的小语种向全世界说出，这句有史以来
最扣人心弦，也最令人恐惧的台词¹
这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面对一个道德怪物和徘徊的历史幽灵
候鸟以迁徙线路的改变，考验鸟类学家的耐心
它小心翼翼绕过大炮已知的射程
星链下变频的鸟鸣，以超音速向我们发射
泥沼中饥饿的履带，吃腥甜黑土，和腐烂的葵盘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诗人都在写同一首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每个人都在认领同一个角色
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念诵这古老独白
面对由千万种可能性坍塌而成的生存法则
甚至迷路的候鸟也在动用鸟语，那些遭损毁的音节

2022.3.17

¹ 注：前7行引自一篇有关乌克兰的报道，仅在分行、断句、个别字词上有改变。



读布莱希特《一个工人读书时的疑问》

基辅郊外的春风在吹。孤独的全球鹰
还拖欠蓝天一个俯冲，像一笔多年前的坏账
被打包给未来，那些来不及出生的婴孩
我还在挖防空洞，一把同样的铁锹
以同样固执的姿势，插入失血的抒情诗
狂热叙事里恶的凯旋，需要面对那些同样的疑问
地窖里的土豆，像弹药库受潮的子弹
抽出疯狂的胚芽，而受雇的御厨已提前烹煮
胜利的宴席，代替凯旋门的旋转门撞扁一个鹰钩
真理仍在分蘖各种变异的菌种
拳头，导弹，正义，道德，扳机，流量
以及新冠冕，新学说，新纳粹
裹紧敖德萨和马立波¹的新雪
从冻土层向枝头密集发射的暗绿新血
让嘴炮的射程失效，但春天的条约仍然需要遵守
哪怕鸟鸣的用户和拔光羽毛的天鹅互相抵制
蜡像馆里的暴君开始加速融化，机甲军团
打滑的轮链深陷于真理报逻辑泥潭
“每一页一个胜利”？末日定制的假发已告急
鲜艳的小蘑菇，以惊人当量试爆童年梦魇记忆
一如历史以天使之名，分发有毒假伞花
那小小的灵柩，放得下士兵过于年轻的身体

2022.3.4

1 | 马立波，乌克兰城市，通常译为马里乌波尔。



雪，一个儿童合唱团

我读到策兰的诗，“妈妈，乌克兰在下雪”
大雪在寒冷中抱成一个儿童合唱团
那休止符中绷紧的寂静深渊，如虹膜裂开
一个晶体镜面，折射被包养的贫穷政治
雪片纷飞如赴刑。口袋里幸存的种子
需要从尸骸与炉灰中拱出嫩芽，一个被抵押的
“聋共和国”，需要用童声里的哑音缝制¹
轰响的泥泞，死死拽住地狱烈焰烧制的履带
发烫的炮管，需要更多的痛苦、血浆、断肢
更多的雪，条约和备忘录里变黑的部分
告急的担架，抬起昏聩欧洲，一个缠裹
伦理绷带的齐泽克，或者蹩脚预言家福山²
那从未来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并未让历史
在精心测算的射程内终结，而“最后之人”
已在一部残酷喜剧中出场，如失去四肢的雪人
从冻土下硬梆梆掩体，扑向饥饿的粮仓
帝国意志的绞肉机不会空转，键盘上踩过
俄语字母拼读的纳粹皮靴，钢铁巨兽
在浓密胸毛下吼叫，文明的边界
被一种掠夺的历史学突破，“炮灰资格的诸公”³

1 “聋共和国”为卡明斯基诗集，“哑音”一词出自其诗。

2 齐泽克为斯洛文尼亚哲学家，著有《易碎的绝对》。福山为日裔美籍政治学者，代表作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3 引自鲁迅《拿破仑与隋那》：“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从屠夫手中接过一份炸弹食谱。而葵盘
以缓慢自转，迎(拧)向历史螺旋与苏台德屠刀
一枚毒刺，探入躲在麦克风背后的深喉
那被穷追不舍的正义里：唯有雪，是的，雪
站在幽灵这一边，用麦苗分蘖的声音洗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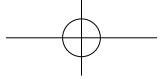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2022.2.25

2022.2.27 修订

拆快递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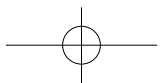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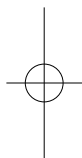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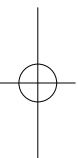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拆快递如拆炸弹，隐形的奥密克戎让你
如临大敌，引信像熠熠蛇信，吐露地狱烈焰
一份详尽指南不能帮助你拆解如雾谜团
你被建议在室外拆开它，仿佛旷野呼告
对于一个始终缄默的上帝仍然有效
硫磺的臭味，押解一个易碎的齐泽克
穿过分拣员危险的手指，一本被孔夫子炒到
180元的绝版书，如一枚搁在树枝上
没有引爆的导弹，以辩护之名
对“易碎的绝对”¹发出冷嘲。俄乌战事
催促你奔赴，现象学前线，拥堵的语流
拽住飞速旋转的传输带，诗中内置的

1 | 《易碎的绝对》为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著作。



愤怒火药，需要在你身上寻找一个
超音速发射装置。很多时候，闪电被冒用
这次也不例外，尽管滂沱泪水浇不灭
漫天礼花，帝国悬垂卵丸，让妖娆的春天
在虚假的高潮中完成一次现场排卵

2022.3.12





他的名字(外二首)

廖伟棠

狮牙草，多绿啊乌克兰。

我的金发母亲没有回家。

——策兰

“我们把爸爸留在了基辅”他说
这个乌克兰小鬼，还没有我儿子大
也没有电影里泅渡火网的伊凡大
但我知道，有一天
他将泅渡回来
为爸爸们报仇
现在他忍住眼泪，感谢盲目的神祇。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
也许是 Antschel
去掉一些邪恶的字母
就是 Ancel，再将音节前后颠倒
就是 Celan
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隐藏或保密了什么。
在中文里的意思是他比你们都勇敢。

有一次我选错了输入法



打下我的名字 Liuwaitong
的时候，出来的是
“流亡哀痛”
这是对我名字的粤语拼音
苹果手机作出的普通话注释
这不需要保密，已经交由狮牙草¹咀嚼。

2022.3.2

乌克兰文辞典

无法改编的是死亡
无法在幸存者的数目上多加一人
无法令歌剧院重新彩排
无法令母婴医院回到
第一声呼吸的强壮
然而却可以无损于翻译
从乌克兰文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
甚至最暧昧的中文，但除了俄文
——这近邻
这近邻已经像斯普尼克卫星一样放逐于黑暗
我听见他们在普京演说的时候呐喊
却听不清是在叫“停止战争”还是
“俄罗斯万岁”

1 | 注：狮牙草（Lowenzahn）即蒲公英的德文俗称。



我翻开我心中的乌克兰文辞典
我要指给他们看敖德萨、基辅、第聂伯河……
这些词汇也曾是你们大口呼吸的悲伤的一部分
把它们像雪一样含在嘴里吧
感受母乳里沸腾的星系
炽热无比的再生

2022.3.19

致一位乌克兰诗人，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¹

“历史的天使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祂的脸面向过去。”

——班雅明

1

你就是那位在支离破碎中
竭力凝聚起自己的线条的
新天使
面向过去，看见了庇利牛斯山
如在残垣中凝聚起
山棱线一般的彩色玻璃高窗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Ukrinform) 报道，2022年3月20日，莫斯科律师德米特里·扎克瓦托夫 (Dmitry Zakhvatov) 在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报告称，一位叫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 (Konstantin Olmezov) 的数学家、诗人自杀身亡。这位数学家来自乌克兰，在俄罗斯求学，他留下了一篇杜伊诺哀歌似的遗书。



的那座教堂
面向过去，吞咽钟舌
你的脸颊是一个被强暴的女孩
 你的笑涡保护了她
你的肩膀痛裂要收回赤裸的翅膀
 你的羽毛吹奏哑巴摇篮曲
 致金黄的稻子
 金黄的胫骨
 金黄的海
碧蓝、壁立静止的大雪！

2

俄罗斯狭隘的领土被你倒下的身体碾压
俄罗斯短促的国境线
不再是我喊出的名字
不再是你用烧剩的火柴梗
画的匕首
大师与书拉密
撒旦与列夫·古米廖夫
乌克兰也不再是
比哥萨克战马更肥壮的死
 而是一颗小小的
 比那个躺在沙包或者书墙下
 输液的少女
小小的，比那个一边哭泣一边
用伤足踏乱了所有的国境线
的男孩还小的



一粒葵花籽
一粒
，哽住那些历史的

。

3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我打了个盹，梦见自己移民乌克兰好几年了，住在黑海边，享受和平与葡萄酒，还酝酿写一首诗《致一位乌克兰诗人》给自己。

这是真的，跟你在三月二十日选择离开一样真实。

梦里我也叫做康斯坦丁可以吗

我也叫做瓦尔特可以吗

我也叫做奥西普可以

我也叫做

怀

！

“死者怜惜我们，胜于我们怜惜他们。”¹这是假的，跟你在三月二十日引爆的核弹一样假。游动的死线编织着温暖的大海，每一颗盐都收藏好一个我们的晶体，舍利子，色即是色，是你嘴里嚼着的蜡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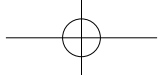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没有旗帜，甚至没有风马牛不相及的经幡

那些与数列相似的

DNA双螺旋蛇

相似的

1 | 引自《班雅明与他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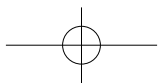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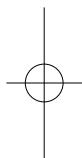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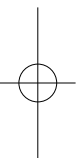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248 《今天》总 133 期

钚
放射

我也叫做顿涅茨克，就可以和敖德萨相恋。舔去彼此的血。

2022.3.25.





马里乌波尔¹(外二首)

陈先发

被摧毁的马里乌波尔剧院……废墟边上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柔弱的眼睛

这眼中没有恐惧、抵抗、质疑
没有种族、制度、宗教
这眼中除了柔弱，什么也没有

我有过这眼睛，记不清何时就丧失了
在世上遇到这眼睛，每一次我都当作第一次
这柔弱，一阵微风就能吹散

但冷战、灾荒、饥馑从未摧垮过它
“……除了柔弱，第聂伯河水中，什么也没有”
今天，在马里乌波尔
独裁者，连同他让人不寒而栗的思想
战车，连同无差别的炮火，都不能毁掉它
甚至在一代又
一代人的瞳孔中它从未中断

1 | 乌克兰城市名。马里乌波尔剧院 2022 年 3 月为战火所毁。



像污泥和枯叶遮不住的两处泉眼
谁也不知道它们通向哪儿

基辅，基辅

性格趋向缄默，一只鸽子的飞临也让我觉得聒噪

手机屏幕上，冰冷的蓝光滑动
——在基辅北部
入侵的坦克正碾过平民车辆
远处。土黄色公寓楼刚被轰炸过，硝烟中

居然，仍有鸽子在楼顶出没

在我长期蛰居的城市，鸽子
迷恋一种衰败气息
“夏日垂荫，杂乱的残翎，夕光，遗忘……”
鸽群涨落，精确预示着一片城区的兴衰

在更深的
时间系统中
我坐在楼顶，看落日的巨大红轮一次次碾过
棚户区黑色油毡和鱼鳞瓦的无边屋顶
鸽群在风中起伏
没人记得沉沦的市井在
说些什么



……三十年前，那人声鼎沸，揪心的嘶喊
和此刻，俄乌边境上
坦克履带碾过春雪与泥泞的声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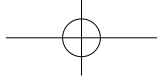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同一个世界的消音器里。
细浪耸立，凝固
底层的悲歌有人唱而无人听

与圣人为邻

1914年8月2日，一位患过
肺病的圣人在日记中写道：
“德国对俄国宣战
——下午游泳”

2022年2月24日，俄军侵入乌克兰。
我和几个邻居在春光中挖野菜
户外，鸫鸟在叫，春枝寂静

我们把深埋的球状、块状根茎挖出来
晒干后，碾成白色粉末
以拯救日渐衰竭的记忆力
当战讯传来，大家停下了手中铁锹
脾气暴躁的邻居开始破口大骂
春柳拂动，透出了火药味儿
被刨出的根茎，扔了一地，像遗骸……



我所占有的不过是
书桌灯罩下光影交织的，这一平方米。
我读书，冥想，历险
尽享一个后知后觉者的快乐
当然，这一平方米必须同时是
这颗地球上，任何一平方米——
此刻，坦克和导弹闯了进来
有一种俄制核弹的名字，叫“库兹金的
妈妈”……真让人羞辱

赫尔松和顿巴斯令人心碎。
邻居们，请把我挖出来，从一平方米的
黑土地或你们幽深的日记里



战争(外二首)

桑克

晚上睡不着
想起白天见过的又湿又粘的雪

早已过了春分
但是那些沼泽一样湿糨糊一样粘的雪
仍旧那么强劲
逼迫春天退却

然而这是表面的
因为进攻者不甘示弱
它反复烧灼积雪
某些雪块因此而变得如同果冻一样
半暗半明
而某些雪块
在高潮汹涌的正午
干脆变成了水
然后在复辟的下午的冷中
变成不伦不类的薄冰

但是积雪仍旧占领着
阴面的斜坡和公园的林隙
轮胎和脚迹未能涉猎的



荒芜的灵魂

心知肚明的进攻者
若无其事地把黄昏的防线
从下午四点推到六点
即使懵懂的夜行者
也不再性急地把自己感冒的身体
塞进拥挤的合乘的出租车

虽然这样的胜利
足够白天庆祝的
但是那些冻住的泥泞
仿佛阵亡的士兵在挣扎中
凝滞的笑容

双方不开心
无论盟军的体温还是法西斯的血

而我从来就不是中立的
我怎么也忘不了寒冷的集中营
忘不了火车的玻璃窗
白霜表面爆开的芒刺
忘不了呵开的一小块玻璃
映着因冷和窒息而扭曲的面影

三辆交错的卡车
推着滚动的圆柱



把路面的雪粉
活生生地蹭掉

坦克

不是末日，我小时候见过的，
从乡村公路上疾驰而过，
卷起的风化石，撞击着蒿草与杨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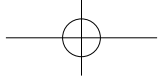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链轨的印痕，积蓄着
更多的雨水，更多的蝌蚪与蚊虫，
汽油与柴油，清晰的虹彩的光谱。

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兄弟，
更多的装甲车，适合于打击乐，而不是
轻柔的弦乐，断肠的小提琴的独奏。

我旋转着铅笔。
俏皮的卷笔刀，悲伤的木屑，
与之对应的每一个人。

每一篇潦草的毕业论文，
家园与灵魂，而今，竟然落户在
冰凉的辽阔的广场。

更熟悉机械的嘎啦声，



而不是嘎吱嘎吱的咬牙声
与积雪的呻吟。

抱负已经两样。
从羡慕到憎恶的过程，
似乎在眨眼之间。

多大的眼皮呀。
没有一个幽默是轻浮的，
没有一个快乐是深刻的。

把炮筒当作鞍鞞的童年，
早已一去不返，
早已化作一股又一股浓黑的硫磺的烟。

一张又一张浓黑的夜枭的脸。
玩具与玩笑，眼泪与眼圈，
红色的，猩红色的，酱红色的。

下午的阳光。我和弟弟，
一人骑着一只炮筒，想象着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营垒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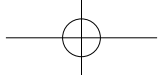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不能在人人之间做到营垒分明，
那么就在言辞之间，在我的诗中。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决不允许混淆，
决不允许道德优越论的阴霾盛行，

犹如窗外的烟雾，低沉地弥漫在
建筑的字里行间，显示自我奴役的征兆，
显示生机勃勃的恶——
营垒分明，井水绝对不犯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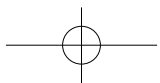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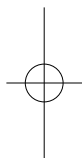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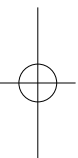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怎么可能？既然阵形已经排开，
那么战争必须进行。你死我活还是便宜的，
卑鄙的粗链让你胆战心惊，
让你这颗小石子钻出血镜。

是战争不是致敬。
是新闻不是小说。
我明了我的一切，正如明了烟雾之中
煤灰，汽车尾气，口臭，响屁……

我和你营垒分明，我们和你们
营垒分明，披上你们鲨鱼皮的游泳衣更加明了
火焰的威力，更加明了极端的笔画
究竟从左开始还是从右开始。



表面确实就是深渊，
而深渊绝对不是表面，
震惊一次还不够，必须震惊第二次，
红色的眼球多么狰狞！





来自空袭警报中的婚礼¹(外一首)

蒙晦

你爱我？

——是的，你将成为孩子的母亲。

一位乌克兰的母亲。

那么，你也爱我？

——是的，你会成为一名战士，

战士的生命属于母亲。

我们的孩子呢？

——他将学会哭泣，

那是我们的母语。

当坦克迅疾地轧向平民

“重吗？”

“是的，无法承受。”

1 据新闻，乌克兰时间2月24日，当空袭警报响彻天空，基辅的一对新人前往教堂举行婚礼，之后，他们将去当地的领土防卫中心，为保卫国家而努力。



但我要说的是：肉体所能承受的
最重的重量永远也不是
罪恶所施予的，而是那些无法被称重的
更轻的事物。它将使我向上，
摆脱地心黑暗的引力。”

然而履带轻蔑于这样的观点，
用它的结巴矢口否认。
一阵隆隆的响声划过。

像一枚爆裂的果实，
他脑海里最终所浮起的是
母亲，爱人或者孩子的名字，也许
还有上帝——这些词语
从血肉的地狱里如纷纷的鸽子
被释放出来。

——大地为之一沉！



帝国症患者

刘振周

海珠区，客运站

候车室空荡荡，只剩我与一个年老体弱的老人

我们都在等待自己的时刻表

但是我们的旅程仿佛相距甚远

——时间与生命啊，棺材与玫瑰。

门口的防疫工作人员忙碌着

没人告诉我四骑士隐藏在乌云

一些人过早死去，留下的悲伤足以喂饱活着的人

此时的战事现场在乌克兰。

我接触过几个人，他们被某种震慑性唬住

在等待一个被吞噬的机会

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并没有露出十分难堪

但是他们的不安足以先将自己淹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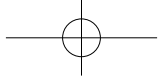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当然，在中国我并非时事记者。

疯狂的巨人们——先是毁掉亲近的人，包括自己

他们的心智绑上火箭在筑梦，理性的自负

但是相对那个矮小的售票员，麻雀斑将是她的负累

啊，谁为这个星球送来永恒的天秤？



无知总是先行——

那么多沉溺其中的灵魂，他们

再也不会被善震撼，他们永远囚禁在克莱因瓶

如果我说太阳总会升起，不亚于麻醉剂

而今天，我们已经被现代文明彻底抛弃。

此时，我决意离开这个地方——

亦是从一个酒馆渡过另一个酒馆，我很累

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强作精神

然后接受失去陀螺仪的飞行器

可能是一只获得自由的黄蜂，嚷着

“我还在这里，还活着！”

2022.3.16



致一位乌克兰钢琴家(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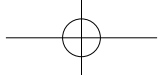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李笠

“黑色日子走后，我演奏海顿”
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忧愤地写道
而你则在战火中回到被毁的家
掀开琴盖，抚去炮灰，为废墟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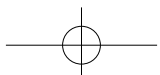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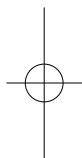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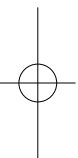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音乐打开一座春天的花园，那里
子弹在飞，硝烟在弥漫，然而
每一朵花都悠然站着，用芬芳
低语：我们不屈服！我们需要自由！

春之外——仿洛夫

在鸟啼声里聆听绵绵的战争新闻
而焦虑
已在千里之外花开花落
椅上的书才翻开中午桌上的茶已领来了黄昏
三月原也是一场残忍的生死博弈
如此的刺眼--
夕阳浴血
你依然倾听
深心处升起的废墟上的哀嚎



它们漫过你向跟前这座花园浇水的安宁
春，你为何在瘟疫之中
又点燃独裁者的疯狂
还能希望什么呢？
我们曾唤作和平的鸽子
核导弹把它称作为
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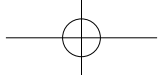


109个空荡荡的婴儿车¹

刘晓萍

我在白昼储存缄默，黑夜中踱步
消耗殆尽。铠甲上的漏洞太多了
多过壁虎在暗室的猎杀，争夺，
多过鸽子在屋顶丢失的羽毛，
多过豹纹蜥蜴撕咬云雀扯下的碎片。
带血的碎片在第聂伯河流淌
流淌，将世界分割成截然相反的两条堤岸。
大爆炸无处不在，流氓无赖摇身变成君主。
请用第聂伯河蓝黄色的河水，缝一件冬衣
这是全体人类的冬衣。
战火像追捕枯枝一样追捕它
让它屈服而被囚禁。
这是冻土即将解封的3月，
为爱赴死的第聂伯河丢失了它最心爱的东西。
这是人类黑雪堆积的边境，
疼痛总是从一阵痉挛开始的，
从指尖到肺腑。
疼痛用尽了旷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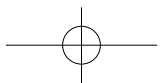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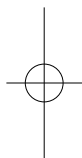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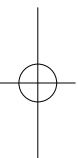
1 题记：2022年3月19日，乌克兰用109个空荡荡的婴儿车，悼念被俄罗斯战火夺去生命的109位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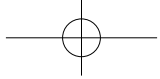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266 《今天》总 133 期

丢下 109 位心脏被掏空的母亲。

2022.3.19, 于竹子村





保卫乌克兰(外四首)

宋琳

一

在这场角力中，败北的将是新的沙皇。
巡航导弹，这人造灾星拖着扫帚擦过穹庐，
幽蓝的火呼啸，弱化并沉落，
在亚述海永寂的波涛里。
正当数亿人体内的冠状病毒也在弱化，
消逝于从最高悲咒的嘴里吹出的风：

播撒惑乱的蛊王，必为蛊虫反噬；
盗用闪电的人，必为闪电所焚烧。

二

我紧张地凝视着夜空。任何涡流，
阊阖门¹左右两侧天枢任何微小的动静，
都牵动着磁场紊乱、失重的地球。
我灵视的望远镜不会放过万里外的一粒微尘、
一滴眼泪。死者不会放过你，

1 | 中国古代星相学中的天极，又称“紫宫门”。



人贩子、战争贩子和一切恐怖贩子！
绿眼的赛比罗¹将拖你们下地狱。

三

哥萨克在行动。班克西²的化身
同时出现在基辅和敖德萨，向坦克掷出鲜花。
从坟墓里走出了我的阿赫马托娃，
我的谢甫琴科和策兰，记忆之眼
满是忧伤，身上满是炮灰。让他们听听
摄魄的竖琴，递给他们向日葵的种子，
站在那位大妈身后，把种子递给
每一个俄国士兵，让独裁者也看看
向日葵组成的大军。让种子的声音
爆炸——还我们以和平！

四

起来！倒下的房屋和栗树林。
起来！废墟上的芭比娃娃。
起来！被装甲车碾压的老人。
起来！舍身的桥头勇士喷血的头颅。
起来！蛇岛上的十三亡魂。
起来！第聂伯河上的冰。

1 看守冥府的三头犬。

2 Banksy, 从未向公众露面，至今隐身的街头艺术家。



起来！乌克兰和睡着的欧洲。

起来！惠特曼的口令¹。

起来！听到口令的每一个人。

五

乌拉！看呀！俄罗斯良心也加入了进来。

在未来的此岸，Krasnaja Plesien²，

把淫秽的歌曲倒过来唱：

瘟疫和战争的双头怪，肮脏的梦奸者，

睡吧，睡进“漂亮的棺材里³”！

在这场角力中，败北的将是新的沙皇。

2022.2.26

致Putain⁴这个词里漏掉一个字母的角色

他面孔阴沉，指甲总是来不及修剪，

他爱好枪击、武术和力量，

对少林寺啧啧称奇，但并不想做和尚。

1 参见惠特曼的诗句：“我说出了原始的口令，我发出了民主的信号。”

2 克罗地亚摇滚乐队。

3 参见齐泽克文：《乌克兰危机：美女棺材里的 PUTIN》。

4 法语词，粗话，引申为“该死的、倒霉的”。



我见过那张穿着柔道服的照片，
马步有点低，左手撑在左膝盖上面，
松垮的右手无所事事，像假寐的钳子，
伺机“捉住随便什么人的胳膊”¹。

他坐在长桌的一头，隔着好几米，
坐着来自别国的，羞涩的首脑。
嗓音有点低，一旦发话，
全世界都回到小学生的课室里。
导弹射程内真理的导师，
动一动肱二头肌，准叫你目瞪口呆。
可我开了小差，没听清“不介意亲手结束”的
是我们人类还是他自己。

我查字典，找到那个漏掉的字母，
打开魔盒？神说：“呵呵，他休想！”

2022.2.28

“托马斯·萨拉蒙²说：俄国佬滚蛋！他们就滚蛋了！”³

今天我想起你，文质彬彬的怪兽。

- 1 语出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我要成为族长还为时尚早》。
- 2 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 1941-2014）斯洛文尼亚诗人。
- 3 语出萨拉蒙的诗《箴言》。



在黄山十月的雾中走着，你取下眼镜擦拭，
在那瞬间，我看清了你的眼睛，
睿智、疲倦、略带血丝，仿佛昨夜
刚与某个贱货天使搏斗过。

兄长，“有两三个人的地方我就在他们中间”¹
是否你的法则？我们穿过松树和巨石，
想着各自的解释。
布列塔尼香软的Crêpes²突然拉近了话题。
河口上的房间里一张你睡过的床，
我也在那个临时安乐窝做过梦。
这流浪记的上下篇不算什么轶事，
将会有新的章节等待续写。
还有一个人在，但不必说出名字。

今天我想起你和你那愉快的诗句。
在云爆弹令人发指的空气里，
我们共同的邻居正在慢慢窒息。
我多愿你活过来，像氧气和蜂蜜，
像一块取自卡文山³或黄山的，
稳固的“世界的界石”⁴，
像一门填满咒语的大炮。

- 1 参见《马太福音》。
- 2 一种法国馅饼。
- 3 斯洛文尼亚西部高山。
- 4 语出萨拉蒙的诗《历史》。



捂住耳朵，发射：

“托马斯·萨拉蒙说：俄国佬滚蛋！他们就滚蛋了！”

2022.3.1

当一个独夫幽闭在地堡里

闪电战以来整整十天了，看不见星月，
无人知道他的内心什么东西在奔突。
安眠药无效，闹钟的提醒令他厌烦，
别人的早晨是他的黄昏。

春梦飞越那张 1730 年的帝国版图，
已经抵达冥王星圈，与“侦察兵”奥陌陌¹会合，
从那儿回望他生活的地方，
简直太湫隘了！小得容不下他的战靴。

王师被调遣去邻人的厩里取奶，
谎称演习，“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²，
可母牛拒绝被套住乳突，
于是兵士们陷在沼泽里不饮不食。

1 “奥陌陌”（Oumuamua），夏威夷语，意为“侦察兵”，进入太阳系的不明天体。有科学家怀疑是外星飞船。

2 语出《周易·师卦》。



他说“是”，地堡里的回声却说“不”，
贴着墙壁细听那嗡嗡响的幻听，
耳朵止不住痒痒，又长又尖地竖起，
镜子里的模样把陌生的小丑嘲弄。

谁在他身边，谁就得木鸡般直立不动，
任何人都不许挪近一步（女同志另当别论）。
他跟自己下棋，下着，下着就疯了，
美丽的后，被偷偷藏了起来。

摸摸这，摸摸那，想到那些个
与他的“野心犯了同义反复”¹的家伙，
便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内裤，
看看那里有没有精虫般的放射性钚。

除了幽默，他的体魄里什么元素也不缺。
你若是不服，敢不敢跟他掰手腕？
秦武王²若是不服，敢不敢比赛举鼎？
历史若是不服，敢不敢再给他二十年？

千万别提及喜剧演员，别考验他的耐心，
谁说调皮话，谁就得准备好身首异处。
至于弄臣、开心果、逗笑的宝贝，

1 语出布罗茨基《论独裁》。

2 秦武王，名嬴荡。事迹参见《史记》：“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



按一下铃，精灵们就挑起 JabJab 舞¹。

世界太吵，庄严的条约太繁琐，
他要把这幽暗的地堡变成无边的独唱团。
嘘！一展歌喉的时候到了，嘘！《红星照我去战斗》，
要一直唱，直到4月的最后一天²。

202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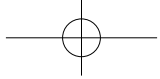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将一首控诉战争的诗译成翠鸟

达丽娜³，我能否直呼你的名字？
我能否认你是我们的姐妹？
你的诗飞越战火，如一只翠鸟
落在我的桌上。昨天傍晚在洱海边，
那黄腹蓝羽的鸟儿从红柳枝头一闪，
像一个征兆，有意被我看见。
差不多同时，手机亮了，
你的诗，取道另一片大陆，
经由另一种语言的地面站，辗转而至，
我的迷信征服了我的血-脑屏障。

1 一种游戏软件。

2 希特勒的死期。

3 达丽娜·格拉登 (Daryna Gladun)，乌克兰女诗人，出版有诗集《砍树》(2017)、《从英俊红孩儿的阴影下》(2020)。



“战争大使”¹，死亡大使，
逼迫你吃下他乔装的辞令，
吃下罐头里的黑奶酪和黑巫术。
我从你呼吸急促的诗行间看见，
恐怖针剂正在你和你亲人的皮肤上
吸血。你在哪里避难？在哪里写诗？
有没有一个逃生的通道通向你？
子弹在加速，量子在催促。
我窗外的樱花一夜间怒放了，
虚假的春天，唯有哀鸣是真的。
达丽娜，我要将你的控诉译成翠鸟，
让它衔着祝福返回，栖落你的梦中。

2022.3.10

1 | 达丽娜·格拉登一首最新诗作的标题。



第三部分

如果我也沉入乌克兰的茫茫大雪

——犹太诗人们的乌克兰回忆

廖伟棠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天，台湾老诗人向明贴出了他的一首旧作：

一只小蚂蚁说：

世界再大

也要留点空间

给别人

言简意赅，但没想到竟有人误会在下面留言道：“乌克兰人他们应该读这首小诗，想想当年季幸吉对他们的忠告，他们可有留点空间给俄罗斯和自己境内的俄裔同胞？”这个说辞在“俄粉”当中很有代表性，房间里有头大象横冲直撞，你偏要说那只闪避不及的小兔子威胁了大象的生存空间，这不是普京的野蛮逻辑吗？用了一串动物做比方，因为我想到了乌克兰的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手套》。在酷寒的冬天，一位遛狗的老人不小心丢下一副手套丢在了雪地上，先是“尖尖爪子的小老鼠”钻进了手套里，紧接着“蹦蹦跳跳的青蛙”“跑得快的兔子”“爱打扮的狐狸”“穿著灰色大衣的大灰狼”和“长著獠牙的野猪”，都陆续赶来，逐一敲门想到手套里去。不知怎么的它们都钻了进去，手套像有魔法似的越变越大，甚至有了窗户、门廊等等。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以为狐狸、狼和野猪会伤害小动物或者互相残杀，但是没有，他们紧紧挤在手套里



相安无事以求度过寒冬。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

“呜—呜！里面的房客可不少！我是大狗熊。快让我也进去！”

“哪还能容下你啊，这里挤得动也不能动！”

“那我也要住进去！”

“那、那你就挤挤看吧，老兄！”

刚勉强挤进大狗熊，手套边上迸了一条天大的裂缝。

这时，丢了手套的老爷爷带着他的猎狗来找手套。

猎狗看见手套一动

一动，汪汪大叫。

吓得大家一下子都跑掉。

老爷爷跟过来，弯下腰，捡回了手套。

一九五一年，俄罗斯的绘本作家叶夫格尼·M·拉乔夫来乌克兰采风，画下了这个故事，成为世界知名的经典绘本。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其实意味深长，不大不小的乌克兰，容纳下了各种人，直到大狗熊来了——这大狗熊到不一定专指俄罗斯，乌克兰历史上，蒙古鞑靼、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纳粹德国等等都扮演过这个角色，入侵、瓜分、甚至毁灭——老爷爷像上帝一样收回了手套。

乌克兰——Ukraina，乌克兰语中意为“在边缘”或“边疆”，这样的命名，令我想到藏南的“门隅”地区。历史地理上，乌克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东西分隔开俄罗斯与波兰，占据广阔的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成为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居中——但不是中心，始终是边缘。而边缘的边缘，是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他们也是乌克兰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民族，约等于《手套》里面的小老鼠——手套破裂后，它必是最容易被践踏的。

在乌克兰，犹太人群体主要在敖德萨和利沃夫聚居，哈西德派犹



太教一七四〇年创立于乌克兰，到一八〇〇年，乌克兰已有近三百万犹太人。“然而，大多数乌克兰犹太人在德国人制造的大屠杀中被消灭，不得不说的是参与其中的也有他们的乌克兰邻居。”保罗·库比塞克的《乌克兰史》直言不讳。针对犹太人最大的一次大屠杀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末。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名犹太人被从基辅城带到娘子谷(Babi Yar)，然后被纳粹别动队集体屠杀，尸体一层一层地堆叠在深深的山谷中——前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曾经为此写过一首长诗《娘子谷》，并被肖斯塔科维奇改编成《第十三交响曲》。估计超过一百五十万乌克兰犹太人死于大屠杀，被别动队和其协从者处死，或被送往大多设在波兰或乌克兰边境的死亡集中营。

那一批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之中，最著名的，也许是诗人保罗·策兰的父母。策兰生于切诺维茨(乌克兰名：车尼夫契)，一个曾属罗马尼亚、奥匈帝国、最后属乌克兰的边境城市，他的父母死于乌克兰的米哈依洛夫卡集中营，父亲劳役而死(策兰认为他死于伤寒)、母亲被纳粹枪杀。这是策兰一生的痛与内疚，除了早期的悼念父母的诗，其后策兰很少写及乌克兰，长年流寓巴黎的他也不愿意被称为乌克兰裔诗人。但在策兰笔下，故乡(Motherland)和乌克兰密切相关，爱恨交缠。看他早年悼念母亲的名作《冬天》便能感到：“在下雪，妈妈，乌克兰在下雪：/救世主的王冠是千万粒悲痛。/我全部的泪水白白向你流淌……来的是什么，妈妈：觉醒还是创伤——/如果我也沉入乌克兰的茫茫大雪？”(杨子译)，乌克兰既是抚慰者又是伤害者，是坟墓又像子宫。还有也是关于母亲的《墓侧》：

妈妈，你是否还认识南布格的河水，
那波浪，曾经拍打你的创伤？

是否还记得那片带磨坊的荒野，



你的心，是多么柔顺地向天使屈从？！

在那里怎能没有一些杨树或是柳条
给你些许安慰，分担你的忧伤？

神是不是还带着他的开花手杖
在山坡上时而攀登，时而消隐？

而你是否还能忍受，妈妈，如从前一样，
那轻盈的，德语的，痛苦的诗韵？

(王家新译)

诗中提及的布格河位于乌克兰西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策兰父母和大批犹太人被押送到已被德国占领的布格河畔的米哈依洛夫卡集中营。在呼救无地的儿子的想像中，布格河的河水也成为唯一能够安慰母亲的事物，与本应该安慰她的德语诗(策兰一家是说德语的家庭，他的母亲热爱德国文学，在策兰很小时就教他背诵德语诗)恰成对照。日后策兰表露过这样的痛苦：他不得不用杀死自己父母的凶手的母语来写诗。他的复仇方式就是用诗拆解重组出一个新的德语，从凶手口中夺回母语。就像策兰书写父亲之死的诗《黑色雪片》(同时也是乌克兰犹太人的哀歌)，也表露过类似的绝望和决心：

雪落下，黯然无光。一个或是两个
月亮过去了，自从秋天披上修士的头巾
给我带来信息，一片叶子从乌克兰斜坡上落下：
“记住，这里也是冬天，千百次
在这有着最壮阔的激流奔涌的土地上：



雅各神圣的血，被斧头祝佑……

哦，非尘世红的冰——他们的哥萨克首领
率部进入变黑的太阳……哦一块血布，孩子，
当那些战盔闪射我用它遮住自己，
当玫瑰色的浮冰裂开，当飘雪筛着
你父亲的骨灰，马蹄踢出
雪松之歌……

一片襁褓布，一片又窄又小的布，我留在了
身边，现在你知道了哭泣，哦痛苦，
我的孩子，这世界永远不会为你的孩子变绿！”
秋天流着血去了，母亲，冰雪灼烧着我：
我找出我哭泣的心，我发现——哦夏天的呼吸，
它就像是您。
而我的泪涌出。我编织着这块布。

（王家新译）

这块最初包裹婴儿的“襁褓布”依旧是上述德语的隐喻，诗人发现如果不要它成为血布、裹尸布，也不要成为修道士的头巾自欺欺人的话，那就只能把它重新编织。诗中率部进入变黑的太阳的哥萨克首领，指一六四八年占领波兰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的哥萨克首领，曾屠杀当地的犹太人。“雪松之歌”则是十九世纪末犹太歌集中的一支歌。两者横亘的三百多年时空，在策兰这首写于一九四四年的诗中弥合。很多年之后，策兰再次、更加复杂地写到改变他一生的犹太大屠杀，这次的诗《港口》以乌克兰黑海城市敖德萨为背景，一九四一年十月，亦有大批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长诗的结尾是：

……



她攀登，向死亡跳跃，那
猫样久长的生命，
在夜半之后
掘起渴望
感知的句子，
向它
海神的罪孽抛出自己的
谷酒色缆绳，
在十二音阶的
情歌的
浮标中
——那时汲井的铰链，和你一起
哗哗在唱，不再是
内陆的合唱队——
那些灯标船也舞蹈而来了，
从远方，从教德萨。
吃水线，
和我们一起下沉，与我们的负重相称，
捉弄着一切
下沉，上升，为何不呢？伤口复原，哪里——，
何时——
过来和过去和过来。

（王家新译）

这首诗有著策兰罕见的希望能量，力图修复乌克兰给予犹太人的伤害，藉著与一个被毁灭的美丽城市的共荣辱。诗人渴慕的女性形象找到了尘世的寄托，犹太人所承受的苦难像井水一样被铰链从黑暗遗忘中提



升出来，被看见、被承认。“花开的含义，敖德萨曾经懂得；花谢的意义，她现在同样明了——诗意的凋谢，稍显轻松，彻底无力。”——出生於敖德萨的犹太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在他的《敖德萨故事》写到，这部短篇小说集和查尔斯·金的非虚构写作《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一起编织了这座海滨旅游城市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幻灭的时光。比这座城市的没落更早，巴别尔于一九四〇年就被苏联秘密处决了。另一个悲惨的城市，当然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配得上它的苦难的，是一对犹太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夫妇——他们一起生活不到二十年，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余生都与丈夫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鬼魂同在，她背下了他的全部作品，直至苏联“解冻时期”把它们一一整理出版，战胜了独裁者对它们的封杀。

沿著鬼城基辅的大街，
不知是谁家妻子在寻找丈夫。
她那蜡黄的面颊上
没有滑落下一滴泪珠。

茨冈女人没给美女们占卜，
商人之家小提琴停止演奏，
十字大街推着烧焦的马匹，
主宰者的利普基散发死亡的气息。

红军们坐上最后一辆电车
向着城外绝尘而去，
潮湿的军大衣高喊着：
“我们还会回来——你们不用怀疑……”

——曼德尔斯塔姆写过这么一首关于乌克兰的悲剧的诗，那是他和娜杰日达相识的开始——但也成为了对他们的未来的谶语，多年后，娜杰日达也一次次找寻被流放的丈夫，直到他死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再也找不著。据译者李寒说：一九一九年，二十八岁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曾住在基辅，在此他结识了娜杰日达。当时年仅二十岁的娜杰日达的家距离坐落着肃反委员会大院的利普基不远。有一天，站在她家的窗口，曼德尔斯塔姆目睹了从肃反委员会大院子拉出的赤裸的尸体，这给他留下了难以泯灭的记忆。这首诗是对这段记忆的追述——但我更觉得那是对乌克兰历史上一系列的排犹事件的暗示。尤其读过我心目中俄罗斯最伟大的两位女作家：娜杰日达与诗人阿赫玛托娃（生於敖德萨，因此有的文章把她也当作乌克兰作家）之后，她们一样都曾在基辅读法律，一个是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法律系，另一个是基辅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两人都肄业了，因为诗歌和艺术的蛊惑。娜杰日达·哈津娜一八九九年生于萨拉托夫（位于乌克兰与哈萨克之间），与曼德施塔姆一样出身犹太家庭。二十世纪初，哈津一家迁居基辅，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娜杰日达在基辅一家咖啡馆结识曼德尔斯塔姆，三年后他俩结婚。

曼德尔斯塔姆是相信诗谶的，在娜杰日达的回忆录里提过另一首关于基辅女人的诗：“更让他感到伤心的是《基辅女人》一诗，此为这个冬天所作的第二首关于一位寻找丈夫的女人的诗……‘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分离的恐惧他始终挥之不去。诗中出现的东西时常让他感到害怕，他最担心的就是那首描写女人的歌，她‘赤脚走在玻璃上，鲜红的沙土……’他只给我读了其中的几行，我记住了诗中的‘烙铁’和‘绳索’，他后来再未提及此诗。‘别问，’他说，‘否则真的会出事。’”（摘自刘文飞译《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基辅女人》一诗写于曼德尔斯塔姆在莫斯科被捕之前，他应该是害怕自己笔下残酷的文字会成为妻子未来的预言：



你纤瘦的肩膀被鞭子抽得发红，
在鞭子下发红，燃烧在寒冷中。

举起烙铁伸向你儿童似的双手，
举起烙铁，并且缠裹上绳子。

你温柔脚踝赤裸著踏上碎玻璃，
踏上碎玻璃，踏上染血的沙粒。

而我要像一支蜡烛为你燃烧，
像一支蜡烛燃烧，却不敢祈祷。

(汪剑钊译)

这一个受尽酷刑的女性，介于基督教殉难女圣徒与蒙古鞑靼人的女奴之间，她就像是一二四〇年的基辅本身——一二四〇年，蒙古人进攻基辅。尽管市民们英勇作战，基辅最终逃不过覆灭的命运。基辅绝大部分教堂被焚毁，城墙也被夷为平地。基辅大主教于一二九九年迁往弗拉基米尔——“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来看，这都标志着基辅荣耀的终结。”保罗·库比塞克的《乌克兰史》说。其后这一段历史像极了当下有可能发生的平行世界：一二五三年，加利西亚—沃伦王公丹尼洛(Danylo)曾试图重夺基辅并驱逐蒙古人，他向欧洲国家求援，然而军事援助并没有到来，而丹尼洛不得不屈从蒙古人的要求，拆除了他建造的防御堡垒，以避免完全覆灭。——可以想见，如果泽连斯基政府答应了普京的“和平”条件，乌克兰去武装化，结局就和丹尼洛一样了。

回到诗歌吧，曼德尔斯塔姆不但向身边的灵魂说话，还向俄罗斯、乌克兰及人类文明上过去的、未来的灵魂说话，他始终把自己置身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共同体中间，履行自己作为信使与证人的职责。他全身心



成为那个悲剧时代和悲剧国民命运的接收者，但卓然独立，誓言“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而保有了最痛苦的清醒。但这样的诗人，注定被他的时代、他的国家流放。记得文章一开始时我们说到的那只乌克兰小老鼠吗？其实他的结局很有可能是动画片《老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il*, 台译:《美国鼠谭》)，这部电影一九八六年风靡一时，身处移民潮中的香港人尤其被触动。

以下是 Wiki 整理的故事内容：在一八八五年，沙俄所统治的乌克兰境内 Shostka 镇，一个犹太老鼠家庭因为哥萨克人的军队及猫摧毁了他们的聚居处，而决定移民到美国，他们深信美国是没有猫的新世界。在航行中，儿子伟福因暴风雨中而从船上掉下海，与家人失散。他的家人到达美国，深信已失去儿子。然而，伟福靠一个瓶子飘浮到美国，受一只法国鸽亨利所鼓励，著手寻找他的家人……

这样的故事日后一再被幸存的犹太人复制著，其中被诗记下来的，是卡明斯基一家。一九九三年，十六岁的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离开敖德萨刚到美国时，还不如小老鼠伟福，他一句英文都不会，继续用俄语写诗。第二年他父亲去世，他开始用英语写诗，“用他教我的俄语来写关于他死亡的诗，为之写出‘美丽’韵律，我做不到，我知道这样会伤害我的家人，用某个人的温暖气息来写出一种气息，而这个人几天前还在我旁边，这样做我感到是一种背叛。”卡明斯基回答《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他的选择，与策兰选择继续用德语写诗完全相反。

但他们记忆中的乌克兰和敖德萨，是一样的凄美又肃杀。在卡明斯基的《赞美笑声》里，他这样回望远离了的故乡，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回望的其实是不断被虚构篡改的童年和被迫再次裸程的痛苦，然后把一切卷起来成为火刑的燃料。

当日子弯曲又伸直



在一个不属于任何民族
只属于风的城市里，

她说着白杨木的语言——
她说话时耳朵颤抖，我的罗丝姑妈
为理发店、药店撰写颂歌

她的灵魂行走在两脚上，灵魂或没有灵魂，一个儿童的零用钱，
她爱过街头的音乐家并知道
我祖父写的讲稿，谈论我们国家里

云朵的供应与需求：
政府宣判他为人民的敌人。
他追赶一辆火车，外套里装着番茄

他裸着身子在我们房前的桌上跳舞——
他被枪杀，我的祖母被强奸
检察官把他的笔插进她的阴道，

那支笔宣判了人民二十年。
但在愤怒的秘密历史中，一个人的沉默
在他人的身体里存活——当我们舞蹈我们不会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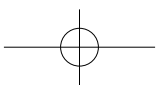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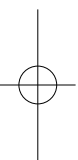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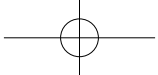
在医生和检察官之间：
我的家，奥德萨的人民，
有着巨大乳房的女人，天真的老头

我们所有的词汇，堆积燃烧的羽毛
在每一次重述中上升，上升。

（江萌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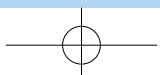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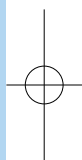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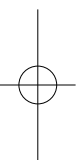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卡明斯基没有说太多抒情或者宣言的话，只是不断地在自己的推特和脸书转发实用的支援乌克兰的连结，以及在乌克兰的亲友发给他的实况报导，这就是他的态度。我和卡明斯基相识于二〇一三年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一见如故，因为我们的诗都深受曼德尔斯塔姆影响。不过那次，我们谈论最多的，依然是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她那伟大的回忆录那年刚刚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告诉卡明斯基，他表示难以置信。如果你们有幸看到这本已经成为禁书的译本，相信就能理解当时我和卡明斯基的心情。日后我为娜杰日达和中国的娜杰日达们写了好多篇文章和好几首诗，其中一首《光手里》结尾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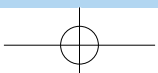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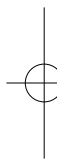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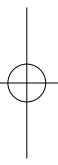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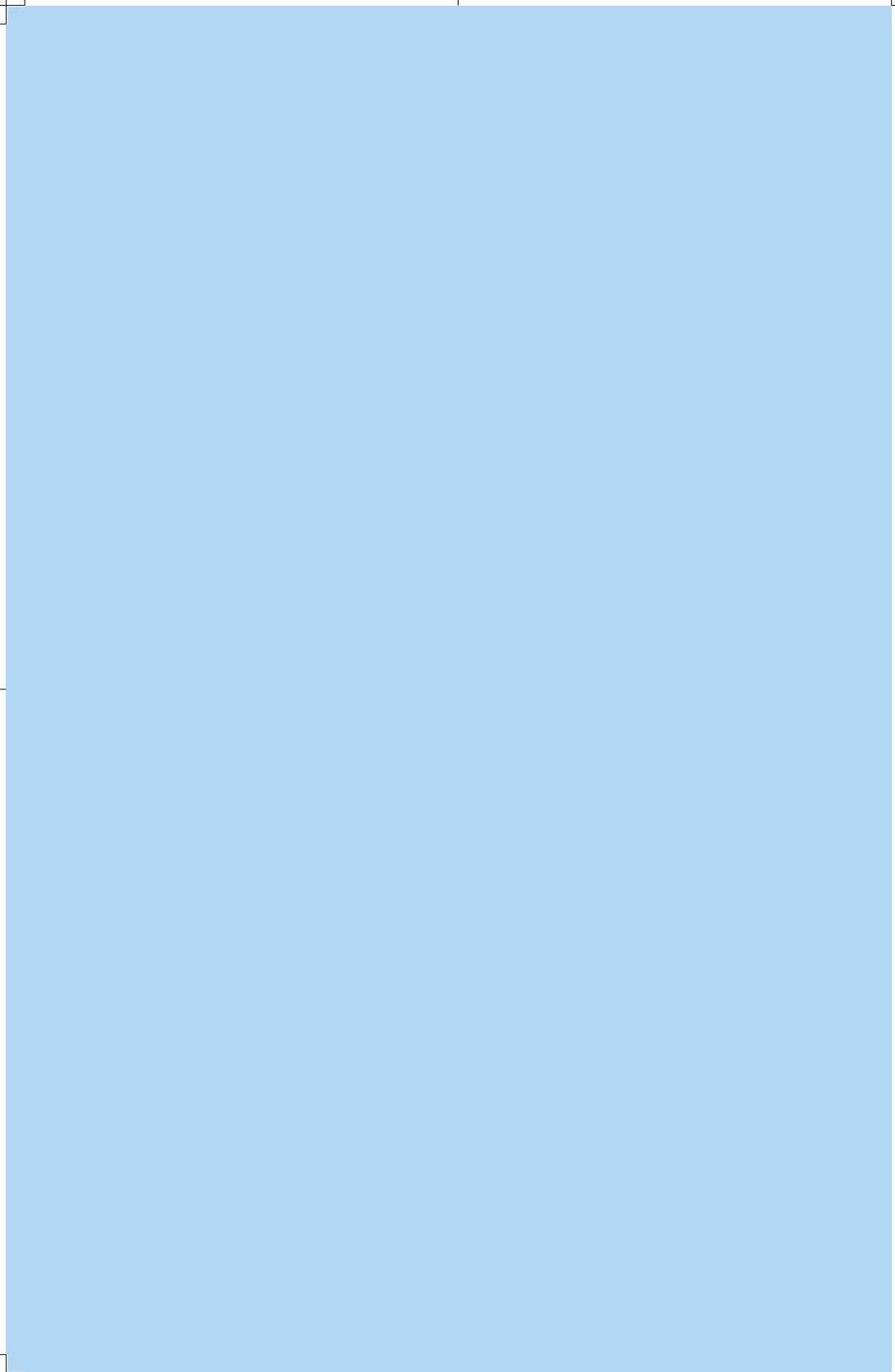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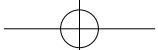
光手里的核，一星半点
铁丁香
废弃的集中营暴雨进驻
是的，我是暴雨，寻找落发





今日写作







2015

司屠

他站在公路边的土坡上。土坡高出路面1米。路面上散布着一群人。他一个人高高地站在这群人的上方，侧身面向着北方，下面的人也面向着那一方向。他和他们在同一种等待中，那是公交车来的方向。

两辆公交车正先后通过前方的红绿灯，向这里开来，显示在挡风玻璃上方的“22”和“7”在夜色中红红的，在那下面坐着两个深蓝的司机。它们在人群中引发了一些走动、调整，有些人由等待转入了迎接状态，有些人退回到等待前的无所事事的悠闲，接着，一些人迎着开来的公交车走去了，他们去坐7路车，7路车在22路车后面。

那都不是他在等的车。他看着两辆车停下，车门开启，人们形成一个松散的队列，依次进入。发生了一些同步、碰触，当事人克制着或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早已习以为常了。曾经有一次，两个人在这种情形下相遇了，一个人瞪了另一个人一眼，另一个人生气，两人在车门口争吵起来。引起了身后乘客的不满，有人说“要吵去下面吵，别挡在这里”。生气的那个人一挥手，冲着大家来了一句。现场顿时哗然，人们纷纷指责这个人太恶劣了。而他一定很委屈，一路上都气鼓鼓的，紧抓着公交车的扶把。

那个瞪人的家伙，消失在了人群中，没有人会记得他的样子。

一个女的“啊”地叫出声来，向后面的7路车跑去了。她才看到。

两辆公交车开走后，他发现这地方空了，下面的路面上只剩下了三



个人。这处境前来提醒他，现在是初春，他感到了凉意。而在他的周围，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这样一个过程，一些人从四面八方围拢。当他反应过来时，他下面的人又已经成了一群。

想像一下这样的一种围拢。他仿佛疑惑地看着他们，那是他自己和自己玩的一个游戏，仿佛疑惑的。

来了两辆车，把后来的这群人差不多又带走了。这一次有一辆是他要乘坐的，但是这辆车上的人和这里要乘坐它的人都太多了，他就没有动，没有流露出他要去坐这班车的样子，连趋势也没有，他不禁要为自己的镇定感到得意了。仿佛他要等的根本不是这一路车，确实不是这一辆，但毕竟还是这一路。

他继续高高地站在那里，知道离下一辆 118 路公交车来到还有一段长长的时间，他还不用去等待，他向四周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离开这里一会的。

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并在随后抑制住一阵冲动、最终是懒洋洋的而不是与这种突然的改变相称的坚决从土坡上下去，向南走去了。拐进一旁的人行道。今天，他要走着回去住处。

他正在走。

他一走，就进入了一种节奏。更像是在赶路，不像是在散步。他是在回住处的路上，但是眼前不会出现一个空空的房间在等着他进入的画面，他对回到这房间并不迫切，这就是他平时走路节奏。

（空空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写字桌，外面客厅里有一个长沙发，一个放衣服的橱柜。地是水泥地面、他很喜欢这种地面、如今很难找到有这样地面的房间了。写字桌上有一台笔记本和几本书。有一本打开着，封皮朝上、内页朝下放在枕头旁。枕头套和被套是一套，图案是一个个的圈，圈里是各种颜色的点，颜色有灰白绿等，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床单的颜色是蓝色，床单上有黄色的星星和白色的月亮。他就睡在这些星星和月亮的上面。这房间他住了快一年了，房间里已经充满



了他的气味。当刚搬来时，房间里有一种上一家房客留下的气味，它们还没有散去，以及房子本身的气味，没有人住在这里后，房子本身的气味就会出来。后来他一天天地呆在这房间里，随着他的走动或是不动，气味四处、静静地散发，从而他的气味逐渐地取代了以前的那些气味、压制了房子本身的气味。但他自己闻不到的，来他房间的人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可能会闻到，其他时候，这气味似有若无，偶尔也会被清楚地闻到，在下一个瞬间它又消失了——你站住了，吸着鼻子。

此刻，远处的房子正热烈地散发它的气味，和他留下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不过，房间里主要还是他的气味，不可能他离开了这么一会房子的气味就压过了他的气味。)

这种快快的走动，和他过去的一段经历相关。那是在他的少年时空，在每一个星期五下午放学后，他要赶回十里路外的家，他得跟上同一个村子的其他同学的步伐，他不能落单，必须像他们一样快，他是瘦小的、要强的，但他也不会拒绝高年级男生来拉他一程——不能缺少这样一种帮助，并不只是使他当时能跟得上，他到现在有时还会想起这样一种顺手的举动、小小的友爱。

因此他充分接收到路上的种种信息，他向着这些信息完全开放，投入这一行走。所有这些信息，它们是他在这一段路上的产物，是路和他这两部分的结合。它们来来去去，如此的琐碎、纷繁，好像他是一个感受器，世界扑面而来。

这些信息有时会在他身上反应出来，在他脸上出现了一个微笑，紧皱了眉头，或是狠狠甩了一下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很有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甩手、还差点甩在一个路人的身上。

因此，他已经持续地以那样一种节奏走过了一整站路。明亮的公交站牌就在几米之外(夜色比刚才更暗了，霓虹灯管更加的明亮)。他停住脚步，回过头去看看身后。

他侧身站着，看到一辆能够带他回去住处的118路公交车正从前方



开来。这一辆上的乘客不多，就算那边等车的都在等它，它也不会拥挤到哪里去。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过了停靠的 118。118 开动后很快超过了他。他看着前方车玻璃上红色的“118”，脚步不停地走着，而“118”在远去。

皮肤上突然凉凉的，是雨水。下雨了。他向着天空仰起头，然后披上黑色卫衣的帽子。

现在，在他走的路上，多了一样雨。因为这雨的增加，他的行走中有了和雨的互动。

他向左前方伸出左手，手掌摊开。雨点不时落到他的这只手掌上。他的感受都在手掌上了。仿佛这只手掌在带着他前进，仿佛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进入了这一只手掌，他是一只手掌。

雨使周围更黑更清晰了，灯光因为雨变得闪烁，灯光下的物体湿湿的，反着光。

这是公元二〇一五年的雨夜。他在亿万颗下落的雨中行走，走过沿途的人造物，脚下的路也是。从他窗口看得到的山，这段路上还看不到。在一切光亮之上的天空依然黑沉沉。

雨大了起来，一段隧道出现在了眼前，他向隧道的入口跑去。隧道在一座山的下面，山黑乎乎地耸立，隧道里的灯光黄黄地延伸，他预感到接下来会是一段温暖的旅程。

他跑进隧道，就慢慢地向前走去了。刚才一路上被忽略的过车声，现在变得重要。这些往来的车辆发出尖锐的啸叫，持续着，就在身旁。不过，很快也习惯了，变得对他没那么大影响了。

他独自在这隧道里走着，隧道长长，身边的汽车疾驰。

他的走和汽车的驰行形成一种关系。他没有跟着它们飞跑起来（似乎他能，为此他需要忍住才能不被它们带动）；它们也没有慢下来。彼此小心翼翼地以各自的节奏行进在今天将它们并置于此的同一时空。

为了有助于把握住身边这机械的世界，他闭上了眼睛。



几十秒后(真实的时间要比他以为的短),当他睁开眼来,他感到眼前有了些改变。至少他觉得有改变。

只是这样一种眼睛和世界的小小的接触中断,就产生了新鲜,这绝对是我们今天还应该感到开心的事。

他又试了一次。这一次闭着的时间更久。也由于闭着眼睛走路的忐忑。

他笑着向前走去了。那笑正慢慢地从他脸上消失。在这笑消失之后不久,他有一种终于来到了这里的感受,和永远也走不完的感觉——他永远在行走,他身旁的车辆永远在穿梭。

在有些时空中,你会有这样的感受。你感到迟早会来到这个时空,终于来到了这一时空。仿佛这一时空一直在等着你。而这一时空,看上去可能是平常的,就像现在,不过是你一段隧道里的行走。

眼前的景象来加强这感受。他看到隧道尽头下落的大雪了。大雪纷飞在隧道口。隧道口是一个上方椭圆、两边垂直的拱门形状。大雪就下落在这形状里。这是一种限定,也是一种强调。

他激动。不动声色地激动。激动的最大化。

这样一种看,就像是透过镜头看,在看银幕。它们不可能是不特别的,虽然它们无非是雪,无非是下雪,而不是下鱼下杯子。

正是因为这样的景象平常、正常,它才让人那么激动。它就应该出现在这里,就应该在这时出现,但是没有想到,看到了它,才意识到了这“应该”。

白雪不断下落,满布在那形状里,似乎是凝固的。

那是一个画面,他明确地向这一画面走去,感到他和画面之间这种真实的接近,画面在变得清楚、大,他几乎舍不得走完这一段路。

他离这画面只有最后几步了,感到快要走进它的兴奋、沉着(越兴奋他就越沉着),和外面的雪、雪夜、一个到处是雪的空间场的气氛。一些雪片吹到他身上来。



和有头发是不一样的”推导出“人被他自己的体验塑造，不同的体验形成不同的人”——而道理就应该日常地说出。

（在“光头和有头发是不一样的”中，还有着人要主动去寻求不同的体验这一潜在的提示，比如，一个写作者改变一下作息（这也是一种经历），有可能会带来他写作上的改变。）

在“24小时超市”门口，一个想法使他停下来，正好停在了超市门口铺出来的光线中。

一个跟超市有关的想法，想在那里买什么东西的想法，是看到“24小时超市”这几个字和透过门、窗看到的商品陈列架、收银台（它们表明这是个超市）引起的。他正好有想买的东西，超市是卖这东西的地方，这样的对接迅速完成，使他向着超市走去了。

或许，是超市大片的白色光亮和在这光亮里走来走去的人吸引了他。他向后面看看，走进了这超市。

他在温暖的超市里走。他爱这样的行走，不仅是在特殊的今晚，让他感到温暖、安全。行走在众多任他挑选的商品中间，还带来一种满足。曾经当他发现一样符合他需要和审美的新异的物品、还在他看到它的价格是他能承受的之前，他感到他的兴奋就已经升了起来。

他想起自己是来买什么东西的。他站住，在那里想，顺手把商品架上一只蓝色的洗脸盆拿过来。

他听到一首熟悉的歌在超市里响起。他去听着它。他的手里还拿着那只蓝色洗脸盆。他有好久没听到这个歌了。以前他听过很多遍。每当他听到一个让他觉得非常好听的歌时，他的习惯是一直听一直听，一次性反复听到不想再听了，从此不再听。在很多时空过去后，无意中再听到它，就是现在的这感受。它依然那么好听，没有刚听到时的新鲜感了、它已是一首老歌，但现在有意外的作用，这歌声和这超市也许还有一种特殊的时空对应，它们一起使它显得尤其动人；而在现在的这首歌里，还联系着一段过去的时空，当时听它时的那一段时空，过去的时空



随着这歌声到来；以及时空更替、时空不再来，等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让他产生了种种感触，所谓“百感交集”，终于使他迷离了。

但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在超市里痴痴地听一首好听的老歌，手里拿着一只蓝色的洗脸盆。他不能继续下去这听了，继续下去就像是一种表演，演员和观众都是他自己。他也不去管他想要买什么东西，他微笑着在歌声中往外走去。歌声结束于途中。在它结束时，他有一种类似于跨过一道门槛，从它里面出来的感觉。

它和刚才听歌的他，也被他留在身后的时空里了。他不禁回头去看。

他来到超市门口，处在两个空间之间的过渡的时空，接下来他要往下一个地方即右前方走去，这时他感到自己人中那里淌下温热的液体，摸了一下，看到手上湿湿的是血。他来了鼻血。

他后仰着头，一只手在背包里摸索着找餐巾纸。

一辆118路开过他身前。他看到车厢里站着的一个人，很像他。他停止了手上的动作。那人似乎也在看着他。他们相互看着。

随着公交车的前行，为了看他那人转过头来。他也有一个向车行的方向渐渐移动头部的过程。他们的视线不曾中断，展开了一个无形的扇形。

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感受。仿佛他是那人，正看着站在超市门口流鼻血的他。

一滴鼻血滴落到地上。

他看着地上红红的一点，它正在水中化开。当他再去看那个人时，已经看不到了。118路汇入了左行的车流，转弯，不见了。

他从裤袋里拿出一包餐巾纸，抽出一张，撕下一角，卷成一根小棍子塞到流血的鼻孔里。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向右前方走去。前方，人们正三三两两的从电影院里出来。雨已经停了，灯光照着站在台阶上的他们，还没有



完全从电影的时空里出来，脸上带着那一时空造成的表情，也有不适、茫然，在重新定位自己，终于反应了过来，确认了东南西北，挽起身边人的手臂往下一个目标走去。似乎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才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全部表现，他们脸上的光线，他们的短暂的迟疑。

他走在这些人和其他路人组成的人群中间，渐渐地有了一种穿行的感觉，穿行在这夜晚的街头、流动着的人类中间，和他们有一系列的互动，有着很多即时的反应和去赶超去穿行的目标感。从饭馆门口四个在聊天的人站成的一种队形中间穿过。斜着从靠得很近的两个人之间切过去（就快要碰到他们的身体），来到他们的正前方，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迅速地走开去。迅速地走过空空的一小段路，继续这穿行。突然，他听到一个哭声，他别过头去找寻。一个人站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做了一个动作，因为没有上下文显得这个动作很奇怪。一个迎面来的人站住了，他不假思索地绕到他身边。体味着这不假思索。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向他走来，眼看就要和他撞上，他及时地作出避让，这一避让准确，接近优美，顿时他就从那个人的正面来到了那人的旁边。

他停下来，回看那个失魂落魄的人，歪歪斜斜地走着。或许他也这样子走过。只是在那种时候，自己不会有觉察。

在不同的时空里你有不同的走。

今天和他一起在走的人，他们行走的方式大同小异（都是在“走”，不是在飞、在爬行），却又千变万化。只是这现实的时空一样（2015年，中国）。走在同一片天地间，走在同一段道路上，却又走在不一样的心事里，走在不同的命运过程中。

他喜欢这穿行，喜欢穿行在这人流中。在人流之中，却又不和他们产生他不想要的接触。这穿行终于产生了一种流动。他就在这样一种流动中，不假思索地走出了各种形状，直线，S，半圆，问号，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假思索，再也停不下来。不过，他没有忘乎所以，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向左，向右，横过一条斑马线，向前。在他的路线上一直有



人，似乎永远有人群可以让他去穿行。

（有一次，他从一个地铁站出来，跟随着从地铁站出来的人群走着。人群在地铁站外面分流，一批人向左走去，他跟着人数多的那一批往右。路人掺入进来。他努力去记住这支队伍里的更多的成员的样子。在下一个路口，这群人又分化为两批。而后，又经过两次分流，这支队伍就更小了。不时，还有人走进路边的咖啡馆、便利店里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部队，好几次都快要被人撞上。后来，从地铁站里一起出来的好像只剩下一对男女。他就跟着他们，仿佛他从地铁站一直跟踪他们到了现在。）

突然，他发现，他来到了一条暗暗的路上，这里没有人，没有车。

在身后不远处光亮下的一段斑马线上，行人们正静静的往来。

他放慢了脚步。

现在他一个人在人行道上走着。两边是黑压压的房屋和行道树。他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这里的安静让人紧张——随时都有可能从黑暗的角落闪出一个黑影的感觉，接着给他重重的一击，让他瘫软在地。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睁开眼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四肢还不能动弹，它们漂浮在他身体的周围，在聚拢。他看到了今晚不一样的天空。他曾经这样看过它吗？他搜索着记忆，恐怕连这样的力量那时他也不具备。他只有看着这天空，他看到了云。“云”，这是对这样一种东西的正确称呼吗？

（小时候，当他遇到类似的处境时，他会唱歌。）

等他一拐到下一条路上（这里要亮一些，路对面有几个人在走，一辆汽车开过），他就放松了下来。

二十米后，他在路灯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

在手机上打出：

“在我们行走时，重要的不是穿过了怎样的一个大千世界，怎样的一个《红楼梦》，重要的是这穿行本身，不重视任何一种相遇，就让这种



种相遇发生。”

他看了看之前呆在城墙上写下的几条：

“当她听说有人给她妈妈介绍了个男朋友时，她大哭。妈妈搂着她安慰了好久，她眼泪汪汪地睡着了，在睡梦中，发出了几下抽泣声”。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形式的出家都很难。

“天色是逐渐暗下来的，而我们总是一下子发现它已经暗下来了。

“我的语言对谁有效，我就和谁在一起。”

以及，一首诗：

《我们多么需要船》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轻舟已过万重山，老病有孤舟。

危檣独夜舟，疏灯自照孤帆宿。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曾经和一个名字里有船的女孩谈过一段恋爱。不过，这首诗跟她无关。不过，你再怎么说，认识你和那个名字里有船的女孩的人一定会认为这是跟她有关的，他们把它理解成是一首跟她有关的情诗也不是不可以，他写它确实也是因为想到了她。

他收起手机。在一种因这些句子引发的难过的心情里继续坐着。这些句子，他刚写出它们不久，它们来自于他生活的现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

他起身——摆脱这一时空里的伤感惟有离开这一时空，往下一段路走去。

这条路通往一座桥。当他走上桥的坡面时，一辆摩托车在他身边熄火了。司机发动了两下，发动不起来，当即从摩托车上下来，推动摩托



车向前，超过了他——前倾着身体，双手一手一边把着车把。过了一会，他超过了他们。

他走在了平坦的桥面上。听到后面摩托车发动的声音，这次成了。他等待着他们从他身边“突突突”地过去。

人和车在前方下坡，到了平路上，在夜色中远去。

雨点这时候又落了下来。他又回到自己的行走上。他在这高高的桥上慢慢地走着，他知道自己的慢，他不性急，正是这样的慢，可以保证他一直走下去。这高度也带给他别样的感受，带给他安慰，这是在下面的路上行走时所没有的，那些登山的人们，那些从高楼上往下望的人们，在他右边的桥下有一片黑黝黝的树林，在这树林中间有一座白马的雕塑现在进入他的眼睛，在夜色中它像是要飞起来了。它的两只前蹄腾起在空中，身子几乎直立，头部竖起的鬃毛和身后扬起的尾巴朝向同一方向。这石膏雕像本身谈不上有什么特别，但这一在傍晚的树林中间被固定下来了充满了动感的白色的姿势，有一次当他在别的地方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还有一次出现在他的梦境里。他好奇过，人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安上一座雕像并且是一匹白马的雕像呢？不会有人走进这座树林里去的，不可能站在它的下面抬头去看它，人们都是坐着车在桥上高高地经过时目光扫过这雕塑——要的就是这观看？

有一天，他会去到那里，那应该是一年中的夏季，“只有在夏季，我才渴望进入一片树林的光影中”。一片树林也给予他在夏天需要的清凉，在别的季节人们不像夏天那样需要。他偶然经过了这片树林，就走了进去。当他一置身于树林里，就一下感到了温度上的反差。树林在它内部形成了自己的氛围。树枝一层层地挡着阳光，少许的光影指示着一条不容置疑的路径。这是一个不同的空间了。他在树林里慢慢地走着，这慢有一种刻意，他几次停下脚步，有时正好停下了在光影中。慢和停下脚步都是为了感受树林，感受这树林的安静。树林里要比他在外面以为的还要安静。在外面，感觉这是一个静静、凉爽的树林，有一种等待



着他进去的感觉，他被它吸引；当他进去后，就确实在它的里面了，之前这静爽是和它并行的，现在，他在静爽里了。

不过，这里的安静不让人担心。后来他就想要探索一番。到那时，他还没有看到那座马的雕像，要再向前走上一会，才看得到。他似乎不知道树林里有一座雕塑，他在林间小道上盲目地向它接近，像是目标清楚的在向它走去。

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有一次当他停下来时，从树枝间斜着渗透进来的一道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使他亮亮的。光也照在树木和草地上，但更像是在照着他。他在那光里保持着不动有一小会，仿佛被

有一会他消失了，树林顿时变得空荡荡的。终于，他出现在了东北口的几棵树木间，他低着头，以防被树枝擦到了额头，他用手把一根树枝挡开，一脚踏到林间空地的光亮里。他抬起头，看到了雕像。他吹响一声口哨。

他围绕着雕像走了一圈，从各个角度看它，在某个角度看的时间最长。他对它的好奇很明显，他还去摸了摸白马的脚，这个动作比较小心翼翼，像是在摸一匹真的陌生的马。他对它的温柔也只能到这一程度了。然后他在那雕像下面选择了一块地方坐下来，周围是青草，很多年来，青草已经慢慢爬上了雕像的基座。他把塞在鼻子里的纸棍拿出来，塞到鼻子里的那一头已经发黑了，浸透了鼻血，他扔了它。（它现在进入了青草丛中）。他闻到青草的气味。他调整了一下姿势，背靠着基座坐好。如果雕像这时正好倒下来，压到他身上，那真他妈的巧了。要是事情真这么巧，他也认了。他闭上眼睛，等待着雕像压下来。过了一会，他听到了桥上汽车经过的声音，这嘈杂使得这里尤其的安静。正是他将这嘈杂与安静联系在了一起。



叔叔的守灵夜

鲁亢

你这里太暗了。你不开灯……担心灯亮后看清楚这里笼罩在微粒的灰尘中。灰尘每天在积累，淹没你在呆若木鸡的那一刻却没有任何的抵抗。

你可以打扫，不用的东西扔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扔掉。把自己扔掉。这里弄空了，然后花大把的时间清扫和擦洗；你再把自己捡回来，冷得脸色铁青，缩在原本放床铺的地方，像正被一群野狗围堵，但没有立即被撕咬的危险，因为时间要专门替你腾出一块完整无缺的时间，回顾你的一生，狼狈不堪的一生，如同在一块崭新的手帕上，吐下一团污秽物。

这个时候别人在干什么……那些人和动物，人和各种物体，人和稀奇古怪的声音，他们在做什么？一如往常，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迈进死亡的隧道。他们不在乎谁还没有跟进来，谁忘了通知，谁特别需要照顾一定要带在身边。这些都无关紧要，忘了就忘了，没跟上就拉倒，这一波如果漏了他们，还有下一波，一波又一波，谁也别想脱身。

你也想过脱身，怎么脱，叔叔？……没有，很好。你也不是因为坦然，而是还不很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差不多都这样，你不算例外。我这会儿考虑的是要不要坐在正对面，你讲话时那张老脸露出讨好人笑容，与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极不相称。我要么与你并排坐，屁股只挨着一半的椅子都行。我也可以选择坐你的斜对面，稍远一点，我



近视，戴着眼镜离远一些，你脸上的表情我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只觉得你始终挂着笑意，也许我能把自己迷糊过去。不过，我还是选择坐在你的正对面，我怕我没礼貌。奇怪的是你那种笑，只要一开口，笑就堆上来，好像怕我会对你怎样，凡事先陪个笑脸。你太老了，可是年轻时的英俊仍残留在脸部轮廓中，残留在已显稀疏的白头发上；你要不那么老笑，已经不整齐的牙齿暴露无遗，我会专心听你说的每一个字，而非分心到别的地方去，甚至想把眼睛停在你的身体上方，那个空洞虚无的空间里。或者有一种让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想法，要问清楚人老了牙齿没怎么掉，却不整齐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嘴巴里发生了什么事。从刚才到现在我都有点烦躁，不习惯，我没办法去斟酌在告诉你的话中用什么词语，才能让你更容易接受。我直接说了：叔叔，我在给你守灵。你死了。但你的死与哲学无关，因为你不是自杀，是自然死亡。这种死没什么深度，不过我还想找找看。现在外面太吵，天还没黑透，各种恶狠狠的声音相互还未撕咬完毕，声音的巷战街杀正酣，可是我已多次有些按捺不住，抱着绝死的念头，要冲到外面去，仅仅为了与各种噪音对骂，做一名好斗的泼妇而非战士。

只有在安静的地方，你讲述你的一生，我记录并提问，这件事才有意思。那么吵，你说得不亦乐乎又能怎样，我早就坐立不安，你那张傻笑的脸，以及外面的屠杀。那不是屠杀又是什么，麻木不仁的人群，一片片倒下而不自知；而你已经死了，当然更没感觉。

你的一生，像一篇闷中肆外的文章，还是一篇报屁股大小的东西，谁知道呢。

叔叔不是我的亲叔叔。也许他是你的亲叔叔，或更深一层，是你亲爹，你了解更多。那年你把一个女人带回家，让他吓了一跳。女人大你十多岁。你到底迷上她的什么东西呀，你混蛋不混蛋。我嘴里敷衍你们，招呼你们坐，喝茶吃东西，心里实在不痛快。我怎么可能同意你们在一起。还结婚咧。你他妈的迷上她的什么玩意儿呀，他奶奶的熊。你



们就为了在床上的快活？她能吸干你的精血，你就图这种快活？这能维持多久，丢脸，要是别人看见了，你找一个老女人搅在一起，你还有出息？她有钱吗？你们有多少钱？快给我分了。讲什么感情，还感情基础咧，妈的，热闹一阵子就完了。我还不清楚。快给我拉倒！要不你他妈的搬走，别在老子面前晃来晃去，丢人现眼。我还看不透你们，我还不知道你们在一起图个什么。

图什么，要怎么说，我们从生到死好不容易有一次看见希望，挤进我们空旷的人生。

可是你也不怎么样啊，叔叔，你老婆也比你小十几岁，老少配的苦果你后来也尝到。你算一算，自己戴了几年的绿帽子。奇怪的是，你们两位居然都反对儿子找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她长得不比你老婆差，你儿子也是有一双色眼的；他挑中了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而且他肯定需要母爱，兼性爱，两个他如果都满足到了，他大走运呀，这关别人什么事。他在家有个女人疼他，想干嘛女人都顺着他，过上个十年，难道还不够本。我举双手支持这场恋爱，支持他们未婚先孕，未来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到那时再说。你当初选了一个漂亮的小妞，有没有想到她后来嫌你没劲又没钱？跟不上时代？她不是上了别人的床睡了几年吗？你们后来是老到不成样了，又凑在一张床上，要争也争不起来了。

我问到你的痛处了是不是？也只有这样我的畏惧才会减弱。我想胜。

我朝叔叔做了一个手势：我要睡一会儿。我蜷缩在那儿。本想向他要一条毯子把自己包起来，又担心毯子不干净，老人的用品少有干净的。我脱下外套裹住双脚，头靠在膝盖上，放任自己去睡。我很适应这儿的幽暗，很容易犯困，而且我知道，叔叔是希望我睡一睡的，那看起来就跟他一样，他不自觉地感受到心理上的平衡，虽然只是一小段的时间。这地方现在停着两具尸体，其中一具有正常的鼻息。



有人习惯夜里上门找人，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便退回到可以看见窗户的地方，尽管窗户上没有灯光，这个人还是拉开了嗓子一声又一声地叫着谁的名字。这种叫声在夜里听起来隐含着羞怒和期待。过了不久叫声没了。是这个人主动消失了。也可能去别的地方叫，也可能今天就到此为止，明晚再来。人们问：是不是利用各种通讯工具在确认了要找的人不在室内，这个人放弃了喊叫，另想办法或回去了呢？不是。这是死亡的造访。死亡只用它自己的力量喊叫，相当的保守，它从不用别的方式。人们说某些死亡已经先进到用电脑来传递它的信件。那又怎么样，谣传一个，以为有了电脑它就要用电脑，有网络它也用，幼稚。死亡从不改变。它就是直愣愣地叫，一声又一声，叫到它倒了嗓子。

叔叔多次谈到他见过死亡。他在当兵的时候见过，很近，他一个侥幸的躲闪，死亡去了另一处，搭上了其他人，他的战友，或帮他们带路的什么人。你别指望我详细地转述这件事。“得到情报的敌军麋集蜂萃，莫计其数的敌人……”然后呢？他不是活到了今年的某一天吗？他加油添醋说的那些“战争年代”的往事，听起来像是给小孩子讲的，什么以涂-22m、舒-24、迷囡-27等对地攻击机为核心，编排了完整的阻隔敌军登陆我方的作战预案。“打起来了！叔叔哟！我空军的迷囡-21/23等飞机在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内深入敌方腹地300.15-400.15公里，突击敌方一线有生目标以及敌方他爹驻敌方第8集团军指挥部，补给中心等目标，而涂-22m轰炸机，舒-24攻击机等组成的远程打击力量则从我方的极地基地起飞，在密集电子干扰掩护下导航至预定地点，随后分散攻击目标。它们活跃在东起快活岛、西至野猪林葫芦岛纵深达1200.15公里之间的大大洋区域，利用超音速导弹摧毁敌方运输航队及为其护航的航母战斗群。作为配合，我方海洋的214艘核潜艇成为‘大大洋底的狼群’，借助卫星和长波电台的导航，对遭受我方轰炸机洗劫后的敌方航队实施了‘最后的枪决’。使能够登上这个战场的敌方船只统统只剩下了残骸。胜利了，天亮了，从此我们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他笑得挺开心的，从讨好人的笑转为天真的笑，然后他说：听不懂，你讲什么。我去喝口水，锅里还放着煎好的馒头，你要吃不吃。叔叔一溜烟不见了，留下我挤眉弄眼地坐着。是的，有特务发现了你们，敌军包围了过来，枪声大作，你们的队伍有死有伤，最后撤退成功。“这条命算是捡了起来再用啦……”电视剧播了，不是根据你那时碰到的事，这怎么可能，你那太小了，你们当中后来又没人当上大官，轮不到讲你们。但电视剧里演的也没多少差别，同你讲的。我只希望你今后不要再讲，听起来都雷同，你不是会写么，写出来。写不好又有什么，说不定写出来会不一样，你会去写不会？

现在我不写什么哩，我死了全带走了。我到底死没死，你再确认一下。

我不置可否。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况且我虽然认识你很久，却对你不熟悉。我只记得小时候坐过一回你的自行车，到住在海边的一位叔叔家过节。车子在稻田间的小路上像进了迷宫似地失去了方向；你向一位过路的村民问路。我们照着他指的方向骑了一段，骑到来时的路上去了。那位叔叔派人找到我们。原来村民指错了路。你恍然大悟，这是故意的。你对那位叔叔说：“他妈的，我也这把年纪了，好好地问他，他他妈的不安好心！”周围不安好心的人跟蚂蚁似的多，你也别以为自己是好人，有清洁的思想和纯净的灵魂，你做过的坏事不说百件，十件总有。但那天从傍晚到第二天一早离开时，聚集在一起的全是自己人，经过考验的。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你们没有互相背叛过。有时候躲起来了。如果我打不过敌人，又保护不了你，那先保护自己。有时候“挺身而出”。这身是怎么挺的，姿势够不够勇猛，只能去想象，一张鸟照片都没有留下来，更别说录像了；那会儿要有这东西，录它几年下来，现在就卖大钱啦。靠录像带下辈子都不愁吃穿哟！好吧，挺身而出，几个兄弟同甘共苦熬了过来。你挨过几顿打。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据说是陪斗。这段历史我不想多听。我看过的书中都比你惨太多



了。那些悲惨的人有的后来又掌权了，权大无边，而你这种小角色，好啦，还算不错了，混了个离休，但你老婆怎么办，她才中年，那点钱够她干什么？这真的是始料未及的啊，在当下，只要有人发现捞钱是人生头等的大事，随之而来的就是追求身体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我这么说不是那么准确，但也差不多，你老婆开始做生意，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你这位当年的帅哥跟这个世界太不沾边了，你不用说就是出局了。你够倒霉的，但有什么办法，人也老了，东西也不好用了。听说是你老婆找别人要做生意的，求人家帮忙带入门。说真的，她走对了，人到中年后面还有几年可以痛快，钱多重要。听说她后来还是赚了一些带回来做了老年本，我觉得一般人还做不来，没这勇气。到老了，她回忆中年这一段，不会有遗憾。

叔叔，你不要这样想睡。这会儿表情看起来很顺，很真实，就是老人样，有一点点的痴呆样。但你不能睡。你跟我不同，我睡有呼吸，你没有。不过老实说也没什么，反正是你的守灵夜，你也要做做样子，表示你已经往生了，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我要你听啊！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很难受的，哪怕我是在一个虚构的守灵夜中，也是希望我讲什么有人听，有人与我对讲。如果他犯困了，我一把将他揪起来，拉到水龙头下面淋淋水。我们一起淋淋水，一起打喷嚏，“哈啾！哈啾！”天亮了，解放区的人民迎来了一轮红日，“过不了几年，咱们街上的羊群就接上天边的白云了。”我想告诉你这个完了以后的一起有色的案件，非常劲爆，但我现在还不想说，我见过其中那个女的，几年前，她快吹灯拔蜡了，她当然不知道我的来意，有没有感觉到我在都难说，但我满足了，打听了十几年的一个人，终于被我看见。我在想，她其实跟你年龄相仿，可能大几岁，一度是你的上司。现在你想起来没？还没，还没想起来？你再想想，一位漂亮的女上司，却没在你的人生中停留。

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问：那眼白怎么办？你猜叔叔人家怎么答的？其实没人回答。我看了几眼你的女上司，想像不出她年轻时的身



材和长相，我垂头丧气，我问“那眼白怎么办”也属于可以理解的范畴。我现在就有些调整不过来，在暗中呆了有点久，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快没话讲了。

我后来回忆，我后来迷上了泡澡。在澡堂，泡进汤里的人都是赤条条，分不清身份，群言无忌。闲话议政，也少避讳。从中年开始我变成一个愤怒的人，一直到老了，我的话少了许多，但我眼里的怒火仍然炽烈。我放屁的声音，又长又响，郁积的愤怒无以名状。老实说，老后屁比话多。

回忆缠绕着我，像一圈圈毛线一样缠绕着，更多的屈辱，难以忘怀的不幸。每一场运动都击垮了我。我见证各种各样的死亡，精神之死和肉体之死，成群结伙的幽灵，涌动在冷冰冰的街道，到后来都被挤出街道，镶嵌到街两边的墙壁里，有的刚好塞入房间——那些住家或店铺里——攀附在物体上，声音里，那榔头锤打之声，车辆的嚎叫之声；甚至有的依附于已不多闻的鸟声中，或风的动静里，或水的鸣叫和石头的呼吸。它们与活着的人混为一道，进入他们的身体，血液，而他们必须传承下去，不管愿不愿意，传下去吧。

内心的寒冷让怒火显得可怜和不堪，我在澡堂里将它双手捧出，给那些裸友看。我问：你们谁要，我分文不取，免费送出。因为我没有办法留住它。我离死亡很近，先是内心，我也不认为拥有这一小团怒火有什么作用，但既然它未熄灭，总希望能得到保护，让它一直燃烧。果不其然，没有人要它。那些裸友都捧出一团火，有的说是怒火，“和你的成色差不多”；有的说是欲火，“想早、中、晚干三个女人”；有的是无名之火；有的踌躇良久：连无名火都不是，可能是肝火。有的一头扎进浴池，在一阵哗啦啦的水声之后，池面上燃起蓝色的火焰，众人阵阵惊呼：焰火！焰火！胜利后的庆功啦！

我怀念唯一一位知我心的人，这个支持和倾听我的人是最早走一步的死亡。生老病死，人生常态。可是你看他在床上的苦状，你听听他因疼



痛而发出的哀叫和呻吟，你们这些冷酷的人，谁会同意饶恕你们。我们相识相知几十载，越老走得越近，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早就没有其他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相互取暖，我们有共同的话题，这个话题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告密者，虚伪的大多数。午夜梦回，我会想起这早走一步的死亡，一生的伟大，因身份渺小但经历丰富显得更加伟岸。可惜的是我无从请教了，这位早走的死亡。有一回我向这位早走的死亡提过：我想弄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用的？“被什么操控？是上帝吗，我们是无神论者，是不是照民间的说法，你不信什么就降下来什么？该死的，我要去查一查，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活着。”这位早走的死亡赞成我的想法，于是我去图书馆查阅神学方面的书籍，艰涩难懂啦。又翻了一下命理方面的资料，都没有查到我们信服的答案。要我把这个深刻的困惑写在这里吗？不用了。你们不是会网络吗？上网帮我们问问上帝，我想它一定呆在空中，飘着啦。我是不懂电脑的，听说什么都有，还会少了它？

叔叔，醒醒，天亮了。哈哈，开个玩笑先。

这盏灯太亮了，显得外面的黑，很黑。伸手不见五指。黑咕隆咚的。乌泱泱的一片。黑得像钟的内部。我们之间已经没话了，可是天还没亮，其他人还没来，我要说点别的事，要不很没意思。话说有一年，我刚上小学，叔叔几位在清真馆里给我过生日。那年头，本城尚存一座清真馆，有牛肉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叔叔送了我一支钢笔。那时候叔叔们很年轻，一律穿蓝色和灰色中山装，气色都不错。我就记得这些了。还有牛肉汤，肯定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那家清真馆的原址还在，好像是，我一年里会经过几回，它越来越脏，也许本来就那么脏。里头还在卖食物。临街又是一楼的店，不开门也招灰尘，开了门灰尘跟味精一样往里撒。但我想，那年头街上没几辆车，灰尘少，所以牛肉汤才好吃。随便说的。那年头吃什么都好吃，何况是牛肉。叔叔，醒醒，天亮了。哈哈，开个玩笑先。有人在楼上敲地板，从我们这里



敲到另外一个地方，“当当当”地敲水泥地，一直敲，一直到永远。“我无力抗拒，特别在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向你狂奔去，大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到天际……”这首歌好听的。你要听听。你当年就是这样的，恨不能立即，向革命狂奔去。一切为了革命。为了解放全人类。人民翻身做主人。你混到了一个官位，官虽小，比许许多多强得多。你也是踩着别人上去的，你后来又说，责任都推给了时代，“领袖崇拜”的时代，不讲“天赋人权”。你讲得还算清楚，有点无厘头，你自己不觉得。你也揭自己的底，从这个“反”到那个“反”，从“A”到“B”，从屋里到屋外，可是我听起来最怪异的是那句话，“我的老婆离家挣大钱去，一个骚货，尝鲜尝不饱，妈的。”

骚货我小时候见过，丰满，外向，笑起来特别自信，我都不太敢多看，只拿耳朵听。我用鼻子闻，她是唯一一个我小时候闻过身上有香水味的女人。甜甜的味道。我叫她阿姨。她今天要是在我面前，相互一定不知道对方是谁。“阿姨，是我，我小时候吸过你的奶水。”阿姨红着脸，将我推出门去。“我真的，我真的。”阿姨打开了门，一把将我拉进来。房间里的摆设全变了，像一间刑房，摆着老虎凳，辣椒水，小尖竹，红铁块，铁链吊，皮鞭。只有角落有一盏灯，贼亮。阿姨手上握着遥控器，一摁，灯即射向我，我即僵直难动，转眼的工夫全身淌着汗水。阿姨，是真的，我没骗人。那年你的奶水太多，我跟另一个小孩都被叫去，吸了好几次。那个小孩能不能找到？他也可以作证啊。阿姨踹了我一脚，我立即下跪，又顺势往前一扑，整个人趴在地上，等于向她宣布：到此为止，我死了。

某日，在某人写的书中，我邂逅到阿姨，她在按摩。某人把她写成历史上的某位名人，这点让我挺愕然的。不过这本书丢掉了。写些什么早已忘记，唯独按摩这件事印象尚存。

两位按摩女一件件退去阿姨身上的衣服，在她身上抹透了自制的薰



油，她的肉显露出浅咖啡色的光泽，很漂亮。她们请她先趴着，一位推压着上身至头部，那一波波被往上挤的肉褶仍能看出未消的弹性。另一位从她的脚部缓缓地向上攀登，两只手有技巧又放肆地抚压她的小腿，大腿，在大腿两侧加大了力度，随后一支手掌横切着探入她的下体，深入进去，慢慢抽出，反复着，像手与阴部共同找到了好玩的游戏；阿姨呻吟了起来。两位按摩女相视一笑。潜台词：还没让你翻过来哩，就爽成这样。干太久了吧富婆。阿姨那会儿已经赚很多钱了？叔叔，你别装睡。这是她第一次按摩对不对？男人付的钱对不对？哈哈，开个玩笑先。十几分钟后，她们将她翻到正面，她嘴巴里才没了声音。在她上身的按摩女问：要接吻吗？她点点头。两位按摩女又相视一笑，这回没有潜台词。直接上啦。快啦！快啦！一阵慌了手脚似的肉体接触，她哇哇乱叫，两脚踢上蹬下，可苦了那张按摩床。两位按摩女将按摩步骤简化为“上，接吻，捏胸；下，抚弄下体”，霹雳啪啦，稀里哗啦，乒乒乓乓，三个人都累毙了，娇喘不止，但都不说话。室内所有的东西都被震裂或粉碎，屋顶的吊灯晃个不停，整个房间旋转着兼有汗味和薰油的香味的蒸汽，雾蒙蒙的。按摩女打开了窗门，雾气欢腾而出，她们顺势让碎裂物被雾带走。别嫌重！玩什么舞姿！随后把她抬放在地下，飞起一脚，按摩床散开飞了出去。打扫打扫！你扫这边，我扫这边。打扫完毕，她们双掌一拍，原有的东西都完好地奔回归位。她们把她抬上按摩床，抹上薰油，然后问：再来一次吧，打七折。她点点头，潮红的脸颊渗出亮晶晶的汗珠。

有人要来劫你的尸体。是谁？你的粉丝团还是亲友团？用来航拍广场舞的许多小不拉几的无人机在上空盘旋，不时有儿童望远镜掉下来。小区若干名保安整装待命，个个咬牙切齿——实为磨牙。听说有近三百根保安专用长木棍、短棍子被运到此地，一旦劫不走你的尸体，就乱棍侍候，至少一只狗两只猫三棵树陪葬。保安已经做好了接管此地物业的准备，三个保安可以在两小时十五分内对此地进行有效的认识，他们



拍的照片已经接近专业水平，虽然我们已经进入视频时代，保安中的佼佼者准备花一个小时十五分把退休和自己不干或者被辞退的保安召集起来，再花两天零十五分把他们训练成你的贴身影子保镖。三十一万接管此地的女保安的身份证材料已印刷成册，取代此地的新的保安口号也已印刷完毕。此地危在旦夕。此地的吃瓜民众奔走相告，因不明就里，得不到有用的消息，只知道灾难(四处但见女保安，男性居民告人荒)快来了。瓜民纷纷爬上屋顶，乌泱泱的一排又一排，一堆又一堆，一团又一团。不知道是谁忍不住喊叫：“我弄过你老公！”所有的人都跟进：“我弄过你老公！”屋顶接连倒塌，灰土轰隆隆地往上冒，遮天蔽日，但“我弄过你老公！”(“弄死他！”“弄死他！”)的嘶喊仍此起彼伏，形同声浪，撞击着时代的墙，尔后渐变为海啸吞噬着时代里的唯一存在物那抱头鼠窜、狼奔豕突的人类。“我弄过人类的老公。”(错不了，三十一万)海啸齐声呐喊，欢呼雀跃。

叔叔，你有了老婆后还跟别的女人怎么样过吗？是谁呀？你别生气，刚才我只是瞎说的，没人会来动你，谁稀罕。你好好说，有没有婚外恋？你年轻时那么英俊，个子也不低，又当官，怎么可能没有好事找上门。听说是跟同单位的一名女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你们自己不知道。我也去找过那个女工啦，老的跟放久的茄子似的。我是真的早就听说有这么个女人，自费上路探个虚实，还真让我见着了。我看不出她年轻时有什么姿色，大手大脚的，目光促狭，一看就是那种童年环境差，打骂长大，粗声粗气的货色。那种年头，身边一天到晚有个女人，男人可能就满足了。她搞不好还以为我是过路的，看我两眼就接着跟旁边的人说话去了。我离远点在人多的地方又观察了她一会儿，实在难以理解，你年轻时会渴成这样，可能是别的女人不容易上手吧。跟这么个女人发生关系，除了肉体需要，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不可能。真的不可思议，几十年当中，除了自己的老婆，就也就跟这么个女人来过一手，那会儿你们两个的肉恐怕都是臭的。她的机油味和你的闷气。下了班在



办公室的门后面抱抱捏捏的，东西都还找不到口，外面就有脚步声了。值夜班的时候也差不多，还是在门后面速战速决，还没找到口那玩意儿就弯了。有一回胆子大了，火烧得太旺，在隔壁的档案室里实实在在地来上一炮。解馋，能回味半个多月。那几年下来放了几炮数都数得过来。放了几炮，数数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几炮。没人告你，让你顺顺利利地调到别的单位去，你要感谢全世界的人都宽宏大量、全世界的人互传他人隐私满足了欲望后的马虎劲。马马虎虎算了，告他干什么，他人也不坏，生活作风问题，狗屎，他舒服他的，我们在背后议论也很舒服啊。做人不要做绝了，既然大家都感到舒服，又何必节外生枝，互找麻烦。

我去过你工作的每一家单位，全都倒了。你看你当官就是好，退休金由区里领，看病照市里的统一待遇，可是你非常非常的不知足，隔三差五地上澡堂，就为了一边泡澡一边同那些鸟人一块儿发牢骚。骂七骂八的。你现在拿的是纳税人的钱，你原来的那些单位全倒闭了，里面的人全下岗失业了，跟他们比比看。当然，不能跟他们比，他们就是做工的，你不但是干部，党龄还几十年，不少有这样党龄的人，享受的待遇远远超过你。哪需要花几十块钱上公共澡堂泡澡。照你们的标准，你算很底层，亏死了。还有一些只有你一半党龄的人，我的妈，欧买嘎，已经是我们的父母官，人民的代表。这当中有没有曾是你手下的？铁定没有。即使有，人家也不一定记得你。反正你这一挂的都是混得不怎么样，混吃等死。可是叔叔啊，你不能自甘堕落，一天到晚这也不满那也不满，要为多数日子过得不如你的人做事，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对此，我有如下建议：在小区做义工，帮助自来水公司上门讨水费。水费欠了好几百万，后天就停水了。小区的居民坚信“法不责众”，不欠白不欠，不缴就是不缴。上门按铃不开门，门上贴单装不知。你呢，叔叔，施点小计，至于什么计再说，关键是每天一早就出门，死守在居民门口，一天只守到一户也值。年终无休，一年守到三百六十五户，也只需花区



区三年，小区就没欠水费这种事了。从此以后，我们都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正能量，要弘扬。小区的叔叔值得表扬，他为公家讨水费，他让小区不停水，他把一碗水端平。”为你做这事的主题曲我都写好了，半抄半自己的，主要还看曲谱得如何，要懂得押韵。但我敢打包票，这事干成了，歌曲唱红了，你不成为央视的年度风云人物都难。准红。那时，待遇就照省里的统一标准，那个幸福啊，就想生个大病玩玩，住高级病房，那个受宠若惊，这辈子活到这个份上才第一次心甘情愿地爬上屋顶向全世界猛叫一声：值！他妈的，值啊！

你还装睡，叔，叔，为了你我少动脑子。这天黑的，让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一只蚊子不一定认为它下一刻就死于你的掌击。它躲得十分漂亮，还翻滚了几圈，“哧溜”一下飞没影了。它始终缠着你除非吸到你的血，但这不一定是它的目的，而是它的躯体上的特殊结构使然：以吸血为主。它的主观愿望可能只想纠缠在你的耳朵能听到“嗡嗡”声的地方，盘旋不去，间或停在你的皮肉上。它就是要吵你，烦你，戏弄你。可是，它的躯体发出“吸血”的指令，它按表抄数，但吸足之后它就飞不动了，而使你免于打扰。它躲到阴潮之处休息，或干点别的什么，比如“无性生子”。说不定它一直为此懊恼，它要用声音摧毁你、你的灵魂以及对生活的一点信心，可是它的折磨之术可施用的时间太短；没多少折磨，你就缓过神似的，肌肉放松了，相信自己能睡着。

同样的，玛格若塔也不一定认为她今天结不了婚。虽然之前就有传闻：今天在这里结婚的人会遭遇衰神。她笑了笑。忙了半天了，新郎新娘身上都有点粘，玛格若塔补了几次妆。她是个粗线条的女人，大鼻子大眼睛，新郎也差不多长的是这样子，两人很登对。下午一点十五分特种部队包围了这家酒店，坦克从正门冲了进来，催泪瓦斯扔的四处可



见。狙击手在至高处不停地射击，“咻！咻！”门穿孔窗碎裂。酒店的楼上有一小股闹兵变的家伙，他们手无寸铁，只是到处挂电话宣布：“我们起义了！”特种部队不相信这伙人没武器，一路包抄上去，手一痒枪就开了，枪声大作，经久不断。玛格若塔说我今天一定要结婚，我就不信邪。他们被几十家的媒体团团围在一楼的一间屋子里。媒体说：别担心，我们都知道上面那些人没武器，我们很安全。好啦，请接受采访。“玛格若塔，你是因为感到幸福而结婚吗？”“玛格若塔，你们花了多少钱办婚宴？”“玛格若塔……”玛格若塔决定换一家酒店。“这个婚我一定要结。走，我们去半岛酒店。”大块头的玛格若塔直呼我可没料到 I 成了世界的焦点。

还有，阿朱，他也不一定知道今天因局的人会找上门来，他刚好走到门口，因局的人一左一右将他挡住。他们怀疑他租房子给别人没有交税。阿朱有点气：你们不是特务吗，干吗管租房的事，要你们管？吃太饱了吧？因局的人突然将他架离地面，朝一辆车子跑去。见人靠近，这辆车子猛踩油门飞驰而去。因局的人将阿朱丢在一边。出鬼了，因局的人说，车子自己就跑了，难道里头有人？阿朱鄙视他们。他们当然看出来 I 了，“你敢鄙视我们？”

“不敢。”

“你明明是！”

“不敢，大爷，你就放过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可怜孩子，他们都靠我，我不要跟你们走。我不要。我不要嘛人家不要嘛。”因局的人相视一笑，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很能适应幽暗的房间。他们都说我是阳光型的斯文男人，那表示 I 更喜欢呆在太阳下。其实也未必。“反那个反”运动中，我被无端批斗，第一次被关在一间暗屋里，几天过后，我就暗暗喜欢上了幽暗，但我没跟别人提过。这是我一生的秘密，与在亮晃晃的地方相比，我更乐意独处暗室。我曾对儿子说：“如果你那么迷恋大你十几岁的女人，



我有一个建议，你去暗室住上几天，一个人反复想想，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的儿子好像没有采纳，但他最终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同那个女人分手，找一个年龄相近的对象。你要低头的，非如此不可，我是在低头中混过来的。对现实，不理解也要执行。我年轻时不理解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不许申辩，也只抵抗了几天，就承认了错误。得到的是降级的结果。

暗室中的安静是无价的，几天过后，我觉得我已经死过一次，我出来时，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在朋友面前尽量不装假，在其他人的面前刚好相反。伪装自己，见好就收，见祸就躲，这样才能长寿。到后来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无能为力，只能等大家都老了，都折腾不动了，都没力气强取豪夺，都看淡了荣华富贵，再坐下来聊聊天，看还有没有意愿一起走向死亡。呆在暗室中脱胎换骨的人是伟大的人，你会不赞同我这么说，不要紧，只要不害别人，就称得上伟大。那是多么绝望的和不服气的暗室生涯，人被浸在罪恶的水中洗涤，一遍遍地洗，一遍遍地强忍着蜕变的痛苦，就为了要证明，我没有被走光，被弄糊，被坏掉或报废掉。我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脸上带着有温度的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

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到周围的物体在晃动，随即自己也跟着坐不稳。是地震。我盯着桌面上的杯子。才几秒，我光盯着杯子也不行了，高处的东西全都掉落下来。我往后退到墙角，想该怎么办。所谓床其实就是一个床垫放在地下，没有“床下”可以藏。那张桌子的下面身子也塞不进去。我闭上眼睛。晃吧，看谁死了。一会儿地震停了。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余震。我站在窗前。人都跑上了街，大喊大叫的。我抬头看看暗得离谱的天际，老实说，我看不清哪里是天空。只能说那是“上面”，我注视的地方。我知道，不用你提醒，我已经死了。

叔叔的身体和我的脚板一样冰冷。我在犹豫，要不要借一个暖气炉。等等，我先打死这只蟑螂。我打死它，打不死的蟑螂。还是算了，



黑灯瞎火的，上哪儿借去。我叫叔叔坐起来，盘起腿，找了几张报纸搭在他身上。这样身体的散热会慢一些。我没办法用身体磨蹭你几下让你热一些，我也冷得无处躲。这天气怪，下六月雪还是冬天到了？我要不要出去看看。你看我连烟都没带。噢，你不抽烟，但我抽，抽支烟能分散注意力，比如看烟怎么飘，彻底地消失在哪个位置，研究一番。有不同的想法冒出来。比如你说伪装自己能长寿，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长寿的秘诀是懒惰。你别老求表现，这也争那也争，老想出风头，懒一点，多赖在床上，你就长寿了。不过你现在也算长寿了。懒惰好处多，牛顿，阿基米德，门捷列夫，毕加索也都是以懒惰著称。听说过这几位吧。我知道你了解不多，你了解的是诗词，唐诗清诗之类的，这我不行。但有一位我和你都知道，你知道的就更早了，就是你家隔壁邻居杜十八，穷写字的，超懒的，好逸恶劳。杜十八早年完全依靠父母亲生活，从没想到过自食其力。父母过世后，几个朋友资助他。照巴小客的说法，“他是天才，我们不照顾不行，认了。”这个懒人牛逼，写写字，动动嘴，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写字人的观感：原来他们可以这样逗得大家悲欣交集。他的东西来几句好不好，我会背的，我一句你跟一句，分散一下注意力，你就不会很快结成冰砖，会缓过来，会舒服的。来，跟着我念一会儿。‘一个精灵，理想国的精灵，在肉体里面舞蹈’。念，好，好，不错。声音还蛮有特色的。再念几句，老实说我也就会这几句。‘老童话里的所有角色，皇帝和皇后、安不徒生和格非林、灰理想国的大红帽和悲惨世界的警长，都为驱除这个精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会不会太长？不会哦，那念，预备，开始。叔叔，你真神了，一下子就念到最后一句去了，不是说不长没关系吗？别逞能，我干脆再念一遍，分两次，你好跟上。你干吗，你干吗，你这是……

“小呀么小二郎们，联合起来不付钱！不付钱！”

叔叔收紧了脸上残存的笑痕，握紧拳头。我费了好大劲才掰开。倒弄得我热了一些，顿觉四周阴森森的。别这样，叔叔，别再念了，收



起来。把全球的小二郎全部招来给你守灵，人家想我们这个地方也塞不下。你怎么变得像个老顽童，念个不停的，收声。这就对了，嘴合拢，你太用力嘴唇都喊紫了。我给你涂涂胭脂，休息休息。你要不过瘾，想听是吧，我给你念一次，就一次，小小声的，直接送入你的耳朵，游进脑袋，跟吸了仙气似的舒畅。好，我来：“小一呀一么一小一二一郎一们，”起来起来起来……联合联合联合……不付钱！不付钱！……

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到叔叔，而我对他及其他几位叔叔的了解——说“亲近”更准确——在三十年前就已告结束。死亡将送走我们——一般而言是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送进天国。叔叔可能会说，“去见马克思”。我怀疑那都是跟电影学的。还是天国大众化，在那里，他们会怎么样，鬼才有雅兴知道。三年前我在叔叔的守灵夜上，开头还呆得好好的，有说有笑的，后来不知从何处来了无数的精灵，挤我出了门。他们完全用挤的：我坐在椅子上，他们一串串地挤推过来，我被挤掉后站在那儿，他们又挤又推地使我失去重心，整个人被挤出门外倒在了地下。一分钟后我爬起来朝门里探头探脑的，看看叔叔在哪里。即便不让我进去，我还想跟叔叔道声别。我根本看不见。挤死了，几乎没有空隙，我甚至被越挤越远，从幽暗的地方退到有路灯的地方，这才收住脚。真窝囊……

在路灯下，一位大叔骑着单车在卖鱼丸汤，他的右手捏着放有汤匙的碗，熟练地摆动，传出清脆的“匡啷匡啷”的声音。我小时候一听见这个声音，就知道卖宵夜的鱼丸汤贩来了，嘴里不自觉地蓄起唾液，肚子也饿了起来。我会看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要不要提出吃一碗鱼丸汤的要求。到了我自己有钱以后，就成了常客。看着鱼丸汤起，抖入一些胡椒粉，洒上葱花，热气袅袅而上，我内心的快乐自不待言。但如今我再见到鱼丸汤贩，好像比我年轻，只是吃饭的家伙依旧，我却一点食欲都没有。那“匡啷匡啷”的声音还不难听，特别容易勾起一些往事。

我要不要来一碗呢，一宵紧张得没了脾气。



病糖

于建新

伊成桑拿出老人机，眼睛盯着屏幕，影影绰绰还能看到断臂残肢的数字，拨出了号码，没人接。伊成桑起身，四方晃晃头，看到了南墙上的钟了，起身靠近，几乎贴到钟面了，啊呀！才四点啊。

十年前，支道了医生就下过结论：“老伊啊，你这糖尿病不好好治，就是烂腿和瞎眼，然后就是截肢跟等死。”

那时，伊成桑的大拇脚趾，已经隐隐有黑疽了。那时，伊成桑的裁缝铺被拆迁，拿了一笔钱，温饱无忧。那时，伊成桑上网已久，几乎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本地，跟自己合欢。那时，伊成桑才六十岁，抗病毒治疗多年，支道了的话，伊成桑笑笑，没有当真。那时，伊成桑觉得，萎靡跟卑微了一辈子了，有了这么一段扬眉吐气的岁月，哪怕明天就死，值了。

靳帮伊成桑褪去裤子，但伊成桑不允许裤子全部脱去，裤子必须盖住膝盖。他用了口，再帮伊成桑摸索阳具，挺而硬了，褪去自己的裤子，在肛门四周抹上一些润滑剂，然后，坐到了伊成桑的身上。靳一边上下抖动，一边高声乱喊，表达了极度的舒适。

事毕，靳表示很满意，拿出钱包，没有细点，放了一叠在桌上：“我就开车回南京了，对了，你没吃药吧？”

“当然没吃。”

“你是怎么发现的？”



“当然是试验和总结的啊。”

“别吃药啊，我下次再来。”

每次事毕，伊成桑必然极度倦怠，心里也会有隐隐的悔。但他不允许这样的情绪蔓延开来，立刻起身，去散步。

伊成桑老房子被拆迁后，拿的现金，他无儿无女，没再买房，就在中心花园租了一套小户。他每次散步的目的地，就是“伊衣裁缝铺”的原址。当然，老平房早不见踪迹了，原地在建的是一幢本地最高的建筑，名字叫“大时代”。

伊成桑走得很慢，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右侧大拇指脚趾的隐痛。但是，必须这样慢慢地走，隐痛才会消散。“大时代”很高，站在低下看不到顶。伊成桑来到在建的楼前，看到一架庞大而锈蚀的货梯，他忽然动了念头，想到楼顶去看看，应该可以看到整个城市，这个自己成长了五十多年的故乡。但是，工人们不允许，怕出事故，伊成桑怏怏而回，右侧的大拇指脚趾不是隐痛了，是刺痛了。想起了支道了医生的警告。他想，是不是该去医院复诊啊。犹豫了片刻，还是没去。

三年前，双下肢的黑疽，像被石油污染的海面，由脚趾往上，将要浸染膝盖了，骨科医生说，必须截肢了。因为他的特殊疾病，本地医院不愿意做手术，还是支道了跟南京二院联系，到南京二院做的截肢，从此坐了轮椅。

从南京回来，去医院拿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支道了摇头：“糖尿病就是常见病，有那么多药物可以用，你为什么？”

伊成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一定会得糖尿病，因为，他的爷爷是糖尿病死的，具体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只是听奶奶说过一次，小便不出来，被小便胀死的。他的父亲是糖尿病，瘦成了皮包骨，头发乱长，人瘦毛也长。最后是糖尿病并发的肺结核，一口一口地吐血，一吐就是一脸盆，吐血而死。临死前的场景，伊成桑是全都看在眼里的。父亲死的那年，伊成桑才二十岁，正式接班了父亲的“伊衣裁



缝铺”。

伊成桑接手“伊衣裁缝铺”以后，因为有一技所长，相亲 and 媒人踏破了门槛。但是，伊成桑早知道了自己的与男不同又与男才通，他不想害人，坚决回绝任何的异性，除了慕名而来做衣服的。到了四十岁了，他终于从社会的缝隙里，找到了偷偷摸摸的乐趣，一发而不可收拾。母亲因为有关他的流言蜚语，死了，是气死的。

靳帮伊成桑褪去裤子，但伊成桑不允许裤子全部脱去，裤子必须盖住了截肢的横截面。靳用了口，再帮伊成桑摸索阳具，然后褪去自己的裤子，在肛门四周抹上一些润滑剂，然后，坐到了伊成桑的身上，……

事毕，靳问：“你吃药了？”

伊成桑穿戴好自己，坐到轮椅上，点上烟：“再不吃药，眼睛要瞎了。”

靳也穿戴好自己，一起抽烟，“我，算是你认识最久的伴吧，我来看你，一是还恋着旧情，二呢，也是来帮你一把。你的功夫，退得厉害。我从南京来回一趟，也要不少钱的。这里是一千，以后也许就不来看你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伊成桑坐着轮椅来到“大时代”，抬头看不到顶。但是，外墙裸露，地基有草，不见任何活动的人影，变成了烂尾楼了。这是春天，有春风迎面吹来，隔着裤子，截肢的横面，有微微的痒。伊成桑转着轮椅的轮子，来到了“大时代”的面前，他又一次看见了货梯，他想试试，看看能不能升到顶，他想看看故乡的全貌，想看看这个自己成长了六十多年的故乡。痒得更加厉害了，但是，货梯没电。伊成桑调转轮椅，回家。

伊成桑不记得生“糖尿病”具体的时间了，大概是四十四五岁左右。开始没有特殊的感觉，既没有三多，也没有消瘦。就是一点，好像身体里装了永动机，永远的力量充沛，活力无限，就整天想着那个事情。那时还比较好的降糖药物，记得就是二甲双胍片，还不是现在的缓释片，每天要吃三顿。那时，伊成桑刚刚开始偷欢，每次有做衣服的客人来，



如果是女性，他就让徒弟接待。如果是男性，如果能对上眼的，就自己亲自接待。第一次从客人中对上眼的，是陪妻子来做衣服的丈夫。第二天晚上，就在自己的“伊衣裁缝铺”，合欢了以后，伊成桑才知道，对方居然是县里某个机关的处长。就是他，算是伊成桑的启蒙老师，让伊成桑彻底明白了前戏，抚摸，亲吻，口活，进入等各个具体环节的节奏，分寸和时间安排。但是，对方一直没说他的具体姓名，只知道姓殷，伊成桑也不想去打听。也是在跟他合欢的过程中，伊成桑发现，每次只要吃了二甲双胍，性趣程度和功能即减退和下降，如果不吃降糖药物，性趣能大起，功能会大增。为了能够留住对方，也是为了留住这一生中难得片刻的欢愉，伊成桑只能隔三差五地停用降糖药物。大概维持有两年的时间，每月平均三到四次，两人会提前约定时间，地点就是“伊衣裁缝铺”。然后这人突然就消失了，没有任何音讯，伊成桑也不敢去打听任何的音讯，好像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

很久以后，伊成桑把他编成了自己心里的殷1。

香港回归的次年，本地有了网络。闭门无事的伊成桑，学会了上网，有了本地最早的QQ号，才五位数。就是因为QQ，认识了在南京大学做老师的靳。

靳年轻，既能在上，也能在下。是他进一步肯定了伊成桑的总结，一旦吃了降糖药物，性功能会明显下降。因此，只要在网上约定了时间，伊成桑会有三天时间不吃降糖药物。靳是伊成桑时间最长的伴侣，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来本地，有时会开好宾馆，等待伊成桑晚上过去。在宾馆里，更多的时候，未必真做什么了，就是喝酒聊天，耳鬓厮磨，拥抱接吻。这也是靳教会的伊成桑。

很久以后，伊成桑把他编成了自己心里的靳2。

那几年，小城每年都有好几座高楼同时在建，且一栋比一栋高。每次事毕，伊成桑依然老习惯，喜欢散步到新建的高楼，想着到楼顶去看城市的全景，看看自己的故乡。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在建的楼



房，没有电梯，只有货梯，是不允许建筑工人以外的人上到楼顶的。而已经完成的高楼，楼顶都是封闭的。没有物业的允许，到不了屋顶。

遇到幸是偶然，也是伊成桑不幸的开端。

冬天的南方，家里是无法洗澡的。最冷的冬天，伊成桑有固定的小浴室，他会自带全部的洗漱用品，用钱不多，大厅才五元，进入浴池的地方，他不泡澡堂，只洗淋浴，至多半个小时。

出水的时候，听发毛巾的人嘀咕，来个神经病，也不泡澡，就洗淋浴，一冲就两个小时，才五元钱，老板要亏死了。

伊成桑动了心思，下次洗澡，他就先在大厅等。果然来了，一个像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起淋浴的时候，伊成桑故意过去要肥皂，捏了捏对方的手臂，对方从淋浴水里探出头：“啊，小姨娘啊。”

人到中年，面容白皙，眉眼妩媚，言语有嗔，手有兰花，身姿妖娆，脚步婀娜。本地人特指的男性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之人。伊成桑知道很多人背后这样称呼自己，但当面这样叫，这是第一次。这时，伊成桑快五十岁了。

他和幸倒是上过一次高楼，不过是人民医院十五层的住院大楼，幸得了肺炎在此住院，他偷偷到医院来探望，没敢进病房。隔着玻璃，可以俯瞰到小城的概貌，这是第一次的俯瞰，景象实在令人失望。无序的建筑群，弯曲的道路，被折断的河流，零碎的绿化，看到不如不看。

伊成桑遇到幸之前，还不知道有“艾滋病”这么个疾病，等过了四，五年，痔疮发作，到医院预备手术，术前检查，医生把伊成桑喊到了办公室，关紧大门，落座，嘴唇哆哆嗦嗦：“你有那个病，我们不能给你开刀了。”

等过了一月，伊成桑第一次见到支道了，才知道自己患的病叫“艾滋病”。支道了问他过去的病史，伊成桑说到了幸的名字，支道了长叹一声：“我知道了，他去年已经死了，真菌性脑膜炎。”

难怪，在遇到幸的三年后，幸也忽然消失了。回忆回忆，是的，幸



始终那么瘦弱，经常感冒咳嗽，还因为肺炎住过院。最重要的一点，他坚决不肯戴套。

支道了摇摇头：“老伊，吃药吧。正常寿命，那个，少做啊。还有，你有糖尿病，也要坚持用药啊。”

很久以后，伊成桑在心里把他编成幸3。

伊成桑开始使用胰岛素，是截肢以后的事情了。

拆迁是拿了一笔钱，可是，房租啊，日常生活啊，截肢啊，糖尿病啊，都需要用钱，虽然加入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但是报销的比例不大。数年下来，伊成桑的积蓄就越来越少了。虽然新老朋友偶有馈赠，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胰岛素的使用，使得伊成桑的性趣大减，他再也没有能力成为朋友们的口碑和骄傲了。没办法，在主客之间，他主动选择了做0。这几年的合，是为了生存，无欢可言，伊成桑也没有性趣记号。

直到遇到了宁，啊呀！伊成桑想，应该是宁10了吧。

跟宁相遇很有意思，是在内分泌科门诊衡主任那里。那时，伊成桑开始用胰岛素，需要经常调整剂量，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衡主任门诊去复诊，宁也在，脏头泥脚，眉眼不清，一身粗布的工作服，明显的水泥石子黄沙味。开口却是细声慢语，一口本地话，入耳入心。他也是糖尿病，才开始口服二甲双胍缓释片，因为做的苦，脚趾发黑了！衡主任建议赶紧使用胰岛素，他是这样回的：衡主任，我一个在工地上做小工的，勉强糊口，用不起。眉眼和话语都透着那个味，伊成桑明白了！他在身后说了一句，用吧，不用就会像我这个下场！

宁五十多岁，相邻县城的农民，有过婚姻，有个儿子，离婚后归了前妻。因为特殊的原因，宁离开了故乡，来到了本地，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他虽然外表粗鲁，实质文静而有内涵。伊成桑跟他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决心不再跟其他人有往来和接触。为了自己，为了宁，也为了留住宁，伊成桑把自己的胰岛素减量一半给宁注射用，这一晃就是两



年多。

一个盛夏的下午，因为大雨，宁难得白天可以休息，就在伊成桑的家里缠绵。遇到宁以后的第一次，伊成桑才有了散步登高的愿望，跟宁提起了。宁立刻起身：“雨停了，就到我的工地去试试。”

伊成桑说：“你的工地？”

宁答：“是啊，大时代么。”

伊成桑说：“就是那个一直烂尾的破楼？”

宁答：“听说有人收购了，在重建了。”

伊成桑立刻有了兴趣，坐上轮椅，宁在后面推着。阵雨果然停了，雨后的空气虽然清热，但包含几分凉意，沁人心肺。大约半个小时，来到“大时代”面前，仍然看不到楼顶。外墙已经基本就绪了，地面也无糟乱的草木，有一种干净相扑面而来。伊成桑指指大门的地方，对宁说：“我家原来的裁缝铺，就在这个位置。”宁喔了一声。

伊成桑问：“怎么能到顶呢？”

宁答：“只有货梯，我来看看。”

等了大约一刻钟，宁回来了，拿着一顶工地的安全帽，宁自己也戴着，两人相互看看，兴奋的像两个孩子。刚把帽子戴好，狂风夹着暴雨倾覆而来，两人立刻躲进楼里，等待雨停。这时，伊成桑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就问宁：“几点啦？天全黑了？”

宁看看天，狂风夹着暴雨，天空好像挤压在眼前，灰白青蓝黑五色混杂，忽然一个电闪，天色白亮得刺眼，宁答：“没有啊。”

伊成桑心生惶恐：“我眼睛看不见了。”

次日到人民医院找支道了医生，支道了开口就问：“你胰岛素没有规范使用吗？”

伊成桑不敢说出真正的理由，只好敷衍回答：“有时嫌麻烦，会忘记。”

支道了唉了一声，先给五官科主任打电话。



五官科主任会诊的意见是，视网膜血管破裂渗出，已经完全失去了供血的功能，即将完全失明。

怎么处理呢？

暂时先用眼药水局部点滴，也许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可以看见一点亮光，能维持多久，五官科主任也无法回答。

回到家里，宁面带愧疚，不停自责。伊成桑笑了：“没有你，我的眼睛一样要瞎。有了你，我增加了更多的人生快乐。既然还没全瞎，再选个时间，我还是想上到楼顶，看看故乡的全貌。”

伊成桑模糊地看到钟面，知道才四点左右，摸索着躺回床上，点了几滴眼药水，哪里还能入睡？截肢的横断面，微微发痒了，好像截肢后的第一次去“大时代”，那样的春风。想起了严肃认真、埋头苦干的殷1。喜笑颜开、上蹿下跳的靳2。沉默寡言、聪明伶俐的幸3。情投意合、温柔默契的宁10。依稀是梦里，看到了吐血的父亲，看到了恚气而死的母亲，高喊着对不起，对不起。响起了敲门声，宁来了。

按照宁的意思，工地一般七点才正式开工，选个早晨，六点到工地，没有人打扰，可以安安静静地登顶看故乡。推着轮椅来到“大时代”。六点还没到。宁早预备好了安全帽，替伊成桑戴好。

依然是货梯，咯瞪咯瞪往上，风呼呼呼在身前身后肆意地响着，伊成桑心里非常快活，这快活甚至超过了看到故乡全貌的心情。货梯停了，宁推着伊成桑来到楼顶，面朝东，等待太阳的全部升起。伊成桑问：“到了楼顶吗？”

宁答：“是啊。”

伊成桑努力地调动全身的力气，像丹田运气一样，运往双眼，没有起效。伊成桑猛转轮椅的轮子，向东边飞去。



夜攀者

于建新

第一回夜攀，是在大学时代，跟同学打赌。

大一下半学期，学院开设了人体解剖课。第一次进入人体解剖教室，有小半的同学呕吐了，不是被浸泡成铁红色的人体吓的，而是被浸泡人体的福尔马林熏的。当晚回到寝室，好几个同学都没吃晚饭。窦怀勇闻听，满脸骄傲：我今天把上臂的肌肉都分清了，我将来要做外科医生。

天津来的秦力，里右上铺，卷舌音浓重：外科医生可得胆大。

湖北黄石的智吾，里左上铺，讲话会跳跃：那是啊，我听说，血喷一脸不带擦的，继续手术。

没吃晚饭的周新立，来自盐城，里左下铺：老窦，我们打个赌，你想不想试一试？

其他几个家伙来劲了，开始狠敲边鼓，幸灾乐祸走到了走廊。

周新立说了：我听过一个传闻，上几届的，敢在人体解剖室呆一晚，才是胆子最大的人。

窦怀勇问：赌什么？

周新立先问其他同学：你们一起赌？

都说好。

周新立开盘口了：老窦，你要是敢在解剖室里呆一个晚上，我们每个人输你两块钱菜票。你要是不敢，你给每个人两块钱菜票，这个样子



好不好？

那时，早餐一毛，晚餐二毛，午餐最贵五毛，一天的伙食费就是一块不到，节省的同学，每天五毛也够了，七个同学十四块钱，可以用一个月了。

好。但是，有一个条件，时间我定。

阴历的正月其实很冷，是属于南方的湿冷。过了正月的二月，也冷，湿了去了。记得是一个周末，吃完晚饭回到寝室，夜色完全覆盖了天地，窦怀勇跟大家说：走。

四二四寝室的七个同学，跟着窦怀勇一起，朝医学院的东北角落进发，那里，有一栋三层的木结构小楼，人体解剖教室，就在三楼的最西面。来到楼下，窦怀勇跟大家说：我从这里爬上去，明天第一节是解剖课，记得带我的早饭。

大家都明白了，二楼转三楼的楼梯间，有一面专门做的铁门锁着，只有上课的老师才有钥匙。

窦怀勇，背着一个书包，里面是一杯开水，脚穿普通的黄球鞋，黑长裤，深灰色夹克，沿着下水管道，向上爬去。

这是最老式的那种下水管，水泥预制而成，外面涂着黄灰色的釉，长约八十厘米，直径约十五厘米，有接头，一根套一根，用水泥封住管口。接头的地方向外突出，是攀爬可以落脚的地方。

窦怀勇很快就爬到了三楼，大概七、八米的高度。他向左一斜，脚踏窗台，打开左侧半边的窗户，跳了进去。远处的路灯照着他的背影，矫健而有活力。

第二天一早，紧跟老师的周新立，手里攥着油条烧饼，油条都夹进了烧饼里，第一个走进解剖教室。窦怀勇，已经在第三张解剖台上，正在认真地分辨肱二头肌跟肱三头肌呢。

大学四年，窦怀勇遇到难选题了。天气还不错，没有风雨，没有月亮的夜晚，窦怀勇会独自一人，来到解剖楼下，攀爬到三楼。他蹬着外



突的水泥封口，站直身体，朝教室望去。解剖教室里，有时三具人体，有时两具，有时空着。他会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一，我是整个年级胆子最大的人吗？二，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外科医生吗？三，那天晚上，陪我一夜的三具人体，他们生前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为什么死亡？为什么没有火化？如何来到医学院，成为教学解剖的人体？

前两个问题，窦怀勇在管道上就可以有答案，唯独第三个问题，当他爬下管道，回到宿舍，躺到床上了，仍然没有答案，一直也没有答案。

大五去外地临床实习一年，回到学院毕业考试，再去凭吊，新的教学高楼在建，解剖楼已经拆了，成为地基，毫无踪迹了。窦怀勇好像在那一刻，忽然有了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也难以言明，始终萦绕于心。

窦怀勇的大学时代，看电影是所费最低、次数最多的娱乐方式。大一大二的时候，都是跟周新立搭伙看电影，轮流请客。单场是五毛，连续三场的夜场电影是一元。到大三，周新立开始谈恋爱了，窦怀勇就落了单。那时，学院的剧院，每周六周日会放两场电影，都是最新的电影，或者最好的艺术片。《红高粱》《晚钟》《黄土地》《野鹅敢死队》《逃往雅典娜》《伦敦上空的鹰》等等，都是那个时期放映的。

最难忘的是《罗马假日》。

窦怀勇落单以后，看电影的情绪低落了很多，再说，电影票也涨价了，都要一元一场，窦怀勇心疼这个钱，觉得不如加个肉菜。但是，听说要放映《罗马假日》，窦怀勇不心疼钱了，奥黛丽·赫本是他的梦遗偶像。想去买票，居然提前三天卖完了。这是窦怀勇遇上难选题了。这一回，夜攀解剖楼也不解决问题啦。想到夜攀，窦怀勇心里一提，周五下午没课，他特意来到学院的剧院，绕着剧院走了好几圈，心里一松，行了。

学院的剧院坐西朝东，大概可以坐三百人左右，本身是学院召开大



会的地方，并非专业的电影院。剧院的西北角落，有两道凸出的槽墙，相距有半米，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顶。距离屋顶一米左右，有个天窗，玻璃早没了，远远看去像个黑洞！

因为是夏天，窦怀勇必须等天黑了才敢攀爬，听着剧院里面赫本动人的笑声，窦怀勇像冲刺的少年，裤裆紧绷。这个角落，平素没人踏脚，草丛有尿骚味，蚊虫还多。终于等到七点半了，天色暗黑起来，电影也过去了半个小时。窦怀勇两手一撑槽墙内侧，两脚外蹬槽墙，同手同脚的节奏，交替向上，像贴着墙面在蛙泳的运动员。很快就来到了天窗，往窗台上一坐，正好在银幕反面的左上方，就看见派克正把手放进一个洞里，忽然大叫，赫本拼命帮着往外拉他的手臂，应该是右臂，但窦怀勇看见的是左臂。

窦怀勇就这样居高临下，左右颠倒，看了一年多的电影。

大四了，窦怀勇偷偷谈起了恋爱。但是寝室的同学都没察觉，因为瞬间就湮灭了。女孩是窦怀勇的老乡，小两届，某次同乡聚会认识了，约了看了一场电影，《寅次郎的故事》，有栗原小卷参演的那部，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寅次郎问：像老师这么美丽的女人，也会失恋吗？

这回看电影，是去市区的电影院买的票，当时还没有零食可买，就干坐着看。窦怀勇看得投入，看到栗原小卷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心潮汹涌，再次怀春，想伸手去摸女孩的手，没敢，倒是闻到了一种尴尬的味道，好像夏天的猪肝放久的味道。

夏秋交换的季节，已经衬衫长裤在身，因为味道的存在，窦怀勇不再凶，也无法勇。

两人分手，各自回男女宿舍。女生宿舍门前，有一道铁网拦着，宿舍门口有女阿姨，男生是不可以进女生宿舍的。窦怀勇知道她住302，转身回头，隔着好几排矮树，走大概数米，就是男生宿舍。窦怀勇走到宿舍门口，好像神会一样，往角落看去，果然，有排水管沿墙角直通屋顶。这时大概是晚上十点左右了，但是整个宿舍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窦怀勇靠近排水管，摇了摇铁质的，长方形的排水管，有数排钢钉间隔着固定在墙上，一直到顶，无法摇动。窦怀勇一脚蹬墙，一脚蹬钢钉，两手交替握住水管，轻松地爬到了三楼半的地方，这里，可以看见302的内景。而因为矮树的存在，对面看不见窦怀勇。

大学毕业，窦怀勇回到故乡的人民医院，如愿做了外科医生。当时外科不分病种，从普外到脑外，从胸外到骨科，都得干，二十四小时吃住在医院，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虽然苦，但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窦怀勇居然还长胖了，体重达到了七十公斤。相比一七五的身高，看上去还是瘦。轮转的一年，传染科，内科，儿科，外科这样的顺序。

那时的县城，还是灰白旧巷跟青石板路，没有改造和拆迁，老县城的南面，留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一座瞭望塔。从前观察城里哪里失火了，再跑步去报信的塔，就叫警报塔。这个警报塔一九四九年后改建过，原来是木质的，改成水泥的，现在也失去了报火警的功能，几乎没人踏步。工作之余，住在医院的窦怀勇，会选择适当的机会，去夜攀警报塔。说是夜攀，其实就是蹬着台阶走到顶。因为废弃不用了，顶用水泥封了。窦怀勇要攀的，就是最后一层，从第九层的窗户外面，攀爬到第十层的平顶上。第一次攀爬警报塔，是需要借助工具的。窗户外面就是废弃的铁楼梯，镂空的，只剩一半的锈铁架子了。窦怀勇把预先准备好的绳子，用力往上扔，扣住锈铁架子的最上端，下面的攀爬就很轻松了。

那时小城还没有高楼，一旦登顶，整个小城四面八方通通入眼，毫无遮挡。小城像一幅看不到头的动画剪影，投影在天地之间的环形银幕上，安心而温暖。窦怀勇平素难得抽烟，每次登顶警报塔，他都会坐在顶上，抽上几根烟，把人体放空，身体的减负和精神的减压奇迹一样地同时发生了。抽烟的时候，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一根烟很快就到头了，时间的步伐也比平地更快一些！

工作三年，取得正式的住院医师证书，第四年，医院有到南京进



修骨科的名额，窦怀勇报了名，回家跟父母说起。种田的父母亲都是闷嘴，不大会讲话，父亲只跟了一句：我跟你妈妈精力还好，养了孩子可以帮你带，再大就带不动了。

窦怀勇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传染科，护士长叫徐岚，介绍做老师的表妹给他。两人看过一回电影，谢晋导演潘虹主演的《最后的贵族》。送她回家，也不是家，是学校宿舍，只能到学校门口。等她进了学校，窦怀勇绕着学校走了一圈，在学校的西南角落，找到一面土墙，很轻松地就翻了进去。女教师的宿舍就在附近，是一排平房。虽然是夏天，窗帘紧遮。窦怀勇怏怏而回，无心约会。

轮转到了内科，窦怀勇一直记得大学上课时，孟宪镛教授讲的一句话：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首先必须是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所以内科的三个月，窦怀勇没有理睬任何介绍和暗示。那段时间，是他夜攀警报塔最频繁的时候。

到儿科轮转了，想着反正将来也不干儿科，窦怀勇的心松弛了下来，略带懒散。忘记谁了，介绍了心电图室的医生，早自己一年来医院。也是看的电影，张国荣主演的《鼓手》，看完心潮澎湃。送她回家，住在县委隔壁的大楼里，四〇一。等她上了楼，窦怀勇在附近看了看，就找到了对面一栋一模一样的高楼。这个楼的下水管道，是陶瓷预制的，也是用铁箍间隔着固定在墙上，精致的很。这次攀爬有点费力，陶瓷的下水管过于光滑，不利于双手的抓附，墙也不是水泥墙面，有瓷砖的外墙，脚也用不上力。全靠嵌进墙里的铁箍，还有自己手上的力气，以及心里的一股不服气，爬到了最高处，也是四楼，可以平行地看见对面四〇一的内饰。近二十平方的客厅，墙纸，地砖，沙发，茶几，大彩电。窦怀勇只看了一个大致，心松弛下来了，反正将来不会干儿科，反正将来也不会干她。窦怀勇默屈屈地滑溜了下来，无心约会。

外科是窦怀勇轮转的最后一个科室，也是将来永久工作的地方。窦怀勇特别勤奋和努力，放弃了夜攀跟看电影，不管什么刀都开，每天都



泡在手术室里。每天上台，都会遇到一个叫朵梅的手术护士。不管是阑尾，胆囊，还是骨折，开颅，输液护理的全面，拉钩的力度，递器械的时机，缝线的粗细，默契到毫无挂碍。下了手术台，慢一拍的窦怀勇想搭讪，却被告知，早有婚约了。

小学的女老师已经结婚，心电图室的女医生也结了婚，倒是听说手术室的朵梅已经离婚了。流言说，她的严谨跟冷静，只在手术台上。窦怀勇想去夜攀，看看朵梅的真实状况，没去，他怕。只好跟父母亲说，等我进修回来，再找对象吧。

古都南京，到底是大城市，各种高耸的建筑物很多，但是，因为进修任务繁重，也因为人地不熟怕惹事，更因为缺乏夜攀的动力。中山陵等景点，都是白天去的。想去金陵饭店夜攀的，但是，金陵饭店永远是灯火闪耀，窦怀勇以为，不够刺激，也没意思。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回家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闷嘴的父亲讲的：细怂，你廿九岁啦。

回到外科的第一台手术，股骨颈骨折的内固定，洗手后伸手穿手术衣，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是朵梅。默契依旧，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手术结束，一起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窦怀勇问：你现在住哪里？

夜色中的微风，除尽炎热，凉爽围绕。平时坑洼的道路，今晚也格外平整。窦怀勇骑车，带着朵梅，从医院宿舍出来，往县城南面的警报塔而去。

来到山下，山脚已经在开挖，塔显颓圮。据说警报塔要拆除了，原址建一座商业中心。窦怀勇在前，一边领路，一边拉着朵梅的手，往警报塔里走去。

说是领路，其实是手拽，甚至是背和拉，才把朵梅送到九楼。从九楼的窗户望出去，铁架不见了，登顶不可能了。窦怀勇点起一支烟，刚抽了一口，被朵梅叼去，她熟悉地吐出烟圈：你要跟我说什么？

一支烟，一人一口轮流抽完。窦怀勇重新点起一支烟，从大学跟



同学打赌开始，第一回的夜攀，一直说到在南京进修，想去夜攀金陵饭店而未去。从第一次看到手术中的朵梅开始，说到进修回来，父亲的原话。

两人在沉重的夜色中，先是交换了空气，然后交换的是体味，最后交换的是从灵魂深处迸发的岩浆。

朵梅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跟窦怀勇说了一句话：我不适合你。

窦怀勇很快就结婚了，对象也是医生，内科的，隔年就生了儿子。窦怀勇一路高升，主治副高正高。他是大外科的窦主任，是县城外科的学术带头人。他每天的，或者说日常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手术台上。他会抽烟了，都是病人送的。他会喝酒了，都是病人请的。他没有时间看电影，也没有动力去夜攀了。他胖了，一七五的个子，九十公斤了。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子，连作息时间每天都是同步的，像一个被复制的人。

他再没见过朵梅。

这个年底的市级骨科年会，会议结束以后的酒宴上，有人过来敬酒：窦主任，还记得我吗？

嗯？同乡，初恋，三〇二，寅次郎，栗原小卷……，窦怀勇啊啊啊，说不出话。

我叫叶心彤。

我是XX医药公司的，今天的会议是我们赞助的。

靠得更近了：窦主任，后来为什么不约我啦？

“你的身上，散发出福尔马林的味道。你的表情，像被解剖的人体。”

这话可以说吗？

“我看到了你，令人信服的真相，带给人更大的恐惧，和更多的妥协。”

这话可以说吗？



叶心彤靠近敬酒，满场散发的是肉欲味：这是我的名片，我住先锋花园。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窦怀勇在家人，亲戚，同事跟朋友的簇拥之下，喝了不少酒。宴会散去的时候，窦怀勇坚辞了众人的护送，说要一个人走走。这是家新开的酒店，在县城的最北面，而自己的家，在县城的最南面。窦怀勇摇摆着身子，走着猫步，灯光下的一切都是迷离的。他贴着墙根走，迎面有刺眼的光，是一个新村的大门，赫然四个大字：鲜枫花园。

原来不是先锋花园啊。

窦怀勇居然记得她住在二十六栋五〇一，窦怀勇居然凭感觉，找到了二十六栋和二十七栋。最新的下水管，是硬质塑料预制的，圆形，直径大概十厘米，没有箍绊，也没有接头，一路到顶，在最上面被固定。窦怀勇，像一头愤怒的胖猪，手脚并用，攀爬至顶。这是二十七栋的五〇一，可以直观二十六栋五〇一。客厅里，应该是丈夫，在懒散地看着电视，不停地拿起手机在翻翻。书房里，孩子在做作业，一旁的叶心彤，在不停地吼叫。

窦怀勇忽然想起了第一次夜攀，想起了那个始终萦绕的问题，他终于有了答案。

不管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如何死去，从你诞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供这个世界解剖的一具人体。你经历的一切，和这一切造就的情绪，以及最终的因果，就是浸泡你的福尔马林！

久戒床第的窦怀勇忽然射了，灵肉交融，次第升天。

奥黛丽·赫本在拉自己的手臂了，笑声甜腻而丰满。

窦怀勇没有犹豫，松开了双手。

这一天是他五十岁的生日。



小说叙事的权利

林舟

一

文学书写的媒介是语言，其独特性在于，它不只是将写作者与阅读者简单地连接起来，而是在这种连接中建立起广阔的心理场域，让写作和阅读都在这样的场域中体验和探索人的心理存在。司屠的小说将这一点凸显得异常鲜明。

我曾在另外的场合谈到过司屠的小说，指出它们倾向于内心化的表达，以强烈的心理分析和展演，构筑了一种特别的元叙事，触及今天的文学书写或创作中价值认同的艰难和因此而来的焦虑与孤独，它们构成内心的交谈或交战，同时也隐隐指向心灵的力量和创造的源泉。我想，司屠小说的这一取向表明，生命是从其内在的构成中获得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表征的依据。司屠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让我们面对这样的存在，并构筑起生命的形象——孤独是这一形象最为突出的命名。但是，“孤独”这样的命名，很容易堕入文学书写的陈词滥调与装腔作势；《2015》让我们看到了突破陈规而别求新路的努力。

小说开始于“他”等公交车。对等待的稠密的叙写——车来车往，人聚人散，焦急，蜂拥，嘈杂，最终形成一种放弃等待的冲击力，“他”决定步行回家。我想，这样的开端能够唤起共鸣，因为它反映了某种共同的经验。这一共同经验的基础是小说叙事的基础，但是，接下来的叙



事却越来越溢出了共同经验，而更多地进入到私人体验的领域。小说着力展开“他”这一路行走的遭遇和感受，尤其是心理的感受。譬如写超市那一段：“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在超市里痴痴地听一首好听的老歌，手里拿着一只蓝色的洗脸盆。他不能继续这样听下去了，继续下去就像是一种表演，演员和观众都是他自己。他也不去管他想要买什么东西，他微笑着在歌声中往外走去。歌声结束于途中。在它结束时，他有一种类似于跨过一道门槛，从它里面出来的感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叙事感兴趣的不是事件，而是事件触发的反应，由此突出“他”的敏感、反省与自恋，还有思辨，如：“我们盯着一样不确定的东西看是为了让它确定（随时掌握它的变化）；我们盯着一样确定的东西，它就会变得不确定起来。”

在如此突出心理感受的叙写中，人物/叙述者叠合了观察者、体验者、行动者、讲述者、思考者的角色功能，作为语言存在物成为世间万物之间的传感器、连接器，将人与物，此刻与彼时，这里和那里，附近和远方等等，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感知的网络，既向前推移，也无限扩展。小说中的“他”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它们来来去去，如此的琐碎、纷繁，好像他是一个感受器，世界扑面而来。”

这样的叙事会让人产生与叙事对象之间无法摆脱的黏着感，呈现出某种强迫症症状。我们紧随着叙事者的感知方式，一开始或许能够清楚地辨识谁在讲述，是作为叙事者的“他”还是作为人物的“他”；逐渐地，我们会忘记了叙事者，甚至产生自己就是叙事者的幻觉，仿佛一切是在阅读的“逼视”下浮现出来，占据我们的视野；当我们冷静下来，则会发现所谓“逼视”也包含着对叙事者叙述行为的关注。在通常的小说阅读中，麻木感是靠情节来消除或平衡的，而疲惫感则靠叙事的节奏来调节；但是《2015》似乎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即不提供足以让你兴奋和期待的情节，叙述的节奏也更多是随机的、即兴的模式。因此，阅读需要持续的专注与耐心，追随叙述的展开，将自己全部交给小说的叙事。这



样的叙事方式，在我们今天这个注意力分散的时代，看起来是那么地不合时宜，因此叙事在其产生的环境中构成了一种冒险，当然也意味着对环境的一种抵御。

《2015》中的“他”在城市中穿行的形象，让人不由联想到本雅明笔下穿越城市的闲逛者。不同的是，本雅明的闲逛者很清楚他是城市人群的构成部分，却意欲从中分离出来，从旁观察、记录和审视城市的一切，而在将自身投入其中，消融其中，或者说回返其中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存在。可以说，在本雅明那里，闲逛者与城市之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所看重的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外部世界的刺激和主体的感应。而司屠笔下的“他”则是将城市的一切纳入自己的内心，对城市里一切的感知都被转化为对自我的带有自恋式的抚摸，将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变成确认自身存在的条件。因此，“他”更关注的不是感知到周遭的一切，而是“感知”本身，就像小说里“他”所感悟的：“重要的是这穿行本身，不重视任何一种相遇，就让这种种相遇发生。”似乎永远在行走的“他”，作为意识主体迷失于时间，而作为身体主体则在行走中获救，这二者的纠缠建构了城市感知的独特方式。

二

鲁亢《叔叔的守灵夜》，从题目看是借用了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我没有读过乔伊斯的这部巨著，据说是充满了梦呓、迷宫和梦境，绵延的意识流，没有标点的长句，大量生造的词语，令人望而生畏，如入迷阵而不知所终。《叔叔的守灵夜》当然“好读”很多，至少它给出了一个还算明晰的叙事框架——“我”在为叔叔守灵的夜晚，出于无聊，因为孤独，也为了捱过漫长的时间，而与叔叔展开了一场对话——生者对死者的言说。到小说的最后，我们会发现，这是“我”对三年前的事件的回忆。



但是，进入小说叙事的过程之后你就会发现，仅仅是人称就足以淆乱阅读，必须小心翼翼地确认。譬如，“叔叔不是我的亲叔叔，也许他是你的亲叔叔，甚至亲爹。”这个“你”就是后来带回比他大十几岁的女人而遭到叔叔强烈反对的“他”。小说中的“你”主要是指叔叔，但有时候会是叔叔的儿子，还可能是泛泛虚指相关的人，还可能是正在阅读此作的读者，甚至有时候就是叙述者“我”。“我”与“他”也都没有确定的指代，而是不断地切换。这些人称像不同款式的帽子一样，轮番戴在不同的人头上。如此，小说在貌似简单的框架中展开了一场多声部的话语狂欢。

小说开始不久写道：“我问到你的痛处了是不是。也只有这样我的畏惧才会减弱。”从这里可以看出“我”面对叔叔时，心理上的处位显得弱势低微。所谓“守灵”可以说是一次话语反抗的时机。“我”将叔叔的一些糗事讲出来，譬如混世的方式，动物性的满足，被年轻得多的老婆戴绿帽子，以及老婆的骄奢淫逸，等等，总之是“狼狈不堪的一生，如同在一块崭新的手帕上，吐下一团污秽物”。而叔叔讲述的则是他人生中曾经的苦难、奋斗、辉煌和生命的衰竭，苟活，困顿，以及面对死亡的无奈。从中大体可以看到，这个叔叔曾经是个官员，经历过战争，受过迫害，挺过了艰难的岁月，混得了体面的身份。但是，当叔叔“加油添醋”地说那些“战争年代”往事，还有挺过挨打的日子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断被“我”打断或者用另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转述。

从故事的层面看，我们从叙述中很难获得完整的讲述，事件或者说故事不过是某种“突触”结构，这样的突触物让不同的事件、联想、感觉之间发生接触，连接，扩展，形成意识的绵延和铺排，譬如：

有人要来劫你的尸体。是谁？你的粉丝团还是亲友团？用来航拍广场舞的许多小不拉几的无人机在上空盘旋，不时有儿童望远镜掉下来。小区若干名保安整装待命，个个咬牙切齿一一实为磨牙。听说有近300



根保安专用长木棍、短棍子被运到此地，一旦劫不走你的尸体，就乱棍侍候，至少一只狗两只猫三棵树陪葬。保安已经做好了接管此地物业的准备，三个保安可以在两小时15分内对此地进行有效的认识，他们拍的照片已经接近专业水平，虽然我们已经进入视频时代，保安中的佼佼者准备花一个小时15分把退休和自己不干或者被辞退的保安召集起来，再花两天零15分内把他们训练成你的贴身影子保镖。31万接管此地的女保安的身份证材料已印刷成册，取代此地的新的保安口号也已印刷完毕……“我弄过你老公！”屋顶接连倒塌，灰土轰隆隆地往上冒，遮天蔽日，但“我弄过你老公！”（“弄死他！”“弄死他！”）的嘶喊仍此起彼伏，形同声浪，撞击着时代的墙，尔后渐变为海啸吞噬着时代里的唯一存在物那抱头鼠窜、狼奔豕突的人类……

整个叙事充满夸张的语言，凌乱的人称，跳跃的视角，模糊不清的人物关系，混乱的联系，内心独白倏忽来去，事件讲述有始无终。像突然插进来的玛格若塔的故事，阿朱的故事，分别用“同样的”“还有”这样的词语领起，但却找不到两段叙述与什么叙事构成“同样”“还有”的关系，完全没有头绪。

凡此种种，让我们无法以通常的方式来阅读这篇小说。它煞有介事的讲述，实际上恰恰指向了讲述的不可能性。“我”用对叔叔的某些话，来提示着话语的推进，或者段落的展开，只有松散的联系，语气和语调的切换，驱迫读者不停地辨识讲述者的身份痕迹。在这样的讲述过程中，我们会对某些事物细节和感觉状态获得强烈的印象，譬如声音、蚊子、幽暗、按摩，等等，这是因为叙述往往以浓墨重彩的夸张、比喻来加以渲染。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些词语你一下子看不出它的含义，仔细看也未必能准确地阐释。譬如讲述阿朱故事时的“因局”，你无法确切地指明是什么意思，但在上下文中能模糊地感知所指似乎隐喻具有某种权力甚至暴力色彩的机构，也暗暗指向某种内生的机制；它无比强大又不



可言说，它出现在具体的经验叙述之中，却又封闭了通往经验的通道。

可以说，这样的叙述逼迫着我们放弃追索和玩味故事，而转向对语言的狂欢背后的情绪模式的体认，以及对这种情绪模式所隐喻的情感结构的审察。

三

相比《2015》和《叔叔的守灵夜》，于建新的《病糖》和《夜攀者》要好读得多。作者作为医生的职业身份，仍然是小说中经验的来源。但很明显的是，在这两个小说中，对病人或医生作为人的关注，超出了身体疾病和医疗救治。

《病糖》中叙述者用一种非常简练而不动声色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生命的极端体验。身患糖尿病的伊成桑，是一个同性恋，身体的欲望因为疾病而强烈，而欲望的满足则与疾病的疗治或者说身体的维系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在这种双向的冲突中，伊成桑的生命陷入了一种静悄悄的疯狂。腿没有了，眼睛要瞎了，但是并未能阻止他的寻欢。网络，药物，性交，疾病……这个可以说有些畸形的、绝望的生命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与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间交互，沟通，但是殷1、靳2、幸3、宁10……一个个与他生命有过交集的人被他编号，身体的交欢与情感的交流都在一种冷灰的色调中慢慢展开，给人印象强烈的不是这色调本身，而是它的持续，它的重复，它在不同情境中呈现出相同的质地。

但是除了身体和欲望，疾病和痛苦，欢愉和绝望，卑微如伊成桑者，其生命里依然有超然于这些之上，或者潜行于这些之中的东西，那当是作为人的灵魂的所在。灵魂并不作为可见之象直接出场，而是随物赋形般地从生命的展开中获得凭依。譬如，他在医院的高楼上，隔着玻璃俯瞰到小城的概貌，景象令人失望。显然，灵魂不在于看到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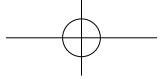
而在于这俯瞰的意愿。贯穿小说后半段的就是这样一个愿望，伊成桑想到在建的“大时代”（他原来的裁缝铺就在这里）建筑顶上，俯瞰家乡的全貌。这一愿望迟迟不能实现。等到他有机会在他的最后的恋人宁的帮助下登上这个建筑物的顶端时，他已经失明，但乘着货梯上去的时候，“风呼呼呼在身前身后肆意地响着，伊成桑心里非常快活，这快活甚至超过了看到故乡全貌的心情。”随后他“猛转轮椅的轮子，向东边飞去”，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肉体的生命。

《病糖》的结局以相似的方式出现在《夜攀者》的结尾——主人公窦怀勇在攀登到高处时，灵肉交融，次第升天，松开双手，结束生命。

《夜攀者》中的窦怀勇第一次夜里攀墙进入三楼人体解剖室时，在心里问了自己三个问题：一，我是整个年级胆子最大的人吗？二，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外科医生吗？三，那天晚上，陪我一夜的三具人体，他们生前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为什么死亡？为什么没有火化？如何来到医学院，成为教学解剖的人体？他认为前两个问题好回答，第三个问题则迟迟得不到答案，直到小说的最后时刻，他顿悟：“不管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如何死去，从你诞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供这个世界解剖的一具人体。你经历的一切，和这一切造就的情绪，以及最终的因果，就是浸泡你的福尔马林！”

如果说，《夜攀者》不过是如此这般的人生设问和解答，那么肯定显得无趣味。其实，这设问和解答是故事的一个触点，或者说一个故事的闭合线路，将我们引向对常人来说有些古怪的行为——一个人善于在夜里攀登。窦怀勇作为医生可谓平凡庸常，人生目标和轨迹也简单，但他能够在夜里攀登高楼，也算是身怀绝技，可谓神奇。小说将他的神奇本领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打赌，恋爱，窥伺……在这种连接中，喧嚣混乱、意义匮乏而又有着各种规约的世界，个体的孤独，不自由，无交流，怪诞异常，往往以有悖常理的存在获得了另一种真实感。

于建新的这两个小说中，并不刻意凸显曲折的情节，也没有花很多



笔墨刻画细节，而是以俭省的笔墨迅速地勾勒人生的轨迹，以稀松平常的状态将人物匪夷所思的异常或异禀缝合其中，像不时冒出的线头，隐现出生命的断裂和破损，以及对灵魂的吁求。

不管是司屠笔下的内心感受，还是鲁亢笔下的生命断片，抑或是于建新笔下的残破人生，它们差异悬殊，但都呈现出某种叙事意志，这种叙事意志不能被时代潮流和宏大词语以及任何本质主义言说化约、遮蔽和取消，在貌似小说叙事不可能的地方开辟出各自的可能性。与其说是多元化的叙事美学允诺了它们的并存，不如说是它们的努力建构出叙事美学的多元形态，表明在这样一个叙事似乎已经不可能的时代，依然有竞争与并存、互斥与互补的叙事释放出活力，就如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所说的，“文学出色地保留了所有怪诞、幻想、挑衅和疯狂的权利”。